影塵回憶錄

湛山　倓虛大師　述
門人　大光　記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恭錄自《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

目錄

湛山倓虛大師門人大光記

目次……3
傳略……15
序一……21
序二……23
序三……25
私記緣起……27
第一章　幼年時代的夢境
（一）引言……37
（二）家世與環境……37
（三）降生以前的夢境……40

（四）身在襁褓叫吃齋……42
（五）降生以後的夢境……44
第二章　求學時代的暗示
（一）四年來的學生生活……47
（二）母舅死後的警覺……48
（三）學徒時代的苦惱……50
（四）娶親時期的感傷……51
第三章　死而復生的悲劇
（一）到陰間去了。……53
（二）與閻王的問辯……56
（三）還陽以後的心境……59
第四章　命運蹉跎遇轗軻
（一）坐賈奉天去又來……63
（二）椿萱逝後欲出家……64

（三）滿天烽火度流亡……68
（四）一路蹣跚到大連……71
第五章　中年以後的處境
（一）進了宣講堂……77
（二）最初聞佛法……80
（三）八載寒窗讀楞嚴……82
第六章　出家的前前後後
（一）第一次出家的失敗……89
（二）第二次出家的感想……91
（三）從此步入了佛門……94
（四）打鼓撞鐘與行腳受戒……103
第七章　觀宗寺佛學時代
（一）最初一月的苦悶……109
（二）課程與時間的分配……114

（三）第一次回講……116
（四）諦老對我和北方學人的重視……121
第八章　隨諦老到北京
（一）登程與趣劇……125
（二）如是我聞在煙台……135
（三）入京前後……145
（四）北京佛教的一瞥……152
第九章　觀宗學社二年
（一）觀宗學社改組前後……161
（二）由看病而生的感觸……166
（三）觀念念即住覺妄妄即真……178
（四）諦老病在垂危的時候……198
第十章　離開觀宗寺以後
（一）蕭寺話別懷舊緒……205

（二）悲秋作客住留雲……212
（三）隨緣說法在旅途……218
（四）乘願度她到家門……233
第十一章　井陘弘法第一聲
（一）抱愧得很……243
（二）到井陘去……246
（三）和尚是世界的大軸……250
第十二章　營口楞嚴寺創修經過
（一）因緣……259
（二）感應……267
（三）經過……273
第十三章　奉天萬壽寺辦學時代
（一）一點經驗……279
（二）四相解釋……284

（三）講經去來……289
第十四章　哈爾濱極樂寺創修經過
（一）最初蓋廟起因……291
（二）前後建修經過……295
（三）辦學院與養眾……302
（四）毀譽的興起與沒落……307
（五）開光後的寺內經濟來源……317
（六）請諦老到東北傳戒……322
（七）炎涼世態……326
（八）戰亂時期……329
第十五章　長春般若寺創修經過
（一）緣起……333
（二）經過……336
（三）感應……342

（四）傳戒……347
（五）從長春到瀋陽……350
第十六章　瀋陽般若寺復興經過
（一）緣起……359
（二）經過……360
（三）感應……362
第十七章　北京彌勒院辦學時代
（一）台源其人……369
（二）到日本去……376
（三）漩渦……384
第十八章　西安大興善寺辦學經過
（一）潼關道上……409
（二）西安弘法始末……411
（三）渭水河方舟之夜……422

（四）洛陽城下的遺憾……430
（五）慈谿五磊山掃塔……433
（六）佛學院結束……435
（七）科學的問難……437
第十九章　天津大悲院復興經過
（一）緣起……457
（二）經過……463
第二十章　青島湛山寺創修經過
（一）緣起……469
（二）經過……474
（甲）到青島……474
（乙）王金鈺居士……477
（丙）第一期工程—後殿僧寮……482
（丁）第二期工程—大殿舊東院……485

（戊）第三期工程—藏經樓藥師塔……490
（己）第四期工程—天王殿新東院……492
（庚）第五期工程—山門台階……495
（辛）佛像……498
（壬）藏經……498
（三）湛山精舍……521
（四）佛教學校與成章小學……523
（五）共住規約……527
附青島湛山寺共住規約……529
附私立青島湛山寺佛教學校暫行規則……533
第二十一章　十年來的湛山回憶
（一）致中的夢境與湛山的未來……542
（二）慈舟法師在湛山……557
（三）弘一律師在湛山……563

（四）天台宗在北方的宏傳與建樹……580
附湛山寺住持簡單領眾課程規則……581
附天台宗在北方創建十方叢林表……583
附天台宗在北方創建弘法支院表……584
附天台宗創辦佛學院一覽表……586
（五）傳法不傳座……589
第二十二章　三十年來的弘法經過
（一）自戊午年至癸亥年的弘法經過……603
（二）自甲子年至辛未年的弘法經過……607
（三）自壬申年至辛巳年的弘法經過……618
（四）自壬午年至戊子年的弘法經過……627
附法語（十四則）……637
（五）述而無作……648
第二十三章　學佛真義重在行

（一）佛法佛教佛學與學佛……657
（二）見月律師的克苦精神……661
（三）持律法師的行力成就……667
（四）往事影塵……674
跋一……677
跋二……681
後記……683
後敘……687
倓虛法師影塵回憶錄簡引……695
倓虛大師傳……699

天台宗第四十四代倓虛大師傳略

師名隆銜。字倓虛。河北寧河縣王氏子。父諱德清。母張氏。因夢偉丈夫手牽黑驢來求寄宿。卻又不可。遂誕師。生有異秉。襁褓中口喃喃恒念持齋二字。母私以為異。因如其言持齋焉。又嘗夢追師至一廣場。時有高顙隆準之僧眾合掌經行。師忽現僧相。參其中宣梵唄。即之已渺。因駭詫而覺。由是其母知師後必為僧。年十一肄業於村塾。喜靜坐。厭咿唔。或時逃學歸。母知其性之所在。亦不責之。暑假中隨母往外家。時近黃昏。獨坐門外觀村景。意甚得也。從母適出。忽詫曰。門外何來一老僧。及諦察之。乃師耳。由是師亦自知後必為僧。輟學後。習藝於某肆。肆主龐眉而龍鍾。日會計於錢簏間。吝且傲。師心鄙之。因自計曰。吾安於是當何日與之等。且等彼矣。去死已不遠。人生如是。有何意味耶。因抑鬱不自得。竟辭歸。其母亦任之。師既志與人殊。因究心於出世之事。聞人言誦高王經千遍。所求定如願。遂誦習之。亦未稔將何所求也。然藉是而引發

宿根。地無僧侶。惟有與道者遊。將欲窮造物之蘊。苦境嗇。餬口於四方。為記室於軍中。以所入奉母。旋貿易於旅順。待人誠懇。人樂與之遊。所業亦日裕。適日俄戰起。遂罷業歸。習醫於營口。獲醫學優等獎。暇常與邑之居士遊。始知有佛。即萌出世想。因組佛學宣講堂。研究內學。如是者有年。學益進。而出世之念亦益堅。年四十三。投天津清修院清池老和尚求剃度。池師異其貌。知後必能荷擔正法也。謝不受弟子禮。為介臨濟正宗印魁老人。禮其塔。師焉。且謂師曰。吾前日夢一沙彌從關東來。其名為倓墟。尋病卒。為說偈荼毘竟。吾亦歎惋而醒。因記之於冊。今子果來。既符所夢。子當為再來人。師曰。吾今出塵矣。可去土留虛。乃自以倓虛。時民國六年也。是年秋。寧波觀宗寺諦閑老和尚開堂傳戒。師欣然往圓具。後依止習台教。然北人南行。格於方言。每值講經。瞢然不解。心甚苦之。適靜修法師因事告退。諦公自講大乘止觀。諦公善國語。師始明山家旨趣。一涉教海。便識南針。研求既銳。深有心得。一日諦公因寺務繁冗。講大座未能詳。終課。告眾曰。好自習之。翌晨當按名覆講也。

師回寮後。即手不釋卷。悉心探討。深夜不息。次日覆講。最後至師。陳理透闢冠同儕。諦公大喜。嘉勉備至。且有虎豹生來自不群之語。師於是於眾中嶄然露頭角。既畢業歸。即應井陘顯聖寺請講地藏經。時年四十七也。復赴奉天萬壽寺講楞嚴經。聲譽日隆。是夏倡創楞嚴寺於營口。四十八歲。講金剛經於長春。乃建般若寺於近郊。將落成。僧眾多從遠地來掛搭。師乃手訂規約。俾遵守焉。四十九歲講楞嚴彌陀二經於哈爾濱。受陳飛青居士請。復倡建極樂寺。苦心擘劃。不辭勞瘁。民國十三年冬。寺落成。復設立佛學院。培植弘法講師。於是關東始有僧學。民國十四年。師五十一。應北京柏林寺請講楞嚴經。復於京之彌勒院設立僧學。四方習教者咸集。及秋。赴日參加東亞佛教聯合會。時同行有曼殊大師。人素狂放。而獨敬重倓公。既返國。迫歲暮。師冒嚴寒赴吉林黑龍江弘法。民國十六年。倡建法華寺於綏化。並立僧學。夏赴奉天創佛教會。重修南關般若寺。於是關東之佛法。得師弘而始大盛。善信之皈依者不可勝計。十七年。返北京任彌勒院教職。十八年。迎諦公北上傳大戒於哈爾濱極樂寺。度僧七

百餘眾。十九年。立僧學於奉天般若寺。二十年秋。營口楞嚴寺落成。請寧波天童寺禪定老和尚住持。開光傳戒。盛極一時。二十一年。應西安佛化社講經。並大慈恩寺傳戒之請。秋。長安印經會委託師護送磧砂影照玻璃藏經版至上海翻印磧砂藏經委員會。師乘方船至臨潼山左近。突來匪徒多人。意欲洗劫。舟子股粟。莫如所措。師神態自若。語渠魁曰。貧僧護送經書版。為省費故。乃舍車而舟。出家人愧無黃白物為諸君壽。如缺路費。囊中尚有十餘元。可相餽也。匪審其言實。且服其膽量。乃持資呼嘯去。師自幸經版未受損。乃返臨潼縣報告。乞派員保護。乃得安抵滬地。師護教心誠。不辭勞瘁。斯可見矣。其年諦公圓寂。師本擬赴寧波發龕。以任護經事致不果。乃掃塔盡弟子禮焉。師之在滬也。葉遐庵居士甚禮敬之。請師講經於青島。並籌建湛山寺。設僧學。二十三年。寺後殿落成。學僧絡繹至。師乃定學規。立課程。聘講師。事無大小。必躬親為之。其所期望者蓋甚殷也。二十五年傳大戒於長春般若寺。四眾弟子千餘。盛況空前。二十七年湛山寺大殿亦落成。學者愈眾。寮房幾不能容。自是青島

人士之信仰佛法者日益多。師年近七十。培植後學不遺餘力。每有開示恒以淨土為歸。受其化者不勝屈。凡有供養。悉歸常住。一納蕭然。不蓄長物。善持律者。不是過也。師之著述有心經義疏。淨土傳聲。讀經隨筆。大乘起信論講義。並弟子所記楞嚴隨聞錄。金剛經親聞記等。並行於世。廣覺習教座下。頗悉顛末。謹按大端。略記如是。夫人必有所不為也。而後可與有為。觀師處逆境而不苟就。汲汲以學大人學為事。卒能荷擔大法。崥不振宗風。此非志操大過人者而能卓然樹立若是哉。余魯陋無以自見。既述師之傳略竟。因贅數語。用仰高躅。復自慚也。

辛巳三月弟子廣覺敬撰

影塵回憶錄序

倓虛法師，以北方長老，南來皈依　諦閑大師，學於觀宗講寺。　諦師以北方佛教衰頹，欲振興之，必得其人；而南方比丘，口音不同，若往弘教，必多扞格，故對於倓老，極為器重，卒以台宗法派付與之。倓老學成北歸，果能不辜　師命，於東北、華北、青島，先後建造大叢林多處，並隨時隨地，為大眾講經說法；無礙辯才，滔滔不窮，聽者悅服。又提倡僧校，造就後賢，數十年來，人才蔚起，天台一宗，盛弘於北方，此乃智者大師，創教以來，所未有也。其弟子大光等，啟請倓老，將生平經歷，一一宣說，以便後學，有所取法。倓老云：「此前塵影事，如夢如幻，倏已過去，復何足道。」不之許，經大光再三懇求，乃允分期講說。大光私自記錄成書，凡三十萬言，名曰影塵回憶錄。辛卯之春，余重遊香江，恒至華南學佛院，與倓老把晤，大光出影塵回憶錄稿八厚冊，請余訂正。余攜歸，以其卷帙繁重，恐不易卒讀，心頗憚之！及一展卷，則其事其文，

處處引人入勝，筆意生動美妙，非特發揚佛理，且極富文學趣味，令閱者如讀章回小說，不忍釋手。乃於稿中字句不妥，或敘述有不當者，為之增刪修正，未及一月，全稿完成，可謂始難終易，則大光之妙筆，有以致之也。大光浼我作敍，余諾之，因俶裝北歸，未曾著筆。今接其來書，述及此稿付印在即，乃草此文以貽之。

辛卯孟秋蔣維喬拜撰

影塵回憶錄序

影塵回憶錄者，大光法師為紀其師倓虛上人自述經過事蹟而作者也。倓老法師，在東北華北各地弘法數十年；除講經說法外，創立叢林，興辦佛校，修建廟宇，受化度者，都十餘萬人，法緣之盛，嘆為希有！事蹟之多，罄竹難書，誠近世佛門之龍象也。大光法師，為利後學故，殷勤啟請上人，將其一生因緣，如實宣說，記成茲錄，公諸於世，是亦弘揚佛法之方便也。余之拜識倓老法師，始於老人來港卓錫荃灣弘法精舍之時；緣該舍前為黃杰雲、王璧娥、李素發、諸居士所建立，甫告開創，即遭戰禍，弘化工作，迫得停輟。復員後，余因與王璧娥、林楞真兩居士，發起設立學佛院，造就僧材，以廣弘化，認該精舍為最合理想之院址，迺向各方奔走，籌措經費，著手開辦。一九四九年春，蒙葉遐菴、吳能任、樓能崇、諸居士熱心勸助，大致就緒。適聞倓老有南下弘法之訊，余為之喜極！夤緣禮請老人為學佛院院長，期以三年，幸承俯允，即行蒞港主持，於是華

南學佛院，遂於是年四月正式成立。時光荏苒，第一屆學法諸師，已於一九五二年畢業，老人慈悲為懷，復徇諸護法之請求，繼續招錄第二屆學僧，再施法雨，迄今又將兩載。老人年近八十，精神矍鑠，辯才無礙，誨人不倦，因機投教，方便善巧，故自駐港以來，受化度者，為數亦眾。今也覺光法師，暨吳能任、潘慧通、陸能誠諸位，擬將斯錄付梓，囑序於余，余不敏，以錄中所敍，都屬倓師來港以前事蹟，因為補述梗概，藉誌倓師南來因緣，及其殊勝功德云爾。

一九五三年阿彌陀佛誕日王學仁拜述

影塵回憶錄序

歲戊子，余養疴來港，寓居距東蓮覺苑頗邇，因時往禮佛。己丑春，聞大德倓虛老人，來自琴崗，心嚮往之，迺因王學仁居士之介，同赴正覺蓮社謁見。法師延坐，啟示灌沃，歡喜讚歎，心悅誠服。初見之際，惟覺師一樸質之老僧耳，語不出奇，舉止懇愿；但靜瞻容顏，端正和靄，雙目炯炯有光，令人生肅然起敬之心！

爾後，師在東蓮覺苑，敷說大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除休沐外，每日午後開講，余侍聽無虛日，且商苑長林楞真居士，由余每日侍師共餐，乘機請問法要，每承開示，莫不事理圓融，語中肯綮！

師、中年出家，為居士時，即已聯合同道，精研教義；並設講堂，勸化羣萌。自披剃後，四十年來，於習教、說法、設校、造就僧才之外，並以持誦大乘妙法蓮華經為常課，深得諸法實相之旨。恒以看破、放下、自在、勸人，辯才無礙，音如洪鐘，精神矍鑠，誨人不倦。又師於講經，均適性而談，

經義而外，多所發揮，益知師卓錫北地，歷建名剎，丕振宗風，泰山北斗，為眾共仰；今又杯渡南來，宣化嶺外，維一髮而不絕者，蓋有以也。

其後，葉遐菴、王學仁、黃杰雲、樓能崇、林楞真、諸居士，創辦華南學佛院，禮聘師為院長，約余與其事；余以因緣巧合，良機難得，允隨諸善士之末，並商諸居士，由余常住院中，朝夕隨侍。光陰荏苒，匆匆五載，窃幸親近大德，深沐法乳，雖舊習未盡，而解脫有徑，聊堪引以自慰。

前數年時，師曾徇眾請求，講述其出家因緣；及弘法經過，由其弟子，大光法師，編纂成冊，以師向重潛修默究，不事表襮，故脫稿後，藏之笈內已久，未允出版。余以其內容，法法圓融，語語性海，足為當今四眾之良模，後世學佛之南針。今年六月，又適為師八十正慶，此錄之刊，亦足為師數十年，說法利生，功德之記載；復經潘星舫、陸伯弢兩居士，一再啟請，始允付梓。劉漢堃居士，披閱原稿後，力予資印，竟得厥成，爰誌其因緣如此。

甲午浴佛節日菩薩戒弟子吳蘊齋法名能任謹誌於香港荃灣弘法精舍華南學佛院

私記緣起

時代的浪潮在洶湧不停的奔馳著，歷史的發展也隨了時代的不同而演進。人生像一個大的舞台，歷史是一部常的劇本，古今來多少出身不同的人們，在各種變幻不同的時代裏，扮著出沒不同的角色，演出歷史不同的劇本。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未來也是這樣；世法是這樣，出世法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溯自二千九百多年前，釋迦世尊降生於印度迦毘羅衛國，說法五十年，住世八十載，末了開權顯實，演了一幕教化人天的悲喜劇，便示寂入滅了。跟著佛的弟子，把佛的言教結集起來，有了後人所讀的經，也成為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偉蹟！

漢明帝時，佛法傳入中國，迄今已有近二千年歷史了，中間大德輩出，遞有興廢；歷史上也有著各種不同的記載。近世紀來，科學昌明，佛法式微，南北各地大德，肩荷著如來家業，以堅毅無屈的精神，在各種不同的

環境裏，方便權巧，出沒隱現，實行其弘法利生的工作，教化其應度機宜。這些位受佛咐囑的如來使者，論本迹、論度生、亦各自有其不同的因緣。

本書是湛山倓虛大師徇眾請求講述其平生事蹟和各種弘法因緣由大光私記成書的，此雖個人傳記，算不得什麼重要歷史；然而傳之將來，或不免為史家所據為寫史的較詳確的文獻參考，最低亦可藉此瞭解到當時佛教情形的一斑。因此在未閱本書前，先談談記述本書的經過，也算是一個緣起吧！

那是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我正在當禪和子，到處求師問友，掛搭參訪。同參道友聚在一塊時，每每談起當代大德的弘法事蹟來，謂各自有其不可思議的境界！他們像空中的瑞靄慈雲，庇蔭著每一個後起的僧材，像天上的日月星光，照耀著世界上每一個黑暗的角落，令人們擁護著、嚮往著。據說這些位大德，多數是示迹在中國的長江南部；化緣也盛興於南部，縱是示迹在北部的，其應化因緣也隨了自然的趨勢而南移（這大概是指印老和弘老），如果說示迹在北部，而又久於支撐著北中國和東北邊

陲佛法的，那就非倓虛大師莫屬了。自那時起，我以好奇的心理，注意搜集他老的史料；可是，限於口耳傳聞之間，所得有限，其他有關書刊記載所獲無幾。這大概是他老一向只顧事實，不重宣傳的緣故吧！

三十年夏（一九四一），我在北京中國佛教學院讀書，這裏邊有很多是大師的舊學生；而且多數是東北籍的。在和他們的談話裏，我又得了些關於他老的軼事。過後五年間，在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裏，我又聽了他老兩次開示；和一卷心經，一部始終心要，這便是我親近他老的開始。

三十四年夏（一九四五），離北京南下，在濟南逗留了一個時期。三十六年春（一九四七），由濟南到青島，那時正值大師在天津講經並策劃修大悲院，以後又去長春傳戒。我到湛山一年多光景，每與同住師友談起關於大師的經歷，以為他們隨侍日久，必能知道的較多較詳細；然而事實不然，他們也一樣的懵懂，有些事情也只是髣髴依稀的說個大概，詳細情形就不知道了。

三十七年夏初（一九四八），大師由長春經平津回青島，主持湛山校

務，（當時我曾寫「倓虛大師歸來的前前後後」一文，登覺有情月刊），當時因在長春時，曾受饑荒影響，病體還沒復元，所以暫時休息，沒與學生上課，這時我認為是我搜集大師事略的一個最好機會了。當時我曾這樣想：過去祖師大德，其事迹經人記述流傳於後世者，史不乏例；如明末見月律師，曾把自己一生經歷，應大眾之請，寫一部一夢漫言，不但其文字膾炙於人口，其砥節礪行實垂範於後世！今大師已是垂秋之年了，於佛法頗多貢獻，著述雖已有刊行於世，而一生經歷尚罕有人知，為利後世計，似已不容緘默。為了這種心理的驅使，到了快到暑假的時候，我乃從中發起，請大師講述其出家前後的經過；和在各地蓋廟、興學、弘法的各種因緣。當時大師沒允許，他老回答的意思是說：「咳！事情過去的過去了，現在的現在，未來的未來，有什麼可說，說也不過是些前塵影事。」後來我又拜託本寺方丈善波和尚，主講澍培法師，教授王居士等，重去啟請，經過再三的懇求，總算得到他老的允許了。那時正趕放暑假，每天早飯後講一堂，每次講一個多小時，把他老從小到老的一些經驗閱歷，和各種弘

法事蹟，以家常敘談口吻一一道出（但並不知有人為之紀錄）。從五月底講至七月初，講了約一個多月時間。大師講的時候，是想到說到，稱性發揮，不但把故事的題材說得輕鬆動人，且有意義、有次第、有興趣、富於幽默感，故使得每次聽講的人都哄堂大笑。平常跑街辦事不到課堂的人，這時也都跑來聽一個鐘頭的講。幾十年來，他老之所以能方便度生，能接引人，能攝受人，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暑假完了，大師又照常恢復了他的市內弘法工作。原來在青島市內，有一處湛山精舍，是湛山的一個弘法支院，裏面設有青島市佛教會和佛學研究會，每到禮拜天的下午，向例由湛山寺派人去辦公講演。這裏距湛山約五六里，來回坐馬車，約一小時。那時我乘去佛教會辦公之便，得侍講筵，來去和大師同乘一車，藉機把書內之事由待補充或年月之待稽考者，一一就便提出詢問；或有時入室請益，均蒙一一答覆。不過有些地方的經過，當初是用大師的名義影響或由大師計劃經由他人負責建設起來的，其詳細情形，連大師自己亦不甚清楚，雖經與各方通訊搜集，終以時會非常，

探訪非易，就只好從略了。

之後我把記稿上的速記符號填起，然後慢慢整理，這使我感到是一件繁重而複雜的工作！因為大師所經過所創辦的事情，大都是同一時期的，例如：在奉天萬壽寺辦學時代，就開始修著營口楞嚴寺、修著哈爾濱極樂寺、修著長春般若寺、也修著瀋陽南關般若寺，同時還應各地去講經。事情的穿插，像亂絲般的團籠在一塊，講的時候，固屬要提前想後，說東顧西，可是在整理時，也是最感麻煩的事！如果按當時的事實經過，則茫無頭緒，按年代先後，則又恐顧此失彼，稍一思考抉擇不慎，便模糊過去了。

最初我整理這稿子時，是先用第三者立場寫出來三章，前面還有一篇序言。後來感到有兩種不妥，一是因大師的慧業與事業二者各自有其高標獨特之點，如以凡情妄測，難免深淺失當；二是以歷史觀點寫他人傳記，為顧念其本身事實，勢必揚棄許多不必要的材料；可是，這些材料如仍原之於傳記本人之口，則又頗覺寶貴。基此之故，仍以講錄方式，將橫豎複雜之事實，作分門別類之排比，然後按年代之先後，前後錯綜，次第加以

敘事說明，這樣寫出來之後，則大師自大師，一切皆屬本來面目。但其中亦有不按年代先後者，如修天津大悲院時，是在修青島湛山寺以後，敘述時，卻把大悲院列在湛山寺之前，這是因大師晚年棲迹湛山，人以「湛山大師」稱之，故以湛山殿其後。至於文字方面，巧拙如何，不敢自詡。不過為顧及興趣起見，在著筆時，曾盡量保持當日大師講述時的輕鬆口吻，多少還帶些文學性，免致讀起來生厭！

從三十七年冬（一九四八），開始整理出來八章，後來因我在常住裏担任了一點別的事務，就把這事擱下了。三十八年春（一九四九），隨大師南訪香江，值華南學佛院創辦，在這裏又藉機把全稿續整完竣。至於本書的命名，因大師在末了結束其談話時曾引楞嚴經上的話說：『縱滅一切，見聞覺知，猶為法塵，分別影事。』大師自己亦說：「我所說的話，並沒有什麼記載，只是六根對六塵，在六識上留下這麼些影子。現在所說，無非是在這些影塵上，作一種往事的回憶」，因此名曰影塵回憶錄。計全書共分二十三章，凡三十萬言。並為醒目起見，在清稿時，酌為分章節段，

因意命題，大師生平事蹟，於焉可見一斑了。

大師原籍河北省寧河縣人，民國六年，四十三歲，跟涞水縣高明寺印魁老和尚出家，又依諦閑老法師圓受具戒，繼入觀宗寺佛學研究社專攻天台一宗，深得諦老器重，曾親書嫡傳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統授之。民國九年，回北方後，即隨了各種不同的因緣，從事辦學、修廟、弘法等工作，三十年來未曾稍憩。計自民國十年起，共創建十方弘法大叢林九處，弘法支院十七處，佛學院十三處，在家中學兩處，小學兩處，印經處兩處，談經二百餘會，著述十餘種。曾在門下受業學生一千餘人，培養已能在各地擔任弘法事業者三十餘人，傳法者十四人。計三十年來所有徒弟、徒侄、徒孫、戒弟子、皈依弟子、學生及各地直接信眾法眷屬等不下十幾萬人！其間接者則又不知凡幾；這是我十幾年來搜集大師事略所得的綜合縮寫，也就是本書所欲敘述的經過。

竊以天台宗發源於北方（北齊慧文，元魏慧思），盛弘於南方（慧思以北人南遊傳智者），入民國後，又從南方盛弘於北方（大師跟諦老學，

回北方後，專弘天台一宗），今大師又從中國的東北邊陲飛錫到海外的嶺南來，期以天台心印與曹溪一脈相輔並宏，亦屬法運攸關。幾十年來他老在北方對佛法的宏傳與建樹，當然不用說大家也會知道的。不過以北人乍到南來，基於雙方的了解不夠，言語捍格，所以初時印象似較淺淡。就在這當兒有人得悉大師的回憶錄未出版，為了對大師有較深的認識，於是競相索閱，閱後又去和大師接談，這時大師才知道他在幾年前所講的自己的身世已經編錄成書了，於是把稿子要來自己閱了兩遍，結果給撕掉了不少。所幸沒給完全燒掉，所剩下來的稿子仍由大光保存，中間幾經師友們敦促出版，都為大師以「多事」所阻。

最初，我為了求得對大師的事蹟知道得較詳細較清楚，曾盡量從各方面搜集，最後幸承大師親口講述，總算得如所願了。可是，我知道大師的同參、道友、學生、弟子、私淑弟子和各地信仰大師的人，多得很，恐和我同感欲知其史蹟者尚不止我一人，因此不揣譾陋，冒大師「多事」之責，把這本私有筆記，付之剞劂，公諸同好。自知才輇任重，錯漏難免，

尚祈大德賢哲有以教正。

佛曆二九八一年歲次甲午浴佛節日大光寫於香港荃灣弘法精舍華南學佛院教授室

影塵回憶錄

湛山 倓虛大師說
門人 大光記述

第一章　幼年時代的夢境

（一）引言

昨天，聽方丈和尚說，大家想聽聽我的履歷；和我出家前後的各種因緣，讓我隨便說一說，這也是大家對我的一番好意。因為我年紀已大，像風中殘燭一樣，不定在那時就快要死了。說一說，讓大家知道一下，也作一個紀念。

（二）家世與環境

唉！提起我的身世來，真是可憐的很！多半輩子，都是在坎坷潦倒中；家境很貧寒，自幼就沒念過多少書。

我原籍是河北省，寧河縣，北河口，北塘莊人。這個地方在寧河縣城南，距天津一百里地，距塘沽二十五里。因為在寧河縣的西南至東南一帶，靠海很近！是一個鹽碱不毛之地，所以一般人的生活都很苦！

我常聽先人說：我們那個地方是靠海，沒有什麼大出產，多仗晒鹽灘為生活。後來因為地方狹窄，鹽灘不夠晒，就漸漸又改為捕魚。中等人家，大半是帆船貿易，海上往來，到山東沿海一帶——如煙台，龍口、石島——或到奉天、營口等處去販賣糧食。普通一般窮家住戶，因為本地沒什麼出產，大多以捕魚製蝦為業，這種職業雖然是很苦，可是，在天津東北一帶，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的習慣了。

這是說我們那裏的生活狀況，苦得很！

我的俗家姓王，曾祖父諱一亮，曾祖母馬太夫人，祖父名升字允平，祖母宋氏；曾祖父和祖父均重陰隲，有潛德。父諱德清，賦性耿直，不慣

逢迎，平素談話時常說：「為人作事，無論如何，要給兒孫留些陰德！」又說：「我們王家，多少輩子，沒有和人訴過訟，打過仗。」並以此叮嚀後人，縱然自己吃虧，不要違背祖上家風。他老的為人，對於自己生活很儉樸，對於公共事業則很慷慨！寧忍自己艱窘一點，總要去幫助人家。一生持身涉世，待人接物，沒什麼特長，惟「敬以處事，誠以待人。」因為家庭人口多，本地沒多出產，所以一生多是帆船貿易，到各地去做買賣。

我母親娘家姓張，天性淑和，孝道慇懃。居家過日子，總是做在先，吃在後。對家庭中的事任勞任怨，遇有不順心事，唯念阿彌陀佛。對鄉里則敬老憐貧，排難解紛。先是夥居，人口眾多，一個大家庭；後分居度日，各立門戶，父恆經商外出，家事賴母親支持。每教訓後人，要惜福修福，平常不曾道過他人一句是非。

在我上面，已有兄姊七八個，可惜都未長大；有活三四歲的，也有活七八歲的，沒有一個能存在，都夭亡了！我父母以為後代無望，對兒女方面很傷心。過三年之後，又生下了我，父母恐怕我也活不長，然又不能不

好好撫養，只好任命而已。

（三）降生以前的夢境

我生的那一年，正是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六月初一。那時我母親，已經三十六歲，我是最後所生，生下來之後，就沒有乳吃，為了撫養我這個最後的「老生子」，我母親不知受多少苦！

我懂事的時候，我母親嘗給我說：生我的時候，是一個早晨，太陽已竟很高了。在那一夜，我母親還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梵僧，是一個大高個，禿頭，穿的很整齊，看光景不像中國僧人打扮。手裏牽著一頭騾（並不十分像），到我們門口要住宿。那時正趕我母親在門口站著，我母親對他說：「我們這裏，並不是客店；而且房子也很窄狹，不能住，你去另找地方吧！」那僧人說：「唉！我是出門趕會的人，現在天已晚了，你方便方便，讓我在這裏住一宿吧！」我母親說：「我們家裏要是房子多的話，可以讓你住，沒有多房子，怎麼能留你住呢？如果你必需要住的話，我可

以給你介紹一個地方。我們的隔壁有個大煙館，你可以到那裏去住吧！」這時那人就有點不樂意的樣子，「哼！」他說：「好漢不進三房，我那能往那裏去住呢？」這時我母親就醒了。第二天早晨，吃早飯時候，就生下了我。

後來，我母親對他說的那句話裏的「三房」兩個字，始終不明白，就跑去問我的一個本家伯父。我們這位伯父素常以拆字算卦為生，對於這些江湖話，都很明白。他略略的給我母親解釋了一下，他說：「三房者：第一是賭場，第二是煙館，第三就是一般下流人所到的地方（如妓院等），普通有知識有身份的人，絕不涉足到那種地方去。」

我母親還說：生我的那一年，年月不好，鬧饑荒，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又加那年六月間很熱，老的小的熱死很多。我們鄰家和我一塊生的一共有三家，那兩家母子都熱死了，就剩下我們母子二人。按普通常識來說，凡產婦須避風，忌喝涼水，我母親因為天氣熱，也顧不得這些忌諱的事情，往往夜間在院子裏睡覺，還常喝涼水。也真奇怪！就這樣我母子也沒有死。

（四）身在襁褓叫吃齋

以後，我們街坊鄰居，看我獨沒有死，覺得很特別，我母親也以為我縱然活下去的話，也在家裏呆不住，後來必定要出家當和尚的，她說這話因為有兩種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我生下來到兩三歲之後，也不會叫爸爸；也不會叫媽媽，只會說「吃齋」兩個字。這是我與其他小孩最特別的地方！後來，我母親叫我學說話，教我叫爸爸叫媽媽，而我嘴裏頭仍然是「吃齋」「吃齋」的喊，其他的話，教也教不會。「吃齋」這兩個字，不教而自會說。

後來日子久了，我母親對這事就起疑惑：為什麼不會叫媽媽，只會喊「吃齋」呢？於是，就以這事去問鄰家的那位下神的老太太（巫婆）。老太太說：

「那是妳這孩子，在前世有吃齋的願力，如果今生不吃齋的話，恐怕不能活下去。」

這時，我母親聽了這話，就又犯愁了。

「啊？」我母親說：「他一個小孩子，又怎麼能吃齋呢？」

「他固然是一個小孩子不能吃齋，」老太太說：「那麼妳是他的母親，可以替他吃齋呀！」

我母親在那位下神的老太太面前領教了之後，低下頭去沉思了半天，覺得這事情左右為難。吃齋吧？家中都是吃葷的人，而且沿海地帶，吃魚的時候又多。不吃齋？自己就這一個孩子，下神的那位老太太明明說他是有吃齋之願，不吃齋就會死，萬一真的死掉了，不是我落得一輩子絕戶嗎？這種矛盾的思想在心裏縈迴幾番之後，自己覺得得仍是沒辦法來解決，最後還是請示老太太來想法。

「真難為我！」我母親說：「我們窮人家，很多人在一塊過日子，怎麼能方便吃齋呢？」說這話時還有點發愁的樣子。

「告訴妳！」老太太很爽快的說：「妳可以初一十五吃花齋呀！」

自那時起，我母親每逢初一、十五，就替我吃花齋。後來我歲數大了，

對這事情起疑惑，便去問母親，我母親就把這段吃齋的因緣，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

（五）降生以後的夢境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到了五六歲的時歲，我母親又做了一個夢，夢境是這樣——是在一個很晴朗的天氣裏，人們都做工去了。我那時候很小，整天的在外邊跑著玩，往往一天半天不回家。我母親恐怕我在外邊玩，跑遠了有危險，就出去滿處找我。等找到我叫我回家的時候，我忽然放快了步子又跑遠了，這時我母親在後面緊追我，把我追趕到一個河邊上，河裏面還有一道圈門形的石橋。過石橋之後，是一個大廣場，周圍都是河，廣場裏有十幾個大高個出家人，長的大鼻子大眼睛，在那裏念經。我母親眼見我從橋上跑過去，等她追到廣場的時候，我忽然現了僧相，羼雜在那些出家的人群裏，披上袈裟，念起經來，模樣已竟辨不十分清楚了。這時我母親愛子心切，一方面恐怕丟失了孩子，一方面又替我可惜，可惜我出

了家。但裏裏外外的找，究竟也沒找得著，就將信將疑的，很懊喪的回去了。

回來的時候，因為追我就走錯了路，也不知走那去了。眼看廣場四周的河裏，完全是污泥黑水，血腥爛臭。還有一些老幼殘疾，蓬頭垢面的人在河裏往外爬，看看已經爬到岸上來很多！後來又走到那個橋的旁邊，橋頭上坐著一位老太太在那裏撿線，我母親因為自己走錯了路，就上前去探聽。

「老太太！」我母親很客氣的問：「我剛才因為找孩子走迷路了，我是北塘村的人，不知從這裏回家成不成？」

「好！」老太太說話很乾脆的：「妳過去這個橋，順著這個大道，一直就走到你家了。」

這時候我母親就醒了。

這些話，都是後來我母親告訴我的。

第二章　求學時代的暗示

（一）四年來的學生生活

我到了十一歲（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年）才上學。那個時候，讀書很不容易，除了有錢的人家能念幾天書外，窮人家差不多都念不起。我們家裏原先不是個富家庭，人口很多，負擔很重，所以念不起書。後來分居過日子，人口也減輕了，我才得著這機會，念幾年書。

我們那個地方的風俗，差不多小孩們，一長到十幾歲後，就整天的到河裏海裏去打魚摸蝦。因為當小孩子的時候沒事幹，又不上學，所以整天的就幹這些事情，年年在我們村裏要淹死幾個人，不是死在河裏，就是死在海裏。

我父親，一年之中在外邊帆船貿易的時候多，家裏只有我母親操持著家務過日子，所以我父親照應我的時候少，如果不讓我去上學，在家裏又沒事幹，恐怕也要跟那一幫孩子們整天去打魚摸蝦，萬一有危險，我父母

晚年，就我這一個孩子，不是很可惜嗎？所以這才想法讓我上學。

記得我上學的那一天，正是夏曆二月二。上學以後，第二天教我念書，先生因為我歲數比較大了，也不像其他小孩子那樣，開首要念三字經。頭一天，就念大學，教給我了一行，我的天資又不很好，雖然能背得下來，心裏總是不痛快，覺得念書硬記，怪費勁的，還得去用心，日子多就厭煩了，想逃學，可是又怕挨打。因為我看見同學逃學的也很多，回來的時候，就打得很厲害！因此我也沒敢逃學。可是，時常裝病不上學，每逢下雪下雨的時候，就歡喜的了不得，因為可以不上學呀！就這樣勉勉強強的讀了四年書。

（二）母舅死後的警覺

我十二歲的那年，無論幹什麼事都不高興，書也不願意念。我外祖母家有個母舅生病，我跟母親到外祖家去探病。我母舅兄弟三人，他是行二，歲數不很大。身體很強健，而且對於過日子料理家務上很有能耐，全家的

生活都依靠著他來維持。不料想得了病，到第七天就死了！滿家的人大哭小叫，要死要活，看光景真是悽慘的很！當時我很納悶，覺得這事情很難索解，為什麼年輕的小夥子，身體又很壯，遽然得病七天就要死呢！這不是太快嗎？因此我聯想到我自己，不知在那個時候也要快死了。

那一年的夏天，我那個母舅尚未死，我下了學，跟我母親到外祖家去住親戚，夏天的晚上，天氣很熱，大夥都坐在院子裏乘涼。我穿了個青色的新大褂，坐在門口的一塊石頭上，回臉向外，也不動彈，在那裏發呆，凝神往外看野景。那時，我母親有一個妹妹，是我的一個姨母，尚未出嫁，忽然從背後看見我便高聲喳呼！

「啊？你們看看，我們門口來了一個老和尚！」

經過我姨母一嚷，大夥都很希奇的跑出去了，一看原來是我，我看野景正得意的時候，只聽院子裏嚷，還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呢。因為在那個時候，鄉村裏輕易見不到出家人，所以偶爾聽到個出家人，就大驚小怪的。自此以後，我母親就更以為我，死不了的話，也必定出家當和尚。

（三）學徒時代的苦惱

我十四歲年那年冬天下了學，就介紹到益隆智記一家舖戶裏去學買賣。那個掌櫃的是我一位表伯，姓王。當時學買賣很苦，我們那個地方的規矩，學買賣的得回家吃飯。那時候，我那位表伯，已經六十多歲了。我沒事的時候，就在他櫃上閒呆著，有時看看掌櫃的，再看看我，他已經六十多歲了，鬍子邋遢，又鄙吝，又驕傲，每天離不開錢櫃子，我還小的很呢，當時我就這樣想：學一個掌櫃的得五六十年，我得什麼時候，才學到個掌櫃的呢？也許學不成掌櫃的就死了，覺得這事情太沒意思，仰起臉來看看他，看看我，越看越不順眼，越想越不高興。過了半年，就辭掉那裏了。我母親愛子心切，又因為就我自己一個人，從小嬌生慣養，不去就不去吧，也不再責備我，令我再去。在這半年之中，我學會了算盤，總算沒虛度過去。

後來，居家賦閒，過了二三年。空閒無事，喜歡獨處，不愛與村裏的

孩子們打鬧戲玩。還喜歡看閒書，如西遊記，封神榜等都看過，對裏面的神奇鬼怪頗感興趣。我的思想也為之轉變，認為人生無趣，憧憬著人生的最後歸宿，想找一個不死的法子。

（四）娶親時期的感傷

我十七歲那年，母親為我訂婚娶親。在七月間辦喜事，天氣很熱！正趕那年時令病（即今之虎列拉）很盛行，傳染得很快，得病不幾天就死！很多醫生都束手無策。當時老的，小的，死的人很多。眼看著滿街上抬棺材。也有買不起棺材的，就忙著去買蓆。街上的人，都為了埋死人，忙個不休！

我一個對門鄰居，姓金，他的名字叫金德勝，是我的同學。他那年才十九，比我大兩歲，與我同日結婚。當時他也得了時令病，一天一夜就死了，距他娶親的日子才不過四天，賀喜的客人，在院子裏都還沒走。他母親哭的死去活來，妻子的紅衣尚未脫下去，馬上就換上白衣服，拉起孝繩

來了，那種悽慘光景，沒有一個看著不難過的！

因為他是我很要好的同學，又是我們對門的鄰居，同日娶親，可以說是同病相憐，他死了之後，我很傷感，跑他家去看他。那時他還留一個小辮，戴一頂纓帽，因為六七月天正熱，他渾身上下都青一塊，紫一塊的發脹了，帶肉骷髏，那個難看勁，簡直是慘不忍睹！

我看完他發喪之後，心裏受一個很大的刺激！回家之後，覺得心裏很酸楚，很難過。我想：人生太沒意味了，不知那時就會死。像金同學，他不過才比我大兩歲，上有父母，剛娶媳婦，環境又很好，人命無常，為什麼就死的這樣快呢？我本身能保險不生病嗎？生了病之後，能保險不死嗎？就這樣總是心裏鬱鬱不樂。

說這話，果真不幸的事，就臨到我的頭上了。

第三章　死而復生的悲劇

（一）到陰間去了

在當時，鬧時令症的人，最怕鬧肚子，只要肚裏一響，瀉幾回肚，不幾天就要死！這種病在當時，好像有邪氣一樣！

我在金同學家裏回去之後，到了天黑，就覺肚子痛，內裏咕嚕咕嚕的響。我心裏想：壞了！恐怕我也要死，又怕母親知道了耽心，沒敢言語。於是把小褂脫下來，將腰圍上，就睡覺了。這時我心裏又害怕，肚裏又痛，不一會，就像做夢似的，把我痛過去了。其實，並不是做夢；而是自己死了還不知道呢！

雖然是死了，可是迷迷糊糊像做夢一樣，見來了兩個鬼把我架著，飄飄蕩蕩的，過了好些山，又過了很多的水，覺得在水面上，就飛過去了。

後來，那兩個鬼，把我架到一個廟門口，像一個衙門樣子，裏面有很多的房子，那兩個鬼，把我往屋裏一推，他說：「進去吧！」一副很凶惡

的面孔，說話很憤憤的：「在這裏等候過堂！」

這時，我才明白我已經是死到陰間來了，心裏非常懊惱，非常難過！因憶起我母親的話，說我不好養活，這時候才證明是不錯。

我在那裏等候了一個時間，胡思亂想的想了半天，四周陰沉沉的沒有一點兒聲息。回頭一看，屋子裏有一個管賬的先生，在那裏拿著筆不知寫些什麼東西，餘外更無他人。我想：死了不要緊，在我母親跟前，就我這麼一個人，如果我真的從此死了的話，我母親哭也哭壞了，這怎麼辦呢？於是我慢慢的走到寫賬的跟前，想法子與他套交情，說近話：

「先生！」我很和靄很客氣的問：「我犯什麼罪，叫我來過堂？」

「不知道哇！」他答。

「在什麼地方過堂？」我又問：

「從這裏往後去，就是過堂的地方！」

「是誰管著過堂？」我一句跟一句的往下問：

「嘎！」他很驚訝的說：「你以為你還在陽間嗎？你現在已竟死了的

鬼，過堂的時候要由閻王來問案，這點事情還不知道嗎？」他一邊說，一邊連頭也不回的繼續往下寫。

後來我沉思了半天，又問：「我能轉生嗎？」

那位先生，對於我問他的話，囉哩囉唆的他已經聽膩了，當我問他「能不能轉生」時，他心裏很不耐煩的就順口答應了一句：「我不知道！過完堂你自然明白了。」說這話時，他依然低著頭往下寫。

在那裏又呆了一會，我忽然憶起外道裏，誦經招魂一回事，究竟這事是真是假？有用沒用？就拿這話去問他。他忽地停住筆，回過頭來說：「這事不假，陰間確實有這回事。」同時他又指著牆上的木板說：「這些板上的位子，就是剛死過不久，提出來，等他的後人誦經超度的，如果過的日子太多，就不容易往外提了。」我看看他指的那些板子上，果然有很多名字，還有香紙經卷等，接著我又往下問：「什麼時候過堂？」他說：「你等著吧！閻王正在後面剃頭呢！」因此我又聯想起小時候看戲，有胡迪罵閻，記得那位閻王是古衣古冠，前後冕旒，為什麼陰間的閻王也留辮子也

剃頭呢？

（二）與閻王的問辯

在那裏待了一個很長的時間，那兩個鬼，又來架著我從甬路上走過去，到了一所殿堂裏，那兩個鬼用力把我往裏一推，摔了一個跟頭，我便進去了，裏面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只聽有人問：

「你是王福庭嗎？」

一種很陌生很粗暴的聲音傳到我的耳朵裏，本來我的學名就叫王福庭，我知道這是閻王爺開始問案了，我便隨口答應了一聲：「是！我是王福庭。」

「你知道吧！你已經死咧！現在該送你轉生，」閻王繼續往下說。

我想：轉生，還不知轉到那裏去，既轉生，再想回家也回不去了，我母親不掛念我嗎？不哭壞了嗎？事急智生，我又反問他：

「我有罪嗎？」

「你無罪！」

「我既無罪，何必費這事令我轉生呢？我母親就我這麼一個孩子，從小嬌生慣養，恐怕我死，我要不回去，她不惦念我嗎？她不哭壞了嗎？況且人生學好不容易，我今生也沒做壞事，剛剛知道要學好，如果讓我去轉生學壞了，還不如今輩子，這有多麼冤枉啊？」我這樣的辯駁著。

「壽限有定數，不能只依你！」閻王說。

「我在世的時候，聽說誦經增壽，我的經白誦嗎！」我又反問。

本來在原先我見到我舅父死過的時候，我怕死，曾經想過不死的法子。那時候有施送高王觀世音經者，說誦一千遍可以免災不死。我請了一本，那時候想：大概是一氣誦完，就用兩天一夜的工夫，把一千遍誦完了。自此以後，每天有工夫就誦幾遍，然亦不知死不死。

閻王說：「誦經不白誦，你在十七歲就該死，給你增了五年壽，活到二十二，這不是誦經的功德嗎？」

「既然誦經有好處，請你放回我去，我再繼續去誦經；再延長我的生

命，這不很好嗎！」

「嗯——」他有點不贊成的樣子說：「只誦這種經不成！」

我聽了他這話以後，心裏一沉思，大半還許能通融，既是誦這種經不成，必定誦別的經能成，我就應聲的說：

「如果放我回去的話，我每天念十遍金剛經。」

本來在我們那個村裏，有施送金剛經的，我只聽說這個名字，究竟這部經有多少，內容怎麼樣，我也不知道。閻王聽了我的話，就答應了，於是又命那兩個鬼，把我送回來。在路上走的很快，過山涉水，還是去時所走那條路。

回來之後，我很清楚的看著我們家裏的那座南屋，大門向東，進大門之後，聽我母親正在哭的很哀痛。我們家的三間堂屋，是一明兩暗，我內人正在當中那一間屋裏涮鍋，我的屍首在炕上順躺著，我母親守著我的屍首哭的要死要活，那兩個鬼，把我送到原來的屍首跟前，從後面一推，「你還陽吧！」

這時，我像做一個夢似的醒了，回頭看看外面，已經紅日三竿。

（三）還陽以後的心境

自此以後，我的心情散漫，意志消沉，對於死後經過也不敢告訴母親；因為她知道了會難過的。同時，想想自己的過去，看看自己的將來，弄得文不成武不就，心裏不免有些酸楚和淒涼！

況且，我母親自幼就說我不好養，在陰間分明又說我二十二歲還要死，我總不會忘掉這句話。為了解決我的死，這才找一本金剛經去誦，我的學問有限，裏面還有許多不認識的字，每天只能誦個兩三遍。因為我在死過去的時候，應許的誦十遍，現在只能誦兩三遍，將來為了生活問題，忙忙碌碌，奔奔波波，當更無暇再誦了。可是，每日誦不了十遍的數，我疑惑到了二十二歲還要死，這怎麼辦呢？這種尷尬的處境，倒教我左右為難起來，於是我向一個外道的大老師去領教。他說：

「這很有辦法，每天念不了十遍金剛經，可以念金剛咒去代替，一遍

金剛咒，勝於百千遍金剛經。」

我跟他領教之後，每天除誦金剛經外，餘暇便誦金剛咒，還學一些外道門：例如天主教，耶穌教，金丹道，西華堂，歸依道等；我都入過，每天像種了魔一樣，使得親友們都見笑。

我們那個村裏有一個道士叫王浩然，他用道家的工夫，會運氣煉丹，後來我為了想不死，曾去找他學煉丹；但卻遭到他的拒絕。他說：

「你今年才十幾歲，不必學這個，因為我雖學煉丹，還不一定能成功，等成功之後，我再來教你。」

我自十二歲那年看見我母舅死，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在娶親的時候，又親眼看見金同學死的那樣快，那樣慘！又聯想起小時候那些事情，和我病死的那些經過，心裏總是怕死。所以在十七十八十九這三年的工夫裏，完全用在訪道尋師上，閒暇的時候，就研究醫卜星相，和一些有關宗教的書，結果都不如我的意。那時我也想：大半是出家的命；不過因為世福未修，機緣未熟，所以出不了家；然而心裏總怕死，也總想不死，究竟

不知道人為什麼要死，怎樣才能不死，可是，那時候始終也沒找出個不死的法子來。

各種外道我都入過，探討過他們的所以；可是，因為我這個人，無論對什麼事，都要追根究底，如果沒有真理的話，我絕不相信。那些外道，我進去之後，又煉丹，又運氣，又點竅，我看都是騙人，不澈底，所以先後都放棄了。

第四章　命運蹉跎遇轗軻

（一）坐賈奉天去又來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我那年十九歲，我一個遠門的本家祖父在瀋陽做買賣，每年冬天，他由奉天販賣菸葉到關裏的寧河，蘆台等處去銷售，然後再買了葦蓆回奉天。這一年的冬天，他進關做商販，曾經回家一次，見我整天裏看閒書，學外道，像得了魔症一樣，挺好個孩子，學壞了不很可惜嗎？因為我是他本家的一個孫子，多少要有些關心，所以回奉天之後，就給我找了一個事。

他帶我到奉天的時候，是翌年三月天。給我找的那一家商店是在奉天的小北關，字號是福慶長，專門販賣菸葉，也是我們那位祖父的來往店家。做這種買賣的人，差不多在春夏兩季都沒事，到了秋天的時候，才忙一個時期，收買了菸葉，再發給關裏的老客。我那年正是廿歲（光緒廿年—一八九四），那個經理，看我族祖的面子，讓我管賬，因為夏天沒事，我

們幾個同事的，每天換班到外面去逛青。因為那個時候各種東西便宜，玩完了之後，就在樹林子裏吃喝一起；而且弄的很講究，這樣半年多的工夫，我覺得生活很舒服，一切都很好。不幸的很！正值那一年，日本人攻平壤，不久，高麗就失守了。日本軍，進兵至遼陽，距奉天很近，人心恐惶！奉天城裏大小商店，差不多都歇業了。我們掌櫃的，問我們一般年青的店員，願不願意回家？因為那個時候，人們都是過的太平景象，從來沒見過打仗，偶爾遇到了戰爭，都非常驚慌，所以都答應願意回家。於是，掌櫃的，每人給拿二兩銀子，打發我們回家了。那時候，火車還不通，有錢人，可以花錢雇車子，我們同行的，一共十二三個人，在路上還遇見一次土匪。進關之後，可以坐火車（當時火車只通山海關）因為同伴的人，錢都花完了，沒能坐，後來又走一百多里地，到偏立磬，找著我們櫃上的那位姓陳的二掌櫃，借了幾個錢，才坐車到家。

（二）椿萱逝後欲出家

從奉天回家，我在路上不知道家裏消息，一到家方知我父親已經去世了！痛哭之後，使我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受一個很大的打擊！自念全家的生活，全仗我父親維持，現在父親去世了，我只想學道不成，急須求自立之道。那時候，離過年很近，村裏的人，都預備年貨，我也去做小生意，以維持當時的生計。

過年以後，正值打仗打的很厲害！我的親戚給我薦舉到後路粮台去作事。那時候是一個姓陳的，陳師爺當督辦，在那裏待了不久，戰事議和，糧台又撤銷了。後來又到仁字左營吳仰山營長那裏做事，每月給四兩二錢銀子。我住的那個地方，離營盤半里多地，專門管柴草出入賬。後來時局太平，淮軍撤守，我的事情也完了，發給我兩個月餉，去做小買賣，結果也沒做好。

不久，又到水雷營作事，每月給三兩六錢銀子，一分口糧，較前更少，在那裏專管算賬，發餉點名等事。

那時候有一位駱坦如駱師爺，這人會醫卜星相，很有見識。我們兩人

的過往很密切，我跟他學的東西也不少。他平素常對我說：「人生在世，無論幹那一行，要有一種正常職業，自己要學一種真本領，真手藝，不要整天家想陞官發財，因為這些事情，都不靠實，到了沒辦法的時候，自己有一手好技藝，比什麼都強的多。就是窮極的時候，拿出自己的手藝來，比討飯吃還好的多。最好就是醫卜，將來亂起來，討飯無處討的時候，住到一家店裏，掛上牌子，行醫賣卜，這種餬口法，比其他都高明。」那時候，我認為他說的話很對，每天就跟著他學醫卜星相，練字抄東西。我在十七十八十九這三年中，對醫卜星相的書，都涉獵過，心裏有點根柢，所以學起來很容易。每月收入有三兩六錢銀子，數目雖少，但還可以養家。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我母親病故；那時我看人們的死太容易了！越發覺得人生無味。心裏總惦著要出家，卻是遇不到這種機會。等把我母親的喪事辦完以後，就天天看道書。我當時也想：原先想出家，因為有父母牽掛，現在父母都去世了，也算沒什麼牽掛了；可是，自己也不知道當和尚好還是當老道好。在我們那個地方有五處廟，四處是和尚，一處

是道人，那四處和尚廟之中，有一處稍好，但是迷迷糊糊的，什麼也不懂，其餘三處更糟！還不如在家人有規律，心裏對他很不高興。只有一處道士廟，還算不錯，這個廟裏的道士，就是我上回說的那個王浩然，我想跟他出家當老道，學煉丹，他說：

「我現在歲數較大，學這事情還可；但是不知道對不對，也不知道煉成煉不成。你若必定跟我學，等於瞎子領瞎子，或者把你領往河裏跳，不如待我煉成之後，再來找你。」

我疑惑他說這話是騙我，不靠實，他說：

「你不要疑惑，弟子找師難，師成道後找弟子不是很容易嗎？」

我聽他說這話很有理，才放下心，預備後來跟他學運氣煉丹，學長生不老。那時候我下面已經有兩個孩子，因為我在營盤做事，每月有三兩六錢銀子的收入，家境還勉強可以維持。

（三）滿天烽火度流亡

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年），我那年廿六歲，正趕地方上鬧義和團，一般人都像入了魔一樣。那位駱坦如駱師爺，他是一位念書的人，眼光看的很遠大，當時他常對我說：「存錢招禍，做官危險！」

他說這話的意思，是讓我不要想什麼升官、發財，要學一種真的技能，將來可做一種職業去謀生。

那時候當兵的有靳雲鵬，和我同歲；袁世凱在小站招十三營，稱天下第一軍，後來他們都一帆風順，漸漸顯達起來。

義和團，在當時，本是一種邪教門，一般人信的都入了迷。在營盤裏十六七歲的那些孩子，一念咒就會耍大刀；並且還稱名為太乙真人，孫悟空等神。離了體的時候，還累的了不得，歇半天。我問他們念的什麼咒，他們也就隨便一說，什麼「一打天門裂，二打地門開，三請師傅下山來，」這簡直是胡說八道。當時聽說清政府西太后，還有一個王爺叫端王，都很

相信，我看是邪門外道，不合我意，我的心裏，完全是想研究世間真理，非澈底了解不可。所以我對於當時流行的那些外道，入而復出者很多，所謂「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也就是這個意思。

到了四月間，八國聯軍到北方，鬧得炮火連天！那一年，天氣很旱，莊稼多半未種上。我們那個地方，有一個南河口，所有洋人的兵艦，都開到那裏。夜間炮聲隆隆，那時候聽電話說（當時電話叫得律風 telephone）把洋人的船打沉了很多，其實，沒有這事，到了天亮的時候，外國人已經從南河口登陸了。

南河口距我們北塘莊，才二十五里地，洋人既然在那裏登了陸，我們那裏的人便都恐惶起來。到了八月間，洋人打北塘，我們的房子上，落了一個炮彈，全部被炸壞燒光！我領著一班人逃難，北至蘆台過河；當我們走出十五六里地的時候，炮彈像下雨一樣，在頭上直飛，眼看外國人的礮很大，打出去又厲害，炮彈落那裏，那裏便燃起火來。弄得天翻地覆，雞犬不安；從此我們也流離失所，開始度起流亡生活。

在那一次逃難裏，死的人很多！我目睹當時情形，在屋裏未經逃走的，沒有死，逃出去走的很遠的，也沒死。就是那一般無知的鄉民們，逃難逃到過河的一個擺渡口，軍隊早已過河，恐怕敵人來追，把河上的浮橋拆去，一般老百姓，在那個河口裏，都停住了。這樣一來，外國人見人必打，他以為中國軍隊在準備渡河，所以開了排槍，一般老百姓，像下元宵一樣往河裏滾，所以逃難的老百姓，都慘死在那裏！後來聽說仗打完了，有從遠處回家的，看見那條河裏，滿漂著死人，水完全都被血染紅了。那些屍首，女的面向上，男的面向下，一些鳥鵲，爭去啄食，在髀股上，啄一個大窟窿，水面上漂漂搖搖的，滿是死人的油腥子。

回家走到街裏，見一個穿藍衣服的女子，抱一個小孩，投在水缸裏死了。河北裏有一個婦人死在路旁，她那個小孩還在懷裏吃奶，那種悽慘光景，簡直教人不忍看下去！

（四）一路蹣跚到大連

劫後餘生，職業固然是沒有；而生活也就隨之成了問題。在十分沒辦法之下，我便約集幾個本地人，準備往外走，另謀生路。那時候，中國軍隊為了防禦外人，到處埋有地雷，人們踐著就死。洋人很狡猾，在他走路之前，先趕一羣牛羊走過去，試試看有無地雷，然後洋人再走，我們走的時候，只走有青草的地方，凡是有鬆土之處，不敢去行。

我們六個人之中，我算一個首領，領著他們，走出去廿五里地，到了塘沽（即南河口）外邊來了一個洋人，我看那樣，大半他是個德國人。他遠遠的迎面擺手招呼我們：

「苦力！苦力！」

起初，因言語不通，也不知他說的是什麼，所以我們也不敢過去。後來，聽說他叫苦力，每天給一吊津錢（即半元錢）我們冒著險就去了。

走到那裏，見他們住的房子，都是民房，外面還有挺大的院子。有一

個洋人，用他們的錫盌（白鐵的）盛了些牛肉和大蠶豆等，叫我們大夥吃。外國人吃飯，向來都是用叉子，刀子，不用筷子，我們吃飯的時候，也沒找到筷子，用手就吃起來了。

本來我們走的時候，手裏一個錢也沒有，跑的又渴又餓，正愁沒法吃東西，可巧，在洋人這裏吃了一頓飽飯，大夥都很喜歡的。

吃完飯之後，那個外國人就用手指畫，意思是叫大夥把用的碗洗乾淨。我們那幾個同伴們，只見洋人指畫；並不知他指畫的什麼事，我把這意思看透了，就告訴同人們，讓他們到屋後那個水溝裏把碗洗乾淨。他們五個人，都拿著碗去洗，因為吃牛肉的碗油多，涼水洗不下來，等他們洗完拿回來之後，被洋人打了幾個耳光！意思就是嫌他沒洗乾淨；雖然他們挨了打，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他們，叫他們到了後邊，先用泥把碗上的油擦淨，然後再用水沖，他們照這樣去洗完拿回來時，洋人一看，也就歡喜了。

不一會，又出來一個洋人，手中拿一把刀，見著我們就指畫，他的意

思是想殺我們，我們那幾個同伴，都嚇的不得了，我在沒辦法之中，便以手指天，以手拍打自己的胸膛，意思是上面有青天，我們要講天理良心，不能無故害人，這樣他才作罷。

不過，我們大夥都不懂他的話，也不敢就走，住了一會，在院裏出來一個剃頭的，他預備要走，被那個外國人，用一支大木棒子把他打回去了。我們大夥，在那裏看了這種情形，更是出進不得。又住了一會，出來一個老鬼子，手裏拿一個門閂，見了人，便往腰上打；幸而我跑的快，躲在後面去，沒有打上，我們大夥一齊都跑出來了。

後來，到了外面，我們大夥方明白洋人的意思：那個剃頭的是有用的人，不讓他走；而他偏要走，所以把他打回去。我們大夥，吃過了飯，早就該走了；因為我們不明白他的意思，仍然不走，所以才用門閂把我們趕出來。

我們離開那個地方以後，在外面還遇見很多的日本兵，小矮個子，大半都是些琉球人，走路的時候，處處要躲避他們。一直走到下午，也沒遇

見一座店，我們手裏也沒錢，對於吃飯很成問題。後來，我又領著他們到一個招工的地方，每天每人給一吊錢的工錢，當天開工，先管一頓飯，晚上還有睡覺的地方，我一聽，倒很好，我們正愁沒地方住，跑了一天也沒得飯吃，無論如何，先吃一頓飯再說。於是我們六個人，也沒有告訴他真實姓名，就寫了六個假名報上了。

在那裏喝的是大米粥，吃的也還算不錯。住的時候，就住在二層樓上邊，樓底下都舖上木板，到了太陽將要落的時候，聽到外邊吵嚷之聲，在這些很嘈雜的喧嚷裏，我聽到了這麼一句：

「為什麼當時說開現錢，到現在七天還不開！」

原來，這是為了工頭吃小工而起的紛爭，說當日開錢，只是騙人。第二天，我們六個人要走，那個工頭對我們說：

「一定給你們現錢，如果不給的話，你可以不幹！」

我曉得他們說話，都是騙局，不靠實，結果，到後來我們都走了。

那時候，聽說法國人也點名僱小工，我們就跑去了。那裏所幹的活，

是專門裝卸火車，有軍用品，苞米，大米，沙糖等。做工的人，老幼都要，老的站在一邊，小孩站在一邊，又選大個的人做重活，我的個也不小，就被挑在做重活的裏面。當時我心裏想：糟了！因為那時候我又沒吃飽飯，又發瘧疾，一包大米，一百六十斤，兩個人架到肩膀上，一個人肩著，由輪船往火車上裝，把火車裝好時，再往平津運。我的力量小，背不動這麼重的大米包，而且旁邊還有一個法國人拿鐵條監視著，弄不好就打人，這怎麼辦呢？

後來，我從輪船上勉勉強強的抗下來一包大米，到了火車旁邊，就扔下了。慢慢又從火車底下爬過去，在那裏隱藏著，偷了點懶。路旁裏那包大米，法國人也沒看出是誰扔的，他又抓一個苦力背上去。

我在火車底下蹲了半天，到了晌午的時候，聽汽笛響，工頭招呼吃飯，我才從火車底下爬出來。

到了下午，又從船上往火車上搬糖，每包八十斤，不像上午那樣分量重。這還勉強可以幹，晚上太陽很高，就收工，給一吊津錢。

那時候，我有一個姓馬的表兄在東沽住。我把一吊津錢，交我一個本家叔伯弟弟，帶回家去，我就奔我表兄那裏去了。

到了東沽，見了我們那位馬表兄，他問明了我的來意，我也把前後的一切情形都告訴了他，他知道我是為逃難而來。本來我那位表兄，也是常出門做買賣的，我找他的意思，是想跟他到外邊，找個謀生的路，我表兄也答應了。

我們走的時候，要坐船走，因為那時候亂，也沒很大的船。後來看見來了一隻大艇船，是早先做的，擱起來沒用，兩頭尖，黑色，很寬大，拉起帆來，走的也很快，每人花五塊錢，坐船到旅順。

我表兄，給我找一個地方，是在大連灣，有一家大記公司，專管裝卸火車材料，收多少件，畫碼，每月給三十圓薪水。比較起來，總算不錯。這個公司裏，是德國人當總辦，廣東人包出來的。

我在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秋天跟我表兄到大連，那時家中，還有妻女二人，所以在那裏還回家去了兩次。

第五章　中年以後的處境

（一）進了宣講堂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又起，無疑的，大連也受炮火影響，而且受的很厲害！從此我又失了業。那時候，想離開大連，沒有正式來往的船，為了想省錢，就坐小船到煙台，找了幾個作伴的到天橋場；由天橋場又坐船到營口。那時候，我有一個親戚在營口住，我到營口時就住到他家裏。平常沒事，出外擺卦攤，原先我學的醫卜星相沒白學，到這時候有用了。每天問事的也很多，大半都是問命運如何，能不能找到一個吃飯的事；因為戰爭期間，人都失業，差不多都要這樣問。經我給他們一拆算，都非常的靈，因此我的買賣不錯，能夠維持著當時的生計。

有一個李新甲老客，他是個商人，常到我那裏去。我給他算的時候很靈，他見我會算奇門卦，想跟我學（我是十七歲以後學的）。我在平常時候，得工夫就教給他。那一年冬天，他看我擺卦攤，只不過是到了沒辦法

的時候，拿來維持當時生活，究竟日子長了，也不是有出息的事。當時我們兩個人相處很好，他對我說：

「你總幹這擺卦攤的事，將來也沒什麼大發展，我看現在你不如當一個銀錢經濟（即販賣洋錢）做「搗把」，每天賺得二三十塊錢，這不是很好嗎？

「哼！」我說：「本來我也不願幹這事情；不過逼到這裏沒辦法，我也想「搗把」，就是找不出門路來。」

「不要緊！」他說：「我可以給你介紹，賺了錢平半分。」

從此我就專門做「搗把」的買賣，一冬天賺了一百多塊錢，年底回家一次。

第二年（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日俄戰爭結束，俄國戰敗，時局也隨之平靖了。那時，營口有個宣講堂，專門講述聖諭十六條，我常到那裏去聽。後來也替他們講，因為我平常好說，講東西又很利落，所以初次講的時候，他們都說不錯。後來我去的次數很多，漸漸和他們都熟悉了，

不久，他們就留我在堂裏當會計，兼著講書，裏邊辦一個義學，我附帶著盡義務給他教小學。以後這些事又另找一位老師辦理，我又轉任督講，像一個總管似的，專門照顧院裏一切的事。

光緒卅四年（一九〇八年），我的家眷也一同都搬到營口來。那時，我得工夫就看醫書，和一些勸善的書。我的儒書底，除在幼小時候念四年書外，其他完全是在營盤和佛教宣講堂，以及開藥舖的時候，自己用功造就的，如史書、儒書、諸子百家等都涉獵過。

在那個講堂裏邊，人位很複雜！各人的信仰意志也不一：有信乩壇的、有信煉丹的、有信外道的、有信儒教的、有專門願辦慈善的、也有喜歡施捨的，雖是同為勸人改惡向善，教化人心，而各人的宗教信仰卻都不同。到了民國六年我出家之後，給他們講述佛陀的真理，糾正已往的錯誤信念，他們都一致的傾向「佛教化」。以後，在男居士方面，有四十多人出家；女居士方面，有四百多人出家。這都是因為當初受宣講堂的影響，後來才都歸向到佛教。

（二）最初聞佛法

因為生活問題，我離開講堂之後，有朋友湊錢，我開了個藥舖，字號是東濟生。我在藥舖裏，一方面行醫，一方面看善書，後來研究佛經。當時有劉文化，王鳳儀兩個人和我很要好，他們都是朝陽人。

劉文化也是和我一樣信一些外道，好參方。他曾經參謁過海城牛頭山性亮老和尚。這位老和尚在南方參學過十餘年，差不多南方大德，他都拜見過，歸依徒弟很多，道心很好，修行也很好。劉文化見了這位老和尚，把他的外道情形一說，老和尚心直口快的對他說：

「你所說的一切，都是外道，和佛法背道而馳，都是不究竟！與其你用這麼大的工夫學外道，何不學佛法？」

劉文化信外道，本來也是想對於人生追求個水落石出，他根本也不懂什麼是外道，什麼是佛法，認為都是一件事。所以他當時對性亮老和尚說：

「我每天念金剛經，這還不成嗎？」

「念金剛經固然可以，」老和尚按著他的意思告訴他說：「你能夠再聽聽講，明白了裏邊的理，才能得到真究竟。」

劉文化那時候信心很切，很誠懇，就又問：

「那裏有這大善知識？修行人，能講經；你指給我，我可以去聽。」

性亮老和尚，過去在北方也參學過，又是北方人，對北方情形都很明白，他對劉文化說：

「你可以到北京嘉興寺去參學，那裏有達天老人著的楞嚴指掌，法華指掌，文成和尚有存的版，這兩部經對修行上很關重要！」

同時，性亮老和尚又把修行的簡單法子，和佛法與外道不同處大致為他一說，他很歡喜的就走了。

回來之後，把參訪性亮老和尚的經過，給我們大家背誦一遍，他說：

「我們以前所信的，都是外道；都不究竟，惟有佛學最究竟！原先那條路走錯了，現在我們應當回頭另走正路，研究佛學。」

那時候我們同時在宣講堂研究東西的，有于澤圃（即如光法師）、陸

炳南（後出家即樂果和尚）、王志一，還有其他好些人，我們大夥聽他一說，都很歡喜，於是大夥給他湊一百塊現大洋，讓他到北京去請經，這就是我最初聞到佛法的開始。

（三）八載寒窗讀楞嚴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劉文化到北京去請經，住嘉興寺，共一個多月。文成和尚對他很好；還有個老和尚對他說：

「開慧楞嚴，成佛法華！」

這樣對劉文化的信心，就更加堅固了。他回來的時候，在嘉興寺打一堂齋，供供眾，連請經，加來回坐火車，一百塊錢還有富餘。他像唐僧取經似的回來了，大夥都很歡喜！

自從在北京請了楞嚴經之後，我們大夥，沒事就看，得工夫就研究；可是，裏邊有些很生澀的句子，還有一些名詞，看幾遍也不懂。繼續再往下看，還是不懂。那時候因為附近沒有知道佛法的，也無從去請問。

以後營口西邊，有一個西大廟，裏邊有一位老和尚，我們都到那裏去請問，他說：

「經還能講嗎？我只聽說有念經的，沒聽說有講經的。」

原來這位老和尚，也是糊裏糊塗的，和我們程度差不多，聽他說這話，真像一個笑話！

從他那裏請問了之後，他不明白，我們依然還是不明白。沒辦法，還是繼續往下看，不懂，繼續又看了七八年工夫，對於內裏的正文都熟悉了，對文裏的條貫大義也漸漸明白了。然而，所領會的意思，都不甚徹底。前後文義雖熟，究竟也不明白他的宗旨在何處。

向來劉文化比我們都心誠，平素他就有個魔道勁，看不懂就在佛前磕頭，跪在佛前求智慧，晝夜這樣幹！

佛法這件事情，看起來似很難，如果念頭正，心理專一，把一切執著看得開放得下，也不很難，只要你有誠心，能長久的去行。

劉文化看楞嚴經看的像入了魔一樣，往往整宿整宿的在佛前求，果然

他得一種靈驗！

有一天他在藥舖裏看楞嚴經，他的對面桌上坐著一位給藥舖裏管賬的先生，姓黃叫黃聘之。他兩個人相距很近，黃正在低著頭寫賬，劉文化看經像入定一樣，心裏豁然開朗！眼看在亮光裏，現出一種境界來：有山河大地，樓閣宮殿，周匝欄楯，清瑩澄澈，儼如琉璃世界一般；還有一些天龍鬼神，護法八部，手裏各拿著寶杵，在虛空佇候著。自己平素所住的這個污濁世界已完全看不見了！劉文化覺得很納悶很奇怪！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忽然來了兩個鬼，而且這兩個鬼還與劉文化認識。

原來這兩個鬼，在世的時候，和劉文化都不錯。後來因為打地畝官司，他兩個因為打輸，氣死了。劉文化雖然官司打贏，可是為爭一點地，氣死兩個人，自己想想沒意思，很後悔。於是把家庭交給他弟弟管理，自己出門訪道尋師，開始禁絕酒色財氣。因為忌色的緣故，夫妻之間失和，他女人氣死了，女人一死，還有一個小姑娘，也隨著死了。自此以後，劉文化覺得更傷心。又沒什麼罣礙，就天天住在我那個藥舖裏，誠心敬意的看楞

嚴經。現在既然遇到這麼一種境界，又看見來了兩個鬼，不但不像生氣那樣；而且來到劉文化跟前跪下了，這時劉文化有點害怕的樣子，就問：

「你來有什麼事？」

「請你慈悲！」兩個鬼說：「我們來求你超度我們。」

劉文化想：既是要我超度他，必定不要我償命了。可是，他又猶豫似的對那兩個鬼說：

「我自己還沒解脫，怎麼能超度你呢？」

「唉！」那兩個鬼又哀求似的說：「只要你能答應一句，我們踏著你的肩就可以升天了。」

劉文化想：既然不要我償命，我答應一句，還能升天，這何樂而不為呢？就順口答應了一句，「好吧！」兩個鬼走過去，踏著他的肩膀，一齊都飄然升天去了。

不一會，他死的那個女人，懷裏抱一個小閨女也來了。這一次來，不像先前那兩個鬼一樣，她來到跟前很喜歡！把那個小姑娘往地下一扔，就

磕頭求度。劉文化答應了一句，他女人和他那個小孩，也踏著肩膀升天了。

劉文化這時候很詫異，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忽然他過去的父母也來了，見了他很歡喜的，並沒跪下。彼此說了幾句話，也踏著他的肩升天去了。

對於這些境界，劉文化看的明明白白；所說的話，也記得很清楚，究竟也不知是如何一回事。正在這樣思量之間，忽然境界不現了。

屋子裏寂然無聲，肅靜的很！黃先生依然在對面的一張桌子上低著頭寫賬。不但眼裏沒看見什麼境界動作，就是在心裏也沒想到有什麼事。轉瞬之間境界不見了，他忽的站起來問：

「黃大爺！（因為他歲數大，大家都是這樣稱呼他。）你剛才看見了沒有？」

「什麼事！」黃先生抬起頭來，像發呆似的，反問了這麼一句，並且又繼續往下追問：「我沒看見，剛才怎麼的啦！」

屋子裏經過他兩個人這樣一問一答，把一種沉寂的氣氛衝破了。黃先

生因為自己追問的話，沒得到劉先生的解答，也不再理會，依然低下頭去寫賬。劉文化以為剛才的境界，黃先生也同樣能看見，然而相反的，他卻沒看見，劉知道這是自己的秘密事，也就默不發表。

後來，他把這些事情，都清清楚楚的私自告訴了我，當時我對他說：「這是破識蘊的工夫！識蘊破了之後，往往就能看到這種境界。在楞嚴經上不是說嗎：『精色不沉，發現幽秘，此則名為，識陰區宇。若於羣召，已獲同中，銷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鄰，互用清淨，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琉璃。內外明徹，名識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命濁。』心經上也說：『照見五蘊皆空。』如果看經的工夫深，對五蘊上不起執著，遇到這種境界不算回事。不過，對研究經的工夫，固然要專，可是，不要執著在這上邊，如果有執著的話，就要入魔了。」

當時我恐怕他入魔，又恐怕他起執著，就隨便這樣告訴他。究竟他是不是破識蘊？是否與經文的意思相符？我因為那時還都在居士身份，也沒法深加考慮，不過姑妄說之而已。

後來，劉文化對這件事情，始終也沒再告訴別人，我天天研究楞嚴經的心，也益發堅固了。到了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我還把外道思想，和佛教思想糅合在一起，寫成一部「陰陽妙常說」，有四五萬字，在上海出版（將來大家發現可以把它燒掉），出了家正式研究佛經之後，才知道那時候的思想，是著於世諦。不過那部書裏，並沒其他邪見，完全是以苦空無常，來顯示大乘真諦的妙常。如果外道人看過之後，很可能把他引到佛教裏來。

第六章　出家的前前後後

（一）第一次出家的失敗

我自幼就知道，自己是個出家的命，不過，始終沒遇到出家的機會。「生死在眼前」，「諸法無常」，這種滋味，我已經都體會到了。尤其在營口開藥舖的當兒，每天看楞嚴經，看的非常有意思，覺得世間上所說的理，都是假的，都不究竟；惟有佛說的這個理，為最究竟，為最好！雖然那時候我對楞嚴經研究的不知道它的宗旨落在何處，可是，它裏邊的大義，我已經都明白的差不多；知道楞嚴經的義理，對世道人心，確實有益。那時候我曾這樣想：現在人心不古，世風澆漓，已經壞到這樣，其所以壞的原因在那裏？還不是因為他不明白真理嗎？如果各個人，都能明白像佛經裏所說的：拋去小我，完成大我的道理，世間那致於壞到這種地步？所以當時我的意思，就想把這楞嚴經，流通世界，使人人都明白這個道理，都得到安樂！不然的話，人們的痛苦，就沒有邊際了！

話雖這樣說，我對楞嚴經的研究，仍然不知道它的宗旨落在何處；我想出去參方，又沒有錢，不去參方，又沒地方去領教，這怎麼辦呢？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聽說北京西北懷柔縣，有一個紅螺山，上有資福寺，寶一老和尚，每年夏天在那裏講楞嚴經、法華經等。因此，在那一年的夏天，我就到紅螺山去聽經。

我去的時候，紅螺山當知客的是現在的清池和尚。我在紅螺山住了些日子，我們很熟悉，寶一老和尚在那裏當後堂，講法華經。當時我預備跟他出家，但因有人從旁把我出家的動機說破，發生了阻礙，所以第一次出家是失敗了。

過了三年之後，清池和尚，轉到天津清修院（李嗣鄉善人之家廟）當住持。正趕那年他見成顯和尚到關外去化緣，清池和尚託他帶給我一個名片。意思是因為我們很熟悉，帶一個名片問候問候，或者對於化緣也能幫幫忙。後來成顯和尚到關外時，果然到營口，找到我們的櫃上—東濟生。

（二）第二次出家的感想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我四十三歲，在營口開藥舖，每天除看經外，還附帶著出診。如遇有錢人，看病吃藥全要錢，遇窮人則施醫施藥不要錢，對地方上謀幸福的事，均量力而為之。

一天，從街上回櫃，看見櫃台裏邊，放著一個名片，上邊一行字是：

「天津東南城角清修院住持——清池。」

我見到這張名片，心裏很歡喜！就問櫃上的人：

「誰留的片子？人上那裏去咧？」

據櫃上的夥計說：

「剛才來一個化緣的和尚，大高個，因為你不在家，他又走了，說待一會再來。」

當時我想：片子雖然是清池和尚，但來的本人，絕不是他。因為我在紅螺山認識他，是一個小矮個，所以知道不是清池和尚本人。

下午，那位和尚又來了，果然不是清池和尚，是那位成顯和尚。他因為在營口有一位居士，找那位居士去化緣，附帶著給我捎來個片子。我暗暗的把那個片子擱在褂兜裏，誰也不知道。在照應他吃飯的時候，就探聽清修院的住址，應當怎樣去法。這時我出家的心，完全觸動，自己以為是因緣成熟了！

隔了沒幾天，我帶了這張片子，佯言回家修理坟地，拋去萬緣，放下一切，就離開營口到天津去了。

不過這一次走，和平素出門，心裏確是兩樣滋味！覺得百端交集，萬感雜投，有些酸楚淒涼的情緒，自念：先前因為父母在堂，自己沒有三兄二弟，捨不得去出家。後來又為妻子受累，熏染了一些世俗習氣，熏得挺厲害，仍然不得出家，所以心裏很難過。又想：假如我現在死了，不也就能成了嗎？這一次就算我得了個急症死去，借此機會去出家參學，然後再回來，度脫妻子，這有什麼放不下呢？所以我在路上走著的時候，雖然很難過，而心裏卻作死想，以為是自己死後的靈魂在前行。

繼續地想：現在我下面已有一個姑娘已出門了，五個男孩，大的才十四歲，小的剛會走，又沒人教養他們。三四十年來東跑西奔，沒有一點積蓄，全靠這個小藥舖吃飯。我走了之後，藥舖無人照管必定歇業，將來全家挨餓，流離失所，這怎麼辦呢？然而，又一想：天下流離失所的人太多了，許別人的眷屬流離失所，就不許我的眷屬流離失所嗎？

又想：假如我出了家之後，到各地去參方，在路上遇見了我的孩子正在討飯，這時我管他不管呢？唉！天下討飯的孩子太多了，許別人的孩子討飯，就不許我的孩子討飯嗎？這件事也不足深慮！

可是，我的女人，在我不言語一聲去了之後，她領著五個孩子，生活上一定很為難。如果她要嫁給別人，這不是於我很難看嗎？以後我聽說，或者在一個村裏遇見她，將作如何感想？唉！又一尋思，天下的女人改嫁的太多了，這是我出家，如果我早已死去，誰能保險她不改嫁呢？況且許別人的女人改嫁，就不許我的女人改嫁嗎？她今生是我的女人，前生是誰的女人？來生又要變成誰的女人呢？這事也不足掛在心上。如果真的為了

妻子的事情，而連累了自己的一生；其實何止一生，恐怕生生世世的，永遠沉淪下去了！這樣，不但不能度脫妻子，同時也無法度脫自己。如果我現在能夠毅然決然的出了家，潛心佛典，得到真實的修行，將來遇見她們，也勸她們念佛修行，了生脫死，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事嗎？

還有……

唉！放下吧——放下吧！

雖然是心裏千頭萬緒，想這樣想那樣，這都是感情作用，也是熏染的一些世俗習氣太深的緣故。架不住我在路上一邊走，一邊用理智來抑制它，結果也都放下了，覺得一無牽掛，萬緣皆空。

因此才決然走到了天津的清修院！

（三）從此步入了佛門

我到清修院的時候，正是一個早晨。到了門口，一叩門，裏邊出來一個小和尚。他的名字叫宗祥，看樣子，長得很聰明，很如法，（聽說他後

來已竟還俗。）他問我：

「你來有什麼事？」

我說：「來拜見清池和尚。」

於是，他領我進去，與清池和尚相見。我們見面之後，談了些過去的事情，清池和尚又問我：

「你這一次來做什麼？」

「我來要出家！」

清池和尚一笑。接著就說：「你上次想出家未出成，這一次胡思亂想的又要出家？」

清池和尚的意思，以為我大半不知又為了一點什麼事，自己起煩惱，忽然一陣想出家，過不了三天半，就又鬆勁了。但，他待我很殷勤，吃、喝、住、睡都很方便。晚間，我們談起話來，他還是勸我不要出家，他說：

「你家裏還有許多人，不要胡思亂想，輕易就要出家！你在我這裏可以多住幾天，住夠了，再回家，免得家裏孩子大人惦念！因為，我見過很

多人，都是一時想出家，出家之後，又想家，悔不該出家。就這樣出家又回家的，不知有多少？」

「我與他們不一樣！」我忽地搶過來說：「我已經研究佛經多年，在家裏，生活雖然不很好；但有那一座小藥舖，還能夠維持的不錯。尤其是當醫生的，在社會職業方面來說，也得算上流。所以按生活方面來說，我出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衣、食、住，也不是為逃避現實；我的目的，是因為自己研究佛經，已經有七八年的工夫，仍然不知佛法的宗旨落在何處，自己想出家受戒之後，到各地去訪明師，好好參學參學。將來有機會，可以宏揚佛法，使佛經流通世界，人人皆知！不然，世風日下，人欲橫流，沒有一點挽救的辦法。同時，在過去，我年輕的時候，也學過一些外道，後來又學醫卜星相；自從看過佛經之後，覺得學佛法，比那些醫卜九流各行道，要高上多少萬倍也不止！所以我出家，是自己從心所願，並不是為環境所迫，也不是有什麼背景。」

經過我這麼一說，他知道我出家心業已決定，再也不可遏止，於是他

說：

「好！你既具有決心，願意發心出家，就滿你的願吧！」

當時我預備拜清池和尚為師，他說：

「我小廟容不了你這位大神仙！拿研究佛經來說，我不見得比你研究的深。你如決心要出家，我可以給你作介紹。現在南方有月霞、諦閑二位老法師；北方有靜修（時任北京潭柘寺東寮）、印魁（時已圓寂）二位老和尚。這四位大德之中，有一位已經圓寂，其他三人具在，而且都是道高德重，與我很要好。你現在出家，無論想拜誰為師，我都可以給你介紹。」

「你不要會錯了我的意思！」我說：「我認了師父之後，並不想仰仗師父的培養，希望師父給我留下多少房產，做多少衣服，出家之後，住在小廟裏，衣暖食足的去享受，去安閒。我決不是這種意思！我的希望，只是能在師父跟前出家掛一個號，受戒之後，隨我的便，到各地去參方。享福也罷，受苦也罷，一切都用不著師父來分心！將來我的機緣成熟時，可以到各地宏揚佛法，機緣不成熟，我也可以用功修行！」

「好啦！」清池和尚說：「你可以隨意在這幾位大德中認一位作師父吧！」

話雖這樣說，究竟我也不知應當認那位師父好，總是猶豫未決。後來清池和尚讓我在佛前拈鬮。於是我在佛前燒上香，磕了頭，把四位法師的名字拈好。結果，拈著了已竟圓寂的印魁老和尚的名字。當時清池和尚說：「這次機會很好，這也是該當你與印老有緣。他過去在南京任毘盧寺方丈九年，在方丈任內圓寂，為人很耿介，很修行，對於個人的操守行持，非常謹嚴！平生不收徒弟，所以他死後也沒有人接續。我也常以此事為憾！準備後來有適當人選的時候，給他代收一個弟子，以了我的心願。現在你預備到這裏來出家，拈鬮的時候，又拈著了印老的名字，恐怕這也是感應！你心裏願不願意？不願意的話，我再給你介紹那三位現在的師父。」

我的意思是只要有位師父掛上號，能夠得到出家就可以，那管他望空拜師，不望空拜師呢！所以當時就順口承認了拈得的鬮。清池和尚還說：

「印魁老人，在南京已經圓寂了，他現在還有一位師弟叫純魁，刻下住涞水縣，瓦宅村，高明寺，你現在出家，他還可以替師兄代收。」

出家的事，算得著他的允許了；只等到涞水縣高明寺去落髮。不過在去落髮之前，依然在清修院住著。清池和尚因為我過去是當居士，有些話不好意思當面直接說；現在既然要決心出家，而又什麼也不懂，那麼對於新出家的這些個理路，就不得不痛快的告訴一下了。

「你知道吧！」他訓誡似的對我說：「你在家的時候，是當醫生，雖然不是富貴人家；可是，人人見了，都要恭敬你。出入的，都是車接車送，與社會一般人比較起來，得算很有身份；可是，出家則不然，就是八十歲新出家，也得算一個小和尚，師父坐著，徒弟得站著，師父吃，徒弟得在一邊看著，不知出了家你能不能這樣虛心？」

「還有一層，就是你剛出了家，雖然是四十多歲，還得算一個小沙彌。無論在什麼地方遇見了受戒的比丘，不論其年歲大小，一律要稱師父。兩個人在路上走對頭，當沙彌的，必須站在路旁，讓比丘走過去，然後當沙

彌的再走。初次見面，不論其年紀比自己大小，都要向他行跪拜禮。如果來了掛單的，須先接過擔子，或包袱來，送到他屋子裏，然後，先打洗臉水，後打洗腳水，種種的都伺候完了之後，再恭恭敬敬的給頂一個禮。大眾在一塊吃飯的時候，要比別人先吃完。走路的時候，要在緊後邊走。早晚要打鼓、撞鐘、下板、收拾佛堂、打掃院子……這些事都是沙彌應辦的。你酌量酌量，能受得了這些苦？幹的來嗎？」

「好！」我慨然都答應了。

本來，這些都不算一回事。例如在家人，為了經商坐賈；為了爭名奪利，還得起早睡晚，低三下四。我們是出家人，想了生脫死，辦這出世的事情，起早睡晚就更算不得一回事了。俗語不是說嗎？「做買賣如修行。」這話是說做買賣的人，什麼樣的苦，到時候也要受，什麼不耐煩的事情，到時候也要耐煩！不然，你的買賣就做不好。那麼如果把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修行人如做買賣。」我們出家人也是一樣，什麼吃苦耐勞的事，也要做！無論什麼不能忍耐的事，到時候也要虛心下氣的去忍耐。久而久

之，自然把自己的性子磨練得很馴伏了。這雖然是很平常的一點事，可是，如果能夠在平常時，永遠維持著這個恒心，使它一直的平常下去，這就很不平常了。因為出家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巧法，也不是什麼希奇古怪，是人人能辦，人人能成，無論念佛也罷，參禪也罷，從智門入手也罷，從行門入手也罷，只要你能永遠去實行，就絕對能成功。所以當時我對清池和尚告訴我的話，乍然一聽，似乎是不很習慣，其實，到了做起來，也覺得沒有什麼！平常得很！

在清修院住過幾天，清池和尚就領我到涞水縣高明寺去落髮。那時正是三月天，天氣不很冷。從天津坐火車到高碑店換車，正趕那一次沒有車，清池和尚說：「我們不坐火車，要步行，看看你能不能吃這苦。」從高碑店到涞水縣的瓦宅村，還有很遠的路程，我們到高明寺的時候，已竟是半夜。叫開門之後，我那位純魁師叔首先就問：

「到這時候趕來，有什麼要緊事？」

「因為印和尚一向也沒收個徒弟，」清池和尚走的氣喘喘的說：「現

在有一位發心出家的，拈鬮的時候，正是拈著印和尚的名字，這是他們有緣，今天我送他來落髮。」

純魁師叔，一聽說為師兄收徒弟，心裏很喜歡，就準備與我落髮。高明寺的宗派是臨濟正宗，到我這一輩是「隆」字。純魁師叔對於給師兄收徒弟的事很重視，還給我看看八字，五行中缺金，就配了一個「銜」字，所以我出家的法名是「隆銜」。

落髮之後，他們兩個人還開示我了一番：

「出了家如同又降生一次，像另轉成一個人一樣。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從此改頭換面，做大丈夫事，行人之所難行，做人之所難做。將來主持佛法，宏範三界，成無上覺，為天人師，方不負出家學道一場！「隆銜」兩個字，如同剛一下生起的乳名，受戒的時候，再按照名字的意思，起一個學字。出家之後，最初要先學戒，由戒生定，因定發慧，這是最要緊的事！」

在我的人生過程中，深深地畫了一道鴻溝，至此，算是告了一個段落。在一個簡短的儀式裏換上了出家的衣服，先拜祖，後拜諸山，兩天的工夫，把我出家的事辦完，第三天回清修院。從此我步入了佛門。

（四）打鼓撞鐘與行腳受戒

在涞水縣高明寺落了髮，也沒久住，就回到天津，住清修院當小和尚，開始學習打鼓、撞鐘、收拾佛堂、打掃院子。撞鐘的時候，我還記得是緊七慢八平二十；早晨下四板，晚上下二板。早起晚睡，搬柴挑水，專門做苦力的事情。遇到有掛單的來，就接過擔子或包袱來，送到他屋子裏，先打洗臉水，後打洗腳水，種種的伺候完了之後，再頂一個禮。這樣，在清修院住了半年。

那一年的秋天（即民國六年），正值寧波觀宗寺諦閑老法師六十壽辰。本來，教下門庭，按規矩不傳戒，他的弟子，和一些皈依徒弟，為與他祝壽，要傳一堂戒。傳戒的報單，寄到天津，大家都很歡喜，認為這是

一個好機會。清池和尚說：

「這一次機會很湊巧，也是你與諦老有緣。當初你出家的時候，想讓你以諦老為剃度師，不想你拈鬮的時候，拈著了印老。這也很好，因為與剃度師在一塊，出入的很不方便，辦什麼事的時候，也不能客氣；現在正值諦老六十誕辰傳戒，你可以依他作一個戒師，這樣在一塊還比較從容方便一點。」

自從接到報單之後，我就預備去受戒。先學著縵衣單，挑扁擔。因為出家人講究行腳，所以我就先練習行腳這一套。同時他們大夥還教我演禮，掛單等事情。

受戒的時候，要先到客堂掛號，凡是新受戒的人，都帶一個掛號條子，有自己的一個名，一個號，還有年齡籍貫等。我出家之後，宗派的名字已竟有了，這臨去受戒的時候，還得再起一個號。五六個人在一塊，這個說：叫這個字好，那個說：叫那個號好，大家紛紛議論，莫衷一是。後來清池和尚說：

「有一個現成的名字，早就起好了。因為在一月以前，我做了個夢，夢見自關外來了一個未受戒的沙彌，住在我們廟裏。他的名字叫倓墟，我並不認識這兩個字，在夢中我還覺得很奇怪！他在我們廟裏住了沒幾天就死了。廟裏的人請我給他荼毘焚化，我舉火的時候，還說了四句偈子，說完就醒了。這時候正是夜間十二點，我點著洋燈查字典，倓、音談，作安靜不疑講，墟、音虛，作丘墟講，和我在夢裏所知道的意思一點也不差。我覺得這事很特殊！就拿起筆來，把這段事記在一本皇曆上，並註明某年某月某日作此夢。你現在是一個未受戒的沙彌，也是從關外來，正與這事相應。你出家以前的事，如同已經死去，出家以後的事，由我介紹得度，就等於死後由我荼毘焚化，這事情很相應，你就叫這名字吧！」

其實這個倓字，是個很生疏的字，冷不防叫我一看，我自己也不認得。記得在戒期裏邊，我們的引禮師，也很多不認識這個字，在點名的時候臨時現問我。

當時清池和尚叫我用這個名字，我覺得叫起來很響亮，也不錯，當時

我說：

「這個名字雖然很好，但是，我有一個要求，因為我已出家，可以把那個墟字的土傍去掉，以示離塵之意。」

「也好！」清池和尚說：「那麼你的號就叫倓虛吧！」

我離天津去觀宗寺受戒的時候，那天是九月九日，正趕天津發大水，馬路上可以行船。臨走的時候，清池和尚告訴我說：

「出家人哪裏有很多錢雇車子，上碼頭的時候，走著去吧！最初出家也得練習行苦行，將來預備朝山！不然，有時候，沒有錢，也雇不到車子怎麼辦呢？」

「好！我就這樣辦吧！」

說完這話之後，我自己挑了自己的衣單上碼頭，坐招商局的輪船，一直到了上海，從上海又換船到寧波。

一入寧波境，因為言語不通，處處覺得蹩扭！路很窄，不好走，我又找不著哪是正道；末了，好歹花四毛錢，雇一輛竹轎子到觀宗寺。

先到客堂掛單，因為是新求戒的，又按照手續掛上號，然後送新戒堂學演禮，學毘尼。到了開堂的日子，再按照一定規矩，受三壇大戒。

我們的戒期是從九月十五，至十月十五，一個月圓滿。受戒的人，四眾弟子合計起來，有一百二十多位。這是我出家後的第二個階段——受戒。

第七章　觀宗寺佛學時代

（一）最初一月的苦悶

在我們戒期裏邊，北方人受戒的，連東北人共合有十三位。戒期圓滿之後，有十一位回小廟，惟有遼陽金銀庫的一位戒兄，他的名字叫淨玉，出戒期之後，願意發心求學。我們兩個人算是志同道合，就一塊兒留住在觀宗寺。

那時候，諦閑老法師在觀宗寺辦一個佛學研究社。他在前若干年，和楊仁山居士在南京曾辦過一個僧校。中國佛教最初辦僧學校，就從那時候為起始；如太虛、仁山兩位法師，都是那裏的學生。後來因為經費困難，辦了二年多工夫，就停頓了。諦老復興觀宗寺之後，因為立不起學堂，才立一個研究社。

我和淨玉師，打算入研究社求學，諦老很慈悲，尤其對北方人求學，特別優待歡迎。因為北方人隔於言語，到南方去求學的很少。北方佛法零

落，如果浙江寧波一帶的人到北方來宏揚，因為說話聽不懂，也是很困難的事。因此，諦老關心北方的整個佛法大體，很希望北方人，能夠到那裏去學學佛法，將來學成之後，可以到北方來，開闢幾個道場，在北方宏揚佛法！

淨玉師比我年青，我兩個入學後，諦老很歡喜；可是，北方人在南方住，一切都感覺不習慣。

觀宗寺，它原來的名字是延慶寺，宋朝法智大師中興天台所創建。院子很大，分前後兩院。元豐年間，四明五世後，介然法師，按照觀無量壽佛經，建十六觀堂。因為天台教注重修止觀，所以那裏的禪堂不叫禪堂而叫觀堂。原來那個老廟的門向南，後來的中興觀堂門改向東。廟很威風，像一座城。周圍有一道河，像護城河一樣；外面有很多房子，多半是在家人住。

研究社的主講是諦閑老法師，開大座講經的時候，也應當由諦老講；但是因為觀宗寺由諦老復興，事情多，每天忙於應酬，有時候對大座經無

暇來講，就委託當輔講的，靜修法師講四教儀集註。

靜修法師，他對教觀綱宗曾作過註解（即教觀綱宗科釋），對於天台教也很有研究。不過因為他是溫州人，我聽不懂他的話。頭一次聽講，給了我一本四教儀，聽了整整兩個鐘頭，一句也沒聽懂！也不知他講到什麼地方，只看別人聽的很高興，我也不知他們為什麼高興。

下課後去問同學妙真法師（現任蘇州靈巖山寺住持，繼續印光老人。），因為我們住同寮，他是湖北人，說話稍微能懂，給我講一遍之後，才稍微明白一點。就這樣聽了一個多月，總是覺得苦悶得很！

後來，輔講法師催著要回講，我因為聽不懂，也沒什麼心得，自己心裏就打妄想，要走，原因是：

(1) 寧波吃臭菜，我吃不習慣；

(2) 夜間冷，睡不著覺；

(3) 言語不通，聽課不明白。

那時候，正是十一月天，屋裏沒爐子，凍的睡不著覺，所以告假想走；

但是沒得許可。輔講法師問我：

「你為什麼要走？」

本來我走的原因，並不是只為了吃不好，睡不好，主要的，原是為了聽課，口音聽不懂。但是當面又不好意思說，只好說是「夜間冷，睡不著覺，」他說：

「你是有被不會蓋呀！如果你晚上脫了大衣，穿著小衣服睡，把四下裹收攝好，這樣就不冷了。」

他的一番好意，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但，晚上照他告訴的那樣去睡，果然就不冷了。這樣住了幾天，我的妄想抑制不住，仍然要走。走的主因，當然還是聽不懂課——苦悶！

凡事都有因緣，也該我走不了，輔講法師，我不是聽不懂他的話嗎？不想過幾天，他卻告假走了。

原因是我們有一位同學道某（他的名字，我已想不起來。）與靜修法師不睦，常與靜修法師口角，因此，靜修法師要遷他的單。道同學辦事很

機靈，沒等他去對諦老說，他卻已先行跑到諦老那裏，痛哭流涕的訴說靜修法師欺負他，要遷他的單。

諦老並不明白真相，對學生又很愛護，當時就對道同學說：「不要緊！你回去好好地求學，他遷不了你的單啊！」

自此之後，道同學覺得更有仗恃，就常與靜修法師頂嘴。靜修法師，因為自己是一個副講身份，說了話不算，就氣的不得了，去找諦老：「他這樣給我下不來台，我幹不了！」

諦老因為道同學先到他跟前訴過冤，知道他們不睦，就想法子勸靜修法師：

「嗯——」諦老說：「他們當學生的，有點小小不嚴的過錯，你可以原諒他，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

可是後來，他兩個人仍然不睦，靜修法師找過諦老幾次；然而諦老無論如何不許遷單。靜修法師，看看自己沒面子，要走，諦老又解勸了半天，也沒勸好。最後諦老說：

「嗯——你實在要走我也沒辦法，你走吧！你走了我自己講！」

靜修法師從諦老那裏回去之後，就收拾衣單，同學們也未加挽留，就這樣，他搬起衣單就走了。

靜修法師在的時候，已經把四教儀講完，接講南岳大師所作的大乘止觀，靜修法師走了之後，由諦老續講。

（二）課程與時間的分配

諦老因為在觀宗寺事情忙，應酬多，已經快半年沒講經，也不知學生的程度如何。因為事情的忙碌，所以講經的時候，很簡略，都是講完了之後，叫學生自己去用功悟解，到第二天再回講。

諦老講經的時候，多半說官話，我還聽的懂。這也是該當我在觀宗寺有求學的機緣，不然，為了聽不懂話，總是打妄想要走，現在既然話也能聽懂了，並且我已經研究佛經七八年，所講的經雖然不同，然而名相義理，都大致不差。

那時候，研究社分甲乙丙三班，有在那裏已經住過幾年的學生。我去了才不過一個多月，所以列在丙班裏。

觀宗寺的課程，每天早三點起床，三點半上大殿，一次殿要花兩個鐘頭的工夫，念快了，諦老不樂意。五點半下殿，稍微休息一會，就過早齋堂。下過早齋堂，稍一休息，自己就看經，預備回講，這個時間，算是自己的工夫。八點鐘回講，這一堂須要三個鐘頭。至十一點下課，休息一會，十一點半就過午齋堂。下了午齋堂要繞佛，因為觀宗寺住一百多人，繞佛的時間也很大！

繞佛下來之後，休息，這個時間，也算自己的工夫，可以看看經，或睡一會覺。到一點鐘，聽報鐘一響，大眾都持經本到講堂。等大眾到齊之後，諦老進堂，先說幾句開示的話，然後敲三下木魚止靜，大眾修一個鐘頭的止觀。

諦老跟前放一個錶，到兩點鐘，諦老三彈指，監學法師敲一下引磬開靜，諦老再開講。這時候，同學們的腿子，有坐不了大時間的，開靜之後，

可以方便一些，放下來。諦老的工夫深，無論坐多大時間，始終都是一樣。

到下午四點鐘，聽完大座之後，稍微休息休息喘口氣，就上晚殿。這個晚殿，也要兩個鐘頭。那裏是教下門庭，不講持午，每天三頓飯，下晚殿，休息片刻就吃晚飯。

晚間，七至九點，這兩個鐘頭，是自修的工夫。個人在寮房裏看經，三個人一個屋，一張桌，一個油燈，點一根燈心草，兩根都不許可。九點鐘開大靜，下過二板之後，一律息燈。各寮房由糾察師負責監視，二板後，各寮房不許再有燈火。到明天三點鐘起床，共睡六個鐘頭的覺。這樣計算起來，一天之中，上下課，加上殿過堂，要有十幾個鐘點，同學們，沒有一點閒空。

（三）第一次回講

記得第一次我預備回講的時候，由晚七點張燈看經，到九點鐘就應當養息了。當時我想：我已經四十多歲的人，明天覆講的時候，不要給自己

倒架子，要好好用心，把這段文義看明白。而且我也存一種好勝的心，聚精會神的看了十幾遍，到九點鐘也沒息燈。可是，又恐怕糾察師來申斥，於是用一條被子把窗戶擋上，擋得一點光線也漏不出去。我們一個寮房裏三個人，那兩位是寶靜法師和妙真法師，他們兩個人都早已睡熟了。我的意思，是想把那段文義看透徹，知道個所以然的時候再睡。翻來覆去，一直看到十二點。自己覺得文字通順，義理也差不多都明白了，才睡了覺。

第二天，三十多位同學，都要輪流抽籤回講。我是最後去的，還沒有搁籤子，所以最後才輪到我。過去我已經研究過七八年的佛經，到觀宗寺又聽諦老講，再加上臨時研究的心得，先消文義，後談義理，稱性發揮，便把一段文順利的講下來了。

本來在營口宣講堂的時候，我就常給別人講，我的口齒講起話來，倒也利落。等我覆講之後，諦老沉思了半天，沒說什麼。又待一會，拿眼看看我，又看看大夥同學，俯下首去，暗暗的點了幾點頭，說了一句考語：

「虎豹生來自不羣！」

說完這句話之後，又抬起頭來，看看那些老同學：

「你們文都弄不清，怎麼能發揮其中的義理？我因為事情忙，不能詳細講，有講不到的地方，讓你們自己去研究，去悟解。你們不自己用心，那能懂得其中的義理？倓虛剛才講的，你們聽聽對不對，是不是我有偏見？難道你們久住的，還不如一個新來的！」

這一呵斥，弄得那些老同學，都羞羞慚慚的，覺得怪難為情。諦老對大夥又來了一個總評，把文中大義，復又略略的顯示一遍。

下課後，諦老又派茶房把我叫到寮房裏，問了問我出家前後的情形。我也把我出家的各種因緣和拈鬮認師父的事告訴了他。諦老很歡喜！在談閒話之間，諦老又敘說到我師父印老和尚的事，他說：

「你的師父，印魁老和尚，我們是老同參；當日我們兩個人曾一塊親近法忍禪師。他破過兩次參：一次是在南京赤山，坐完了香，下山坡去搬石頭，把腳碰一下，忽然開悟。第二次是在寧波的慈谿縣，自己打禪期，開一次悟。」

「後來他又學教（賢首宗），口很訥，一生只講過一兩次經。然對禪宗工夫，很有見地！在南京毘盧寺任方丈九年。他臨圓寂的那年，是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時正值我在毘盧寺講法華經。記得當天晚上，他派衣鉢師，把我請到他寮房裏。我們兩個人說了些機鋒話，衣鉢師和侍者，在一旁站著，看我們兩個人說話，都莫名其妙。末了，我問他以後建塔的事，他說：『常住沒有另外修的塔，現在力量薄弱，也修不起，只好隨眾入普同塔。』說完這話，給我告好了假，我回寮房去了。這時督監師也在旁，請問常住以後的事，他說：『已經安排好！』再問別的，則默而不答。原因是他在方丈任內九年，對於常住一切吃燒用住，都已安值妥善，沒一點可牽掛的事。原來當時跟他當衣鉢的，就是現在的清池和尚，已經跟他七八年了。晚間，衣鉢師和一位叫寶山的侍者師在旁伺候他。侍者師是一個小孩子，頑皮性大，沒事的時候，就在座旁的一座假山（吸水石）上，拉船玩，由山上拉到水裏，由水裏又划在山上。衣鉢師看到他那樣玩，就信口說了一句：『你錯咧！船那能在山上走呢？』印和尚說：『對呀！

不錯！不錯！』這時候，正是深夜的十一點，他望了望四座的人們，說了四句偈子：

參透人間世事禪，
半如雲影半如煙；
有朝得遇東風變，
直向山頭駕鐵船！（大光按：印老和尚，有木刻本語錄行世。）

「說完這四句偈子，給周圍看他的人合了合掌，告好了假，跏趺坐著，就圓寂了。」

「你師父的志願，也是想到各處去講經，宏揚佛法；不過總是機緣未成熟，講經的時候很少。你現在既然發心學教，弘揚佛法，將來滿你師父的願。我希望你將來要做一個法門的龍象，不要半途而廢！」

諦老把我師父的事，說了個大概，又把我也獎許了幾句；當然我心裏很愧不敢當，因為我是新來乍到的學生，所以大夥同學，都覺得很特別！對我也異樣相看！

（四）諦老對我和北方學人的重視

諦老法師，對於教導後學方面，得算煞費苦心！無微不至。處處鼓勵學生，處處想造就人材；尤其對北方同學，格外慈悲的很！因為他看到北方佛法很零落，久已想到北方來振興佛法；但因為言語不通，也碰不巧這種機會，所以總想造就幾個北方人材才滿願。因此凡有北方去學教的人，就特別優待，特別親近。

那時候就我和淨玉師是兩個北方人，寺裏的規矩很緊；但，對我和淨玉兩個人卻很寬容。有放逸失檢點的地方，總是很客氣，不肯說出來。因為他知道北方人性直，喜順不喜逆，有了小小不嚴的錯處，都容納過去，用人格和面子來感化你，讓你自己去改正，養成自愛的心理。同是一樣的事，如果是南方同學做錯的，那就絕不客氣；因為那裏所住的同學，完全是南方人，多一個，少一個，根本就不算回事。北方人優待他還去得很少，如果再不特別優待一點的話，那就更沒人去了。尤其對我，雖然我歲數較

大，卻處處受到他老的另眼看待和教導。說到這種地方，真使我們北方人，特別感激！拿我個人來說，當初受到他老那樣的寬容重視，慈心成就，真是我的法身父母，慧命導師，直到現在，我想起來，都感激得涕淚交下！

不過那裏的功課很緊！一日之中，除上殿過堂之外，就是上課，同學們也沒什麼工夫去鬧事。同時，自從我頭一次覆講大乘止觀之後，他們大夥看我一個新去的同學，都能這麼用功，於是他們大夥，也為了要爭這個面子，都很精進的用起功來。後來講完大乘止觀，又接講十不二門指要鈔，有兩個人累的吐血。一位是我們戒期裏掛八單引禮的靜安法師，他原籍是雲南人，累得吐血之後，就告假回南方去了。他和我很好，臨走的時候還送我一部圓覺經直解。那人的根性很鈍，然而立志向學的心很懇切。他回雲南之後，住雞足山，也是一個很有名的道場。那時候虛雲老和尚（現年一百零九歲）在雞足山，已經把那裏的叢林重修建起來，等把規矩整理好了之後，沒人繼續。當時，虛雲老和尚看靜安法師很好，就交給他（此是聞人傳說），後來虛雲老和尚又轉往福建鼓山，及至廣東修南華寺雲門寺

等。

我為什麼要說這些話呢?因為我認為一個人，無論他的根性聰明也罷，愚鈍也罷，只要努力向學，都有成功的一天。就怕人一天馬裏馬虎，不肯向學，這樣縱有多好的天資聰明，也都沒有用!例如靜安法師，他不是天資愚鈍嗎?可是，他處處以誠心向學，結果他成功，為人所器重。如果他要不求學的話，誰能瞧的起他呢!

第八章　隨諦老到北京

（一）登程與趣劇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間，諦老法師到北京去講經，我也隨從。遠在民國四年，袁世凱任總統的時候，派孫毓筠居士，籌備了一個講經法會，請諦老法師，與月霞老法師，曾到北京講過一次楞嚴經。這一次發起講經的，是由當時交通總長葉恭綽居士，還有鐵路督辦蒯若木居士。葉總長對佛法出力很大，可以說他是承佛咐囑，現宰官身，維護佛法的再來人，我一生得他幫助的地方很多，我們最初相識就在北京。這一次他們幾個有名望的居士，想研究佛學宏揚佛法，給諦老法師來信，請諦老去講圓覺經。並且還派徐文霨（字蔚如）居士親自南來迎接。諦老本來久已想到北方宏揚佛法，這一次既然有人來請，所以當時也就答應了。

諦老他那年已經六十一歲，照例走的時候，要跟兩三個學生，帶一個用人。遇到有不舒服的時候，還可以讓學生代座。不過選人的時候很難！

學校裏雖然有很多久住的學生，但是對教義比較好的，而文字不通；也有文字雖好，而教義不通，到時候當然不能代座。諦老想了半天，也沒想出個適當的人選。

後來，諦老忽然想起，原先在南京辦學的時候，有一位仁山法師，也是諦老的舊學生，天資很好，學問也很好，對於教義也很有研究。就給他去信，邀他一塊去北京，到上海淨土庵聚齊。那時候，仁山法師正在楊州天女寺任住持，接到信的時候，心裏很歡喜，馬上就來信答應了。

這時觀宗寺還住很多學生，大家一聽諦老要去北京講經，差不多都想跟諦老一同去聽經，但相反的，卻都遭到諦老的拒絕。很多學生去要求，諦老都是這樣推託的：

「這一次發起講經，完全是居士發心。住的時候，不住寺院，住下處，另外包伙食。去的人多了，讓人為難，而且吃飯也不便宜。現在，我與仁山法師已經去信邀他，再另外帶一個茶房，一共三個人去，你們誰也不必去了。」

那些老住的同學們，仍然這個去要求，那一個也去要求，結果誰也沒有要求成，諦老還是都不許可，反而申斥一頓！

這時候我也想：諦老走了之後，這裏的課程必定請人代講，既不合我的意思，而且我也聽不懂，因此，也想跟諦老一同去。但那些久住的同學都沒有許可，我一個新來的，那就更沒希望了。這時候我曾打妄想，預備另找地方去自修。但回頭又一想：既是那些老住的同學，都向諦老要求去北京，雖然都被呵斥一頓沒允許，然而我何妨也去試試。不管他許不許，萬一許可的話，這不是很好的機會嗎？

話雖這樣說，自己預料是一點希望也沒有。可是，事實出乎人意料之外！等我到諦老跟前要求去北京的時候，諦老一點沒含糊就說了一句：「好啊！」這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他老向來說話，沒這樣痛快過，不知怎的這次說話這麼乾脆！同時他還說：「我說話北方人有些聽不懂，你可以給我作翻譯。」

其他同學，看到這種情形，當然都不很歡喜。為什麼別位同學不帶，

偏帶他去呢？還有一位同學在背後直叨咕，說老法師有偏心。

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我們幾個人坐江輪到上海，住到淨土庵。第二天，仁山法師也趕到了，諦老給我們兩個人介紹見面。他穿一件破灰袍子，還有幾個補釘；一個四方面龐，又是白淨胖子，兩個門牙挺大，還有點近視眼，看東西不很清楚。一行一動，都很灑脫。過去，他為了要革新佛教，曾在金山做過運動，我們兩個人談起話來，倒很相契。

第二天，又來一位戒蓮法師，他是華山的法子，也是諦老的舊學生，他來的意思，也是想跟諦老去聽經。當時我們和諦老住兩個屋子，首由仁山法師給他在諦老跟前傳稟了一聲，諦老說：

「叫他來吧！」

這時，仁山法師就領戒蓮法師，到諦老屋裏去了。

「嗯——」諦老說：「你來幹什麼？」

「您老慈悲！」戒蓮說：「我的法和尚讓我到這裏來，一方面看望看望你老，一方面還要讓我跟你老到北京去聽經。」

「嗯——不能去，因為那裏辦事的都是居士。我們去了之後，要找下處，包飯吃，你怎麼能便於去？」

「老法師慈悲！我可以自出旅費，自備伙食，只要能聽經就成。」

「嗯——住處不是還讓人為難嗎？」

戒蓮師的意思是：無論如何，只要能許可去就成，自己出旅費也算不了什麼。至於到那裏住地方，吃飯，既然都是出家人，而且還是諦老的舊學生，他能眼巴巴不讓我住，不讓我吃嗎？可是，諦老也已想到這裏了，他是我的學生，如果答應他去的話，一切吃、喝、住、睡哪能好意思讓他自備。其實諦老不讓他去，並不在吃、喝、住、睡上，而是另有原因的。

諦老住裏邊一個屋子，我和仁山法師兩個人住外間一個屋子。當諦老和戒蓮說話的時候，我們在外面聽的清清楚楚。戒蓮要求了半天，橫說豎說，諦老也沒許可，他很失望的就出來了。

到外屋見到仁山法師說：

「我這次來是預備跟老法師去聽經，可是，老法師無論如何也不許可。

況且我來，是受我法和尚之命，叫我跟諦老去聽經，再求幾年學。如果去不了的話，我法和尚一定要疑心，說我品行不好。不然，何以不讓我跟去？」

他說完以後，有點發愁的樣子，就央告仁山法師，到諦老跟前去要求。仁山法師本是一個直性子，好面子的人，無論辦什麼事，都很痛快！又經戒蓮法師這麼一央告，他說：

「好！你在這兒等著，我到諦老跟前給你去要求！」

仁山法師的口齒，本來很流利，講起話來，反正都有理，把戒蓮來的意思，源源本本給諦老說了一遍。但，無論怎樣說的有理，諦老總是不許可，原因是恐怕跟去倒架子。等仁山法師問到「為什麼不許可」時，諦老，才把這一段因由一五一十的道出來：

——是在不久的以前，有一位居士請諦老吃素齋，一共有四個人。其他二位之中，有一位是戒蓮的太老和尚也在座。這位供齋的居士，是已經受過菩薩戒的，對於佛學也很有研究，在吃過齋，閒談的時候，那位居士

問：

「按梵網經上說：凡受過菩薩戒的，須發菩提心，如果在路上遇到病人，無論相識與不相識，都要下車，盡力去救護，不然就違犯菩薩戒；不過這裏有一種困難，如果遇有要緊的事情，下車去救護病人，則耽誤了事，不去救護則犯菩薩戒，這時怎樣才可以呢？」

按佛教有宗、教、律、三大門庭，宗下專講參禪，教下專門講經；律下則專門持戒。諦老他本是教下的人，對戒律並沒有十分研究過。而且又有華山的太老和尚在座，他是專門講律的人，所以諦老當時就答覆那位居士說：

「我是教下的人，對戒律沒有細研究過，這裏有華山的太老和尚，他是專門講律的，這問題可以讓他答覆吧！」

諦老把這問題很虛心，很謙恭的讓到太老和尚那裏去了。誰想這位太老和尚，也毫不謙辭，一點也不加思索就說了出來：

「咳！那個就馬馬虎虎吧！」

這時在座的人，都鴉雀無聲，諦老的臉上，一陣一陣的發紅。那位居士，也閉口無言的微笑一下，仰起臉來，看看屋上的天花板。

後來諦老覺得這種說法太難為情，太給出家人失身分，又把剛才的話題接過來，略略的加以解釋：

「這事情雖是一點小事，然而也並不那麼簡單。在佛家的戒律裏，戒相甚多，分開、遮、持、犯；在持戒裏面還分止持與作持。我今年已經很大歲數，腦筋不好，對於那些戒律的細相，也記不很清楚，所以現在也不敢說一定對，如果說錯的話，恐怕這裏邊要違背因果，這事情等我詳細看一看，再告訴你吧！」

屋子裏的空氣緊張了半天，經諦老這麼一解釋，才算稍微和緩一些。而幾個堂堂乎大法師，在這個尷尬的局面裏，也算找著下台階的地方了。

不過這一次應供，是以諦老為主席，而且他的名望、身分、知識、地位，都與其他法師不同。所以他總覺得太老和尚那樣答法，是連累了自己也跟著同樣的倒架子。

話又說回來，等諦老把這段因由說完以後，又對仁山法師說：

「你看看，他們山上的太老和尚，尚且辦出這樣事來，其他就不問可知了。況且戒蓮其笨無比……好啦你回去吧！告訴他不能去！」

仁山法師，鬧了個沒面子，也回來了。

「戒蓮法師！」仁山法師說：「我已經給你費很大勁，也沒請求下來，很對不起！你先回去吧，何必一定要去呢？」

但是，戒蓮仍是放心不下，一定要跟去。仁山法師看他意志很堅決，就給他出個主意說：

「好啦！戒蓮法師，你不是自己有錢嗎？你可以自己打船票，不讓諦老知道。這樣等諦老看見你到船上時，也不能攔擋你。等你聽完經回來之後，你法和尚還會知道是讓去不讓去嗎？」

到第六天，招商局的船來了，諦老買的頭等艙，住房間，而戒蓮也買的頭等艙，湊巧按號頭卻和諦老住隔壁。諦老以為戒蓮已經回山，那想到他也一塊來坐船，而且還住在隔壁。我和仁山法師，本來早已知道個中消

息，所以見了戒蓮也不言語，而戒蓮在諦老跟前出來進去的，也是不言語。不過諦老一看到戒蓮時，兩眼直瞪，氣得撅著嘴，一句話也不說。到了吃飯的時候，普通一般人，都肉魚的吃葷菜，特另給出家人弄素的。本來各人坐各人的船，吃飯的時候也可以各人吃各人的飯，這是說普通一般人的情形。可是，吃素飯的人沒有多少，而且就我們幾個出家人，所以到了茶房開飯時說：

「大師！吃素的人沒有幾個，這是單另給你們做的，你們都是出家人，就在一塊吃吧！省得各別去開。」

諦老對戒蓮早已就沒有好印象，而他偏又在諦老眼皮子下過來過去的。吃飯的時候，茶房又叫他給在一塊吃，論理個人花錢個人吃飯，誰能不讓誰吃？所以他兩個人見了面，彼此瞪眼，一句話也不說；然而我們兩個人，卻禁不住在背地裏擠眼微笑。

（二）如是我聞在煙台

船從上海開駛，走了兩天一宿，到了煙台，照例要停住一天，預備裝卸貨。

煙台有一位做道尹的，叫伍雍，也是一位對佛法很有信仰的人。預先聽說諦老到北京去，必定在煙台住一天，他事先就給諦老去信聯絡好，等船到煙台的時候，可以接諦老到市裏休息一天，免得在船上受累。

船到煙台的時候，伍道尹親自帶人，坐車到碼頭迎接，所有一塊來的出家人，都請下船到公館去休息。

這時，我們幾個人，和諦老已經都下了船；所帶的東西，還留在船上。按出門的規矩來說，無論如何，船上應當留一個人看東西；可是，我和仁山法師，誰也不言語，自己都不肯說一定讓誰在船上看東西。後來諦老對這情形看不下去，才發了話：

「嗯——都走了成嗎？船上要留人看東西吧！」

「老法師看留誰好！」仁山法師故意的說。

「嗯——叫戒蓮在船上看著吧！」

說這話時，我和仁山法師，扭過頭去扮一個臉色笑一笑。戒蓮在旁邊站著，也像奉到聖旨似的念一句「阿彌陀佛！」本來戒蓮的意思是，無論怎樣難堪，反正是學生和法師之間的事，也沒什麼關係，只要諦老能答應他，這就算成功。現在既然諦老讓他在船上看東西，這無形中也就算默然允許了，這在戒蓮真是求之不得的事！

等我們到了道尹衙門裏，伍道尹把我們幾個人，和徐蔚如居士，都一齊讓在客廳裏，說了一些寒暄話。因為伍道尹在南方時，就皈依諦老法師。伍道尹的續配夫人，是上海程某人的第二個女兒，她當時有病，沒能出來與諦老見面。

用過了齋，伍道尹和大家在客廳裏坐著談天，先說了一起佛教裏因果的事，隨後伍又談到他太太身上。

諦老也知道伍的夫人是程某人的女兒，程某人在過去做過大官，此時

他已死去。他夫人很信佛，還辦了不少的慈善事，在談話之間，諦老忽然想起一段奇聞。

「你知道吧！」諦老對伍道尹這樣問：「近來上海出一段奇聞，差不多人人都知道！」

「我還沒聽說呢！什麼奇怪事！」

這時，我和仁山法師兩個人，都是跟隨諦老的，在這種場合裏，原也沒有參加講話的必要，所以坐在一旁聽他們往下說。

諦老又沉思了半天，像說閒話似的，把這一段新聞，從頭到尾的說出來，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位姓程的程某，是一個官宦人家，家裏很富足。程某在上海故去了，他還有一個太太，念夫心切，自從夫君死了以後，整天哭的要死要活，想要與夫君再見一面。那時候在上海有一個法國人，會「鬼學」，能夠把新死去的鬼魂招來，與家人重行見面談話，一次要一千塊錢。程太太因為家道很富足，花一兩千塊錢也算不了什麼，只要把夫君招來見見面，這就

心滿意足了。於是請法國人到了家裏，晚間，在大客廳裏擺好壇，把電燈一熄，法國人就在裏面掐訣念咒，約有一點鐘工夫，電燈完全又開了，但卻沒見到鬼來。洋人說：

「咳！這個人很難找，在陰間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後來見他在地獄裏，無論怎麼叫他，也叫不出來。」

程太太自從夫君死了以後，心裏疼的吃不下飯，巴不得趕緊把他招來見見面，談談話。誰想出乎意料之外，自己的夫君不但沒來，而且洋人還說他下地獄，程太太聽到這話，不由得怒從心出，火了！

「你這個洋鬼子玩藝兒，真會騙人！」程太太惱憤憤的說：「我丈夫一輩子樂善好施，蓋廟修橋，不升天也就夠冤枉了，為什麼反而下地獄呢？你這不是故意污辱我們嗎？」

就這樣把那個洋人申斥一頓，那位洋人，因為當時不能給他拿出證據來，所以也沒法子辯駁，白受了一頓氣。

程太太氣不過，仍然直叨咕，洋人也實在忍不住了。

「好啦！妳如不信的話，如果妳另有新死的人，我可以給妳找來，作個證明。」

「別人我不要，只要我丈夫！」她仍是氣的要死的樣子說。

程太太，有一位大兒子，剛在窯子裏死了不幾天，說這話時，從旁有人想起程太太的大兒媳婦說：

「大少爺不是剛死了不久嗎？既然他現在能招魂，可以藉這機會，叫少奶奶花幾個錢，把大少爺的魂靈招來，一方面可以說說話，一方面還可以證明這件事。」

有人把這話告訴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恐怕程太太不樂意，打算自己花錢，所以先給程太太商量一下，程太太說：

「你們的事情我不問！」

洋人也在旁邊插嘴說：「要願意再作的話，我可以減價算五百元。」

大少奶奶很年輕，男人又剛死過，心裏正在很哀痛的時候，也很想把他招來見見面，說說話，安慰一下自己的心。就是花上五六百塊錢，也算

不了一回事。於是就把死者的生辰八字，以及死的日期開好，一切都準備好了以後，洋人重行登壇去作法。

這一次不像上次一樣，登壇不一會工夫，鬼就來了。來的時候，先在桌子底下哭了一頓，以後又說話，他的女人問道：

「你是某人嗎？」

「是！一點不錯。」

「你在陰間怎麼樣？」

「因為我剛死過不久，還在疏散鬼之類，未受拘禁，過幾天恐怕一點名，就要受拘禁了。唉！我在世間的時候，整天花街柳巷，吃喝嫖賭，不做正經，造下這種孽，覺得很對不起妳。現在我已經走到了這步田地，也沒辦法，除非妳們能做功德念經超度我。在我那件衣服裏，還有一張支票，妳可以到銀行取出來，家裏的事，妳多費心，要好好照管孩子。」

有人到那件衣服裏找一找，果然在口袋裏有一張支票。這時候在旁邊看的人，又把他的小孩子抱來，故意讓他問：

「你是我父親吧？」

「是！乖孩子，你好好聽你媽媽的話。」

這時，鬼也哭，家裏的人也哭，弄的客廳裏一片哭聲。尤其是他的女人，幾乎哭的不成聲。後來她在極端悲慟之中，忽然又想起，剛才要請他老太爺的事，又問：

「最初請咱父親，為何不來？」

「聽說他已經到地獄去了。」說這話時，鬼的哭聲更大，程太太在旁邊聽著也沉不住氣，忽然插嘴說：

「你父親一輩子行好作善，重修某隱寺，創修某佛寺，捨茶捨藥，廣作布施，印送經典，他有什麼孽，還得下地獄！」她一邊說，還一邊著急的了不得。

「我問過他，」鬼對程太太說：「聽說因為我父親原先困窮的時候，在北京做官。有一年正值山西年歲不好，鬧饑饉，皇上派他到山西辦賑濟。國家發了六十萬兩銀子的賑濟款，我父親違法貪污，完全入私囊了，因此

餓死了成千成萬的人。後來朝廷又派專使去調查，我父親又行了幾萬兩銀子的賄賂，把這件事情就掩飾過去了。因此罪孽太大！所以到陰間沒有幾天，就轉到地獄裏去了。」

「你父親一輩子做的善事也不少哇！就是有罪的話，將功折罪，也不至於下地獄吧！」

「哪——他的功固然有，究竟抵不過他的罪。有功德將來可以上天去享福，那又是一回事；而現在所欠的這些成千萬的人命債，還得先要來補償。」

程太太聽到這話，更加火了！

「既然作善事沒好處，我們還行善作功德幹什麼！趕快！派人到某佛寺，把寺拆掉，把那一些僧人完全趕跑！」

這一幕中法合演的鬼劇，到這裏算完了。末了，弄得某佛寺，卻內外都不安起來。

諦老講到這裏，遂問伍道尹：

「這件事在上海鬧了很多日子，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你和程某是至親，究竟他在過去有沒有這回事？」

伍道尹沉思了半天，吞吞吐吐地，怪有些不好意思的說：

「他當時在北京做官的時候，正在窮的難過，這事情不能說一定，大半或者也許有，我不敢說。」

話講到這裏，也就無人再往下說了。

這時去請諦老的徐文霨（蔚如）居士也在座，他原先學過密宗，會東密的金輪度世法。在吃過午飯之後，他還特意演習了一次，用一張宣紙釘在牆上，像看圓光似的，找幾個小孩子，在一邊看字。大半他的工夫還未能相應，或者小孩子欠靈活，事實上這次是沒看到字。

究竟我說這些無關緊要的話幹什麼？就是讓大家要相信鬼神決定是有的！地獄也決定有！因果也決定有！但這些事情，都不出乎心。就是十法界依正二報，也不出乎一心。所謂「萬法唯心」，「一切唯心造」，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人們無論做什麼事，千萬不要昧了自己的良心，如果昧了

良心的話，早晚這因果報應要輪到你身上。例如剛才所說的那件事，西洋人本來是重科學，而他卻能把鬼招來，使鬼痛說他在陰間的事，這不是給因果報應的一個很好的例證嗎？

附錄：大雲月刊第三十期六大偉人名標豬身之奇事。

江蘇鎮江丹陽縣城西門外，謝鎮村、謝詠銘家之豬廠內，有一母豬，於去冬陰曆十一月十三日（陽曆二月九號），胎生牡豬六隻。背上無毛，足是人足，腹是人腹，全是一樣。尤奇者，每隻背上，皆發現青肉皮一塊，凸出三個肉字：一為姓袁的，一為姓盛的，一為姓伍的，一為姓馮的，一為姓李的，一為姓黃的。此係多人目見之事實，教育界中人士，到謝家參觀者有數十人，沿途陸續爭觀者，亦不計其數。現為丹陽城內吳國鑫會員，暫為買下，以備博物家考究。

大光按上面凸出之六個人名字，均為近代赫赫有名之大偉人，這裏不便提起，此段新聞，並曾錄在「世界奇聞錄」中。

（三）入京前後

我們在煙台，住了一天，接著船開到天津，又從天津坐火車到北京。在北京並沒住廟，因為居士們早已給找好了下處，住在大象煙捲公司。屋子很寬大，每天吃飯的時候，從館子裏包素飯。仁山法師為了戒蓮的事，還故意到諦老那裏去說：

「老法師！戒蓮師已竟跟來咧，你老看叫他自己買著吃？還是跟我們在一塊吃好？」

「嗯——叫他在這裏一塊吃吧！」

「那麼他現在還沒地方住怎麼辦？」

「嗯——叫他跟你們兩人住在一屋還不成嗎？」

經過仁山法師這麼一說，戒蓮才放下心去，他的事這回算妥了。

北京是中國的古都，也是一個文化重鎮，一進車站，就遠遠望見許多黃琉璃瓦和綠琉璃瓦；宮殿式的建築。講經的時候，是在江西會館裏，當

初是張勳修的，裏面很寬敞，在戲樓上講經，聽的人也很多。諦老白天編講義，晚間講經，因為便於一般公務員聽講。當時有蔣竹莊（維喬），江味農（杜），黃少希（顯琛），聽諦老講說時，隨作筆記，晚上把稿子整理好，第二天再呈給諦老去校正。諦老每次把稿子看完的時候，都是說：

「啊?我昨天還說過這許多話嗎?自己還不知道哩！」

最初說這話時，他們都以為諦老是為勉勵後學，自己客氣。後來每次送稿子的時候，諦老總是這樣說，於是他們幾個人就問諦老：

「你老講經的時候，固然稱性而談，哪裏有自己說的話，真的就不知道嗎？」

「可不是！我自己講過之後，也不知對裏面的道理，究竟怎樣發揮的。」

這一說，使他們大家更加疑惑起來，於是諦老就把過去講法華經入定的事告訴他們，這才把他們的疑惑解釋開。

因為諦老夙世善根深厚，本是大權示現，乘願再來的人。他在未出家

以前，也曾習過醫生，二十歲出家，二十六歲就在平湖，福臻寺替敏曦老法師代座復講。說起話來，口若懸河。二十八歲，在杭州六通寺開大座講法華經，有一天，講到舍利弗授記品，自己寂然入定，默無一言。等出定之後，在舌上生出一朵蓮花來。自此之後，深得語言三昧，一生說法，辯才無礙。這種修持工夫，與專門學習記誦者，絕不相同。所以諦老一生講經，並不是專靠在語言文字裏去學，多仗自己夙慧，和自己禪定的功夫。說到這裏，我希望後來的人，也跟著古德學，不要專在名言文句上去用功，因為那是浮面的，而不是究竟的。

諦老講完圓覺經後，把蔣竹莊和江味農的筆記，集在一塊，題名圓覺經親聞記，並為之題辭。凡是在那裏聽經的，都有名字，當時編成戊午講經會同緣錄，附在講義後面，因為我也在內，所以經的後面，還有我的一個名字。親聞記和諦老的講義，都由蔣竹莊居士託商務印書館印行。後十二年（民國十八年），海鹽徐肇華兄弟，為其祖母生西祝福，發願刻經，請問諦老應刻那種經，諦老讓他刻圓覺經講義親聞記彙編，由蔣竹莊居士

任編彙之責，書成名曰「圓覺經講義附親聞記」。雕刻木板，存楊州宛虹橋，眾香庵。不過那時候在北京辦一個講經法會很困難，各廟都不歡迎。據佛教會登記調查，全北京城，大小有一千一百多處廟，在這麼多廟子裏，沒有一處請法師講經的，而且聽經的時候，他們連聽都不聽。因為清朝以來，北京的舊風氣，都是以經懺交際為主，如果能對經懺佛事拿得起來，再能交上某督撫、某提督或王爺，就成功了。所以他們的生活都很舒服，然而卻沒有人發心出來宏法。這也難怪，因為在過去，舊風氣不開通，很少有人提倡，一般人也不知道這講經的好處。近幾年來，幸而有居士們發心，提倡辦講經法會，使一般人也聞聞佛法，種點善根。

那時候，慈舟法師，還在各處掛搭當參學，每天也跟諦老去聽經。他最初住在南城外龍泉寺，距江西會館很遠。晚上聽過經回寺，寺裏已竟關門，和他同住的人們，都不滿意他去聽經，所以到時候門都叫不開。後來他便遷到城內關帝廟去住。

講經期間，諦老病了一次，由仁山法師代座。因為我過去對醫道研究

過，就給諦老看病開方子，吃幾劑藥過幾天就好了。那時正趕北京的乩壇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錢宅降壇，自言每天到法會去聽經，其中有聽不懂的地方，擬請諦老親自到壇上問一問，談一談。起初諦老去不去還在猶豫，若以我的意見，那都是外道門，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師以好奇的心理，無論如何要慫恿諦老去。我在諦老跟前，得算資格淺的人，戒蓮更不用提，最後也沒攔擋住，諦老就去了。

到那裏，在乩壇裏用乩筆與諦老談話，非常客氣，一見面把諦老讚揚了一頓，並自稱每天晚上率領很多鬼魂去聽經，維護道場。其中已有很多鬼魂，聞經聽法，受到度化。後來又陳述他部下那些業障重的餓鬼之苦，問救濟之法，諦老說：

「每年七月十五，觀宗寺辦盂蘭盆法會，晚上放燄口，用觀想力量，救拔一切餓鬼，不知能遠及北方否？」

白城隍聽到這話很歡喜！很感謝！說是諦老的觀想力量，很相應，一定能達到。

白城隍臨壇講話之後，不一會，關聖帝君又臨壇，因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撐不住，說話的時候，讓白城隍從中傳達。他也很客氣，稱諦老為先進，諦老不敢當，也稱他為先進。彼此客氣的談了一會話，隨後又談到他在玉泉山顯聖，和他顯神通修廟的事，末了關聖帝君還對諦老說：

「以後不論在何處講經辦道場，都要去擁護……」

不一會，周將軍（倉）也臨壇，他開首就問：

「我自從東吳遇難之後，每過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個好的法子把我這痛苦來解除？」

諦老答覆他的意思大概是說：

「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滌除，再能常發慚愧心，發懺悔心，把自己的夙現業完全懺淨，這樣痛苦自然會消滅了。」說完這話，還與他受戒說法，徐蔚如居士，把這事記成一本「顯感利冥錄」行世。

北京人，向來對於宗教觀念很深！無論做官的、為民的，差不多都有一種宗教信仰。這樣一來，諦老既被乩壇的、關聖帝君、周將軍、白城隍

等稱讚一番，於是他的身價，和整個佛教的地位，馬上就升高起來，增加了多少倍！同時對一般人的佛學信仰，也益發堅強起來，興盛起來。所以在講經期間，除有很多居士，爭著歸依諦老外，而一般士大夫階級，上至部長督辦，下至科長科員等，莫不以歸依諦老為榮。每逢說歸依的時候，都跪滿堂滿院子，後來還有跟諦老受五戒的，受菩薩戒的。

在受五戒和受菩薩戒時，事前要按照一定的儀式先演禮。仁山法師對這些事，並不很熟悉，我是新受過戒更不懂。獨有戒蓮，他們山上的規矩，是南方有名的律下門庭，差不多半年就要傳一次戒。所以他對於說三皈五戒這些規矩，特別熟。這時戒蓮有用了，諦老才知道戒蓮跟來沒白跟。每次傳戒說皈依演禮的時候，都是戒蓮當頭單引禮，仁山法師當二單引禮，我在末後當個小引禮。這時戒蓮確乎比我們有用的多，不然的話，一些受皈依戒的人，完全都是有身分的，弄得參差不齊，沒有一點儀式，還得讓諦老倒架子。不過提起戒蓮來，從請求隨來一直到演戒禮，前前後後，因因果果，說起來真像一段笑話。

（四）北京佛教的一瞥

北京佛教，統計起來，雖有一千多處廟；但因為宗派的關係，和有南北方的不同，所以不能夠團結合作。尤其自清朝以來，各廟有身份的出家人，差不多都和官府打交道，所謂：「名僧風格，酷肖俗流。」把自己本份的事——佛法，都關在門裏邊，沒人去問。久而久之，把自己和整個佛教的價值也都忘掉，弘揚佛法的事，就沒人去辦了。加以南北方派系的不同，往往意見不一，互相歧視，對於弘法事業上，甲方不去辦，而乙方也就不去弘，如果甲方不去，而乙方強出頭的話，這在派系上、立場上，就未免有些「蓋場」。這樣一來，對闡揚佛法事，誰也不去過問。佛法在當時凋敝的情形和原因，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雖然有人出頭來辦一個講經法會，他們縱不歧視，至少也是漠不關心。

在當時，凡是賢首宗一家的，多是北方派，他們的廟頭很多，但像一盤散沙，不能團結。還有和寶華山老律堂一派的，如廣濟寺、廣慧寺、法

源寺等……這幾家多是南派的人，他們對本身來說，在表面上，總還算過得去。那時廣慧寺住持，是省三和尚，江蘇人，脾氣很好。他的法子榮城師，也是南方人，想在廣慧寺接省三和尚的座，他們同宗本家，都不同意。但省三和尚不顧一切，硬傳法，硬送座，在送座的那一天，給他們同宗，一家一張帖子，還請去很多居士作證明。他們本家的人，因為不同意，所以都沒去；由此可見他們的意見分歧！

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個人，隨同諦老，參加某一個送座典禮，特意給預備的素齋。席間還看見出家人，搭著紅袒衣與居士去拜座。（此風隨了佛學程度刻在北方已息；但在江南一帶，尚常見有僧人與在家人頓首為禮的。）這事情在俗家來說，是應當的，在出家人來說，就不應當了。當場弄得一般信佛居士，四座皆驚，舉措莫知。諦老因為礙於主人臉面關係，也不好當場去說，只是自己覺得難為情，臉上紅得一陣陣出火。在北京當時有這麼一句話，「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因為京裏的出家人，和權貴們走的太密切。基於這種原因，有的出家人，把自

己的身分都失掉了。

本來按佛制，出家人無論在什麼場合裏，都不能拜俗。在帝制時代，皇上也照樣不拜。皇上為了尊法，為了種福，還得給出家人行反拜禮。客氣的時候，頂多給他合掌，欠身還禮。不客氣時，則正身端坐，心存觀想，受其膜拜。明白這種禮的人，就是皇上也不失身分，出家人也不倒架子。例如現在的錫蘭、暹羅、緬甸、蒙古等國，都是出家人受拜不還禮；尤其在印度的出家人，不論國王大臣，在某一種場合裏相遇，他要給出家人頂禮時，總要威威不動的受他的禮，如果稽首還禮，他就瞧不起你，同時他也以為出家人瞧不起他，馬上就把你出家的資格吊銷。

因為他給出家人頂禮，並不是為了出家人這一個人，若論人的話，根本就給他們國王大臣；以及一些有身分的人，談不上話。他為的是你具足僧像，能夠傳持佛法，敬僧就是敬佛，也就是敬法。佛雖已入滅，還有僧來傳續他的大法。後世的人，可以從敬僧上，種下出世之福。所以一般在俗的人，並不是白對一個普通凡人頂禮；而是為的自己修福，供養三寶。

如果出家人，不受他們的禮拜，反而去拜俗的話，這不單教他們修不了福，而且倒讓他們造罪了。

在清朝康熙時候，因為還禮不還禮的事，還鬧了一個很大的笑話。因為清朝的皇帝，差不多都信佛，並且對喇嘛教密宗信的很懇切。

有一次康熙皇帝到熱河去，跟他去保駕的有一位姓白的白將軍，是漢人。他雖是忠心耿耿的報國，但是對於佛法一點也不明白，也不相信。

康熙皇帝到了熱河，照例要先到喇嘛廟去拜活佛，這拜佛的儀式，是活佛在法座上端坐，皇上在下面恭而敬之的行跪拜禮。當康熙皇帝拜的時候，跟他去的白將軍在一旁守護著，他看皇帝拜的時候，活佛在上面端坐，威威不動，眼皮也不翻，也不還禮，不覺怒從中來，真是豈有此理！忽然跑到法座上，抽出腰刀來，把活佛的腦瓜子砍掉了！弄得屍橫寶座，血濺法衣。這一鬧不要緊，所有喇嘛都炸了，於是把大廟圍起來，把康熙皇帝劫持著，幾乎也把他殺掉。全蒙古人聽說這事，也馬上出兵要反。

在劫持康熙皇帝時的要求，就是要白將軍與活佛償命，白將軍說：

「什麼是活佛！他不過是領袖而已，我們的主子給他行禮時，磕了這麼些頭，他連動也不動，睬也不睬，得算連人情都不通，這還叫活佛嗎？他既然是活佛，還會被凡人殺死嗎？我絕不相信他是活佛！」

「事不能這樣說！他是我們的領袖；也是我們尊稱的活佛，我們多少年來都是這樣。你信不信佛沒關係，你不信我們信，你不能因為你不信佛，就把我們的活佛殺死！」

橫說豎說，在喇嘛方面是讓不過去，無論如何得要白將軍抵命，蒙古政府，馬上要出兵造反。白將軍看事不好，恐怕連累了自己的主上，這才答應與活佛抵命。他本是康熙皇帝的愛將，當然不忍殺他，但事情迫到這裏，又不能不殺。後來康熙皇帝一邊哭著，一邊才把他斬首。

此後，康熙皇帝回北京，白的靈魂不散，仍然跟著康熙皇帝一塊走。到了半道康熙皇帝忽然想起白將軍來，很難過的，不禁一邊擦眼淚，一邊說：

「白愛卿啊？你去時一同去，來時不同來。」

這時忽聽旁邊有人答話說：

「臣雖已死，仍在保駕回京！」

康熙皇帝聽到這話，不禁毛髮俱豎，打了一個寒顫！

十法界中有鬼道，鬧鬼一回事，在我們人間來說，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這是什麼緣故呢？原因是年輕人血氣方剛，意志堅強，偶而遇到不合理的事，致於橫死，他的冤魂仍是不散。普通人有三魂七魄，死過之後，他的業力發現，末了還有一個守屍魄，戀守著屍首不肯走。這就是人們一生的貪心太大，我執太深的緣故（當然也不盡然）。歲數大的人，臨終的時候，不是橫死，就輕易見不到鬧鬼的事。例如：一堆正在燃燒得很旺的火，忽從上面澆一瓢水，火雖已滅，而它的餘灰中，仍然有熱性，並且還吱啦吱啦的響。如果是燃盡的餘灰，內中沒很多熱性，再澆上點水，就更顯得涼了。這比如一個氣魄極度衰弱的人，氣息奄奄死過了之後，再也出不了很凶險鬧鬼的事。

上面的事，都是從出家人受拜不還禮引出來的，這雖是題外的閒話，

大家也應當知道。

閒話擱起。再說那家送座的，頭一天送座之後，他們本宗的祖師像，在另一個寺裏供著，第二天照例要拜祖，同宗的人不許可，託人通融，才得允許。那時候廣濟寺還很荒涼，不像現在那麼整齊。悟然老和尚是北方人，已經退居，即由現明和尚任住持。他是湖南人，作事很有見地，有本領。論知識，論應酬，都能高人一籌。他一生對佛法貢獻頗多，講經期間，他曾邀諦老吃一回飯，我們幾個隨從的人，也一同跟去。這在當時的各寺來說，得算別具智眼，和出人頭地的事。

民國三十年，現明和尚圓寂，正趕我在北京，預備發龕期間，還請我到廣濟寺講一期經，末了我又給現明和尚舉火荼毘。

上面的話，說起來好像談論人的是非，其實我並不是專門來說是非，是為的說明那時的北方佛法，已經不容易往外宏揚。第一是因為有派系鬧意見；第二是太散漫，不團結。雖然出家人以宏法為家務，而時勢趕的，把自己的本分事業都忽略過去，就是有了宏揚佛法的法師，而人們並不歡

迎。就拿整個北京來說，有一千一百多處廟，大叢林七十幾處，才不過有幾處歡迎諦老法師，可見當時宏揚佛法之難了。

第九章　觀宗學社二年

（一）觀宗學社改組前後

我隨同諦老，由春間三月天到北京，在路上來回還耽誤了很多日子，到了七月間，一部圓覺經講圓滿了，馬上又準備回寧波觀宗寺。

在臨走之前，有交通部長葉恭綽居士，還有鐵路督辦蒯若木居士，他們兩個人，對弘揚佛法上很關心，看到諦老已經這麼大歲數；同時也因為北方佛法不振興，勸諦老培植人材，繼續弘法志願，打算留諦老在北京，辦一個佛學院。

諦老，對辦佛學院的心很切，就是自己力量薄弱達不到。過去在南京辦一處僧師範學校，因為經費拮据，遂告停頓。後來回到觀宗寺，自己又勉勉強強的立一個研究社。這一次，他們幾個居士，又留諦老在北京辦學，預備將來宏揚北方佛法。諦老當時因為觀宗寺的工程未修完，還得繼續去修；同時，還因為過去在南方有幾位居士很熱心，親自拿錢來辦佛學院，

不想過一年多，心就涼了！找誰拿錢誰也不出頭，也找不到，末了還是自己為難，因為第一次上過這種當，所以後來遇到這樣事，就不敢輕易接受。

諦老把這種意思給他們大家一說，蒯若木居士首先回答諦老說：

「莫作同樣看待，如果你老不放心的話，我們可以先拿錢！」

於是葉部長和蒯督辦，他們每人先拿出一千塊錢的現大洋，其他居士，隨便樂捐，諦老這才接受辦學的事，專門研究佛經；並且把學校附設在觀宗寺，不在北京。

諦老從北京回寧波後，就籌畫辦學的事。把原先的研究社，改組為觀宗學社（並沒立案），學生有從原先研究班裏挑出來的，也有後去的。分正預兩科，正科二十名，預科二十名，一共四十幾個人，我在正科裏。那時候禪定和尚已經在上海留雲寺退居，四十六歲又到觀宗寺當學生，我們兩個人相處甚好，我也很敬佩他，還有仁山（以後在那裏當監學）、妙真，我們相處都不錯。雖然與寶靜住同寮，但是我們的交情就稍差，原因是他年紀輕，才二十多歲，可是他很好學，天資也不錯。

上學期的功課是十不二門，所以下學期還是接講十不二門。把十不二門講完之後，又接講教觀綱宗，第二年（民國八年）上半年講法華經，後半年講法華玄義。

南方氣候，比北方熱的厲害！蚊子也多，我住的那個寮房，在樓上，往往夜間熱的睡不著覺。到了暑假，諦老要考試，說實在話，我感覺到諦老雖然對教義；和經中大義很精通；但是他對教授法上，還沒體驗到很好，考的時候，講多少就考多少，也不論範圍大小，都是挨個的問一問，向來也不作文。

天氣已經熱的夠厲害！再憋到屋子裏死用功，這實在受不了！所以我和禪定和尚，因為歲數較大，對用功方面很從容，也不死板板的去幹。可是，我們班裏的那十八位同學不然，心裏好勝，愛要好，大熱的天氣，都悶在房子裏硬幹！我和禪定和尚說：

「我從很遠的跑到南方來學教，用功固然要用功，但要量各人的力量，要有節制，這次還犯不上為了考第一去玩命！我預備把我這堆老骨頭，還

得叫它回北方呢。」

禪定和尚，認為我這話很對，所以我們兩個人，對用功上就很鬆散。我們同去的北方人淨玉師，他歲數很年輕，書還不如我念的多，天資也很平常，一聽要考，自己又好面子，馬上就加緊的日夜用功；還有跟靜修法師不睦的那位道同學，他是南方人，更好勝！也不顧自己的身體撐住撐不住，整天的悶到屋子裏幹。到考試完了之後，張出榜來，常惺法師考第一，仁山法師考第二，顯蔭（諦老徒弟）考第三，淨玉法師費了很大勁考了個第十一，那位與靜修法師不睦的同學考第六，我整天隨隨便便的沒十分用功考了個第十三名。

我和淨玉師是戒兄弟，又同是北方人，在一塊無話不說，等貼出榜來之後，我對淨玉師說：

「戒兄！恭喜你！考了個第十一名，這很好；不過我們兩個人是戒兄弟，無話不談，若以儒學底子來說，你未見得比上我；可是，這一次考的時候，你考在我頭前，這可見你用功有成績。不過我看你用功有點過勁，

因為我過去對醫學也曾研究過，看你的氣色，將來內裏必定要受傷，我因為歲數已大，也不想在觀宗寺出風頭，露臉面。我說句關照你的話，希望你以後用功要有節制。不是有這麼兩句話麼：『用功不忘健康，健康方得用功。』因為你過去對用腦筋，用思想，並沒鍛鍊過，乍然使勁硬用，必定要出毛病；譬如一個通水溝，水在這一個地方流慣了，溜也暢通了，水來了，很順當的就淌過去，如果是不通的水道，水來的很緊，水溜就不能順利，這樣水來之後，必定有壅塞，有壅塞水就散漫。人的思想也是這樣，已往沒有訓練過，偶爾使勁硬用，日久之後，不鬧肺癰吐血，就要患心疼的病，或者精神衰弱，夜間失眠，這是一定的道理，不知我說這話你以為如何？」

「可不是！」淨玉說：「我現在心疼，晚間睡不著覺，一閉眼睛，經的正文，和一些亂七八糟的科目，都擺在我的眼前，弄得不看不成。」

本來，我知道他的精神有限，聰明也有限，用過勁一定要受傷。果不然到了第三年，累的病重吐血，後至民國十一年至觀音閣，在仁山法師的

小廟內病故。因為他用功很純，諦老聽說疼的心裏很難過，直掉淚惋惜！

前年有一位靜安法師（前說過），累得吐血，告假走了，從此不敢再用功。當學生的，在學校裏研究經文教理，固然須要下苦功；然而需要善用，不能把自己的色壳子累壞，如果累壞的話，學好也沒用了。所以我每逢看經的時候，只要心一跳，馬上就合上本去休息，休息一會再去看，這叫做用功會調合，如果不會調合的話，把自己挺好的一份才器都作踐了！

（二）由看病而生的感觸

暑假考試完了之後，道同學考了個第六名，他洋洋得意的很喜歡！可是，他累的得了肺炎，整個的肺臃腫，爛得吐膿吐血，整天疼的嗷嗷叫喚。我們兩人在同學感情方面還算不錯，我到寮房裏去看他，給他開個方子吃幾劑藥。因為他的肺已經腫得大勁，輕易不容易好，所以也沒見效。後來把他送醫院去，過一個禮拜，醫院也看他病得太厲害！沒法治，又用病床子把他抬回來，想往宿舍裏送，大夥同學都恐怕他這肺病傳染，不樂意，

就把他擱在院子裏。

本來出家人有病，應當入如意寮去調養；可是如意寮內，差不多進去十個人，就有九個人不活。原因是湯藥無人問，飲食無人照應，自己有幾個相好的人去問問，也濟不了什麼事。自己一著急，一苦惱，往往病勢會更加沉重起來！道同學知道進了如意寮就沒好事，自己很害怕，倒不如在大宿舍裏，同學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照應照應；所以他哭叫的不願往如意寮去。

在院子裏擱了半天，他個人要死要活的直喳呼！因為他平素性格單調，與大眾沒有一個相近的，同學們又都怕他往屋裏去，受傳染病，也沒人理他。後來有一位外寮的老修行，岫松師，他是山東人，性情豪俠直爽，很講義氣，看到同學們都不問他的事，就有點抱不平的樣子說：

「嚇！你們還學教當法師哩！連這麼一點慈悲心都沒有，好啦！把他抬我寮房去吧！」說著他就回到祖師堂裏，收拾了自己的衣單；因為他在祖師堂當香燈，南方廟房子多，差不多只要有個執事名字，就自己住一個

單寮房。

不過他那間房子很窄狹，搭不開兩個舖，晚間岫松師自己在一邊坐著侍候他，讓道同學在他的單上睡，並照應他吃飯喝水，煎藥等。他住的那個寮房，正在我們住的樓下邊，樓板的縫子很大，差不多在說話的時候，大小聲音，都能聽得很清楚；而且他那種氣味都能嗅得著。

道同學進了岫松師寮房之後，同學們也有去看他的，說些安慰他的話；也有送幾個錢的，預備零用。下晚殿後，諦老到祖師堂去看他，時間已經黑漆漆的，看不很清楚，道同學一聽腳步響，多遠就知道諦老去了，馬上就放大了嗓音，使勁高呼：

「地藏菩薩來咧！老法師呀—你快想個辦法救救我吧！」

「嗯—你好好念佛求往生吧！」

「啊？老法師呀！我還有弘法願未滿，並且我現在氣虛，已經無精神念啦！」

其實，他並不是無精神念，就是因弘法願還未滿，想再多活幾年，如

果真的無精神念佛的話，也就沒這麼大勁喳呼，使得多遠都能聽的見。諦老也明白他的意思，就又告訴他說：

「不要再說閒話，好好提起正念來念佛，出家人若能了脫生死，死不足慮，省得在這個五濁惡世受苦，你如果沒氣力念的話，可以在心裏默念，死後一定能往生。」說著老法師就往外走。

「啊？老法師！我心已亂，念佛也念不下去！」

「哼！」老法師生氣的樣子「外道種子！」說這話時，已經邁步出門口去了。

待一會，我也到寮房去看他，形色憔悴，面黃肌瘦，病勢很厲害！我進去說了些鎮靜他安慰他的話，這時他的態度和神色稍微沉靜些，聲音很低的對我說：

「老法師叫我念佛求往生，唉！我現在已經沒有心勁念，請你給開個藥方治一治吧！」說著把眼閉上。像很沮喪的樣子。接著我也說：

「這病已經厲害到這種程度，我治不好；但是我有一個好法子能救

你。」

「什麼法？」他因為想快好病，所以很急切的問。

「這個法你也知道，不過你因為病得很厲害，把它忘了，如果你發起至誠心來念觀世音菩薩聖號，自然就感應獲救了。」

在他的心理，以為念佛求往生，自己心裏並沒十分把握，倒不如念觀音菩薩求活吧！病好之後，還可以多活幾年以滿弘法之願。人都是凡夫境界，貪生怕死的心大，經過我這麼一提醒，他忽地想起來說：

「對！對！對！我念！我念！」

說完這話我就走了，我和寶靜，妙真兩法師，住在他那個寮房的樓上層，在樓板縫裏也可以瞧見他，晚上聽他放開了嗓，一個勁直喊「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弄得滿院子的人，差不多都能聽的見。那時，他已經八天沒吃飯，白天還常常吐膿吐血。

真是有感必有應，夜間，我們三個人在樓上已經睡醒了覺，還聽道同學一面咳聲嘆氣，一邊還念他的「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念了一會，忽

然停住聲不念了，又待了一會，只聽他像很清醒的樣子說：

「岫松師呀！我的病馬上就要好了，剛才我看來一個挺大歲數的老太太，手裏拿一個桃叫我吃，我吃下去之後，覺得嘴裏很清香，心裏也很痛快！不一會就醒了，現在心裏也不難受了。」

「可不是！」岫松師說：「剛才我也似乎看見有位老太太到這兒來，想必你誠心念觀音菩薩念的有感應了吧！」

「唉！」道同學又央告似的說：「岫松師呀！你真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你老看我怎麼辦？我的病現在雖然好了；可是，我已經八天沒吃飯，現在覺得肚裏有點餓，想喝點稀粥，你老去給我做一點吧，不然病剛剛好了，再餓壞了怎麼辦！」

這時候，天已經半夜多，各寮的人都睡覺了。這事情如果在小廟裏，或俗人的家庭方面還容易辦；因為都是自己家裏人，種種東西都現成。出家人住常住的就不然，當清眾的作不了主，要什麼東西都要經過庫房；可是，這時候庫房裏和廚房裏都閂上門睡覺了，如果去做的話，還得去叫門

要鑰匙，費挺大事，這事要換別人他絕不答應去做。不過岫松師因為他是山東人，又很老修行，凡是山東人都性情豪爽，經不住幾句客氣話，只要是與人有利，講義氣的事，就是多為難也去辦。

雖然他起初聽到道同學的話，還有些猶猶豫豫的，後來一想——可不是，他病剛好，要吃東西，別再餓著，哪裏不是行方便救人。於是岫松師就去庫房叫門要米，臨走的時候，道同學囑咐岫松師，做粥的時候，要洗洗手，必須洗四遍，並且對這話千萬的囑咐了又囑咐。岫松師說：

「洗一遍或兩遍還不成嗎？幹嗎還必定洗四遍！」

「唉！叫你洗四遍你就洗四遍好了，這點事還辦不到嗎？」說這話他像很著急。

本來，有病的人，有個謬脾氣，難伺候，岫松師也不懂得侍侯病人的規矩要有耐煩心，其實當他叫洗四遍手的時候，岫松師能夠順口答應他也就沒事了，究竟做飯的時候洗幾遍，他還能知道嗎？不過因為岫松師是個直性人，他偏不說洗四遍，所以弄得道同學才不高興。後來岫松師看他很

著急，也就佯自答應了。

去做飯的時候，連叫門加升火，費了挺大勁，差不多有兩個鐘頭工夫，把飯煮熟了。雖然是黑燈瞎火，岫松師很耐煩，想的很周到，臨給他送粥來，還帶來一碟鹹菜。道同學，端起碗來，臨要喝粥的時候又問：

「你洗過手嗎？」

「我洗咧！」

「洗幾遍？」

「洗兩遍！」岫松師一點也不瞞藏，實實在在地說出來了。

「叫你洗四遍，你為什麼洗兩遍！」道同學悻悻然生氣了；然而岫松師很忠誠，並沒再言語。道同學一邊喝稀粥，一邊掉眼淚啜泣著說：

「唉！我的命運不好哇！假若我有個好徒弟徒孫在跟前，叫他洗幾遍，他就洗幾遍。」

岫松師山東人，本來很仗義很豪俠，一聽這話禁不住火了！

「你這人太不通情理！你病的很厲害，誰都不要你，我叫你搬我寮房

裏來伺侯你，你反罵我，明天你趕緊走吧……」

道同學一邊喝粥，一邊掉眼淚，岫松師在旁邊直嘟囔，到天明，他還是放不下。我們幾個同寮的在樓上，把這事聽的很清楚，妙真法師，禁不住笑了。後來我們又找幾個同學，到他寮房裏，把岫松師解勸了一頓。大家都說：

「岫松師，請你原諒他吧！因為他有病，心裏著急，或者說話失檢點，差不多人都這樣，你既然最初發心照應他，就請你好事做到底，千萬不要和他一般見識。」

從此以後，他的病才慢慢好起來，從夏天，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能夠出屋，可見他的病，已經到了相當程度。幸而他年紀輕，才不過三十多歲，如果年歲大的話，就不容易好了。

當時我看到出家人生病的苦況，心裏很有點感觸！因為出家人，割愛辭親，南參北學，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住到十方叢林裏。一個人赤條條無牽掛，對於衣食住方面，都是由常住想法來解決，這個不用自己犯愁。

惟獨到了有病的時候，這最感覺苦惱，如果在某一個地方，住的時間久，有幾個比較知己的同參道友在跟前，能隨時隨地的照應照應，自己手裏再有幾個衣單錢，這樣心裏還痛快一點；如果剛住到一個地方，新來乍到，舉目無親，自己病的很厲害，又沒有錢吃藥，想吃點什麼東西也沒人問，這樣心裏一著急，病就更厲害，病愈厲害，心裏也愈苦惱，漸漸由生理變化，而起了心理的變化，這樣病就不容易好了。俗話說：「身病好治，心病難痊。」人心要有了病，確乎是不容易治！平素人緣好的人，還能有人問，人緣不好的，誰也不願理，這事情出家在家都是一樣。不是有這麼兩句話嗎？「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尤其當法師的，沒有人緣，講出法來也不投機。常見一些人，有一點小的本領，卻有天大的脾氣！弄得脾氣比本領大，性格孤調，一點人緣也不結，與誰也合不在一塊！這樣人有了病，往往沒人去問。所以當時我看到出家人生病的苦況，和一般「冷酷無情」的光景，心裏很有點感觸！知道出家人其他都不以為苦，惟獨在自己生死未了之前，以有病為最苦。當時我曾在心裏發一個願：如果將來我要建立

一個修行地方的話，決定在廟裏設一個小藥房，由常住拿錢，專備十方師父們有病苦的時候，能夠吃藥方便。所以自湛山佛學院開辦以來，就先立一個小藥房，首由中央銀行眭行長施藥費六十元，買普通應用的藥，不足者，由常住拿錢預備下；或我自己所得的供養錢，也湊一點在裏面，有了什麼病的時候，我還可以看看，開個藥方。這樣在出家人修道方面來說，能夠四緣—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具足，就方便的多了。這雖然算不了什麼大的慈悲，可是，師父們生病的時候，省下了若干的醫藥費，還減去不少的苦惱。八福田中，伺侯病人為第一福田，希望後來諸位法師，能夠自己住持一個地方的時候，也要對這事情特別注意！平素同學們有病，也要先結人緣，多關照一些。

佛在世時，為了僧人有病，在戒律裏面，對看病、養病、送終、埋葬，都制訂有很詳細的規則，可惜後人都不遵照實行。

有一次佛看見一個比丘，病得很厲害！一個人躺在那裏，也沒人理他。佛問他：「你為什麼有病，一個人躺在這裏也沒人理你？」病比丘說：「因

為我平素很懶，別人有病我沒耐煩心去看護別人，所以我有了病也沒人來看護我。」當時佛看他很可憐，說：「好啦！你不要怕！我來看護你。」於是佛親自給他打水沐浴，洗除大小便各種不淨，又給他打掃出來一間屋子，安好床舖，讓他躺在那裏，自己委曲宛轉，很耐心的服侍他。（見戒因緣經及慈恩法師傳。）

從此佛便立下了規矩，遇有僧人生病時，應有和尚、同和尚、阿闍黎、同阿闍黎、弟子，從親至疏，次第輪流擔任看病工作。假使病人沒有這些有關係人的話，要在大眾僧中派出人來擔任看病工作，若不肯幹的，便犯吉羅罪，受大眾呵斥！假使沒有比丘、沙彌、優婆塞時，便由比丘尼、式叉摩那女、沙彌尼、優婆夷，來擔任看護病人工作。可是，她們看病人時，不應觸比丘身。佛並勸大眾，應當自動發心照顧病人，慰問病人，能隨順佛語，供養病人，也就等於供養佛。不但同住的人有了病應互相照顧，就是在半道上或車上船上遇到人生病，也應當在可能範圍內，盡量予以服侍照顧。

關於這些意思，散見於諸部律中，我因不是專門研究律的人，也記不很詳細，偶爾想起來，也只是說一個大概。關於埋葬的事，在善見律中說：除為觀無常故，不得送白衣喪。若手執母屍，殯殮無罪。

又這一年，諦老法師到慈谿縣，五磊山寺傳戒，我奉諦老命到天津清修院，代替清池和尚，他亦到五磊山去傳戒當教授，等戒期圓滿，清池和尚回天津，我又從天津返回寧波觀宗寺。

（三）觀念念即住覺妄妄皆真

諦老在的時候，觀宗寺冬參夏學，宗教兼修。因為諦老最初講經的時候，外人都說他學來的，不踏實，他個人也以為自己歲數輕，不宜老早陞座講經受人禮拜。所以後來就又去參禪，在金山一氣住了二年多，以後又到其他地方掩過幾次關，專修禪定工夫。後來又漸漸開座講經；可是與前所說的話，就大不相同了；因為他這是從自己心地悟出來的。

諦老深得參禪的利益，自己也很有見地，所以他在講教的時候，也多

注重靜坐。學校每逢上課之前，先修止觀，靜坐一小時，就是先入定而後發慧。

禪、具云禪那（Dhyana），這是梵語，譯成中國文為靜慮。禪那的本體為寂靜，而又具足審慮之用，故曰靜慮。靜就是定，也就是止；慮就是慧，也就是觀；定慧均等之妙體叫作禪那。

最初，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迦葉尊者，破顏微笑，這是在西域禪宗的初祖。到了第二十八代，達摩祖師，在梁魏時代來到東土，為東土禪宗的初祖。達摩以下，慧可大師領得無言心印，為第二祖，僧璨為三祖，道信為四祖，弘忍為五祖。弘忍以下，有慧能神秀二位大師；慧能之禪法行於南方，叫做南宗，神秀之化盛於北地，叫做北宗。南宗的禪法，純粹得祖師禪之神髓，北宗的禪法，有些如來禪的痕迹，這是他們兩宗的特異點。六祖慧能之下，又分出南嶽、青原兩系，南嶽傳於馬祖，青原傳於石頭。馬祖之後最盛行，輾轉傳持；而又分出偽仰、曹洞、臨濟、雲門、法眼五家。到了宋朝，臨濟之下，又附揚岐、黃龍兩個支流。總起

來說，就是五家七宗。

中國之稱為「禪宗」，始自李唐時代，故中國之禪宗也就在那個時候最振興！

天台宗門庭講修止觀，不講參禪，其實修止觀和參禪用功的方法雖不同，然而它成佛的目的卻是一樣。參禪是抱定一個話頭，從疑中去參悟；止觀是大開圓解之後，從信中按照一定理路去修證。止觀是以慧門入手，先悟後修；參禪是從行門入手，先修後悟。（上根利智，亦有修悟同時者。）從慧門入手的，如讓人先睜眼而後行路；從行門入手的，如讓人先行路而後睜眼。這就是因為眾生的根器有「法性」與「慧性」之不同，「法性」根器者，自以修門先入為相應；「慧性」根器者，自以悟門先入為相應。如密宗，為「法性」人多，故以修法是尚；台宗為「慧性」人多，故以悟理為先。這裏所謂悟，並不是開悟、證悟，而是承佛所說諸了義經之法相，啟後學之解悟，然後用性德能觀之智，而觀所觀之境，由此才能證悟。雖修悟先後各殊，然修極自悟，悟極是修，亦未嘗二致。不過從行門入手的，

是刳舊習而力猛，很容易走岔路，——如無聞比丘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從慧門入手的，是克舊習而力弱，很容易走入輕狂。修止觀的，初修空觀，次修假觀，後修中觀。參禪的人，初破當面關，次破重關，後破末後關。

禪之中，還分如來禪與祖師禪；例如所說的「禪那」，「止觀」，「無所住而生其心」，這都是如來禪。「天龍一指」，「臨濟四喝」，「雲門餅子」，「趙州茶」，「如何是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看念佛的是誰」，這都是祖師禪。古德說：「如來禪好悟，祖師禪難明。」記得在禪宗裏有這麼四句話：

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
人在橋上走，
橋流水不流。

像這些話，都是機鋒話，能夠參透就算開悟。

如來禪，能契機契理，因地因人因時而教。教之中，又有權有實：如藏教者，契小機契真諦，純權無實；通教者，既通小機契真諦理，亦通大機契三諦理；別教三權一實，契大機及契但中理；圓教純實無權，契最上大機，及契圓中理。

祖師禪，但重契理，多不能通權俯就契機。世間禪，但能契機，不能契理。（如九次第定，就是這樣。）契機契理者稱名為經，契理多不契機者，稱名為語錄，契機不契理者叫做學說。

止觀是中國的譯音，梵語名奢摩他（Samatha）譯云止；梵語名毘鉢舍那（Vipasyana）譯云觀。止就是止於諦理不動的意思，也就是止息妄念的意思。觀是觀照，觀智通達，能夠契會真如。若就所修之方便而言，止屬於空門和真如門，緣無為之真如而遠離諸相；觀屬於有門和生滅門，緣有為之事相而發達智解。若就所修之次第而言，則止在前，先伏煩惱，觀在後，後斷煩惱，正證真如。止伏煩惱像磨擦鏡子一樣，鏡子磨光的時候，一切塵垢都沒了（就比如已經斷惑）。再能夠顯現一切萬象（比如證

理），這就是觀。然而止觀是二而不二的，以法性寂然就是止，法性常照就是觀。觀必寂然，觀就是止，止必明靜，止就是觀。

在羅什法師的維摩經注裏說：

「係心一處名為止，靜極則明，明即慧、為觀。」

起信論上也說：

「止謂止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義故，觀謂分別因緣生滅相，隨順毘鉢舍那觀義故。」

摩訶止觀上說：

「無明即明，不復流動，故名為止；朗然大靜，呼之為觀。」

天台智者大師，從南嶽大師傳受三種止觀：第一是漸次止觀，初淺後深，像登梯子升石階一樣。修的時候，最初要持戒，次修禪定，然後漸漸修實相。當時智者大師，曾按照這個意義和層次，說禪波羅蜜十卷。第二是不定止觀，前後互更，像金剛寶在日中的時候一樣，現象不定，無別之階位，也隨眾生之根器不同。或前淺後深；或前深後淺，或淺深事理頓漸

不定，智者大師曾依之說六妙門一卷。第三是圓頓止觀。一念具足空假中三觀，緣真俗中三諦理，初後不二，自最初緣實相，至於最後，都是行解具頓。智者大師，也曾按照圓頓止觀的義理和層次，說了十卷摩訶止觀。唐朝湛然大師，又撰止觀輔行四十卷，專門解釋摩訶止觀。

湛然大師，他自己有著的止觀義例兩卷，內中分七科來解釋圓頓止觀，還有止觀大義一卷。

此外，陳朝南岳慧思大師，著有大乘止觀四卷，內中分五門：（一）是止觀依止，（二）止觀境界，（三）止觀體狀，（四）止觀斷得，（五）止觀作用。在最後還有指出的禮佛止觀，食時止觀，及大小便利止觀。上面這些著述，都是對修止觀極重要的，很值得去研究。

觀宗寺，除平常在講課的時候，修一小時的止觀外，每到冬至節後，就把經都包起來，大家一齊進禪堂，打禪期，末了還要打幾個佛期。有時候，要在外面請幾個有工夫有見地的老班首，去指導講開示，我在那裏，整參了三冬。

進禪堂的時候，什麼東西也不許帶，只抱一床被窩，穿一雙草鞋，札一個大寬帶。班子站好，由方丈和尚領著到客堂告生死假，然後再進堂用功，這表明是打的生死期，要尅期取證生死不了不算完！

進了堂，有維那師領導，各位班首，每人一塊香板，都是劍形的。跑香的時候，大家繞佛龕一個跟一個順行，袖子甩起來，左擺右甩，裏三外七，誰也不許踏著誰的鞋，也不須有散亂念頭。如果有不如法或跟不上趟的，馬上就挨香板，大家都如法時，就照自己袖子上打幾下子，表示警策！這是恐怕大家有散亂念頭。跑的時候，年輕的笨人跑外圈，歲數大的老參師，多跑裏圈，中間班首師父，或者偶爾要使勁喊一聲：

「跟上跑起來！」

「提起話頭來參！」

禪堂裏人很多，跑起來腳步瑟瑟的響，乍然聽到一種棒呵的聲音，大家都厲毛厲色的致心一處，不敢有一絲雜念。約摸跑二十幾個圈子，當值的走到鐘板跟前，拍！拍！打兩板一鐘，挂二板，大家一齊站住。這時候，

覺得身外無物，物外無身，靜悄悄冷冰冰，諸般放下，萬慮皆空，若身若心，都另有一種境界，另有一種受用。

我出家的目的，固然是想把佛法宏揚出去，但主要還是想在佛法中，真參實學，從自性上，找一種真實受用，能夠明了各人的生死本分事情，這才是個人的心願。所以當時我對參禪修止觀很願意，也很注意！對學教的事情，都是勉強去學，究竟還是以修行為正事。不過對於教也不能完全廢掉，我的意思：能夠把天台宗學一個大概，對自利上作一種助緣，對利他也能作一種方便。

打禪期的時候，隔四天要考問一次工夫。去的時候，要穿袍褡衣持具，到班首師父，或到方丈和尚那裏，拍！拍！拍！三彈指，請進屋裏去，問訊展具，禮佛三拜，長跪合掌。問的時候，要把自己的見地境界實話實說，這時也有說「空」的，也有說「有」的，其說不一。末了班首師，總要打幾香板，呵斥一頓！

「飯桶！好好回去再參！」

就這樣，輪班一個一個的都去考問。工夫用的不相應不如法，還都得要挨香板。

有一次，我到諦老那裏去請教，頂完禮之後，他老先問：

「你用的功夫怎麼樣？」

「沒別的！」我說：「最初坐的時候，妄想直起，像海裏的波浪一樣，前浪逐後浪，後浪逐前浪的不斷，抑制也抑制不住，心裏很著急。後來我不抑制它，反而用觀照力來觀它，觀看妄想究竟從何處起，這樣一觀，妄想就沒了，沒了又起，起來再觀。時間長久，慢慢的妄想就不起了，心裏也很恬靜很自然了。」

「嗯——」諦老說：「你算會用功咧！就這樣好好回去修吧，以後可以不用再來。」

我見別人去考問功夫的時候，總要受幾句呵斥！挨幾下香板才回來，我這一次到諦老那裏去，把自己用功的方法一說，也沒受呵斥，也沒挨香板，就回來了。這在口裏雖然不說，心裏當然是很高興！以後就用這觀妄

想的法子去修。

有一次坐晚二板香，覺得剛盤上腿子不久就開靜了，後來經粥單的告訴我，一支大板香，早已坐過了。在這一支香裏，雖覺得時間沒多大工夫，可是，覺得身心很恬適，很如法，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受用，無形之中，從性地裏流露出來兩句話，就是：

觀念念即住，

覺妄妄皆真。

最初我對這兩句話，並不敢認為就是對，後來去問諦老，諦老給印可了。

本來天台宗用功，是觀第六意識現前一念心，最初觀的時候，不要怕起妄想，也不要心裏著急，想去妄想。如果有妄想的話，可以去找妄想，觀妄想，像抓賊一樣，看看妄想究竟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因為妄是由真而起的，沒有妄，就沒有真；沒有真，也就沒妄，要求真，必須從妄中去求。所謂：「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最初雖是一念妄心，觀來

觀去，就成一念真心了。不然那裏還另外有個真心，要知真心不離妄心，妄心不離真心；真妄是不二而二，二而不二的。

所以，最初用功的人，不要怕有妄念，有妄念時，用能觀智去觀，這妄念就住了；同時覺照這妄心就是真心，並沒離開妄心，另有個真心。因為一念中，就具足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一念即三千；三千即一念，不縱不橫，不前不後，作為不思議境智，而成兩重能所；即能觀之智，與所觀之境相應，為第一重能所，此能所合成一塊（即是一個受淘汰之第六意識作不思議智，又作不思議境。）。到了境智一如時，為能觀之妙智，而對陰妄一念，作所觀之妙境（即十法界之五陰）為第二重能所。

關於兩重能所，在指要鈔裏，曾用鐵槌、淳朴、砧石，三種東西來作譬喻；就是槌與砧相對，為第一重能所，槌砧與淳朴相對，為第二重能所。就是說以能觀的智慧之槌，與所觀的妙境之砧，而鍛鍊陰妄一念的淳朴，使成三千一念；一念三千之妙體。以圖示之如左：

觀念念即住，當於第一重能所；覺妄妄皆真，當於第二重能所，意義是相合的。天台宗是講觀不思議境的，事實上因我們後來人，根鈍習氣重，不能一下子就直接觀到不思議上去，難免落於漸次，在這裏我對修止觀，就比較容易明白的，簡單的補充幾句話：

一切修行之法，通依大藏經，不出四科（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等法，止觀之法，是從第一科五陰中，擇其第五識陰而修之（此識陰性具八心王，五十一個心所），所謂去丈就尺，去尺就寸。何謂去丈？就是去其四科中之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何謂就尺？就是就其四科中之五陰。何謂去尺？就是去其五陰之中前四陰。何謂就寸？就是就其五陰中之一識陰。為什麼就此一識陰呢？因此識能含藏一切染、淨、善、惡、無記

等法，染的時候，就是無明熏真如；淨的時候，就是真如熏無明。現在修止觀，是由今生及前生；乃至多生多劫前，曾經受過佛法的熏習，由於這種熏習，就是所謂「佛種從緣起」，無性之「善因緣性」，發動了「了因慧性」，就以此慧性，為能觀之智，而回觀此識陰中之第六意識，作為所觀之境。這個道理很好明白，比如我們大家，最初並不知道有佛法，後來聽人說，才知道有佛法，現在也知道修止觀這一法門。還有一般愚夫愚婦，老莊家人，自幼生長在邊地下賤的地方；或僻鄉陋里的山窩子裏，多少年來，一點文化沒有，不要說修止觀，就連佛法從來也沒聞到過。可是，有時他走到大都市有佛法的地方；或者有明白佛法的人，到他們那裏去宏法，在這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因緣）裏，他聞到了佛法，受到了佛法的熏習，並且還知道了修止觀這一法門。由於聞到佛法的這個「善因緣性」，發動了「了因慧性」，先皈依三寶；而後持戒，慢慢又開始修止觀。可是，這不能就說是「以不思議心，觀不思議境。」只是用聞到佛法的這個「了因慧性」而來觀他的第六意識（以其能分別故，即是先以思議，觀思議，

成不思議），觀至能所一如時，證生空智，可以認識自己的本心（但於外境還是兩個）。此生空智有兩種：一是析空智；二是體空智。析空智不通大乘，小乘人以析空智，修析空觀，證阿羅漢果（小乘人保果不前，觀法亦但見空，不見不空。）。體空智能通大乘，以體空智，修體空觀，修至能所一如，第六意識轉為妙觀察智，以此作不思議心，為能觀之智，再觀色、受、想、行、為所觀之境，括盡十法界無遺，俱成不思議。觀至俱生我執破盡時，第七識轉成平等性智；再觀至俱生法執破盡時，第八識轉成大圓鏡智；前五識亦隨第八識同時共轉為成所作智。最要緊的是第六意識的智力，如果能造最勝善業，就從此起始成佛；如果造殺盜淫妄五逆等最惡業，就下地獄！

又了因原由意識所緣，成慧性、作為能觀之智，觀至境智一如時，同成不思議心，是為大乘觀智，亦即第二重能所之觀智，其所觀之境，則為遍法界之五陰，皆為所觀之不思議境。其實兩重能所，都沒離開「陰妄一念」。陰就是色、受、想、行、識五陰，一念就是現前的一念；若一念迷，

即成五陰；一念覺，即成五德。在兩重能所裏，既說是「陰妄一念」，可知是對迷而言，喻如頑鐵淳朴，必受錘砧之鍊，方能成器；以喻五陰，必有兩重能所之觀行，方成「自行因果」之內五德；再度化九法界眾生，方成「化他能所」之外五德，共成如來十種通號。

修止觀像用斧鑿鑿壁一樣，譬如一個人，被囚在屋子裏，裏面黑漆漆的，一點光也透不進來。這時人們為了想得自由；想看到光明，認為非把牆鑿破不可，於是慢慢用斧鑿一下一下的鑿。他鑿到的地方，就等於是止，鑿的時候就等於觀，鑿出的孔洞，就等於是止觀的成效。實際上當他一下一下開鑿的時候，同時也就是出孔洞的時候；出孔洞的時候，同時也就是開鑿的時候，鑿與孔是同時的。這就是說：當人修止的時候，同時也就是起觀行的時候；起觀行的時候，同時也就是修止的時候，止與觀是同時的。又鑿有久暫，孔有淺深；亦如止有淺深，觀有優劣。等到牆孔鑿透時，外邊的整個虛空，和屋裏的局部虛空，有了一孔的連繫，人們也有了一空之見的光明。可是四周的牆，還沒完全鑿盡，來去還不能完全自由；對整個

太虛空的光明，還不能完全窺見。等到把四周的遮障完全祛除時，屋裏的虛空，和屋外的虛空，成為一整個的，沒有一點界限。這時屋子裏的黑暗也不用去，人們也不用動彈，就可以遊目騁懷，看到整個太空的光明，斧鑿便沒有用了（除非再用來鑿虛空。），以喻行人，雖已修到相似或分證的地步，可是六塵未盡空，窮源猶未盡。必須把無明破盡，到了真妄不二，能所雙亡的時候，才能究竟徹底。到了這時候，什麼止觀，什麼能所，什麼思議與不思議，凡是以言遣言的話，全成廢話，全都用不著了。可是，因眾生執著性大，總以為這個身體是我，身體以外的便不是我；把身內虛空，和身外虛空看成兩樣，亦把自己的知覺，和身外的知覺，看成兩樣，何況知覺外之各境界更看成兩樣，這樣就所以永不能證得法身遍滿了。

上面這些話，不過我大略說一說，究竟詳細處，和真實的受用，還得自己去研究，去體驗，並不是但用語言文字所能夠表達的。

對於初學修止觀，還有一個最簡便的法子，如果最初修觀不能觀現前一念時，可以用眼睛定住了神，觀現前的境。眼前有什麼東西，就觀什麼

東西。眼光也不要放的過遠，往前看不過臥牛之地，不即不離，兩眼下垂，這樣把身心定注之後，然後再去觀現前一念。這是一個權變方法，如果能觀現前一念時，還是觀現前一念為最好。觀的時候，也不要怕起妄想，要回過頭來觀妄想，找妄想，看看這個怕妄想的，和知道妄想的究竟是誰。到這時，一心不能二用，心裏明明白白的，全是觀照的力量，這樣妄想就沒有根了，大家應當在這要眼地方多用工夫！

大光按：大師所說「自行因果之內五德」，即指如來十種通號之前五種通號；「化他能所之外五德」，即指後五種通號。按如來十種通號，讀之實為十一種，諸經解說不一：大經解釋為十一句，大論合「無上士調御丈夫」以為一句，乃至世尊為第十句。成實論與此同。本業瓔珞經謂從一者如來，乃至十者佛陀，具足十號名世尊。佛學大辭典引證，將「佛世尊」連在一起。又謂大論第三，別開此二者至佛為十號，世尊別為尊號。法華文句七卷十二頁，為十一號並無解釋，至卷十九，二頁，乃至以後與諸大弟子授記時，均將「善逝」與「世間解」聯為一個，荊溪大師於止觀輔行

記五卷十頁，別釋為十一個，並云：「翻譯意別，不須消會。」法華經列十號之處最多，古德解釋甚略，亦未詳及十與十一之所以。大師於此頗致疑竇，曾極加注意；亦曾探詢由印度歸來之士，據云亦讀為十一種，想此為譯經時句讀之誤。大師以此原為十種，而解釋則成十一種，殊與事實不符。且講時費解，亦甚含糊其詞，又以翻譯名義集，註云「善逝」有翻「善去」者，乃姑以五陰為本，將「善逝」與「世間解」二者合為一。解釋十號，另有專文，茲節錄之，以請教於高明。

文曰：十法界成，原出於如，溯其原始，不離五陰。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識審成行；行著成想，想應成受，受接成色，色法生心，即名為識。此其往者，至其來者，則由色而受（以人之色身，必有衣食等享受。），受有苦樂等別，有別必有想，想為相牽，流動不息成行，行審轉變為識。於識誤審，執色身為淨，執受為樂，執識心為常，執想行等法為我，故名五陰。陰、亦作蘊。蘊有積聚義，陰有覆藏義。眾生蘊聚色身，覆藏妙性，流轉輪迴，苦無底止！二乘知五陰之弊，僅除色、受、想三陰

之粗覆，逃出輪迴生死，尚囿於行識二陰。諸佛揭五陰之覆，用本具之妙，以「自行因果」成內五德；復以「化他能所」成外五德，是為如來十種通號。甲、屬於「自行因果者」：一曰以「色」陰證「如來」，以佛之色身由如而來故。二曰以「受」陰證「應供」，惟佛能應受十方供養故。三曰以「想」陰證「正遍知」，由觀正因，遍知十方故。四曰以「行」陰證「明行足」，因明則行，行則明，福慧兩足故。五曰以「識」陰證「善逝世間解」（逝、去也。）以世間之語言解說，皆為戲論，無有實義，佛以明智之軟語而善去之故。（佛出世前，印度外道盛興，異說紛紜，佛出世後，盡將諸說駁倒。）乙、屬於「化他能所者」：六曰以「無上士」為能化，菩薩有上士為所化，以所化而立能化之名故。七曰以「調御丈夫」為能化，二乘為所化，未入大乘者則調之；已入大乘者則御之，名丈夫者，以惟佛能善調善御故。八曰以「天人師」為能化，天道人道為所化，佛為天人師表故。九曰以「佛」為能化，四惡趣為所化，以惡趣眾生障深，有非佛力不能化者故。十曰以「世尊」為能化，十方三世所有眾生為所化，以

三世眾生無不以佛為尊故。又大師對此並無成見，如海內外大德，有更多文獻證明十一號為十號時，當予樂從其說。

（四）諦老病在垂危的時候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春天，諦老講法華玄義講了一大半，到三月間，就去溫州頭陀寺傳戒。

當時，有人在外面散佈傳單攻擊諦老，說觀宗寺原先住十方人，現在改成子孫廟，還有捏造的一些別的言詞。其實並無其事，完全是外邊的人造謠言侮辱他。因為那時我正在觀宗寺住，目覩事實，他們外面所說的那些話，都是沒有的事。不過諦老已經歲數大，架不住人謗毀，他原來又有個吐痰的病，加之以著急上火，就得了中風，口歪眼斜，病的很厲害！諦老知道我會醫道，拍電報讓我到溫州去看病，等我接電報坐船到溫州的時候，諦老已經回觀宗寺，相差一天工夫，我也從溫州趕回來。

我回觀宗寺給諦老診斷之後，開一劑小續命湯藥方，吃了兩劑，口歪

眼斜的病，完全都正過來了。可是，還剩一個半身不遂的病，腿腳腫脹，渾身不能動彈。後來又請當地的名醫來治療，究竟也沒治好。原因是：第一諦老歲數大，第二本地人最喜歡吃臭菜，那東西又最能生痰，諦老的病是痰火盛，加之以著急，內裏發脹，氣又不舒暢，所以把他憋的難過。

按醫家來說：凡遇這種病，須用十棗湯（毒藥）倒痰，把痰完全倒出來之後，氣一舒暢，渾身不難過，腫也消下去，病就好了。不過這種藥性太厲害！沒有十分把握，輕易不敢用，萬一用錯的話，往往把命都喪了。我也因為藥性太強，恐怕諦老受傷以後不能講經，所以也沒敢用。

過一個月後，病又更加厲害！上邊悶的吃不下飯去，下邊腰腿老是發腫，一般人，都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

這時候道同學，自去年暑天鬧肺炎，到今年三月天，已經好的差不多，早已出屋能動彈，原先他生病的時候，諦老看他去，叫他念佛求往生，現在他好了，諦老又病了，他也去到諦老那裏去問病。見面時先說了一起安慰的話，末了他又說：

「老法師！你不是會修三止三觀嗎？病是假的，你老可以修假觀呀！」

諦老在床上坐著，沒言語，只是翻翻眼皮看看他，沉了一會才說：「哼！觀是假的，疼是真的呀！」說完這話，又對他笑一笑。

道同學本是一番好意，想安慰他的；可是，看看諦老的神氣，知道自己的話有些失檢點，說得太冒失了；但也收不回來，就這樣找了個沒趣，也再沒說別的就走了。

諦老的病，一天加重一天，弟子們想不出好法子來，中西醫都束手無策。諦老也以為自己的病沒有希望，整天盼望趕緊往生。過幾天，來一個賣野藥的先生，因為他醫理欠通，看病下藥都很武斷，治死了很多人，人們都叫他蒙古大夫。他是諦老的同鄉，自幼就在一起，年紀也差不多，弟子們領他與諦老見面，談了一會話，諦老說：

「我現在求死不得，治也治不好，真是業力所纏！你趕緊給我看一看開個方，看看這病能不能有辦法，如沒有辦法的話，我現在巴不得求往生，

省得為這個色壳子所纏縛！」

吃過飯，他給諦老診斷了一番，據說這是「大腳瘟」。諦老問他「有法子治嗎？」他說「有！我這藥可很猛烈！」諦老說：「不要緊，死活皆可。」於是他從腰裏取出來一包藥，別人也不知那是什麼藥，他也沒讓別人看。又弄半碗開水，把藥和在裏面攪一攪，端給諦老喝下去。大約待一刻鐘工夫，吐瀉交作，弄得渾身上下，滿床滿地，不是痰就是糞，不一會，把諦老弄得不能說話，只翻白眼，眼睜睜快沒氣了。這時候茶房著急，跑到各寮房去叫人：

「壞咧！」驚惶失措的樣子說：「老法師吃這服藥，病得很危險！快去看看吧！」

同學們聽說都相繼跑到諦老屋子裏去，這時還有諦老的一些歸依弟子，在觀宗寺外院住，也都趕到了。藥力使的諦老已經不大省人事，我和幾位同學幫著茶房把諦老床上的被褥等都抽下來，讓那些女皈依弟子們退出去，給他混身上下擦了一起，也沒擦乾淨；一邊擦，他還一邊往外吐，

連痰加糞，除出去兩大洗臉盆。

諦老那些女皈依弟子，老太婆，待一會又回來，看到這種情形，很害怕！用手指著那位蒙古大夫的眼皮，操著滿腔的寧波口音責備他說：

「儂這個東西呀！阿啦不知儂弄的些什麼藥，把老法師藥死咧！將來儂要給老法師償命的！」

待一會，那些老太婆，就指打著他的頭皮呵斥一頓，待一會又呵斥一頓，這個也挖苦，那個也抱怨，嚇得那位蒙古大夫，站在牆角裏，渾身直抖戰！一句話也不敢作聲。

稍微停了一會，我問大夫用的什麼藥，他不敢說實話，只說用的冰糖。其實冰糖的力量哪有這麼大，一定是用的甘遂，這原來是一種毒藥，味很苦辣，喝的時候，要用大棗，這樣我一說，把他所用的藥方子揭穿了。他依然站在那裏，像傻了一樣的默而不答。後來我又對他說：

「不要緊！你可以說實話吧！因為諦老的病，是因氣生風動痰，要想好的話，還必需用這種藥，讓他把內裏的痰積，都吐出來方可。不過這種

藥太猛烈，恐怕病人受害，所以普通人不敢用。」我這樣一說，他都承認了。

待一會，諦老已能喘氣很均勻，腿腳的腫脹也消下去不少，真是立竿見影，藥力如神！到最後只往外吐黃水，這時連痰加糞，已除出去差不多有三洗臉盆。因為諦老平素喜歡吃臭菜，這種菜最易生痰，又加他前幾天吃的東西有沒消化下去的，這次藥力一使勁，都倒出來了，所以一次就吐這麼多。

到晚間，諦老的神氣很清醒，四肢也不再脹的難過。重新又洗了洗身上，把鋪的蓋的也都換上新的，大夫也有功了。可是，他從上午還沒吃飯，我又叫人給他做四個菜，打發他吃飯，諦老的病也從此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了。

第二天，從外邊來了兩個縣府衙役，一進廟門大夥都很驚恐，不知是怎麼回事。差役見人，就問有沒有從台州來的人。原來這位蒙古大夫，在來觀宗寺的前幾天，已經把他的老鄉藥死了一個！也是和諦老同樣的病，

因為老年人患痰喘，他也用甘遂，一劑藥吃下去，不一會老頭子就翻白眼沒氣了。後來人家告到台州縣府，他已經在村裏隱匿了十幾天，不敢出頭。後來，又偷跑出來到觀宗寺，縣裏的衙役，也追蹤趕來，預備抓他歸案。不過因為他初到觀宗寺的時候，並沒像出家人一樣先到客堂掛單，直接就到諦老屋子裏去了，所以一般人都不知道，問誰都是說沒有這個人。後來把這事告訴給大夫，他嚇得不敢說話，只打抖戰，過幾天，在夜裏，才從後門把他放走。

這是說諦老病在垂危的時候，我想：這都是佛菩薩感應，任何人都治不好的病，任何人都不敢用的藥，不想，來一位蒙古大夫，遽然敢用此藥，遽然也就把病治好了。不是毒藥嗎？然而用的是地方，毒藥也成好東西了。

第十章　離開觀宗寺以後

（一）蕭寺話別懷舊緒

民國八年，禪定和尚在觀宗寺接座，前後連任了五年方丈。從民國八年春天，就幫同諦老監修觀宗寺工程，直到九年（一九二〇）秋天，才大概修得告一段落。

這一年春天，諦老曾到溫州頭陀寺去傳戒，回來之後就生病，一直到秋天才見好，但身體並沒有完全復原，學校的課程，講法華玄義，由監學法師代講。他講的時候，也不發揮文外的義理，只就字面上念一念正文，同學們大多不高興。

禪定和尚，看觀宗寺工程已經修得告一段落，諦老有病，也不能講經，住在觀宗寺，徒耽誤自己的光陰。同時他看到觀宗寺什麼也不缺，只缺一部藏經，因此他想在他這一任方丈之內，給觀宗寺請一部藏經，做一個紀念，藉這請藏經的機會，還可以到他方參觀參觀。主意拿定之後，把這些

情形都告訴了我，想教我跟他一塊去。當時我也因為在觀宗寺已經住了三年，想借此機會，跟他到各地參參方。可是，恐怕到諦老那裏告假的時候不好說，因為諦老對北方學人，尤其對我，很重視，巴不得造就出幾個北方人才來，到北方，宏揚北地的佛法，因此見到北方去的學人，就特別親熱。這樣一來，假就不好告了，尤其平素一點事沒有，就想告假走，這更是不許可。

後來禪定和尚對我說：

「你無緣無故的告假走，諦老當然不許可，你可以拿你師叔有病為藉詞，就說讓你趕緊回去，這不就成功了嗎？」

話雖這樣說，如果沒有正式的憑據，到諦老那裏也是辦不妥。後來我找一個舊信皮，寫了一封假信，裝在裏面，說我師叔病的很厲害！讓我趕緊回去。拿這樣信，到了諦老跟前，把這情形一說，又把那封假信交給諦老看了看，想告暫假走，諦老發出一種很鄭重的聲音說：

「嗯——不成！出家人為的了生死，在外邊參學要緊！死是小事，如

果你師叔該死的話，你回去也替不了他，不該死的話，你不回去，他也死不了。」

聽這話，我知道諦老是不准假，也不敢再勉強。沉一會我又對諦老說：「我還有很多衣單錢，在我師叔那裏存著，如果我不回去的話，我師叔死了之後，我的錢也都沒了。」

諦老聽了我這話，又沉思了半天才許可。接著問我告多少日子的假，當時我預備告一個月，諦老說：

「早去早回，用不了一個月，准你二十天吧！」

這樣我算告下假來了，其實，我去告假走之前，已經把衣單捆好運出去。單上只剩一個小破帳子，臨走的時候，給監學（仁山）法師告辭，他以為我是溜單走的，一邊笑著，一邊問我：

「你告下假來了嗎？」

「告下來咧！老法師准我二十天！」說著，我在人叢裏走出來，離開觀宗寺門口，雇一輛轎子到碼頭，上了江輪。

我在民國六年九月間到觀宗寺，到民國九年九月間，整整是三個年頭了。這裏是我的僧格鑄造處—受戒—也是我法身慧命養成所——學教參禪——諦老對我的慈愛，諄諄教誨，同學對我的歡洽，濟濟一堂，使我「低徊留之」不忍去。所以我在邁步離開觀宗寺門口的時候，走一會就回頭看一看；走一會就回頭看一看，一邊走一邊回頭看，總是有些眷戀不捨的樣子。不過那時候因為我已經四十多歲的年紀，自己出家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生死的事辦一辦，學教是次要的事。但並非不願意學，也並不是以為自己的法師資格已經學成，而是不願意拘泥在這上邊。像我這麼大年紀，先學幾年教，嗣後一邊學一邊修就可以了，不然我也不忍離開觀宗寺。

下過早齋堂，我告好了假從觀宗寺往船碼頭走，在晨光熹微的當兒，就把東西都弄到船上去了；可是，船並不當時就開，需到下午四點鐘才開。在這個中間，我把東西交給茶房，自己上岸到街裏去洗澡。上午，在飯館裏吃一頓飯，下午回到船上才一點鐘。茶房見我已經從街裏回來，就對我說：

「你上街之後觀宗寺來兩次人找你，待一會他還來。」

我問他來的是什麼人？茶房不認識，也說不清。待一會果不然人又來了，不是別人，是觀宗寺監院智恒法師。他還帶來些點心和水果，交給我，我很不過意的對他說：

「蒙你這樣多情，還買來這些東西！我實在不敢當。」說著他又從口袋裏掏出二十塊錢遞在我手裏：

「這是老法師送你的！」

本來我對他老所送的吃食品，已經就愧不敢當，何況又送我這麼許多錢，我就於心有愧，更不敢接受了。不過，無論如何，他要讓我帶去，我不要，他硬往我兜裏塞，橫說豎說他是不能再帶回去。末了，我們倆推辭了一起，他說：

「無論如何，你帶這二十塊錢作路費吧！不然我拿回去，你不知老法師的脾氣嗎，他一定要責備我，回去我無法交代。」

兩個人爭執了半天，我心裏很不安地受下了，這真可說是「卻之不恭，

受之有愧！」在船上我們倆談了一會，他總對我挽留客氣。

不一會，妙真法師也趕來送我，因為我們兩個住同寮，相處的感情很好。他回去看我單上的東西沒有，就知道走後不再回來，所以才跑來送我，兩人見面之後，他說：

「你走後，叫老法師很生氣，因為他對你很關心，你走了之後，他以為你還沒走，自己拿了拐杖，到樓上寮房裏去看你，不想到單上一看，東西都搬光了，氣的撅著嘴去問仁山法師。仁山法師說：『哼！老法師你還以為他再回來嗎？他早已就要走，在沒告假之前，老早就把衣單搬出去了。』老法師聽了這話，氣的把拐杖在樓板上一拄『喝！倓虛這個東西！告假走了不回來，叫他走吧！我這裏有他也可，沒他也可，我知道他是半路出家，在廟裏受不了這種清苦，又要回家還俗去了。』說完這話，撅著嘴拄著拐杖，邁步龍鍾的下了樓，又回到自己的寮房。待一會，老法師的氣稍微消一消，叫監院師父買水果和點心，又拿二十塊錢，叫他給你送來，究竟老法師也不知你還回來不回來。」

我聽到這些話，感慚交並，心裏非常難過，當時我對妙真法師說：

「老法師既然始終待我這麼厚道，我一定要再回來的。」

我們兩個人一邊談閒話，我在心裏一邊想：我從最初到觀宗寺，老法師就很器重我，處處對我垂青，另眼看待。這一次我假裝告暫假不回來，預備到別處去參方，這是我對不起老法師的地方，老法師為了我不回來，對別人說了些責備的話，激烈的話，這是對我的一折。末後氣消下去，又送我水果、點心、錢，這是對我的一攝。一折一攝，得算對我盡到了慈心，無微不至！我真感激！直到現在，我腦子裏縈迴著他老的神情態度，和那一副慈祥的臉。還有永遠使我不能忘掉的，就是他老對我的那分慈悲和熱心。

在人生過程裏，沒有比當學生這個階段再痛快的了。我十幾歲時，念幾年書，當了幾年小學生，四十幾歲以後，又當了幾年老學生。這一次離開觀宗寺，在人生舞台上算是又演過去了一幕。現在回想一下，舊時的同學，能再聚在一塊，過著學生時代的生活，這真是不容易的事。古人說：

『水萍雲鳥，聚散無端，別時容易見時難。』的確！別後所感到的，除無情的歲月，像流水般的消逝外，餘在心頭的，只有一些舊時的情緒，讓人不時的懷念著。

（二）悲秋作客住留雲

九月天氣，在路上走起來，一點也不覺得冷。暖煦的和風刮著，吹在人們的身上，反而覺得有些熱。這時候，如果在北方的話—尤其東北—已經看到樹葉落了，草色也枯了，四下裏望一望，寥闊的天空，覺得冷落蕭疏得很！記得在燄口上有這麼兩句話：

「暮雨青煙寒雀噪，秋風黃葉亂鴉飛。」

這兩句話的本意，是形容人世無常的變化景象，其中有些淒涼蕭瑟的意味，但在世俗上說，如果拿它來形容北方的晚秋維妙維肖，最恰當不過。

可是，江南的氣候，確是與北方不同；雖是九秋天氣，還是熱得很！樹上的葉子，和野地的草，都還湛綠湛綠的。坐船走在江心裏，從遙遠處

一望，山色水聲，蓼紅蘆白，江岸上的人家，疏疏密密的，房舍櫛比，真像一幅圖畫。就這樣我一邊走，一邊瞭望，從寧波走到了上海。

在我離觀宗寺之前，禪定和尚老早就到了上海，等我到上海時，就和他一塊同住留雲寺。

我初到留雲寺的時候，並沒把我送到十方堂去，因為禪定和尚是留雲寺的退居，而我們兩個又是同學，相處的感情不錯，在人情方面來說，多少要有些關照，所以我在留雲寺住了十幾天，都是掛客單。

說到這裏，心裏慚愧的很！我一輩子有三件出家人的事沒做過：第一是沒當過侍者，不會伺候人。第二是因為自己歲數大，出家晚，不會敲槌椎。第三自離開學校之後，就隨了各種成熟的因緣去宏法，沒有掛過單。這是我很遺憾的地方！後來因為歲數大，整天為了法事去忙，也再無暇去學。不過我對這三件事情很注意，因為這是出家人應當要會的事情啊！

在留雲寺住十幾天，一切飲食起居，都是以客情待我。南方吃的大米飯，比北方大米好，雪白噴香，我一頓吃三碗。因為那種大米油性大，吃

了三天，再吃不這麼多了，後來只吃一碗。北方人吃大米飯並不很習慣，過幾天，我出去溜灣，見留雲寺傍邊有一個胡同口，距留雲寺不很遠，裏邊有一家素餛飩館，花一毫錢，吃一碗餛飩，還有五個大燒餅。每天我在廟裏吃一頓大米飯，再去下一次餛飩館，雖然才花一毫錢，吃一碗餛飩五個燒餅還有剩，可見當時物價便宜！

在這裏掛半個多月的客單，禪定和尚把緣簿整理好，我們一塊坐船，到南通去找張季直。他是前清一個狀元，最初從事實業，毀謗佛法，不信佛。晚年無子，因供白衣觀音，一年之後，生下一個兒子，自此之後，才對佛法有了信仰，並且信的很懇切！他在南通一帶，很有聲望，家裏也很富足，去找他化緣的人很多，差不多都能應酬。我們找他化緣的時候，正趕他鬧瘧疾，在緣簿上寫壹百元錢，給壹百塊現大洋。從南通又坐船到天津，住清修院。後來又去營口，哈爾濱，這幾個地方，我原先住過，比較熟一些。從營口又去瀋陽，住萬壽寺，光緒二十一年，禪定和尚曾在這裏當過知客，所以在這裏聯絡起事情來，他就比我熟了。

從瀋陽回到北京過年，住平直門外圓廣寺。那時候，北京政府是段執政（祺瑞）。他很信佛，我和禪定和尚去找他，還不錯，他捐一仟塊錢。後來我們又遞呈文，呈請印刷藏經，請求政府許可，全部藏經板，都在柏林寺保存，請求印刷藏經的，已經有三四處。

從離觀宗寺，東跑西奔，走了好些地方，對印藏經的錢，已經募到五仟多塊。請求印刷藏經的呈文，也得到政府的批准，這算都辦妥了。過年後，我預備回北塘去上墳，因為我自民國六年出家，從沒回家一次，到現在已經是四五年之久了，這一次住到北京，距北塘不很遠，還可以就便，到墳上祭祭，誦一誦經，報答一下父母的恩。

回家的時候，住到省悟堂公所裏，（因為自己的房子都燬於炮火，家眷在營口住。）在北塘住三天，又回北京。

燒紙燎草，這都是隨順世俗人情的事，究竟出家人報孝的事並不在這上邊。為人子的，能夠出家辦道，了生脫死，讓父母及過去一切先亡都能借光超出六道輪迴，這才算真孝。這也才算大孝！不然父母活著的時候，

不問他的事，再不然就吃肉吃魚的，讓他造下一些殺業，父母死過以後，又捏著鼻子痛哭，這簡直太沒意味了。所以蓮池大師在他的七筆勾頭一條，就說：

「恩重山邱，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嗟！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剖，孝子賢孫，好向真空究。」

如果出家人，在出過家之後，不能辦道修行，這樣在世俗人情來說，對父母沒有盡到生養死葬的心；在出世方面來說，也沒能讓祖先離苦得樂，超出輪迴，這樣倒反不如一個俗人。因為俗人，當父母在的時候，早晚能昏定晨省，竭盡侍奉之責，父母還能得到一些好處。出家人，離俗之後，東跑西奔，父母一點受用也得不著，如果再不能辦道修行，那簡直太辜負出家的意義了。

記得玉琳國師的母親，在玉琳國師出家之後，曾寄給他一封信說：

「我與汝夙有因緣，始得母子情分。恩愛從此永絕！懷汝時，祈神禱佛，願生男子，胞胎滿月，命若懸絲！生下男子，如珍寶愛惜，乳哺不倦，

辛勤勞苦。稍為成人，送入書堂，或暫時不歸，便倚門懸望。父亡母存，兄薄弟寒，吾無依靠。娘無捨子之心，子有丟母之意，一時汝往他方，日夜常洒悲淚，苦哉苦哉！既不還家，只得任從汝便，再不望汝歸也。不願汝學王祥臥冰丁蘭刻木，但願汝如目蓮尊者，度我生方，如其不然，鬱結猶存。」

這雖是短短的百十個字的一封書信，但裏面卻充分的流露出母愛的至情，讓人讀起來，從字裏行間，都覺得真摯動人！

其次滿益大師寄給他母親的信，說得也很懇切：

「甲子正月三日，方外男智旭，敬然臂香，刺舌血，白母親大人膝下：男幼蒙庭訓，少長便道學自任。寧不知父宜葬，母宜養，但生死一事，人人有之，靜夜偶思，真可怖畏！如大母舅，宦正濃而忽殞；虞表姪，年未壯而早亡！身命無常如朝露，大限至，老少莫逃。苦海茫茫，誰能免者，念及自身，已覺酸鼻，更念亡父老母，倍覺傷神。親身既然，眾生寧異，儻不早圖出世，正恐追悔無及！……」全文大半有三百多字，有工夫不妨

翻出來讀一讀，也能警策自己！

「出家要遠俗家，俗家人事如麻，杜絕塵緣煩擾，自然別有生涯。」這是出家三十要則上的，我這次回家，還好，幸而家眷都在營口，家裏什麼人也沒有，回家住到一個公所裏，到墳上祭奠祭奠，念念經，在人子分上盡盡心，一點牽制也沒有，第三天就回來。

（三）隨緣說法在旅途

當我從北塘去天津預備回北京的時候，那正是二月天，北方天氣還正冷，我身上穿一件灰棉襖，手裏拿一掛草菩提珠子，坐在三等火車上，一邊走，一邊掐珠子念佛。這時在我對面有一位穿得衣履整齊的先生，看那樣子有五十上下歲。挺瘦的面孔，小矮個，他忽然帶點藐視人的樣子問我：

「老師父上哪去呀？」

「到天津去！」我一邊念佛一邊無精打彩的答。

「到那裏有事嗎？」他又不關緊要的問。

「對啦！到那裏有點小事。」

「你手裏拿的那是什麼？」他佯裝不懂的問。

「念佛的數珠。」

「你念的是什麼佛？」

「我念的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你念錯了吧！」

本來我知道他想起鬨，拿和尚來開玩笑，所以後來我很鄭重的對他說：

「你先生說我念錯了，我說我念的不錯；而且絕對不錯！因我多少年來都是這樣念；古今來的大德祖師，從佛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念，你說我念錯了，請你先生說應當怎樣念才對？」

於是他把民間一般流俗所傳說的那個馱佛抱佛的故事講給我聽，並說佛的靈骨當初是在西天馱到中國來的，後來一些學者為了對這事情紀念不忘，就念什麼馱佛！語氣裏帶一些奚落人、侮辱人的樣子。當時我說：

「你說的這些話，不過是道聽途說，無稽之談，在我們那個鄉村裏，

十幾歲的孩子都會說這個。因為這些話本是那些無知識的人，抗長工小放牛的，陰天下雨吃飽了飯沒事做，拿這些話來窮聊，今天如果出你先生之口，未免有傷大雅，太有點失身價了！」

經我這麼一說，他無言答對，只是在臉上現出來一種苦笑的樣子。待一會他說：

「既然我說的沒根據，請老師父再說一說我聽聽吧！免的以後再以訛傳訛。」

「對啦！」一些在旁邊看熱鬧的人也插嘴說：「老師父再講一講，我們大夥都聽聽吧！」

原來我們兩個人談話的時候，鄰座的人看我們談的很起勁，早已都跑過去把我們兩人圍在核心裏，大夥看我把他駁了一頓，以為我要說的話，一定比他說的對，所以大家都催著叫我講。

我看一般人圍的風雨不透，好像看什麼奇景似的，不妨借這機會說一說，也使他們種點善根；同時還能夠糾正他們的以往的錯誤觀念。

我說：「我講的不能像他講的那樣熱鬧，那不過是些粗俗野語，登不得大雅之堂，我現在講，要略略解釋解釋大家對佛教的錯謬觀念和阿彌陀佛的歷史。阿彌陀佛（Amita）是梵語，翻成中國文為「無量壽」（Amitayus）；或「無量光」（Amitabha），就是他的壽命和光明無有限量的意思。他是現在去此十萬億佛土，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他出身是一個國王，後來在世自在王佛跟前，棄國出家，名號法藏比丘；他在當時發了四十八個大願，莊嚴極樂依正二報。所有極樂世界，都是金銀布地，七重欄楯，莊飾邊界；七重羅網，莊飾空界；七重行樹，莊飾陸地。還有七寶池，八功德水……總而言之，極樂世界的一切，都是七寶合成，不像我們這個世界這麼污濁。他那國裏的人，全是蓮花化生，飲食衣服都是自然而至；但受諸樂，沒有一絲愁苦。談到極樂世界，決定是有，不是莊生的寓言，也不是黃帝的華胥國。諸位先生如果不信的話，儘管看看佛教的阿彌陀經，無量壽經和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便可證明我的話不是杜撰……」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好處，佛法有佛法的價值，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中外各國的知識份子大學者們，凡是涉獵過佛學教典的人，莫不讚歎佛學的甚深廣大！認為提倡佛學，不但對於科學毫無抵觸之處，而且能使科學的方法上加一層精密，科學的分類上加一層正確，科學的效用上加一層保證（李石岑語）。佛學不但與科學並進，並且超出而立在科學的前面。因為對世出世間的一切法，佛在幾千年前早已都說過了，近代以來，科學昌明，慢慢才把佛說的話，證明是真實。不過出家人早被社會上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誤會著，認為這是迷信；其實佛法並不是迷信，是一般人對於佛法沒有瞭解，所以往往見到出家人就輕視；或在公共場合裏拿出家人開玩笑。像剛才我說的給我談話的那位先生，就是一個例子。當時我給他解釋了一遍之後，他自己覺得悶氣沒出，所以他說話的時候，總是想挖苦人，帶點輕蔑人的樣子。他說：

「佛教勸人為善，這固然很好，我也很贊成；不過有一件事叫人信不及，就是『輪迴、脫生。』這件事究竟有什麼憑據？我認為這都是妄誕欺人不可信的事。」

我說：「聽你先生說話，是一個研究真理的人，或者還是一個信教的。」

他說：「我是基督教徒。」我說：「既然你是一個信教的，我們可以在一塊研究研究。剛才你說對「輪迴脫生」這件事信不及，還問有沒有憑據，這個當然有憑據，絕不能胡言亂說。憑據不用到遠處去找，在任何人身上都能找的出來。這道理你信也得有，不信也得有，絕不能因你不信就沒有。」他說：

「如果找出證據來，我絕對相信！」

「哪——證據太好找了！」我說：「例如先生你是基督教徒，信耶穌為真神，我在耶穌身上，就可以找出「輪迴」來作證明。關於耶穌教的新舊約，和其他的一些書，過去我都看過。原來耶穌在天上是一個真神，他看世人有罪，就在耶路撒冷（William. Jerusalam）降生，轉到人間替世人贖罪，這事情你承認不承認？有沒有？」

「我承認！這事是有的！」他一面點頭，一面很爽快的答。

「耶穌三十歲的時候，從約翰（John）受了洗禮之後，就開始傳道，

猶太地方的人很相信他，差不多都信他的教。後來猶太當局憎恨耶穌，預備等他到耶路撒冷的時候捉拿他。這時耶穌有十二個使徒，其中一個使徒叫猶大，出賣耶穌，得了十三塊錢，和猶太當局勾通。有一天晚上，由猶大作內線，把耶穌逮捕，交給巡撫彼拉多。巡撫順猶太人的意見，就把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三日後，耶穌復活，又回到天上。「輪迴」（Samsara）兩個字，是因義立名；就是輪過來迴過去的意思。如心地觀經說：『有情輪迴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並不是有一個像形的鐵輪子或木輪子，不過是借這個輪迴不已的意思。例如耶穌原在天上，為替人贖罪，輪到人間；又從人間迴到天上，這就叫做輪迴，也就是輪迴的證據，你信不信？」

這一問讓我問的他只發楞，無言可答。這時候火車上很多人，看見我一個和尚，和一個信耶穌的人盤道，大夥把我兩個人圍起來，側耳細聽。因為中國人的傳統，差不多都信佛或信菩薩（最低限度，也要信天神地祇），各地通都大邑，僻鄉陋里，大都有幾處廟（並不一定是佛菩薩廟）。所以一般人對於佛、菩薩、神的觀念很深（佛菩薩並不是神，而無知俗人

亦統以為是神。）相反的對那些信耶穌的，不但漠不關心，還有一般人是憎惡的；所以當我在火車上，把他辯駁得無言可答時，所有看熱鬧的人，也覺得我的理由說得很充足，像出了一口氣似的。後來那位信耶穌教的先生又問我：

「脫生的事誰看見來，有什麼憑據？」

「以耶穌為憑據呀！」我說：「脫生就是脫此生彼的意思：例如耶穌，脫離天宮，轉生人間；又脫離人間，轉生到天上，如果不能脫生的話，他不會從天上轉生到人間來；也不會從人間復活，轉生到天上去，這不是「輪迴脫生」的鐵證嗎？如果說看不見就不相信，那麼天下看不見就可以相信的事太多了：譬如上帝造世，耶穌降生，你都看見來嗎？為什麼你還相信呢？又例如一個人，他上面有曾祖父，高祖父……這個他都沒看見，還能說是沒有嗎？還有空中的電，你不是也沒看見嗎？你還能說他沒有！世間上一切事沒有被人看見而就可以相信的太多了，何況這輪迴的事，都擺在人眼前，你能不相信嗎？」說到這裏他不作聲，接著又問：

「人脫生畜類，這有什麼憑據？」

「這也以耶穌為憑據呀！」我說：「你是對這事情沒留心，也沒去詳加分析，所以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耶穌他原來是神，為救世而轉生為人；以此類推，神既可以救世轉為人，人就不可以因造孽而轉為非人嗎？什麼是非人？驢騾牛馬，蚊蠓蛆蟲都是，你想想，一個人他在生前殺人放火無惡不做，死後還不下地獄轉為畜生嗎？」（大光按：如以佛教的因果律來說，人轉畜的例子，就親眼目覩的亦不勝枚舉：如本書第八章，第二段——如是我聞在煙台——後面所附之一段人轉豬的故事，即是其例。如再不信，可去丹陽城，找吳國鑫先生，察看其所收藏的人轉為豬的標本。）

「凡是活著的動物，都是人們的菜蔬，你們出家人為什麼不吃葷？」他問。

「因為他也是一個生命呀！」我說：「當初上帝訓誡後人不要吃動物的血，因為動物的生命都在血中。既是動物的生命在血中，肉是血長起來的，血裏有生命，肉裏就沒生命嗎？肉裏就沒血嗎？人是有生命的，殺人

的時候，人怕死，殺其他畜類的時候，牠獨不怕死，而還喜歡讓人殺死牠嗎？如果「凡是活著的動物都是人們的菜蔬」的話，那麼像臭蟲、蛆蟲、跳蚤、蒼蠅等，也沒看人拿他當菜蔬；還有那些虎、狼、獅子等，有時候牠會傷人吃人，這也算上帝拿人給虎狼當菜蔬嗎？（大眾哄笑）須知佛以慈悲平等為本懷，不但愛人，凡一切動物都愛，都認為牠有佛性，有情無情，同圓種智，同有成佛的一天。絕不能說人是能殺的，動物是應當被殺的。殊不知世間之所以有刀兵災，就因為人們的殺業太重，所謂『欲知世上刀兵劫，須聞屠門半夜聲。』一個有仁慈心、實行博愛的人，絕不忍心把一切動物殺的血淋淋的，來滿足自己的口福；因此佛教，講戒殺放生不吃葷。」

「我們基督教最講究真理！」他接著又說。

「當然！」我說：「我們佛教更講究真理！」

「惟有上帝是真神，獨一無二！」

「有什麼憑據，」我問。

「上帝萬能，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他造的！」

「不盡然！」我說：「上帝不能的事也太多太多的了：例如上帝願人不受罪，皆升天，乃分靈降世為耶穌，教人行好作善；但世上受罪的人和作惡的人，不但沒減少，反而更加增多，這是上帝不能之處。後來他傳道傳了三年，被惡人把他釘死，這事情，第一：他不能禁止；第二：他不能勸化惡人；第三：他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第四：他不能有先知之明，收猶大這個壞孩子做使徒。（耶穌被釘死後，有人嘲笑他說：他救了人，不能自救—馬太福音廿七章—）這都是他不能之處。」

「天上天下惟有佛為全能！」我說。

「有什麼憑據？」他問。

「以佛為憑據呀！」

「佛既全能！」他說：「為什麼還有善有惡，佛何不把那些魔鬼惡人都勸他為善，現在不但惡人不見減少—反而更加增多呢？」

「這—你還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說：「既曰全能，就是能善能惡，

只能善不能惡，何能謂之全能？佛的法身，和眾生的法身，無二無別，具足一切是、非、真、假；善、惡、好、醜；也具足一切色、空、有、無、動、靜、變化；所以叫做全能。佛者、覺也，就是人的知覺性。這知覺性是無形無相的；可是，他能徧滿於一切有形有相上，例如：佛，從聞思修經無量劫，證得法身徧滿，故到處都是佛的法身。我們眾生，為五欲所纏，只認色身為我，故不能證得法身。如果發精進心，將來或現在修行到家，福慧圓滿，也同樣能證得法身徧滿，和佛一樣。例如你先生，是有知覺性的，如果你只做壞事，就「能」墮三惡道；如果你行五戒十善，就「能」生為天人；行六度，就「能」成菩薩；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無明破盡，就「能」成佛……這都是你的本知本能，也不是別人送給你的。到了做壞事墮地獄時，你想不墮也不成；可是到了做好事成佛的時候，你說你不成也不成。佛是已成的佛，眾生是未成的佛，人人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不像你們基督教，只許上帝為上帝，不許別人為上帝；只許上帝為神，不許別人為神。你想：一個有血性的男子，修了一輩子幾十年，自己卻不能

當神；而只能給神做奴役，這未免太沒出息啦！（眾哄笑）神連這點平等心都沒有，何能謂之博愛？何能謂之全能？」

「上帝是獨一無二的，佛是一個是多個？」他問。

「上帝既是獨一無二，為何又有耶穌？」我這樣問他，他不言語，接著我又說：「佛有三身（法身、報身、應身）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法身徧滿，非一非多，即一即多。」

「每一個教必有一個教主作主宰。」他說：「如果佛多的話誰作主？像一家人，兄弟五六個，沒有作主的人，不爭權打吵子嗎？」

「此言差矣！」我說：「你以凡夫的心理來測量聖人，跟凡人一樣好打架，這連一個明理的人都不如，還能稱得起為佛嗎？佛佛道同，同證清淨法身，各不相礙。佛無論對任何人、任何事，乃至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慈悲的；而且是普遍的。好人、善人、和一些上根利智的人，固然要攝受他，讓他開顯佛之知見，將來同自己一樣；同時對於惡人、壞人、和一些根器惡劣的眾生，不但對他不加瞋恨，反而更加憐愍他、化導他，讓

他慢慢走上正道，將來都能成佛和自己一樣，這才叫做真正的平等慈悲！為了恐怕後人做不到這樣子，佛還告誡弟子們說：勿以牛羊眼視眾生（見普超經）。金剛經上，佛述說他往昔在因地時，作忍辱仙人，歌利王割截其身體，能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不但對歌利王不加瞋恨，反發願到成佛的時候，先度化他，這種大無畏的慈悲精神，絕不是一般的神道設教者所能及！……」

時間不少了，從北塘到天津一百里路，我們兩個人整整辯駁了一路子。每逢談到一個問題時，都被我說的他閉口無言。在他以為一個穿的破衣爛衫的窮和尚，還有什麼了不起，不料想就被這窮和尚說住了。車到天津，我們倆臨下車，他深深的給我作了個揖，還說：「多謝多謝！領教了！」我問他貴姓，他說姓劉，是鹽山人，任鹽山基督教會傳教士。

從車站雇人力車到清修院，時有範成和尚從南方來，也住到清修院，預備到北京去。我們兩個人初次見面，並不認識，談起話來，倒很相契。看那人很爽直，一行一動，都有些天真爛漫的樣子。在談話之間，我告訴

他從北塘上墳，坐火車回來的時候，在車上遇見一個基督教徒，兩人熱辯一場，讓我橫說豎說，把他說的默默無言，臨下車還給我作了個揖，道謝領教。範成和尚聽到這話很高興，因此，他聯想起過去在上海時，遇見耶穌教的一段故事。

據說有一次，他在上海，路過一所教堂門口，聽裏面又講又唱的很熱鬧，於是他跑裏面去聽，人很多，一個外國人看他一個出家人去聽，當時就把話頭轉過來說：「世間上惟有上帝是真神，惟有耶穌所說的理為真理，不像一些外道魔鬼所說，什麼下地獄轉輪迴。須知耶穌所說的道理是真道理，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等他說到這裏時，範成和尚抓住理了，馬上立起來對台上說：「喂！你反教了，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是孔教的話，你是耶穌教，為什麼也說……。」兩個人大聲高嚷的爭辯了半天，洋人堅不承認。範成和尚說：孔教的話，你拿來作憑據，不是反教是什麼？末了弄的那個外國人沒辦法，無話可說，氣的苦喪著臉下台了，引得一屋子人好笑！

（四）乘願度她到家門

民國九年，我和禪定和尚離開觀宗寺，一塊回北方，預備到北京去請藏經，路過營口。那時我的家眷還住在那裏，我到營口時，住到佛教宣講堂，那裏邊的人，都是我在家時的老朋友。我走之後，原來開設的那間小藥舖，就由那些老朋友，接過來暫時維持著。家裏連大人加幾個小孩子，還有六口人，我走後家裏生活無著，多仗一般老朋友，諸多照顧，說起來我很感激他們！

我最初出家的目的，主要是想弘揚佛法，讓世間人都明白佛理，曉得因果，改惡向善，離苦得樂；同時在我離開家預備到天津清修院出家的時候，在路上走著，已有願心在先，將來如果出家成功之後，在佛法中得著一點氣味，再回來度脫妻子眷屬。現在總算出家成功了，在佛法中雖然還沒有深的造詣修證，但總算摸到了一點門路，嗅到一點氣味。現在因請藏經路過營口，已經走到自己家門上，如果不到家去看看，按情理來說，都

是說不過去的。

當初我為了要出家，佯言回家修塋地走了之後，家裏的人和我一般老朋友，都不知我到那去了，東找西問，始終也沒得到我的消息。這次我一進宣講堂門口，我那般老朋友就向我說：

「喝！你可來了！自你走後，杳無信息，你家裏那位王大奶奶哭的死去活來，現在正在要找你，你來了怎麼辦？」

我說：「既然來了就有辦法，我要到家裏去看看，不然，像捉迷藏樣，日久亦不是辦法。」說這話時，正是九、十月間的一個晚上。第二天，有陸炳南、王志一等幾位老友，陪我一同回家。臨去之前，他們先給家裏人打了個招呼，當我一進大門到了住房門口時，我內人在炕上坐著，回臉向裏不下炕，見了我什麼話也沒說，哇的一聲，就放聲大哭起來了！

本來女人的哭也是天性，她心裏有委曲受冤枉的事，不哭不痛快，哭一會似乎把心裏的冤曲鬱悶都傾吐出來，心裏就痛快了。所以當她最初放聲大哭的時候，我也不攔擋不勸她，等她哭了一會，哭的快沒勁的時候我

說：

「我來了你應當發歡喜心，不應當哭啊！哭有什麼用處？」這時和我一同去的幾位朋友也都從旁勸她，良久，她才啜泣著說：

「你走了連言語也不言語！」

我說：「當初我要言語的話，妳還能讓我走嗎？」

「你走了家裏怎麼辦呢！」

我說：「我走了這三四年連信也沒給通，不是你們到現在也還能活著，沒有餓死嗎？不是也就能辦了嗎？」她沒有話說。接著我又說：「這是我到別處去出家，到今天還能回來看看妳，假定我得一個急症死去了，永遠不回來，那妳怎麼辦？不是妳們還得要活著，還得要辦嗎？」

「那能這麼快！這麼巧！說死你就死了嗎？」

我說：「這事情誰也不能作保證，例如我在十七歲那年，剛剛和妳結婚才不過四天就死去了，當時你不是捏著鼻子哭嗎？幸而我又還醒過來，才活到現在，不然妳也許守一輩子寡，也許又另嫁人了。還有我們對門的

那位金同學，和我同日結婚，也和我同日死掉了，當時他女人，紅妝艷服未去，馬上就披蔴帶孝，拉起孝繩來，這些情形妳不是都親眼目覩嗎？誰能給保證能不死，誰能給作保證能不快死！還有像妳娘家的哥哥、嫂子，都才活了四十幾歲，還沒活到我們現在的年齡，老早就死了。還有其他鄰居家、親戚家，年青小伙子，正在年富力強，忽然得個急病，不幾天就死了。像這樣情形，妳沒看見嗎？妳之所以不讓我出家，無非想讓我在家裏能升官發財。我今天實在告訴妳吧！幸而我沒在家裏升官發財，如果我在家裏升官發財的話，恐怕妳還不如現在好，也或者早就死掉了！」

「那怎麼回事？」她聽到這裏忽地發問。

「咳！」我說：「妳沒看現在做官的人嗎？那個人到升官發財之後，不都娶上三個五個小老婆。有了明的還不算，還要金屋藏嬌來幾個暗的。假若我要升官發財之後，最起碼也要娶上兩個小老婆，有了小老婆誰還愛大老婆。到那時候，輕裏來說，把妳打入冷宮，生活也不管妳；重裏來說，天天讓妳吃醋爭風，活活把妳氣死算完！妳還想像現在一樣，什麼事也沒

有，坐家裏享福，恐怕辦不到了。況且我這次出家，全是為了妳們才出家的！」

「為什麼你出家為我們？」

「為了拯救妳們離苦得樂才出家的呀！」我說：「妳看我們這個世界有多麼苦啊？簡單說有八苦，細說起來，有無量諸苦。別的苦先不說，先拿八苦來說，第一是『生』苦。人誰沒有生，未生的時候，在母腹中懷胎十月，像坐牢獄樣，苦不可言。生下來之後，就大聲痛哭，胎兒見風，如剛刀刮體，痾尿不知，饑寒無定，這都是苦。到了七八歲之後，窮人家的孩子，少吃無穿，要慢慢讓他學作工，求生活；有錢人家就把他拘禁起來，上學，二十幾歲後，要去奔波，或用思想；或用血汗，從事生產，一輩子勞勞碌碌，醉生夢死，到末了一場空，一點意義都沒有。第二是『老』苦。人老了之後，耳聾眼花，髮白面皺，齒脫背曲，行路龍鍾，所有健康條件都失掉了，誰也不喜歡你了，出入又無人照應。第三是『病』苦。人有了病，疼的抓炕蓆，嗷嗷直叫喚，沒醫藥，也沒人照應，這是多麼苦啊！第

四是『死』苦。人死絕不是一回好事，種種痛苦，誰都知道，也不必細說，第五是『愛別離』苦。人生父母恩，妻子愛，或者知己朋友，一旦分離，你東我西。就像現在，妳喜愛我，天天在家裏陪伴著妳，我卻一去沒消息，這不是『愛別離』苦嗎？第六是『怨憎會』苦。世人常說：不是冤家不聚頭，愈是你所煩惡、憎恨的人，愈天天見面，例如一個大家庭裏，父子、兄弟、姊妹、妯娌、或朋友、鄰居，因意見不合，你愈想見不到他，他愈是天天在你眼前裏過來過去的，和你會面。有時冷言冷語，說幾句戟刺的話，像冷箭樣，刺戟的你心裏，痛恨難過。還有自己的兒女，小孩子討氣不聽說，天天氣的撅之嘴，恨不得要死；可是妳天天要和他會面，還要照顧他吃穿，妳想這是多痛苦的事！第七是『求不得』苦。例如上面所說的苦，你想求把他離開，不可得。還有世間人千方百計的想法子求名求利，末了用盡心計，總是得不到手，這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末了還有總結起來的一種苦，就是第八『五蘊熾盛』苦。蘊者聚也，我們人的身體，是由色、受、想、行、識，五種成分聚湊而成。為了要使這身體，有好的享受，要

保護它，愛惜它，因此在這五種成分上，各各起了不同的作用。這作用就是人們的慾望，慾望像火燄樣熾盛著，生生世世，燒的人們像火煎樣難過。這是簡單的說八苦。其他還有無量諸苦，就不必細說了。我出家之後，得到了出苦的方法，這方法就是學佛念佛，因此我今天特意回來勸你們也學佛念佛，將來我們全家一同離開此濁惡世界，升到佛國去，到那時常為聚會，永無痛苦了……。」

經過我種種的勸導解釋，她心裏的冤曲、痛苦，似乎都消下去了。接著她又說：「自你走後，孩子們討氣都不聽說，我也管教不了（怨憎會苦）。將來的生活還是沒法解決！」

我說：「這不要緊！孩子那一個不聽說，你把他給我，我領走。」

「給你領走幹什麼？」

「咳！」我說：「妳怎麼這樣糊塗，我現在是當和尚的，我領他們去，我當老和尚，讓他們當小和尚啊？」她又問：「我將來怎麼辦？」我說：「也有辦法，給妳介紹一個師父，送妳出家當尼姑，這樣我們全家都出家，

不是就好了嗎？」

「不成！」她說：「我不出家！孩子你也不要領！」我說：「既然妳不願出家，在家當居士念佛也很好。」之後，我給介紹，認禪定老和尚為師，給作皈依徒弟，起法名廣達。民國十年，我到瀋陽萬壽寺辦學，那時我那個四兒子（王維翰）已經十歲，給介紹省緣老和尚座下出家（按即松泉法師，曾任北京西直門外極樂寺住持——大光）後去哈爾濱極樂寺建立僧學校中念書。

從民國九年起，我內人接受我的勸導，開始信佛念佛。孩子們自幼生長在佛化家庭裏，耳濡目染，無形中也受到佛教的熏陶，後來有兩個孩子也自動出家了。我內人念佛念了七八年工夫，到了民國十七年往生。那時正趕我從北京回哈爾濱，為修楞嚴寺事路過營口。回家去看她，見面時她很感激我，說如果不是我勸化她信佛念佛，像在漫漫長夜中，恐受苦亦不知是苦！現在覺得在我們這個世界上，苦不可言，深生厭惡，恨不得早早離開此濁惡世界，升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在她臨終的前兩三天稍微有點

病，但心裏很清醒。到了最後臨終時，從床上坐起來，口裏念著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聖號，很安然的就往生了。那時松泉在極樂寺念書，聞訊趕來，和他母親見最後一面。

第十一章　井陘弘法第一聲

（一）抱愧得很

出家人，當一個法師，說起來也很不容易。第一必須與眾生有緣，講出話來能契理契機，人們都愛聽，聽了之後，也容易接受。同時，講法的因緣，和聽法的因緣兩下要同時成熟。不然，兩下裏因緣不成熟，中間就生阻礙了。過去，印光老法師，他頭一次在上海講法說開示。頭一天，法會很盛，聽經的人也很多。第二天比頭一天就少，第三天比第二天更少。末了一天比一天少，一天比一天少，印光老法師的名望、德行、學問，在各方面都很讓人仰望、欽佩。然而，聽經的人，卻一天比一天少。後來考查這原因，並不是聽經的人不願意去聽，而是聽經的人，從本心裏很樂意去聽。但到了聽經的時候，便遇到要緊的事，必需在這時候去辦，這樣就把聽經的時間耽誤過去了。後來印老聽說這事，就發願，從此之後，不講經，不在大眾之中講開示。這就是因為聽法的「因緣」不成熟的關係，因

此印老一生用書信開示人的時候多。平素除少數弟子們到關房裏請開示外，他不願蒞臨大眾場合裏，說長時間的開示。所以說當法師的，第一必先與眾生有緣。有了緣，無論說好說歹，都樂意聽，也能接受；沒有緣，讓你說的天花亂墜，他總是漠不關心，這事情，在普通人情中說話的時候，都能體會得出來。

第二要有學問，這是當法師必需具備的一個條件。無論世出世間的學問都要有，不然說出話來，一則沒有憑據，二則也沒價值。當然，不識字上堂說法的人也有，不過他所攝受的另是一類人，不能很普遍。

第三要有辯才。說話要利落，對於講解一個問題；或發揮某一種理論，分析的頭頭是道，左右逢源，反正都有理。讓聽的人，能夠從從容容的聽過之後，容易領略，容易接受。佛教裏有四無礙辯一個名詞，四無礙辯就是法、義、辭、樂說。法就是名句文所詮的世出世間的一切法理。義就是名詞或理論中所含的意義。辭就是解說名詞或演講義理時所用的語言和辭句。樂說是按照眾生的根性以歡喜心來攝受對方，用很委婉的言辭來告訴

他、教導他，讓對方不知不覺的浸化在歡喜的心情裏，接受你的勸化。這四種無礙辯，一則能夠應機，二則還能夠契理。

第四要有儀態。一個人，能生成一個好的人樣子，相貌堂堂，誰看見誰歡喜。所謂「面上無瞋供養具」，在未接談之前，先對你的儀容，就起了恭敬。尤其出家人，講究莊嚴威儀。例如釋迦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人們看到他的福德相貌，就生起了敬慕心。當法師的也是一樣，如果有一副好的儀表，在大眾場合裏，要占很大的影響。有時候，不用你去找別人說話，別人也會找你去接談的。不然，如果你小小器器，畏畏縮縮，在對方縱然能和你接近，或聽你的教化，首先他在心裏，要存一種卑視的心理，這樣對應機方面來說也是一個欠缺！最主要的是福德因緣，所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弘法此國，就是這個意思。

上來所說的緣法、學問、辯才、儀態，這四個條件，也可以說是四種美德，是當法師的必需具備的。在這四個之中，如果缺少任何一個，那也是白圭之玷，不能算完美。具備這四種美德，再於經歷上、行持上，來漸

漸培養自己的德性和名望。當然，當法師並不是為了名望，可是，一個人如果德行培養到了家，名望也就立竿見影的隨之顯現出來了。

說起當法師來，真是慚愧的很！我實在沒有當法師的資格。自離開觀宗寺之後，就隨了各種不同的成熟因緣去宏法，三十幾年來不是為了修廟辦學去操心，就是為了講經去奔走，並沒有得著長時間的休息。平素人都以法師之名來稱呼我，我也很馬虎的答應；可是自忖德薄慧淺，濫竽充數，混食佛門，心裏抱愧得很！

（二）到井陘去

我第一次出首講經，是在河北省井陘縣，這一段因緣是由範成法師作引進。因為我們在天津清修院見過一次面之後，很有緣，後來他回北京住象房橋觀音寺，我住圓廣寺，對我很關心。

我雖是北方人，因為新出家，在北方並沒一個熟人，也沒有什麼朋友。就有一位學教的法師——諦老——還在南方，因為我離校後不回去，還對

我不高興。在天津雖然認的清池和尚，那還是在俗家的時候認識的，出家後只給範成師見過一次面，這是我出家後，在北方的第一個熟人。

北京有成立的一個佛教籌賑會，會址在象房橋觀音寺後院。範成師接覺先和尚的法，在觀音寺當住持。那時在會裏主事的人有馬冀平等幾個有力的人，還有其他各機關當秘書的，也在裏面幫同辦事。都是為了要到井陘縣去放賑。

井陘縣在北京的西南，過石家莊，離娘子關不遠。這個地方，地瘠民窮，又加上十年九不收，所以常有餓死的人，籌賑會也常到那裏去放賑。

民國十年春天，把賑濟辦完之後；馬冀平先生說：

「這個地方，年年鬧饑荒，年年多有餓死的人，這是這一方人的苦業大，所以受苦多。原因就是這裏沒有佛法，不能修福。如果專靠賑濟，也不是常法，倒莫如請一位法師到這裏講講經，讓當地的人們種種善根，修點福，或者能轉禍為福，這倒是一個根本辦法。」

說完這話之後就開會，大家都很贊成，預備請法師。但請誰好呢？當

時北京有位道階法師，是南方人，北方人講經的還很少。可是南方人說話講經，當地土人都不懂，必需請個北方人才相宜。但在北京城內還找不出個北方法師來，說這話時範成和尚也在座，他說：

「我在天津遇見一位倓虛法師、北方人，是諦老的學人，在南方學幾年教，因請藏經回北方來，與我談起話來很好，也很有見地，口齒也很利落，可以請他來吧。」

「好！」馬冀平說：「就請你作介紹吧！」

後來，範成和尚給我約會好，定妥日子，在舊曆的二月三十，就到了井陘縣。三月初一開講，先講金剛經，次講彌陀經，後講地藏經，整整講一個月。

在我一去的時候，看到當地的人確實是很苦！火車道兩傍，和村裏的樹上，都被窮人吃樹葉子吃的弄光。地下的草根也都挖出來了。

我住的地方是顯聖寺，正趕那個廟又重修。平常我和當地土人閒談話，追問顯聖寺的歷史淵源。據說：當日顯聖寺佛像修好之後，無錢貼金，發

起人很犯愁。有一天，見一個人，推一輛小車，因無店住，就住在這個廟裏頭。第二天他把小車捨下就走了，小車上有兩個箱子，等這人等了很多日子也沒見回來。打開這兩個箱子看看，完全是大赤金。此後，把這兩個箱子又保存了半年，各處找這個人，也沒找到。於是就用這個金貼了佛像，後來這個人始終沒回來，知道這是佛顯聖，因此就題名叫「顯聖寺」。

那時，段祺瑞的弟弟段芝佑當煤礦總辦，很信佛，發心重修這個廟。院子裏做工的木匠，吃小米飯，從老遠望見他們的碗裏挺亮，我到跟前細細一看，原來小米裏面有十分之六七的穀子，我問他為什麼吃這個？他說：把穀子完全碾淨了怪可惜，由此可見當地生活之苦了。同時他們那裏吃水也非常困難，普通人家，拿一碗水，比油還貴重，差不多的人臉上，都黑糊糊的，我問他為什麼不洗臉，他說：

「我們這裏的人，平素不洗臉，因為水困難也不許洗臉。除非下雨時候淋一淋，這就是洗臉。平常洗臉的時候很少，大概平素的人，正式的洗臉，一輩子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剛下生的時候，第二次是娶親的時候，第

三次是人死了之後，在入殮的時候還洗一次。」

這話說起來雖然像笑話一樣，但都是當地的實情。按佛法來說，也是人的業報所感，才生在這種窮苦地方！

（三）和尚是世界的大軸

井陘縣信外道門的很多，我講經的時候，他們的大老師和弟子們都天天去聽。有一天晚上，我和同住的房東先生閒談，他也是一位外道的信徒，他說：

「法師講經講的真不錯，連我們村裏的那位大老師聽了都贊成。他說法師講的倒不錯，可不知有沒有道？」

「啊？」我說：「什麼是道，我還不明白呢！想必你們這村的大老師很有道吧！」

「喝！」他說：「我們這位大老師，道可大啦……」說這話時，他還一邊搖頭，一邊橫鼻子。

我說：「他有什麼道，你說給我聽聽。」

「喝！」他說：「人家那道大得很！能七天不吃飯！」

「啊？」我說：「這一條我就趕不上他，我一天得吃兩頓，他還有什麼道沒有？」我又接著問。

他說：「人家還能冬天不穿鞋，在雪地上走，夏天能穿皮襖，也不覺熱——法師你說人家這道不小吧？」

「啊——照你這一說，他的道真不小。」我笑了笑說：「不過他這是習慣性，不能算道，如果他這樣算道，那比他道大的還多得很！」

他說：「啊！還有比他這道大的嗎？——請你說說，法師！」

「對啦！」我說：「你是不知道，比他道大的太多啦！不過你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你說他能七天不吃飯，不是有兩句俗話嗎？『早晨不揭鍋，晌午一般多。』不信你試驗試驗，如果他真的七天不吃飯，過了七天，吃的比誰還多，須得給那七天的空補上。你想一想，那能算省，那能算有道？你看那個夏天的『知了—蟬，』在地底下可不知他吃不吃，一出了窟，爬

到樹上，生了翅膀，根本一點兒什麼都不吃，只喝風飲點露水。還整天高興的唱呢，你說他不吃飯的道，能比上『知了』嗎？

「再說他能夏天穿皮襖，那也算不了什麼道。你看那些狗，不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總穿著皮襖嗎？牠也想不起到夏天換件紡綢或多羅紗，不是也沒見熱死多少嗎？如果那位大老師他在三伏天穿著皮襖在外頭跑一圈子，恐怕也得熱的唸哧唸哧的！那算哪家的道？還有發瘧子的人，六月天穿上皮襖還凍的打抖擻，那也算道嗎？

「要說他冬天能赤腳在雪地上走，那也不算稀奇。你看那些鴨子，上凍的天還往河裏洗澡，樂的呱呱叫喚！還有那些家雀，不是從生下來就光著腳嗎？牠抓在裸絲電線上都不過電，教大老師能成嗎？——你看比你大老師的道大的太多了吧！」教我說的他兩眼白瞪白瞪的，一聲也不響，只是抿嘴微笑。之後，我又向那位房東先生說：

「佛法不是矜奇立異，是平易近人。不教人煉那些外道工夫，什麼點穴啦，運氣啦，腦瓜子出小人啦，又能飛到幾千里外，知道家裏有什麼事，

如果一下子遇著老鵰把小人鵰去，那不更糟糕嗎？要知道佛法是教人修心，去那些貪瞋癡的習氣毛病，不是教修身，煉什麼長生不死，如果都不死，不成了老妖精嗎？世界還能容下，那不更要你爭我奪，沒有個完了嗎！——所以佛法是教人知道身是『眾苦之本。』身是無常，無論你怎樣保養，到時候非死不可。好像房屋似的，無論怎樣堅固，非壞不可，你不要設盡方法去保養它，——可是你也不要故意的作踐它，因為還要借它修行。」

「說到修行，並不是非當和尚不能修行，在家人，只要處世存好心，坦白直爽，不欺騙人，不禍害人，自己方便，於人方便，都是修行。」

我看他們很愚癡，所以用些平易近人的話來勸導他，但他一時半時也改不了舊習氣。後來他又說他大老師能吃野菓不生病，又問老佛爺赤足，出家人為什麼不赤足，我問他：

「你老師有道吃毒藥死不死？」

他說：「吃毒藥那還能不死嗎」？

「不成！」我說：「你老師還是沒道，你看那些吸大烟的人，等大烟癮上來之後，沒烟吸，把鴉片烟吞下一塊去也不死，這也算有道嗎？如果算道的話，他比你大老師的道大的多吧！」

「至於赤足的事，是因為印度穿皮底鞋，容易傷害蟲類，釋迦佛是大慈大悲的；而且是因為他那裏天氣熱，所以才赤足。我國天氣冷，何必一定要赤足，就是我們能赤足，也是習慣性，算不了什麼道。像叫化子混不上鞋，冬天也赤足在街上走，那也算道嗎？」

就這樣教我把他說的閉口無言，也不再往下說了。本來出家人在社會上，往往因為一件很容易很平常的事，就被人欺侮，被人詰的沒話說。這也是因為平常自己不注意，所以才會被人輕視。

說這話有很多年了，有一次我遇見在家的一位舊同學，他是鐘錶舖的經理，在談話的時候，他說：

「哼！你們這些和尚，一點活不幹，只會消耗，不能替國家生產，如果都當了和尚，一動不動，還成什麼世界？」

他說完了，頭還故意的向旁邊一扭，顯出不屑理我的樣子。

我說：「照你這樣說，都當和尚不成世界，那麼都開鐘錶舖就成世界啦！」

「嗯——」他說：「世界上的人，得各有職業，那能都開鐘錶舖呢？」

「嗷——」我說：「既各有職業，不能都開鐘錶舖，就得有當和尚的，當教授的，當公務員的，打鐵的，拉大鋸的……」

他說：「人家當教授當公務員的，作農的，為商的，都各有職業，與國家有益，你們和尚替國家作了些什麼？」

「以宏法為家務，以利生為事業呀！」我說：「淨化社會，改善人心，這都是出家人的責任。能夠以慈悲心輔政治之不足，助教育之不及，使人心潛移默化，改惡向善，這樣世界上就沒有爭奪啦！再進一步說，如果都當了和尚，我們這個污濁惡世，就成了清淨佛土！每一個人都是蓮花化生，再沒有這些殺人流血的事，就怕不能都當和尚。」

他說：「並不是我說當和尚的不好，就是因為和尚坐吃不動，好像只

消耗國家似的——不免教不明白佛法的人毀謗。」

我說：「那也沒法啦！他們是不知道和尚是不應動的。」

「那怎麼回事呢？」他很驚疑的問：「和尚怎麼不應當動呢？」

我說：「和尚無論如何不應當動，如果和尚一動，世界就顯著更擾攘不安了！」

他說：「我不明白這個意思，請法師說說我聽。」

我說：「咱們先不說這個，你是鐘錶舖的經理，當然對鐘錶很清楚吧！」

他說：「是呀！」

我說：「你知道鐘錶是怎樣成的吧？」

他說：「哪——當然我知道了，裏面有大輪子，小輪子，油絲，發條，還有許多小零件湊合起來，才成一個鐘錶。」

我說：「這些大輪子，小輪子，油絲，發條等東西，都是安在什麼上？」

他說：「都安在大軸上！」

我說：「這些大輪子，小輪子都得動吧？」

「對啦，有動的快的，有動的慢的，都得動，有一不動就出毛病。」

「那個大軸也動吧！」我問。

「嘿！」他有些瞧不起我的樣子說：「你才外行哩！大軸那能動，大軸一動，鐘表就壞了沒有準了！」

「哼！我告訴你說吧！和尚就是『世界的大軸！』和尚不能動，和尚一動世界就更紊亂了——你想：和尚要不為國家祈福，不去改善人心轉移風俗，偏要勒令他做旁的事，那不是強人所難，禍亂人心嗎？如果人心都失去了正常態度，世界那能不亂呢？」

說到這裏，他低下頭去沉思了半天又說：「就算你說的對吧！」

我說：「這不是強辯的，不信你拿我這話去問別人，看我說的這話合理不合理。」

「……」

「……」

像上面所說的這些話，都是很平常的事，但社會上一般不明白佛法的

人，往往拿些很平常很輕薄的話來詰問出家人，這似乎是已成了社會的一種普通現象。不過在出家人來說，如果自己沒有一點應辯的法子，往往就被人所說倒。我和那位信外道的房東先生，辯駁了半天，又把我和那位舊同學所說的話給他講了半天，意思是讓他明白出家人並不是奇奇怪怪，所作所為都是平易近人，與人有益。出家人對社會的工作就是用善惡因果的事來教化人心，維繫人心。人事的變化，可以用武器來戕賊，來征服；人心的險惡！人心的變化！不是用武器能征服的，這必須用善良的教化，使每個人的心裏，存儲著一種正直良善的潛伏力，無論社會如何的險詐，這種潛伏在八識田中的正直良善的力量，總能維繫著人心的變化，不至於鋌而走險，所以和尚就是社會化導的中樞，也是世界的一個大軸。

總計我在井陘縣講經，自三月初一，至月底，整整講了一月。說起這段因緣來，我還得感謝耶穌教徒，他成了我講經的增上緣。因為我和他辯駁，又和範成和尚說這辯駁的事，才和範成和尚認識。因為和範成和尚認識，他很瞭解我，很關念我，才介紹我到井陘縣去講經。

這是我出家後第一次講經。

第十二章　營口楞嚴寺創修經過

（一）因緣

佛法真是不可思議的很！有諸多事情，都是極平常的事，教人不可測量。尤其佛教在俗諦法上，講究「因緣」和「感應」，在因緣未合的時候，都是很平淡很普通的事，到因緣和合成熟之後，就覺得它是不可思議，就是當局的人，也對它莫名其妙。

「感應」這回事，也同樣讓人不可推想。有顯感冥應的、有冥感顯應的、有顯感顯應的、也有冥感冥應的，這裏邊也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奇蹟。

例如：世間人有很多做好事而得不到好結果的，也有作壞事反而得到順利的，這在「罪」、「福」、「損」、「益」方面，是各有各的增長，各有各的距離；有些人專門做善事，當時就立竿見影有效果，這是顯感顯應，人人都曉得的事。也有做壞事當時還有好反應的，也有做善事，得不到好成效反而有些小的不幸事件，或者自始至終，都是坎坷叵測，拂意違

心，這個也不能就認為是沒感應，而是在冥冥中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或者把福臨禍至的期限提前與延後，或縮短與延長。在定業之中，善業受善報，有一個段落，惡業受惡報，也有一個段落，先受善報，後受惡報；或先受惡報後受善報，這要以各人的定業與感應而定。所以總括的說一句，十法界的因因果果，都沒有出乎「業」，不過有善惡之分罷了。善業可以超脫，惡業可以墮落，善業大的，可以為人，可以升天，可以成聲聞緣覺、菩薩、佛。惡業大的可以轉修羅，下地獄，墮惡鬼，轉畜生，都離不開這個「業」。所以「人生是業力的俘虜，一切受著業的支配！」。

這句話意味深長得很！在十法界裏面，無論是四聖六凡，沒有一個不受業力支配的。不過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善有惡，有染有淨。例如同樣的四諦，六度，十二因緣；同一樣的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同一樣的常樂我淨。然而在位次上卻是支配著各種不同的根性，這就是因為業感不同，而得的報應亦不同。在「十如是」稱為「如是力」，因為各自的相性體不同，而發出的力、作、因、緣、果、報，亦不同。乃至本末究

竟亦不同。拿佛來說：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福慧兩足，萬德莊嚴，這也是因為有三阿僧祇劫的善業所莊嚴，觀察十方世界，因緣成熟的時候，還要示現色身，受生作佛，這無一而非因緣，無一而非感應。

我為什麼說這些話呢，就因為人生到處是感應，到處是因緣。無論富貴貧賤，苦樂悲歡，賢愚不肖，得失榮辱，都是以各種不同的感應，而隨順各種不同的因緣。

拿我個人來說，四十三歲出家，在出家以前的四十幾年裏，也是勞勞碌碌，世事浮沉。雖然沒享很大的福，也沒受很大的罪。每到「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往往也許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多少年來，都是在這種上不上，下不下的境遇裏生活著。回頭想一想，過去的刺激，和過去的挫折，都成了現在的閱歷和經驗。

出家以後，還是以個人夙現的感應，而任運各種不同的因緣。我一生的遭遇，和一生的因緣，在事前我個人也不敢預想，只有以「直心是道場」任運而去。凡事不可強求，等因緣成熟之後，自己也不知其中的所以然。

拿修廟的事情來說，這都是因緣，並不是我有這麼大的力量。我四十三歲才出家，出家之後，到南方學幾年教，回到北方來，自己也不過是個窮和尚，那還有力量修廟。可是現在想一想，無論好也罷，壞也罷，總算建立了七八處道場，能夠讓大家聚在一塊，住持佛法，辦道修行，這都是因緣和感應。我常說，這些因緣和感應，並不是我個人的，而是大家的。無論在任何地方建立道場，這都是大家多生多劫的感應道交，因緣成熟。我不過在這種成熟的因緣裏，作一個引酵，當一個推動者。因為因緣未湊合的時候，在某一個過程中，要往一塊收攝，在收攝的時期，必需有一個名義，幾十年來，我就是擔任著這種虛名義；來往一塊撮合，實際上福報還是大家的。在任何一個地方建立道場，建立叢林，那是佛法與那一方的人有緣，也是那一方的人與佛法有緣。不然，我一個窮和尚，兩袖清風，不要說沒錢蓋廟，就是有錢的話，也蓋不成功。

所以凡事不可強求，強求就要出毛病，幾十年來，無論蓋廟或辦學，都是「因緣時節」成熟去找我，我絕沒分外去強求。因緣找人，事情就好

辦，人找因緣，事情就不好辦，這是過去我在修廟辦學中所得的經驗。

最初發起修廟，是在營口。其次是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瀋陽般若寺、綏化法華寺、青島湛山寺、天津復興大悲院，這是幾處比較規模大的。其他在東北還有十幾處小廟子，直接或間接都有些關係。自出家後從南方回來，就為這些事忙碌，一直到現在，還沒忙完。這也是因緣趕的，事情臨到頭上，沒辦法，只好出來給大眾作公僕，竭誠為大眾服務。不過論功德還是當時發心的各位居士和後來諸位法師的，我沒有什麼功德可言，只是應一個修廟的虛名而已。

先說，在營口修楞嚴寺的起因：是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我從井陘縣講完經回北京之後，預備去奉天，應萬壽寺辦僧學。因為那時時局轉變，新人當政，各地方正鬧毀廟興學，弄得出家人日不聊生。有知識，有聯絡的人，對少部分廟產還能守得住，如果是一般無知無識的出家人，自己行為再不正經，使外人有所藉口，那就更無法挽救了。奉天萬壽寺，在關外很有名，產業也有，趕到拆廟興學之際，如果自己對公益事業上，

沒有一點名義，沒有一點表示，想保住自己的廟產，這在理論上是說不過去。於是萬壽寺就藉這種機會，預備辦僧學。這樣一方面對外說話有藉口，一方面對佛教本身上說，還能培養弘法人材。

最初辦學要招生，學校裏要請一位主講法師，萬壽寺就早把這事委託禪定和尚，禪定和尚說：

「這裏辦學和上學的，都是北方人，如果請一位南方法師言語不通，兩下都不合適，可請北方人，倓虛法師任主講吧！」

於是招了廿名學生（第一期有澍培法師），請了萬壽寺方丈和尚的一位戒兄弟當監學，省緣和尚任校長，就這樣將將就就的我在那裏連當了三年法師。為什麼說修廟，倒先說辦學呢，原因是為辦學，方引起了修廟。

事情還要從因緣感應說起。是因為我在北京應萬壽寺之邀，去奉天辦僧學，中間經過營口，遇到以前在宣講堂的幾位朋友，有王志一、陸炳南、于春圃、陶海瀾、畢雲橋、魏恩波、戴子常等幾位居士。

過去我在營口宣講堂，以至我開藥舖的時候，我們幾個同人就在一塊

研究楞嚴經，經過七八年的工夫。我出家後，他們還是繼續研究，他們鑒於營口沒有佛法，雖然有一兩處小廟，一兩個出家人，也和普通莊稼人一樣，對佛門的事一點也不懂。

他們大家，為了想在營口弘揚佛法，同時還為了我們曾在一塊研究了多年的楞嚴經，為我作一個紀念，所以提倡請我在營口主持建立一所楞嚴寺。

修廟的事，當然我很贊成，不過我知道他們幾個人的力量很薄弱，而且在過去也沒有蓋廟的意思。不過這一次看到我回營口，大夥聚在一塊像說笑話似的，就要建叢林，真是談何容易！當時我也對他們大家說：

「如果你們要修一座小廟還可以，建叢林恐怕很難辦！」

說這話時，有陸炳南居士在旁，那人有毅力心直口快，他張口就說：

「就怕我們大家的志向不堅固，如果志向堅決，世間沒有不成的事。」

雖然這樣說，我總以為這是大家在一塊說笑話，況且在營口我離俗家很近，不要說廟修不成，就是修成，我也不能在這裏住，何況他們大家也

沒有那種力量。

吃過飯之後，我以為他們大家對修廟的事，像小孩鬧兒戲似的，說說就算了。誰想到他們說辦就辦，陸居士馬上領我到講堂後面去看地方，他指著一塊七十多畝地的園子說：

「法師！你看這塊地，有多麼好，也沒有什麼高低不平，佔的地位也好，離講堂也很近。」

我看那塊地，平平正正，像一塊手掌似的，果然很好，當時還種菜園子，我問陸居士：

「這是誰的？」

他說：「不知道！」

我說：「你們妄想太大了！根本自己又沒有錢，地方還不知道是誰的，就打算在人家地裏蓋廟，這簡直像做夢一樣。」

後來無論說什麼也不成，他們一定要蓋廟，王志一居士馬上取一張毛頭紙遞給我：「就請法師畫圖。」

我迎和著他們的心理，像逢場作戲一樣，便按照叢林裏的格局，畫了山門、天王殿、大殿、藏經樓（帶法堂）、後院、還有兩邊的配房，都大致畫出來一個輪廓。

（二）感應

事情真是不可思議！正在我們計劃修廟的時候，趙鎮侯先生也到講堂去盤桓，一眼看見我畫圖。他問：

「你們今天畫什麼圖？」

陸居士說：「我們要計劃修廟！」

「在那裏？」趙先生問。

「就預備在講堂後面那塊空地裏。」陸答。

「你知道這塊地是誰的吧？」

「不知道！」陸居士搖了搖頭說。

「哈哈！」趙先生笑了笑說：「你們真像做夢一樣，根本連地都不知

道是誰的，就要在人家地裏蓋廟，真是笑話，這事你問我吧，我還真知道他的底細。」

大家聽了趙的話，以為事情很湊巧，就讓他說這地的情形。他說：

「這塊地的主人是日本人，田邊雄三郎，他以前在中國當領事，買下這塊地預備蓋房子。後來田邊調回本國，把這塊地託田中洋行出賣，要兩萬塊錢，田中不認識中國人，又託我轉賣。他原來的價錢是六仟元金票買的，到現在已經三年工夫也沒賣出。我看這地方，就是修廟好，所以也不願意介紹讓他賣出去。現在如果賣給別人我不管，要是修廟的話，我絕對盡可能的力量給田中去說。」

之後，趙鎮侯到田中洋行，把修廟和預備買地情形一說，因為田中是日本人，很信佛，聽說要修廟也很樂意。田中給地主田邊去信問，田邊也很樂意。那時地價已漲，他要兩萬塊錢，如按公道價錢，也值壹萬貳仟塊錢，田邊的意思，如果修廟的話，可以照原來價值，要六仟塊錢。趙鎮侯一聽很歡喜，知道這事絕對有成，回來就向我和陸炳南等，敘說在田中洋

行辦理經過，並要馬上成交立契，我說：

「你們簡直像做夢似有點胡鬧，不要說修廟的錢多少，就這六仟塊地皮錢，你們如何籌劃，難道會吹法氣能點石成金麼！」

當時，趙鎮侯知道他們大家都沒力量，不過在一塊隨便一說，恐怕後來沒有希望，對不起田中，陸炳南很仗義的說：

「你們不用管，佛菩薩自有感應！」

說感應，真有感應，說做夢也真是作夢。雖然夢的理想不能實現，但做一個好夢，在心理上也是痛快的，何況夢的理想有時候還能夠實現呢？

陸居士說完了佛菩薩有感應之後，關於修廟的事再不提了。第二天早晨，天色剛亮，他就跑我屋裏去：

「法師！」他笑嘻嘻的像得了什麼好事似的叫我：「你不要發愁！修廟的事有希望。」

「有什麼希望？」我問。

「太好了！」他說：「我昨天晚上做一個夢，夢見姜軼菴來了，他扛

一桿大旗，累得他氣喘喘的，我讓他到宣講堂屋裏，說了一起寒暄話，他說：

『你把那桿大旗，插講堂後面那個空地裏吧！』等我把旗插好之後，猛一使勁，忽然驚醒了，原來還是一夢。

「姜軼菴是山東黃縣人，也是一個很著名的大慈善家，給講堂的關係很深。他早已就說過：如果在營口有可以永久存在的善事時，可以找他幫忙，現在我們預備修廟，這不是永久存在的善事嗎？這事情如果姜確能來，一定能辦得成功。」

其實，這都是夢中人說夢話，還有什麼真事呢，也就不提了。到了上午十點鐘，大家在講堂後屋談閒話，前邊來了一個夥計請陸炳南居士說：有客人來，這個客人不是別人，就是剛才所念道的那位姜軼菴先生到了。

姜軼菴他是在哈爾濱開東興火磨廠，很有錢，每到春天，必需回黃縣老家一次。這年春天回黃縣，在家裏住了三個多禮拜，又從黃縣坐船到營口，預備坐火車經長春去哈爾濱。可巧，他到營口時，去長春的鐵路出毛

病，要等幾天才成。在這個空當兒到宣講堂去訪問，陸炳南和其他各位居士見姜來，真是喜出望外，陸上去握著姜的手說：

「盼你來，夢見你來，你果真來了！正好！」

就這樣，你也說，他也說，三聲哈哈，兩聲笑，把姜軼菴弄的莫名其妙。他看看大家的表情，疑惑必定有什麼事，在一套寒暄話說完之後，才把他們盼他來的原因問明，原來還是一夢。

姜軼菴在談閒話時，除說些時局和離別的情形外，隨便就談到他的買賣上去了，他說：

「我去年生意做得不錯，年底算賬，分了三萬多塊錢。除還賬和給弟弟作買賣外，還餘剩壹萬多塊錢。」

這時陸炳南早有心思，讓他拿錢做功德，但總是試試探探有些不好意思。之後陸又指向講堂後邊說：

「你看這塊地多麼好？平平正正像手掌似的。」

「是誰的？」姜問。

「日本人的！」陸說：「現在預備要賣，價錢很便宜。」

「要多少錢？」

「便宜的很！」陸說：「按現在公道價錢，能值一萬二仟塊錢，因為地主是日本人，很信佛，知道我們買了預備修廟，仍按原來地價，要六仟圓金票。現在我們大夥正計劃買此地修廟，只愁沒錢。」

「好啦！」姜軼菴說：「你們買吧！我有錢，今天坐晚車回哈爾濱，買妥之後，給我去電報，用多少錢，如數匯來。」

說完這話姜走了，買地的事，由趙鎮侯、陶海瀾、與田中說妥，照原價賣給。第二天給姜軼菴打電報，下午姜又從哈爾濱打電報給營口西義順，把六仟塊錢匯來了。那時中國錢值錢，日本錢要八扣，陶海瀾拿款交地價的時候，對田中又說：

「修廟是好事，雄三郎信佛，你也信佛，這塊地賣了六仟塊錢，你也應當寫點布施吧！」

「對！」田中說：「我寫五百塊錢吧！」

就這樣六仟塊錢地價，還化了日本人五百塊錢的緣。在成交立契的時候，必須要找四鄰，在這些地鄰之中，有一個是英國人名非尼失（PHINITHY）不願意，他說：

「我是這塊地的地鄰之一，賣的時候，我有優先權，應當先賣給我，為什麼先賣給別人呢？」

後來，經過別人給他解釋，說這是修廟辦好事，與平常住戶不同，這才算完事。接著就請客量地，立契約，辦手續，把日本人捐的那伍百塊錢，花完不多不少正合適，真是因緣湊巧！

（三）經過

修廟的地基是有了，因為款項無著，對修廟的事仍是渺茫的很！以我的意思，讓他們先種菜園子，以地裏的收入，每年作一種儲蓄，將來慢慢的再進行修廟。

我是四月初到營口，在營口逗留了幾天，對修廟的事，辦得半了不了

的。四月初八就去奉天萬壽寺，主持開學，首講佛遺教經。以後又遇見何玉堂先生，這是我在俗家時認識的一個朋友。他當時在英美烟草公司當經理，很信佛，他東家呂輔臣因何的介紹也信佛。呂是山東黃縣人，新發戶，當時作買賣，有幾十萬塊錢的資本，有一次，由何介紹，呂請我吃飯，席間閒談話，呂說：

「我一輩子最荒唐，沒交一個好朋友。做買賣賺幾個錢，也都花邊柳邊的浪費了，對公益慈善事業上，一個錢也沒花。自己現在身後淒涼，想起來真是後悔的很！以後我預備做點慈善事業，有機會可以請法師給我介紹。」

那時呂已五十多歲，尚無子嗣。飯後又談到營口姜軼菴發心修廟的事，他很樂意幫忙。當時我因為他初發心，也沒敢多說，預備讓他拿五萬塊錢。他的意思要等年底，看他的買賣如何，一共有五處買賣，如果五處買賣都好，一處抽一萬塊錢就足夠了。其實五萬塊錢擱到他身上也算不了什麼，然對修大殿的款，總算有點指望了。因此我曾給王志一和陸炳南兩位居士

去信，讓他們知道在奉天，有這麼一點希望。

在營口幾位居士發起修廟的因緣，一則是為了自己研究楞嚴經多年，現在已經有點成績。二則又因我出家，想修一個廟作一個紀念。將來對教義上有研究不通的地方，可以給他們講一講，這是他們的意思。不過在我個人曾這樣想：如果一個人，為了想讓人給修個廟才出家，似乎太沒出息，在名譽上也太不好。二則我的俗家遷居在營口，不但名義不好；而且對修行上太不利，太麻煩！所以當時我答允把廟修好之後，給他們另請一位住持。

時禪定和尚已在觀宗寺當方丈三四年，他的為人，我很清楚；而且我們在道義上相處不錯。他給觀宗寺所印的藏經已經印好，準備雇船運到上海。當時我告訴他有兩個黃縣人發心在營口修廟，將來在觀宗寺退座之後，可到這裏來當住持，他的回答是：

「我已這麼大歲數，等廟修好之後，我也快往生了。」

本年年底，我去找呂輔臣籌劃修楞嚴寺大殿的款，不幸他五處買賣都

賠了。算完賬要有三處歇業，合計起來要賠幾十萬，我很掃興，知道大殿已修不成。當時我曾這樣想：人要想做善事，也須有緣，不然想做善事也做不上。如呂就是一個例子。那時禪定和尚也從北京到奉天，他的意思以為呂既發心修廟，無論其賠賺，也應去找他一趟。不過在我的意思，既然他已經賠賬，找他也恐怕沒希望。後來好歹到英美菸草公司去一趟，果然呂以生意賠款，不能實踐前言為答，我也就沒話說了。當時禪定和尚和我一塊去的，他對化緣很有經驗，對呂說：

「你既然現在沒有力量，因為你的眼界寬，多介紹幾個朋友幫忙也很好！」

當時又讓呂作領導，寫了兩仟塊錢，禪定和尚回營口時，把兩仟塊錢攜去，委託陸居士，買的白灰石頭，一大堆。時營口有一家大木廠，有存的美國松很多，賣不出去。聽說修廟就找陸居士，想把這批久存的美國松賣給廟上。陸居士因為手下沒錢不敢答應就買，也是因緣湊巧，碰著這家木廠，甘心賒給廟上，不要現錢，幾時有幾時還賬，而且還要賤賣。就這樣一個錢沒有，把一萬多方尺大美國松就買到手裏了。之後，石匠、木匠、

爭來包工，每天應接不暇。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春天開工，到了五月節算賬，沒錢開工錢。時王志一、陸炳南、魏恩波、陶海瀾等幾位居士，忽然想起大連商會會長龐睦堂來。因為他是個資本家，喜歡做善事，和王志一、陸炳南他們都是舊交。於是去大連找龐睦堂去化緣，還不錯，他給拿了捌仟塊錢小銀子，有了這筆款，算把工資的難關擋過去。五月節後，繼續開工，把料子做好之後，必須打地基。因為營口是濱海而居，地皮薄，工程大，地基如果不堅固，容易倒塌。據包工人說，必須下釘木籤子，每一根籤子，都是一丈多長，既費工，又費料，需款也很多！但自己手裏又沒錢，不過陸炳南居士辦事很有膽識，說辦就辦，他的意思是：只要你發誠心去做，必定有善士施捨。後來，請龐睦堂又給壹萬塊錢，這一萬塊錢，只打地基就用光了。時陶海瀾、畢雲橋等很害怕！以為廟還沒修成！就用了一萬元，將來恐怕更難辦。勸陸居士改修小廟，陸居士說：

「修廟必須修大的，大廟容易小廟難。」

他的意思，修大廟有人拿錢，修小廟善士們不值得拿錢，這是他的自

信心。因此引起了陶畢二人的不贊成，也因為他們沒力量可盡，遂袖手旁觀。不過陸的為人性情勇敢，富於決斷性，凡什麼事都不畏難，也不苟安。後來斷斷續續，經十年工夫，把廟修成。前面山門，鐘鼓二樓，進去山門有天王殿，上後大殿，再往後，藏經樓法堂。後院東面齋堂、伽藍殿、大寮、庫房；西面客堂、司房、禪堂、學校講堂、祖師殿、水陸壇、都次第落成。以後在這裏辦一個佛學院。中間我因為到各地去講經，還顧及修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都是民國十一年發起）、瀋陽般若寺，對營口修廟的事，顧不過來，事情都是由宣講堂幾位熱心居士他們主持辦理。記得在具文立案的時候，有四十多個人具名。所以修楞嚴寺都是他們的功勞，尤其陸炳南居士，總其大成，他的功績更大！我對修楞嚴寺，只是在外設法籌款，並沒直接親身監修，不過像唱戲一樣，在許多演員之中，也扮一個角色，以助成其功。到了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把廟完全修好之後，那時禪定和尚還在天童寺做方丈，我讓營口宣講堂主持修廟的幾位居士，和當地士紳把他請來，到營口楞嚴寺，接充首任十方選賢住持，八月間開光，並傳戒圓滿。

第十三章　奉天萬壽寺辦學時代

（一）一點經驗

過去，隨波逐流的，在僧家混了三十多年。多仗諸位居士的提倡，和各位後進師父的福報所感，在北方建立了幾處寺院，還經手辦了幾個僧人學校。寺院好壞不說，只要有吃的有住的，同參道友，住在一塊，能夠辦道修行；或有南北來往的，到那裏，休息休息，這總算借大家的光，與大家有好處。

學校辦的也有日子多的；也有日子少的，成績雖然不很好，多少不說，能夠說說講講的，還培養出來幾個人。如澍培就是我第一次辦學的學生。

我自己知道我很苦惱，四十多歲才出家，出家後在觀宗寺跟諦老學幾年教，回到北方就主持辦學。平素人家都以法師之名稱我，我也馬馬虎虎的就答應。實在跟人家那些有道德有學問，有名望的法師比起來，簡直太慚愧了。不過自己知道自己苦惱，還恐怕後來的諸位法師也像我一樣的苦

惱，所以到一個地方就想辦學，預備多培養幾個人才，一來能滿自己的願，二則也能在社會上宏揚佛法。況且培養學生，比專門養一般趕經懺的好的多。因為專門趕經懺的人，知識水準太差；當學生的，只要他求幾年學，受過教育，有點知識，辦起事來，總比那些專門趕經懺的好的多，這是我實地經驗的話。

最初辦學是在奉天萬壽寺。那時青山和尚已退居，省緣和尚當方丈，好講外面子。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開學後，外間的人，都知道他這裏辦了一個佛學院，所以差不多一般有知識有聲望的人，都來訪問，找法師閒談話。日子多了，去訪問的人也很多。省緣和尚好講外面子，而且還想藉此機會攀點緣法；他看去找我的人很多，我一個也沒給他介紹，心裏就對我不樂意！

最初禪定和尚介紹我去的時候，萬壽寺就預先有話：說法師很難請，待遇先說明，無論如何，不能半途而廢；只許廟上辭法師，不許法師辭廟上。原因就是法師來了之後，脾氣大，萬一伺候不好，就發脾氣，再弄不

好，兩下翻臉，法師把衣單一捲走了，弄的學校半途而廢，怪失體面的。

當時我也說：

「我從南方參學回來，對經教研究的尚未十分徹底；而且一個人初出去當法師，對於名譽也很要緊！至於待遇如何，我絕不挑揀。凡事須兩相將就，中間辦的好壞不說，只要廟上不辭我，我絕不能發脾氣先辭廟上。」

他預先說這話的原因，也是因為經驗過，受過這樣的害。

過去有一位智峯法師，為北方有名的大德，修行很好，眼上有點毛病，臉上還有幾個麻子。一生到處講經，多數都是因為脾氣大，半途而廢，以後弄的誰也不敢請。

有一次他在北鎮廟講經，平素對於飲食方面，他讓怎樣做就得怎樣做，如果不聽話，馬上就發脾氣。有一天聽經的人很多，出家人在家人，比平常增添了不少。講經期間，人眾突然增加，飲食當然不會很好。智法師看大眾菜裏面，只是青菜而沒有豆腐，於是說話讓廟上得買豆腐。因為時間來不及，豆腐沒買得來，智法師發脾氣，扔下經本就走，誰也留不住。他

的皈依弟子，買了幾斤白糖和餅乾送他上車，他從車上扔下來連頭也不回。

在智峯法師和北鎮廟當家的發脾氣時，那位當家師是個粗人，說話一點也不客氣，兩個人弄翻臉之後，當家師說：

「你在外面當法師，應人講經，也不替人想想，說要買什麼就必須買什麼，如果買不來，就發脾氣，這人簡直是吃羊奶不知羊死活的手……！」

當法師的無論怎樣不對，當主人的要尊重些。無論如何，也不應當出此極不雅訓之語來污辱法師。等這些話傳出來之後，讓外人對兩方面都恥笑！

說到北鎮廟，笑話就大了。因為這地方是在一個邊區地方，雖然稱名為廟，而對出家人的規矩，根本就無所謂。平常一陣道心起來的時候，一個人就上殿，打鼓撞鐘，敲磬誦經，弄得手忙腳亂。如果不高興的時候，半月二十天也不上殿。有時候悶的荒還唱二簧，因為他是這樣的一個粗人，所以就說出這極不雅訓的言語來侮辱法師。

我在萬壽寺，一連住了三年，因為日子愈多，萬壽寺辦學的名譽，在外邊也愈大。因此，無形中去佛學院，找法師談話的人也就一天一天的多起來。可是就因為這樣，方丈和尚就對我有些不高興。原因是他瞋我不給他介紹，其實，凡是去的人，都是慕著佛學院的虛名，一方面到那裏去參觀，順便找法師領教一下，隨便談談話。我和人家不過是一面之交，又不知人家的身份，那能就很冒昧的介紹到方丈和尚那裏去？還說什麼攀緣法化緣，這豈不是太笑話！可是方丈和尚他看不到這裏，所以很多日子總像有些隔閡似的。到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自己的不對，從那時候起，我算長了一分經驗。現在告訴大家，將來以後，無論在什麼地方給人家當法師、當院長、當執事等，都要以「常住」為前提。處處要替「常住」著想，把個人的事情放在一邊。不然大家住常住、吃常住、喝常住，如果再不發心替常住出點力，常住的事情就不好往下維持了。所以今天告訴大家，這是我的一點經驗。

（二）四相解釋

佛法是很普遍的法門，無論是有知識的，無知識的；貧的富的，貴的賤的；都能攝受，都可以接引。但在接引之中，個人對於佛理的領略，卻有深淺不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例如：普通一般人，只是對佛法有一種當然的信仰，對裏邊的理也不去深究。還有一種是由信仰而實行，對於念佛參禪、誦經、拜懺等，都很誠懇的。按學佛的真義來說，以這種人為最對。其次還有一種人，他對佛法的信仰力不很大，但他卻拿佛法作一種學術性質來研究，這種人以教育界的知識分子為最多。所以我在萬壽寺的時候，時常有些有知識的人去訪問。

有一天，去了兩個當地很有名的人：一個是于冲漢，是東北官銀號的經理；還有一位是姓關的，在海關當監督，是當地有名的才子。他兩個人和我並不認識，聽說萬壽寺辦學，請法師講經，所以特意來到這裏訪問一

下。

關先生是旗人，大學畢業，專門研究哲學。普通大學裏面，在哲學部門裏，包括著很多的佛家思想，所以凡是專門研究哲學的人，大多對於普通佛經也都涉獵過，在閒談話的時候，隨便就說到「性」與「相」的問題上。他說：

「金剛經上說：『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個按普通現量境界來說，是有相的，佛為什麼說無相呢？這個有什麼憑據？」

「是的！你問的很有理。」我說：「佛法並不比任何一種宗教哲學，或一種主義。因為他們都是各出己見，獨樹一幟，所立的理論，肯定的絕對就是肯定；否定的也絕對就是否定，肯定與否定絕不能互相容攝。既不能互相容攝，在中間必有一種界分，有界分就有差別；有差別就有名言；有名言就有相狀，人的思想也就整天的執著在這種名言相狀上。這在真理上來說，只是世法上的假立的名言，還談不到真諦，更談不到第一義諦！」

「佛法與其他宗教哲學之不同點，就是能拋開一切門戶知見和立場，

而按著眾生各種不同的根器，來破除一切假立名言。換句話說就是破除人們的執著性！在哲學上來說，肯定的絕不是否定的，否定的也絕不是肯定的。如果肯定的是否定的，否定的而又是肯定的，這等於說：某人既是甲而又是乙，某乙既是乙而又是甲。如果真的來這樣說，在論理學上是犯著矛盾律（Law of contradiction.）在因明學上也犯著相違過。」

「佛法的真義，是重在顯發自性，破除在自性上所起的執情，而達於實相圓融。所謂圓融就是法性平等，無有高下，無有分別，無一切假立名言。」

「例如『我』、『人』、『眾生』、『壽者』，這不過是在世俗上的一種假立的名言和符號，按中國的傳統思想來說，自稱為『我』，稱他為『人』；無數的『我』，和無數的『人』，聚集起來，就給他假立一個名字叫作『眾生』。『我』『人』『眾生』三者相續不斷，就稱名為『壽者』。究其實這都是在諸法差別相上假立的名言符號，以資識別的。例如我們兩個人，我以我為『我』，你以『我』為你。反過來說，你又以你為

『我』，以『我』為你。凡是『我』以外的，都是『人』；『人』以外的都是『我』，如果不給他安立一個名言，就分不出那是『人』，那是『我』來了。在我人聚集起來，就給他一個名字叫『眾生』，這是因人我而立的。眾生相續不斷，又給他一個名字叫『壽者』；這是對『斷滅』而立的。這四相的根本，都是以我為出發點。既是我，又是人，又是眾生，又是壽者，這樣一來，弄得沒有一個定相。」

「佛所以對四相，說無相的原因，是為了這四相是假定的符號，沒有真實性，讓人不要執著在上面為它所纏縛！因為有執著就有分別，有分別就有好醜，有好醜就有憎愛，有憎愛就有煩惱。世間人的煩惱，就是為了他的『我執』和『法執』太深的緣故。有了煩惱就能遮障一切，如煩惱障，障人的般若德；業障，障人的解脫德；報障，障人的法身德。推源其始，都是因為在『我』『人』『眾生』『壽者』這四相上起執著。所以佛在說法的時候，都是隨說隨掃，就恐怕人在一些名句文上起執著。」

「殊不知名句文都是假立的，沒有定相，也沒有真實的意義存在。所

謂：『名無名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拿普通人所執定的『我』來說，我以主宰為義，如果好事當前『我』歡喜，壞事當前『我』憤怒；生法當前『我』生，滅法當前『我』滅，這是自己一點也作不了主，失去『我』的真實意義。」

「再進一步說，以中國的傳統思想和習慣，給自己起一個名字叫『我』。如果到了英國稱自己稱什麼呢？到了德國稱自己稱什麼？到了法國，稱自己又稱什麼？乃至到其他各國，恐怕對於自己，各國有各國不同的稱呼。同是一個『我』，而所稱呼各有不同。這就是因為一切法無定相，在無定相中，因性空緣起，還給它立一個假名假相。假相即非真相；非真相，即非實有相；非實有相，本性空寂，即無相。所以佛說，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緣起性空）。一切法雖然有相，而是假相，假相即非實有相；明白非實有相，即不著於相；不著於相，即無煩惱，無煩惱才得解脫。佛法的真實意義，就是讓人破執迷，得解脫。」

我把這四相的意思給他略略說完了，他很贊成，他說：

「你說的很對！佛法和哲學相似，哲學亦講假定。例如說：人即非人，人是假立的代名詞，用以和非人作區別。」

幾個人在一塊談了半天，他們都很歡喜，末了我又領他們到流通處請幾部經，送他們走了。

（三）講經去來

在萬壽寺一連辦了三年學，當了三年法師，好壞不說，總算沒有半途而廢。最初一開學，先講佛遺教經，次講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第二年講金剛經、彌陀經、地藏經。第三年講楞嚴經、教觀綱宗、心經、始終心要等。因為萬壽寺每年還應酬經懺，耽誤時間很多。三年之中，共講了十種經，還抽暇寫成了一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義疏在天津出版。

平常除在學校講課外，每到寒暑假期間，還應人之邀到外埠去講經。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暑假，到海城宣講堂講彌陀經，從海城又去虎獐屯講堂，講金剛經。在這裏收了不少皈依弟子，到了寒假，又第二次

去海城講金剛經、心經。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正月初二日，由奉天赴哈爾濱，起建極樂寺講堂，在那裏講一部彌陀經，正月底回奉天開學。到了暑假，應瀋陽國際公司之請，講大乘起信論。接著又去長春應吉黑慈善聯合會之邀，講金剛經，為建修長春般若寺之緣起。七月底回奉天開學。到了寒假，又去營口宣講堂，講金剛經，並商議建修楞嚴寺大殿的事，臘月底回萬壽寺過年。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正月開學、暑假，去哈爾濱，啟建盂蘭法會，講地藏經、彌陀經。回來時，經過張家灣（今改名德惠縣）在慈善會宣講彌陀經，為建築彌陀寺之起因。七月底，回奉天開學。至寒假，在萬壽寺佛學院講經三年圓滿，當時早已有約會，十一月即去哈爾濱，講楞嚴經；並受佛教會朱將軍（子橋）開會歡迎，主持修建極樂寺。在這三年之中，除為講經奔走，就是為修廟忙碌，最初發起修廟是營口楞嚴寺，其次是哈爾濱極樂寺，再其次是長春般若寺。這三個廟，都已發起動工。

第十四章　哈爾濱極樂寺創修經過

（一）最初蓋廟起因

哈爾濱是在中國的東北，瀕松花江南岸，原先是一個很荒涼的村落，自中東鐵路完成，闢為商埠後，日益繁盛，市面上華洋雜處。民國初年間，其他宗教很盛；所遺憾的，哈爾濱雖是中國地方，而並沒有中國佛教，連一個像樣的廟都沒有。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陳飛青居士，在哈爾濱任中東鐵路稽察局長。他原籍是江蘇人，對佛法信的很深。中東路上，有位督辦是中國人，還有一位是俄國人，陳見俄國人信希臘教，其他也有信喇嘛教的，各機關職員們，信天主的、信耶穌的，都在哈爾濱建築了三四處大教堂，每處都是由鐵路局籌款。陳見哈爾濱為中國地方，沒有一個正式像樣的中國廟，在國際觀瞻上也很不好看，簡直是太煞風景！於是發心建立一處大廟，到北京，見段執政的秘書馬冀平，把在哈爾濱修廟的事一說，馬亦很贊成。

修廟須請一位僧人來監督，但在陳的眼裏還沒有一個這樣相當的僧人，陳請馬介紹，馬說：

「有位倓虛法師，在井陘縣講過經，人很好。」

這時，陳和我還不認識，陳請馬寫介紹信和我見面，等陳到奉天萬壽寺時，正值寒假期間，我去海城講經，未得相見，很以為憾！那時，他很忙，又不能久候，乃把信留下，並在書桌上寫下一個紙條，謂：

「聞明年法師去哈講經，至時當再會面請教。」

等我從海城講經回來時，見寮房桌上擱一封信，並留一個紙條，這就是修建極樂寺的起因。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正月初二日，我去哈爾濱講經，持信去見陳飛青居士，他對我談在哈建寺的意思，我看蓋廟是好事，遂答允協助辦理。當時陳請客開會，到各機關要人。會後議決，買一塊地皮，請交通部葉（恭綽）部長撥伍萬圓，並作緣啟募款，託我到奉天印緣簿，定名時我在座，因我講彌陀經，陳飛青又篤信淨土，因定名曰極樂寺。

當時大家公請我為住持，我因已答應萬壽寺講經三年，到現在才一年，如果半途而廢，恐讓人笑話，所以當時只答允從旁幫忙；關於住持一職，可另請別人。他們修廟心急，臨到我回奉天時，又請我另物色人。我看他們都是些機關裏的人。辦事情，深了不成，淺了也不成，還沒有一個相當人來介紹。

後來直奉戰起，中東鐵路督辦宋小廉調職，改任王景春為督辦。王是基督教徒，不樂意修廟。交通部的五萬元款已撥過來，案也立了，陳飛青和王景春商議修廟的事，王很不贊成，說現在戰事正激烈！可以停停再說。陳飛青知道他不信佛，故意阻擋，來信直發牢騷，我也常去信安慰他，讓他再等機緣。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戰事好轉，朱子橋將軍任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兼地方長官，很有力量。陳飛青和他的秘書周孝懷是朋友，周很信佛。陳飛青託周孝懷和朱將軍說修廟的事，一說他很高興！

朱將軍是浙江紹興人，性情很直爽！很剛毅！過去專門注重實業，不

信佛，後來受刺激過甚。他的朋友程雪樓，勸他信佛，才慢慢改悔。以前曾提倡拆廟掀神，自悔有罪。當時程雪樓勸他，可以修廟將功折罪，彼很信以為然，但苦無修廟機會。正值周孝懷和他說欲修廟的事，他很樂意，又性子急，說話馬上就辦。第二天成立佛教會，所有屬員皆為會員，同時還要請一位僧人作住持。陳飛青要請我，因我答應萬壽寺講經，差一年沒圓滿。陳飛青又去北京找馬冀平，馬為介紹淨蓮寺寶一老和尚（即如光法師之師父，段祺瑞皈依他。）

寶一老和尚是一位老修行，向來不願意修廟，這次經段執政再三勸駕，才肯答應。等他到哈爾濱時，修廟的事已籌備就緒。第一年預備好材料，第二年（民國十二年）動工。寶一老和尚到時，祇講夢東遺記，問他修廟的事，一概不問，請他看也不看。有護路副司令張召棠和他談話不投機，老和尚脾氣很板，也不理他。夢東遺記講完非走不可，朱將軍再三挽留，也沒留住。廟在什麼地方修的，已經修到什麼樣子，他連那個修廟的地方也沒到過，弄得大家也沒辦法。秋天回北京後，他住的淨蓮寺，有人要發

心重修，他還是不樂意，欲因陋就簡，修行了事。

（二）前後建修經過

極樂寺頭一年動工，先修起來三層殿及兩配殿各七間，尚未鋪瓦。廟前蓋起來十間瓦房，這是預備開會用的，其他山門廚房等尚未動工。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冬，我在萬壽寺當主講三年圓滿，告一段落。十一月間把學院事交卸，離萬壽寺去哈爾濱講楞嚴經。蒙朱將軍開會歡迎，請我為住持，在眾情難卻之下，我只答應擔任三年，等極樂寺完全修好之後，交別人來主持其事，我離開極樂寺，這是自己辦事的步驟，將來好退步。當時朱將軍請我當住持時，朱將軍的話剛說完，還沒等我開口，那些在會的人一致起立鼓掌，我自己知道個人德薄慧淺，沒有辦事的能力；而且他們都是些機關裏的人，很難湊和。如果事情辦的圓滿還好，辦不圓滿，顯得自己也怪失場面的。所以當時我再三的推辭，但他們大家像對人起鬨一樣，人言嘖嘖，並一勁直鼓掌。末了我沒辦法，先答應擔任三

年，功成告退，說這話已是臘月天了。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春天，因為北方天氣冷，泥水工不能幹活，四月底才動工。我除繼續講楞嚴經外，對修廟的事還總其成，前後照顧一切，到了八月底工程告竣。

先是在營口時，有一位老朋友，于澤圃居士（即如光法師，後易名定西。）去哈爾濱，找我說要出家，過去想出家沒有機會，現在要出家欲拜我為師。我因為他還年輕，問他能否脫了俗家，他說已經說好了。過去我曾經想跟寶一老和尚出家未成，現在于居士要出家，我們兩個是在家的朋友，而且我也剛出家沒幾年，不願收徒弟，就給介紹寶一老和尚跟前落髮。他出家受戒後，正趕我在哈爾濱修工沒人，於是請他來幫忙。

另外還有一位在佛教會當庶務的王漱泉，是他們公家用的。王每天晚上老早就去街裏，不是看戲，就是下館子，花天酒地。當時我想，他每月的薪水才二十圓錢，另有什麼樣的進項，敢這樣消耗。後來經詳細調查，原來是包工人請他的客。我想：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將來這筆款，還不

是由極樂寺出，在工程裏面，想法把公家騙一下子；可是修工的事，是我總其成，他們不怕背因果，將來我交代不下去，也連累了我，讓人挑不是。

極樂寺工程快竣工的時候，葉部長所撥的伍萬塊錢，才實收到二萬伍，餘一半因鐵路督辦王景春不信佛，故意拖延不撥給。

有一天，朱將軍請客，到席的有鐵路局各重要職員，管理局局長，稽察處處長，地方長官，我也在座。朱將軍讓我給王督辦講講佛法，把他的心理改正一下。當場朱將軍為我介紹，我便按照通俗的意思，把佛法的大意給他解釋，說佛法於國家社會有什麼樣的重要關係，修廟對於世道人心有什麼樣的利益，……橫說，豎說，我說了一大篇，因為他是基督教徒，根本和佛法反對，見出家人就討厭。不過因為朱將軍介紹，讓我給他講佛法，我不得不如此。末了等我說完之後，他說：

「法師所講的理我也明白，但理論太深，普通一般人都不懂。修廟是為的教化普通人，我看修佛廟，不如修城隍廟的利益大！」

「那是怎麼回事？」我問他。

「咳！」他說：「你看普通那些城隍廟裏，塑的刀山劍樹，鋸解磨研；門上還貼著四個大字，『你可來了！』這樣才能警覺世上一般人，我看還是這樣來的快當。像法師說法，費盡口舌，人也聽不懂，簡直是費力不討好！」

當時他說完這話之後，我只笑了笑，因為礙於臉面，也未好加批評。他們在座的諸位，也明知他是故意揶揄人，默不作聲。適有鐵路副督辦，劉竹君，天津人，說起來和我是同鄉，他把話接過來說：

「得咧！廟已經快修成了，現在是功虧一簣，你何必再搗亂！弄的不倫不類呢。」

在場的人，你說一句，我說一句，三聲哈哈兩聲笑，大家用面子逼著他，他看是眾人的事，而且又是交通部撥來的款，也是公事，沒辦法，以後才把兩萬伍仟元錢取來。除去開支以外，尚虧三千多塊錢沒著落。

這時營口楞嚴寺修大殿，也和極樂寺同時動工。五月節開工錢，第一次難關過去了，八月節第二次難關還沒辦法。佟道尹雖是花了不少錢給幫

忙，但也無濟於事。後來宣講堂諸居士商議怎麼辦呢？結果大家說：

「還是找法師去吧！」

於是派了四個人到哈爾濱去找我，一見面，四五個人，我問：

「有什麼事？」

「沒別的！營口楞嚴寺已經周轉不動，請法師想辦法吧！」

說這些話時，有陸炳南居士，我打發他們吃了飯，他們的意思，是讓我去找朱將軍想辦法。我說：

「現在極樂寺尚虧三千多塊錢沒著落，朱將軍還沒想出辦法來彌補，如果你們見他的話，我可領你們去，至於有效無效，還說不一定。」

朱將軍平常愛起早，白天很忙沒工夫，對於辦慈善事誰來誰見，一點官架子沒有。清早起來，我領他們去見，給朱將軍介紹說：

「這是營口修楞嚴寺的大護法，極樂寺是由將軍一手托成，現在楞嚴寺已周轉不動，也要請將軍多幫忙。」

朱將軍點點頭默不作聲。沉一會他說：

「極樂寺修工尚虧三仟多塊錢沒著落，已精疲力盡！現在一般人見面都躲避我。」

「是的！」我說：「關於極樂寺的情形我很明白，不過他們幾個人既然來一趟，也不能空手回去，可以借將軍的老面子寫幾封介紹信，讓他們持信去募化，這個辦法還比較妥當。」

「也好！」朱將軍說：「營口是一個商埠，可找當地紳董長官，讓他們為點力，還不太難。」

這樣對他們籌款的事，算是有門路了，後來我又說：

「這點事情，本來不應該再來麻煩將軍，但因為你是佛教會會長，對一些公益慈善事總其大成，所以他們有辦不通的地方，就來找會長。」

朱將軍為人很慷慨！他看我說的很合理，於是叫手下人找秘書，寫十幾封信，晚上送到極樂寺。第二天陸炳南居士四五個人拿著信，分頭去化緣。

朱將軍平素對三寶及其他公益慈善等事很熱心，素日在他那公事夾子

裏，總夾著五分六分的捐冊，因為他屢次上門化緣，和他相識的一般老朋友，都讓他化的避不見面了。可是他為三寶事，自己下多大面子也不在乎。

有一次，他在上海，大清早起來，到他一位老朋友家裏去化緣，（因在上下午碰不見，或有時在家，亦借故推辭說沒在家。）到了門口問當差的，說主人不在家出門去了。朱將軍也知這是敷衍避不見面的話，也不管他在家不在家，逕自就往客廳跑。當他剛到客廳門口時，忽然瞥見他主人從旁門轉身到廁所去了，這時他走進客廳，一面和當差的說話，一面眼釘著廁所門口。他這位老友，聽得客廳裏有朱將軍咳嗽及說話聲音，知道他還沒走，所以寧自在那裏多聞點臭味，也不願出去。朱將軍在客廳等了半天也沒見人出來，他等的時間大了，有些不耐煩了，這時也顧不得自己是什麼身分，直接就往廁所裏去了，一進廁所門口，他說：

「哈哈！這裏挺臭的，你在這裏蹲著幹嗎？得咧！出來吧！我有好事告訴你。」兩個人拉著手，扶著肩膀，一邊說著，一邊笑著，逕自走進客廳，談了一會話。朱將軍說：

「剛才你在廁所蹲著，那是臭事，現在我有一份好事找你來做。」說著把皮包打開，拿出來挺厚的一大堆捐冊，「斯是客廳，惟吾兄之德馨。你捐多少？五百吧！」一邊說還一邊不住的笑。

他朋友說：「哎呀！老兄，我現在生意不很好，手裏有些周轉不靈，實在……」

「得咧！」朱將軍說：「三百吧！今生不種福，來生不享福，今世種下福，來世才能享福，你如現在沒錢，我先給墊上，反正早晚你得拿錢。」就這樣他朋友不願作功德，硬以面子逼著讓他破慳貪，做功德；可是多少不說，總能達到目的，其護持三寶熱心至於如此。

（三）辦學院與養眾

凡事以人才為重要，無論什麼事，只要有人就能辦的到，無人什麼事也辦不成，人就是一切事情的原動力！出家在家都是一個理，父兄給留下萬貫家財，沒有人也保守不住。

拿佛法來說，也是一樣。只要有人才，不怕佛法不往外宏揚，如果是佛教裏面沒人，後來的出家人一代不如一代，這樣不用外人摧殘，佛法本身，自己就會慢慢的斷滅了。所以我出家後，除了想自己修行外，到處都以培養人才為急務。見了青年人或中年出家有書底有造就的人，總是想法讓他上學。這是我的一點志願，我希望大家，既然不以我為苦惱，來跟我學，不要只跟我學些空談理論，在事實上也要真實去做。比如我出家的志願是自己修行培養人才，宏揚佛法，也盼望大家出家之後，除自己修行外，將來到各處隨各人的緣法，多辦幾處學校，多培養人才。如果自己沒力量去辦，也可給人家去幫忙協助。出家人如果不受教育，不明白佛法，知識水準還趕不上一般人，處處受人誣蔑，這是多麼難過的事！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我在奉天萬壽寺佛學院當主講，三年圓滿後，至十二年冬天去哈爾濱。那時極樂寺的工程，對各種建築已修起來一個大概模型，並在三門兩邊修起來十間瓦房，我初去極樂寺時，就住在這十間瓦房裏。正月底，請奉天太清宮小學校校長張樂西，到哈爾濱，為極

樂寺佛教學校校長。

張樂西，原名張子真，是一個老念書的。早先信外道，後來信佛，又改名樂西。沒有兒子，他女人死時預知時至，他很高興！自是信佛的心更堅固。我在奉天時，與我很好，當時曾有言在先，將來有事時，他幫我的忙。

我到哈爾濱時，看那裏是一個大商埠，經濟很繁榮，如果在這裏辦一個學校，對財政方面，還不致太困難。我的目的是宏揚佛法，培養人才，所以正月初到哈爾濱，到了正月底，就辦起來一個學校。過去在萬壽寺辦學時，自己是居客位，凡什麼事也作不得主，所以也沒辦出什麼成績來。現在自己辦學校，好壞還能自己作的主。不過在這裏初辦學，招生很困難！因為當地沒有出家人，只有一處龍王廟，住一個出家人，年歲已很大，下面也沒徒弟。外面有出家人，距離很遠，沒來的。當時我想，反正為人種善根，僧俗都可以。於是在哈爾濱道外三道街，辦起來一個義學性質的佛教學校。有王樂天居士給設法招生，因他是東北人，在當地很熟。那時正

趕國內各地實行維新，廢私塾，辦學堂，提倡革命，什麼民族革命，家庭革命……一般老腦筋的人不贊成，有錢的大糧戶情願讓自己的子弟成白丁，也不願讓他上維新學校。以後聽極樂寺辦學校教人為善，大夥很樂意入學。於是招了二十名學生，附設在佛教宣講堂內，由張樂西講儒書改國文，我講楞嚴經。等極樂寺竣工之後，又把學校搬在廟裏去。

八月間極樂寺快修完工的時候，朱將軍又召集大家開會，討論廟成之後，應當住多少人。當時有中國銀行經理馬子元先生在場，他說：「現在生活高貴，籌款很難，請法師和如光法師兩人，再用一個茶房，一個廚子，一個香燈，一共五個人就可以了。人多了也得麻煩！每到星期日時，我們居士們可以到廟裏來談談，有時候可以請法師給我們講講經。」

他說這話之後，大家也沒作聲，似乎是已默然允許；但我一聽，他們都是為自己著想，在家人整天的在外面花天酒地，到了厭倦的時候，跑到廟上來吃喝玩樂來散心，這與出家人的本分不合，也與蓋廟的初心相違，所以當時我回答他說：

「大家說的都很好，但與我的志願不相合。我不是為了享福而出家，是為弘法而出家；就是我到哈爾濱來，也不是為享福來的，是為弘法而來的，出家人為修行，清苦也不算一回事……」

「那麼怎麼辦呢？」他問。

「先須立僧學，以培養人才為急務。」

「要招多少人呢？」他又問。

「出家人的規矩，有多少人算多少，來者不拒，去者不留。」我說這話，他們大家都害怕了，馬子元說：

「要這樣的話，我們管不了」。

「請諸位居士放心！絕不讓大家作難。」我說：「出家人住在廟裏頭，十方常住十方僧，他要來的時候，誰也不能拒絕；他要走的時候，誰也不能強留。但一分和尚一分齋，各人住在什麼地方，自然有各人的感應。我在這裏主持這個十方道場，也有我的緣分，也有我的感應。我若有了債累，也決不再麻煩諸位。不過我要辦事時，請大家協助，並不讓大家拿錢。」

我這樣一說，他們大家看自己身上沒責任，於是就答應了。本來出家人的事，他們在家人不懂，以為出家人應當住在廟裏享福。其實想享福住在家裏多好，有妻子兒女伺候著，種種現成，何必跑到廟裏受這種清苦。要知道，出家人為的是在清苦中修行，如果天天衣暖食足，什麼事不幹，所謂「飽暖思婬慾」，慾心一起，貪瞋癡三毒之心也都隨著起來了，整天的無明煩惱，妄想紛飛，還說什麼修行不修行？簡直為了這一時的享受，背上因果，墮落下去了。尤其住在十方常住裏面，如果不能辦道修行，空自消耗十方供養，不能給人消災，將來必定披毛戴角去還人債！做領頭的人，應當供養十方大眾，領導大眾修行，不然也要背因果下地獄的！

所以在極樂寺討論留人的時候，我極力提倡，供養十方大眾，培養弘法人才；同時也讓大家在一個道場裏面，能夠真的去辦道修行！如果不合我意，那只好我告辭離開那裏，免得自己背因果！

（四）毀譽的興起與沒落

世間上的事，沒有一件是容易的。想成功一件事，不知經過多少波折困難，才能慢慢成功。尤其當一個辦事人，必須虛心下士，忍勞忍怨，各方面去湊和，末了還不知事情成功不成功。無論其成功與否，在事情的過度期間，你還要認真去做，不然末了不但事情辦不成功，自己還要受埋怨！尤其出家人和在家人在一塊辦事，兩下心理不同。出家人心理怕背因果，在家人卻不怕背因果！（因為不信佛的人他也不明白因果。）如果想使事情十分圓滿，什麼怨言也不出，這簡直太難了！例如我在修極樂寺的時候，就是這樣。包工的人，想在裏面討便宜沒討上，就在外面製造謠言，大事毀謗！讓不明白內幕的人，也信以為真。真是所謂「眾口爍金，積毀銷骨！」讓人出進兩難，哭笑不得。在這時候，如果自己沒點忍耐勁，事情也不會辦得成功；自己所背的冤枉，也像石沉大海一樣，無處可洗，無法可訴！

上次，我不是說有位佛教會的庶務王漱泉嗎？在修工期間，他每天跟了包工的人早去晚來，冶遊濫賭。當時我想：這筆錢一定要出在極樂寺工

程裏。修極樂寺又是我總其大成，如果弄不好，就要出毛病，我交代不下去，就要受埋怨，結果是不出我之所料！

最初剛一動工時，包工的工頭，還有一些管事的人，都知道我是修工的總監督，一切款項由我支配，所以都來給我假廝混。以為我在這裏面有很大的好處，或者將來也和他們一同分肥！到了修完工遞單子算賬，有一些活是不在合同之內的，他們就在這裏邊找「外快」！

包工的工程師是姜益亭，現在他已經死去了。在算賬之前，他先遞單給我看，我看過之後，預備到開會的時候再交大家看。我接過單子來一看，就知道這裏邊已經出毛病，事情不好交代。

在他那個單子裏面有幾件活是後添的，有墜花魚尾（即花牙之類，在北京叫巧題。）琉璃瓦，洋灰磚。一個魚尾三塊錢，他開了二十四塊。洋灰磚四寸見方一毛錢一塊，他開了五毛。墜花不到伍元錢一個，他開了二十元。其他還有好些東西，他都把價錢加上了好幾倍，預備在裏面找他那筆意外浪費的款。

本來在一動工，我對於這些不在合同的活，就恐怕後來有麻煩，先問姜益亭，須要多少工，多少錢。他的回答是幾天做一個就算幾個工，這是一點小事，也用不著批合同。那知道他就借這不批合同的機會，在裏面找好處。從這裏看，我們信佛的人給不信佛的人鬥心眼，真是鬥不了！

在那時雕刻花牙子的木匠，慢手兩天半一個，中等手兩天一個。快手的一天半一個，至多不過三天。那時的木工，每天八毛伍，雕刻匠雖貴，不過一塊錢。可是在他那個單子上，一個魚尾就開了二十四元。

後來我看他開的單子，價錢太懸殊！上下相差好幾千元錢，在開會的時候，我沒法交代，又交姜益亭叫他拿回去改，究竟他改沒改我也不知道。

到開會時，朱將軍和各會員都在座，包工的工頭，和工程師姜益亭也在場，大家輪流看單子。看完之後，朱將軍又請我看對不對，我接過單子來一看，價錢仍舊未改，自己也覺得很難為情，如果實話實說必得罪包工的；不說，大眾定疑我是通同作弊，真是尷尬的很！後來沒辦法，我只很輕鬆的說：

「原來這個單子我已經看過，價目差池一點，又交益亭讓他改正。大概他很忙，還沒得工夫來改，這事還須待研究。」

包工兩個人在座聽我一說也沒再言語，朱將軍問我：

「什麼東西價目差？」

這時候我沒辦法，也不能再顧情面，乃實話實說。因為官廳的人辦事不同一般人，有不合理的地方，多少要用命令式來決定。所以當時朱將軍和張副司令官（召棠）對姜益亭說：

「你這樣定價錢不成，現在還虧好幾千塊錢無著落，款也不好籌，你把這個單子，按照工料的實際情形，從新改正一下……」說著把單子又交給包工的了。

本來包工的人，整天的浪吃浪花，想在這裏面找一筆厚利；這樣一來，不但沒得多少利，還讓官廳的人怒責一頓。自是恨我入骨！背後製造謠言，說我和定西法師是假僧人住外家……還找了很多人作證。原先用謠言來毀謗，後又傳出些威嚇語，說這和尚等朱頭走了之後，非給他個洋點

心吃不可！還特意使人把這話傳達給我。我聽到之後並不介意，說這樣死倒更好，更痛快！免得受罪。出家人本是為了生死而出家，根本對生死事就沒拿當回事。那位佛教會的庶務，王漱泉，也在內部助紂為虐，散布謠言。王漱泉吸鴉片，誰也擋不了他，他在佛教會每月二十元薪金，由佛教會發給。後來又由廟裏發給他，修完工之後，剩很多洋灰，還有一些大鐵桶，都被他私自賣光了。

他們的目的是為在包工裏面分點肥，找一筆厚利。因為目的失敗，所以大夥聯合起來，異口同音的在外面造謠言，弄的滿城風雨！一般不明白真相的人，也隨之信以為真。當時陳飛青居士，是修極樂寺的發起人，他最初還猶猶豫豫，將信將疑的。後來那些包工的人，因謀利未遂，懷恨在心，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讓陳居士信以為真，又設法鼓動了陳手下的一些不信佛的屬員，以謠言作事實，在陳居士跟前，縷縷陳述，因此陳飛青居士信以為真，對我和定西法師的印象上，頓時現一個陰影。

其中，還有一些懂理的明白真相的人，知道這是造謠言並不信以為真。

當時有一位在海關當監督的，魏繩武先生，他原籍義州人，是一個很有名的文人。還有在煤礦局當經理的劉硯生，以及鐵路局理事兼律師袁堯年，他們三個人都是讀書明理，辦事有經驗的人。有一次，他們三個人和陳飛青居士閒談話，隨便就說起外面所傳的謠言來，袁堯年說：

「現在外面議論紛紛，都說倓虛法師和定西法師兩個人不好，其實他們兩個和我們常見面，也常談話，都是很有修行有道德的人，並沒什麼不良行動。不過因為在算賬的時候，把工程師和包工的得罪，他們在外面胡亂造謠言！」

雖然他們三個人這樣說，又加種種的解釋，但陳飛青居士還是信不極。原因是他的屬員，都曾說過，他認為他們不會說謊話的，所以信不極。

後來他為了要明白這裏面的真相，調查我們的行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曾佯自給我說到廟裏來養病，把行李搬到廟裏住很多日子，飲食起居，和廟裏的人都在一塊。我們並不知道他什麼用意，每天三點鐘起床，上殿過堂，講課，每天忙個不休。他親自看見每天的經過事實，工作情形，對

袁堯年等，所說的話才相信。

後來他又想：過去因為聽信謠言，毀謗三寶，對兩位法師有不好的印象；而且在交情上，也表示很疏淡，覺得很慚愧！很對不起！把他的屬員申斥了一頓！說：

「你們這些人們！反對佛法，屈枉好人，人家本是很道德很修行的人，你們為了金錢的慾望未隨心，就給人造謠言，侮衊人，讓我也隨著一塊造業……」

陳居士在廟裏住很多日子，他看廟裏很清靜，環境也很好，想在廟裏久住靜養，捐一仟圓錢，預備自己在廟上蓋寮房。我看專為他自己蓋一間寮房也不合適，我和定西法師又在外面募伍仟圓錢，在後殿的西正面蓋五間。預備別位居士或有客人來時，也可以住在那裏。房子修起來之後，他看很好，自己又捐伍仟圓錢，化兩車木料，在後殿的東正面蓋五間地藏殿。正在修地藏殿的時候，那位工程師姜益亭，就遭報應了。下半身無故發腫，痛的娘一聲爺一聲的直叫喚！夜間痛的不省人事，直說胡話，如審官司對

口供一樣。

「……啊？我最初並沒這心思，他們告訴我，叫我這樣的呀！錢不夠花的，哎呀！錯咧！不再這樣咧！我並不知他是修行人，哎呀！不只是我一個人，還有……」

他每天晚上就這樣胡說八道的，第二天早晨看看屁股上，青一塊紅一塊，像小板子打過似的。日子多了，天天在床上躺著，屁股上的瘡痕，漸漸由發紅而發黑，由發黑而潰爛，流膿淌水，裏面生蛆。就這樣踅蹬了好幾個月。他女人恐怕讓人聽見他說的話難為情，有去看病的輕易不讓人見。請很多醫生治療也無效，著急的了不得。後來一想，大概是修廟的時候，辦了昧良心的事，觸犯因果。自是姜益亭很害怕，很後悔，趕緊讓他妻子買供菓香紙等，到極樂寺燒香悔罪；並許願以後護持佛法皈依三寶，請定西法師為之禱告。出家人處處以平等心待人，向來也不與人記仇，乃在佛前為之祈禱，病漸見好。過幾天，他女人，買好些東西到廟裏求皈依，拜我為師，養了三個月之後，漸漸能下地。扶拐棍，坐汽車，親自到極樂

寺佛前懺悔，皈依我為師。我說很多語言安慰他，並給他講了很多因果的故事，自是他更加驚恐慚愧！過去自己聯合包工的、作工的，以及與廟上有關係的人造謠言，誣衊人，現在礙於臉面，也不好直接完全說出來。生病的時候，又遭受下地獄，審口供，挨板子！受到種種痛苦。雖然出家人不與計較，但自己為了自己的名譽，為了給自己遮醜，也不好意思都說出來。可是他女人知道這是觸犯佛菩薩，觸犯因果律，把他所辦的事，所說問口供的話，到廟上一一都說出來。還有他的親戚朋友在看他病的時候，聽他胡說八道，又想想過去他辦的事，都說這是老佛爺見怪。這件事情傳出之後，其他幫同造謠言的人也很害怕！後來愈傳愈多大家都知道了。謠言也息了，真相也明白了。到這時候，水落石出，我和定西法師的冤枉，才洗清楚，才弄明白。自此一般人不但不毀謗，反而又加讚歎了。

半年之後，姜益亭的病還未完全復原就死去了。是時陳飛青居士在廟上住著，看到這種現實現報的因果事實絲毫不爽！心裏更加害怕，也恐怕謗僧有罪，心生大慚愧！有一天他問定西法師說：

「你們出家人也記仇吧？」

「不記仇！」定西法師很和靄很安慰他的樣子說：「出家人冤親平等，無愛無瞋，過去釋迦佛為歌利王割截身體，不但不記仇，並且發願到成佛的時候，還先度他……」陳聞言很歡喜，以後又在廟上作幾天佛事，表示悔罪。

（五）開光後的寺內經濟來源

記得極樂寺開光的時候，是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在開光以前八月天，所有房舍殿宇已完全修好。原先所辦的義學，也由宣講堂遷到廟裏去。之後，極樂寺在外邊的名譽，一天比一天大，已經成一個正式大叢林。十方來的人很多，平常都三四百人，最初辦學校，因為路途遠，出家人沒來的，完全是在家學生。後來十方人多了，把義學正式改成出家人的佛學院，永遠的培養現代青年，造就宏法人才！

在開光的以前以後，正是工程師姜益亭，聯絡了工人造謠言說壞話，

把我和定西法師陷在是非渦裏的時候。他們的造謠言，是有組織的，簡直是無孔不入。

開光的前夕，朱子橋將軍到廟上去驗工，他知道朱將軍是地方長官，修極樂寺也全仗他一個人的力量，正好借此機會說壞話，來離間我和朱將軍的感情。當朱將軍驗完工在屋裏談話的時候，姜益亭說：

「你看極樂寺各屋子裏的桌椅家具等，東西都不錯，就是油的色氣不好。這都是法師監工出的主意！還有殿裏的佛像，其他都是銅的，惟有前殿的伽藍菩薩，法師出主意，無緣無故讓塑一泥的。拿偌大一個極樂寺，無故塑一泥像，如果到明天開光，各機關人來參觀瞻禮，多麼減色！」

朱將軍因為好面子，恐怕來賓不滿意，於是叫工人把伽藍菩薩像搬在工人宿舍裏，用黃布蓋上。

九月二十八日極樂寺正式開光，善男信女燒香的很多！各機關來賓也很多！廟裏特意預備了很多桌席，招待他們，當天還收了幾百元錢的布施錢。晚上太陽剛落，所有來賓都去了，院子裏只剩一小工，坐在大殿窗台

上，香燈師勸他走，他不走還滿嘴說胡話。香燈師沒辦法，又告訴我，我去告訴他說你走吧！我們要關山門，他還是不走。吁吁的喘粗氣，像有什麼不平的事，憋的直難過。我問他為什麼不走，他說：

「我今天很難過！」他又指著大殿的釋迦佛說：「這是我母親，阿難迦葉是我們的姊妹，他們今天都有地方有位子，為什麼今天沒我的地方，沒我的位子呢？哎喲！我難過！我今天這個氣憋的不好受……」他一邊說還一邊喘粗氣，眼裏還直流淚。我看他堅決不走，乃打電話召警察來，警察讓他走，他還是說今天為什麼沒他的地方，像一個瘋子一樣。警察對他也沒辦法，末了好歹把他拖下來，拉出山門外去。

這時天已黑了，屋子裏剛點上燈，預備休息的時候，忽聽外面的胡亂叫喊，驚惶的不得了。出去一看，廚房上蓋火光熊熊，原來是失火了。我想這簡直太不順利了，趕緊打電話叫消防隊來救火，不一會消防隊趕到，把火撲滅，已經把五間廚房上蓋燒光了。此時朱將軍聽說廟裏失火，也急忙趕到，調查失火原因，或許廚房煙筒，工程不好。可巧包工的和工程師

也來查看失火原因，聽朱將軍說工程修的不好，也無言可答。到了朱將軍臨回公館，還說：「須詳細調查失火原因。」包工的自己也覺得沒面子。

第二天早晨，開山門時，見山門外電燈未閉，因為這時候很忙，諸多事情未就緒，對這些瑣碎事還未顧及到。姜益亭看到這事，覺得這是漏縫，有隙可乘，於是又以此為藉口，在朱將軍跟前說壞話：

「他們出家人好吃懶作，什麼事也不問，夜間連電燈都不閉，這麼好的房子，讓他們住了真可惜！將來必定弄的像豬圈一樣。」這些話都是當茶房聽見，又告訴我的。

之後，佛教會庶務王漱泉談失火原因，他說：

「我昨天出大門瞭望，見電線杆一個大火彈，像大汽燈一樣，照到廚房上面挺亮！」大家都疑惑是神火，我說：

「這事必有原故，昨天開光，諸佛菩薩前皆上供燒香，獨有伽藍菩薩，因其為泥塑，搬在小工屋內用布蒙上了。昨天晚上有一瘋子，說釋迦佛和阿難迦葉都有地方，獨他沒地方，想是伽藍菩薩顯聖。」

大家都齊聲說：「對！」於是又請出來燒香上供悔罪。開光那天，還收了四百多塊布施錢，買家具及零花用完。將要過年，買供菜沒錢，正在困難之際，可巧陸炳南居士來，說此次化緣還不錯，收四千多塊錢，再化點可以把難關過去了。問我用不用錢，可由此撥借，我乃借一百元，買麵蒸供。元旦日，早清起來，聽外邊有人叫門，問有什麼事？說是來燒香的。只聽大殿上鐘鼓魚磬齊鳴，都是燒香人，這個到那裏敲一下，那個到那裏打一下，晚間開香櫃一看，有六十多塊錢香資錢，這也是佛菩薩的感應。從此之後，天天有燒香的，每天能收到幾十塊錢，直至元宵節，燒香人絡繹不絕，香火因緣，盛極一時！

第二年，朱將軍辭職回奉天，顧慮到極樂寺將來無收入，日久難維持。臨去時，給寺傍邊，安置一個公墓，作寺內常年經濟來源。後張召棠為長官，改為官辦，因官府事情手續多，老百姓不敢去，另外還要住兩個看墳的人，因此賠款，後又改歸極樂寺。因出家人和老百姓一塊辦事接近得多，也方便，來埋的人很多，每口棺材二十元。又每年四月八浴佛節日辦廟會，

有當地警官姓金，受朱將軍囑託，說要唱戲，對攤商租地號收費，因此每年到廟會趕台子的人很多。即此兩項收入，加平常再作點佛事，吃燒都用不了。每年還修點工程，放生、放賑、濟貧、辦慈善。可是趕廟會的人，絕不許殺生販賣葷酒，每年已成慣例。這是關於極樂寺的經濟來源。

（六）請諦老到東北傳戒

極樂寺修起之後，即由我擔任住持，直至民國十八年，六年滿期，傳完戒之後才卸任。中間為了修長春般若寺，營口楞嚴寺，奉天辦學，以及北京彌勒院辦學等，常不斷的來往。

關於極樂寺傳戒。最初是由陳飛青發起，他以前因為聽信謠言，對出家人懷不好印象。後見姜益亭違背因果，現時現報很害怕！欲作功德悔罪，除修廟外，他在銀行還存一筆款，預備成就極樂寺傳一堂戒。當時他對我說：

「極樂寺已落成數年，必須傳一堂戒，方為圓滿。」

我把這事和定西法師商量，傳戒是佛門中最大最莊嚴的事！不能無故傳戒，須大家開會商量。先給奉天和營口去信，讓他們來信要求傳戒。等兩下來信後，以信召集各位護法居士開會，大家都贊成，於是設法籌款。陳飛青說：

「我在道勝銀行存一萬捌仟塊錢款，若能設法要出，以半數捐助作傳戒費用。」

本來道勝銀行是俄國人辦的，已經歇業。後變產清債，因債多款少，債戶須均攤，也沒有一定日子。此款還不知領出領不出，陳想一舉兩得，假辦慈善名義，如數領出之後，以一半歸廟裏，一半歸自己。時哈市管理局長米春霖在座，因他管地方事情，陳託他出力辦理此事。米乃到銀行找俄人說此款已捐作慈善事，務須提前償還。時俄人意見亦不一致，開會後，決定先償還一半。這筆款收到後，撥歸極樂寺傳戒用，這是陳自己願意的，到這時也無話可說。餘一半款，始終也沒領出，這算一舉並沒兩得；可是極樂寺傳戒的經費算有指望了，這也是佛菩薩的感應！

諦閑老法師，久矣想到北方宏揚佛法，只是沒有因緣。後來聽說我在北方建立幾處大叢林，很喜歡，北來之心已非一日。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我收一徒弟名台源，去寶華山受戒，回來時我讓他買一份禮物，去觀宗寺代我拜望諦老。

起初我在觀宗寺當學生時，諦老就很器重我，等回北方後，又建立幾處廟，他老更歡喜！所以在台源去觀宗寺替我拜望的時候，諦老親筆寫一統嫡傳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交台源帶來。我接到之後，真是感慚交并，惶愧莫如！自忖德薄根鈍，深恐有玷所付。諦老到東北時，我又重新按照傳法儀式，給諦老謝法。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四月間，我把諦老請至東北哈爾濱極樂寺傳戒，為得戒本師和尚，我則黍為依止阿闍黎。和諦老同來的有七人，另外又請天津清修院清池和尚，彼亦諦老學生。

戒期內沙彌戒剛傳完，因鐵路督辦呂仁寰把外國鐵路局長逐出境內引起戰爭！人心不安。與諦老同來之黃荐六居士害怕，請諦老趕緊走，清池

和尚說：

「戰事離此遠的很，與道場無關，若半途而廢，恐貽笑大方。信佛人凡事講因果，對任何事也不畏懼！如果現在說些洩勁的話，使大眾心氣，更要動搖。」黃唯唯然又說：「我怕有危險波及諦老！」

清池和尚說：「我們出家人都是為法忘軀，還有什麼危險可言！」諦老情無適莫，惟道是從，聽到他們的話，只是應之一笑，仍然安心傳戒。

傳比丘戒時，諦老從頭一天下午四時升座，到第二天九點傳戒完，經過十七小時的工夫，始終不放腿子，不下座，精神奕奕，飲食照常，按壇挨次說戒。其他尊證師們，以時間過久，多體力難支，現疲倦狀態，中間要按時下座休息，打抽解。可見諦老之修持工夫，非一般人所能及！

戒期圓滿，到民國十八年，我已六年任期圓滿，預備退座。請客時，有魏繩武、齊斐章，及地方長官張敘五等，公推定西法師為繼任人。定師堅辭不就，背後齊斐章對大家說：

「事情先不必辦交代，等找好日子，一切都準備好，大家齊來，鼓掌歡迎。」

到日子，果然大家齊到極樂寺，鼓掌歡迎定西法師升座。當場慫恿，定西法師恐以後事情難辦，張敘五說：

「不要緊！事情辦不通時，我們幫忙。」齊斐章也說：

「關於錢項拮据時，我們籌備。」就這樣我算卸任了。以後為了辦事，恒往來於北京哈爾濱間，每年要走幾次。

（七）炎涼世態

世間上的事，沒有一種是偶然的，無論事情大小，從表面看，似乎很容易，實際上去做，並不太簡單；尤其當頭前人的，處處要以身作則，就這樣還恐怕事情做不圓滿。

回憶我和極樂寺的一段因緣，也是該當自己有這種業力，中間飽受波折。事情雖已過去了，然而一些刺激的痕迹，仍然存在心頭。

例如在修極樂寺工程期間，遭受各方的抨擊、詆毀！如果自己沒毅力，無耐性，事情也不會辦的圓滿。幸喜有朱子橋將軍，有知人之明，辦事有經驗，於中為力，才把事弄得成功。

朱將軍辭職後，即回奉天，先到北京見段執政辭職。他是深謀遠慮的人，恐怕我遭人攻擊，又恐極樂寺齋糧困難，甚為掛心。

從民國十三年至民國十四年秋天，正是姜益亭為包工事，在外製造謠言，謗毀我正厲害的時候，弄得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時張召棠為副長官，朱將軍辭職後，升為長官。他聽人造謠言，便信以為真，對我疏淡起來。每逢接洽事情，總是不屑理睬的樣子。我看廟已修成，往後事情也不好辦，當初我接手時，也是說功成告退，現在正是我辭退的時候；而且在北京，我又早已應許那裏講經，於是決心告辭。先給官廳護法寫幾封告辭信，然後坐張景南汽車至各處告別。路上正遇張召棠汽車，張忽然擺手，住車下來，對我很恭敬。問我有什麼事？我說預備告辭去北京講經，他也再沒說別的。末了只說：「你回來時，到我家裏坐一坐。」張的公館，向

來不會客，他過去向來也沒對我這樣恭敬，這真是情形特殊，我也覺得稀罕，為什麼他前倨後恭，突然對我一個窮和尚轉變了心情，莫名其妙。

等我到各地告辭後，又到他公館，門口早已有人等候，進門我到他客廳坐下，隨便談閒話，只談一些沒用的，一點關係的話沒談。後又談他家裏的事，長短如何，又談到他父親治家的事，並拿出相片來給我看，我加以讚美。在這種情形下，益使我陷在五里霧中，我看他的神情態度，和原先對我的情形大不相同了。究竟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之後我看他一點正事不談，馬上要告辭，這時他才說：

「我昨天接你的信，知道要告辭，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廟務是出家人的事，在家人沒法辦。現在我們大家辦事相處都很好，法師何故突然告辭，這有多麼淡性……」

我說：「我原聲明過，寺修成後便走；且北京請我講經，我早已答允，不去倒失信於人。」

他說：「法師無論如何不能走，明天我們大家開會挽留。北京也可以

去，但不能把這裏捨掉。為弘法起見，法師去時，川資由我們預備，回來時，我們派人去迎接，反正這裏的事，還得依賴法師……」

我從他公館裏出來，見他前倨後恭，冷熱不均，不知何故。心裏很納悶！第二天我還沒去北京，接朱將軍來一封信，乃朱將軍請段執政給極樂寺頒一塊匾曰：「宏範三界」。本來我和段執政並不認識，這都是朱將軍的力量，蓋恐他們大家無事生非，造謠反對，因此讓段執政頒一塊匾，以此鎮壓。張召棠之前倨後恭，乃是這塊匾的力量，到這時我才明白。

（八）戰亂時期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我因留東北值九一八事變，記得是舊曆八月二十，定西法師去營口，我在哈爾濱領眾做道場。時風聲正急，街頭巷尾，皆傳日軍已來。午飯後正談話間，忽聞有炮聲響，極樂寺後身，有鎮守使李杜，與龔傻子聯合抗日，屯兵寺後，以寺牆為遮障。我看很危險，讓大家同入地藏殿念佛。外邊槍聲如雨，繞佛畢，聽外面炸彈，轟然巨響！

震的滿屋子塵土。有特別區管理處的一位科長張欣西聽炸彈響說：「光靠菩薩不成，到菜窖裏躲一躲吧！」

我說：「那也不保險！」他也沒敢動彈。不一會有一個小學生，在外面看回來說不打了，以後又出去幾個人，撿回來一個飛機輪子，我恐怕有危險，又讓他們送回去。看院子的能成師，開山門看說：兵已完全退去，沒事了，我們大家才從地藏殿出來。尋視廟裏，見炸彈落在西院裏，樹倒了七八棵，玻璃已完全震碎！有一位閉關的老修行，靜明師，已六十多歲，耳朵也聾了，對於打仗的事一點也不知道，也沒有受驚。有人問他，你害怕了嗎？他呆起臉來說，「什麼？」心裏一點事沒有，這真是共業之中的不共業。開山門後，見山門前打死很多馬，以及打壞的車，趕緊我又讓看門的把門關上。下午出來看時，車馬已被人弄走了。

後聞李杜兵勝，追敵人至雙城堡，離寺有一百多里地。原來李杜和龔傻子之兵在寺後，見飛機因扔炸彈，飛甚低，兵集牆下，用步槍將飛機打傷，狼狽而逃。時于顯舟部降日，其軍隊隨飛機逃走，至正陽河飛機跌下

後，日本人用乾柴烈火想把飛機燒燬。有白俄及中國人爭去看熱鬧，日本人讓他們躲開，他們都以好奇心不願走。不一會，炸彈爆炸，轟然巨響！死傷一二百人，也是該當這些人遭劫，這時我正開始講法華經。

自九一八事變後，朱子橋將軍，即率領軍隊，到處抗日。時有出家人名慈雲，在家時學問很好，當教員。後出家，受戒不久，值九一八事變，遂參加朱將軍部內，從事抗日。極樂寺為朱將軍一手托成，其部內又有一出家人抗日，因我和朱過從甚密，致使日本人疑惑，在朱將軍部內參加抗日者是我。時我正在各地講經，及進行修長春般若寺。後日人不放心，先去極樂寺調查。特務今井昭慶，先到寺裏要出家，住電話室裏。今井通中國話，對來往電話，特別注意，就這樣在廟住半年多。他看廟內所有出家人都很修行，早三點起床，晚九點就寢。每天上殿過堂，講經念經，整天一點閒空沒有；電話上也沒聽到和官廳有聯繫。之後特務機關，又到寺內正式調查，把我的名字寫起來貼牆上，一條一條的問，今井完全答覆，沒有事實。時我有徒弟覺一，在客堂當知客，今井又去找知客說極樂寺前住

持倓虛法師在朱將軍部內抗戰，覺一說：

「我師父是老修行，整天為了修廟講經事奔走，現在他正在進行修長春般若寺，抗戰的出家人或許有，但絕不是倓虛法師。如果調查要是他的話，我擔保，可以把我的腦袋拉去！」

今井見覺一說話很慷慨！很直率！一點含糊也沒有，知道抗戰的或不是倓虛。於是今井又回復特務機關，等以後再詳細調查。朱將軍部內究竟是誰，後經多方偵查，知道參加抗戰的是慈雲，因此今井對覺一的為人說話印象很好，說他很剛直，很忠實，一點不說謊話，遂拜覺一為師。

第十五章　長春般若寺創修經過

（一）緣起

長春般若寺原來是和極樂寺以及楞嚴寺同時發起的，說起來這段因緣，還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的事。那時我正在奉天萬壽寺當主講，暑假天，瀋陽國際公司請我講大乘起信論，接著長春吉黑慈善聯合會會長丁樹敏、張子元等，又請講金剛經。那時吉林督軍行署設在長春，為一省會地方。督軍是孫烈臣，所有軍政官員都會集在長春，對接洽事情很便利。

我在長春講經時，正值外道同善社盛興。有幾位大老師在長春傳道，叫信徒們念金剛經。普通一般人，只是按照經文去念，一些機關文人，想明白經理，又請大老師講，連講了幾遍，大家都不懂，對於經文深義，疑竇頗多，不得其解。後見吉黑慈善聯合會撤傳單，說請倓虛法師講金剛經，他們見到傳單之後，互相傳說。到了講經的日子，同善社的信徒們，來聽

的人很多。

我講經時，按照一定次序，先講五重玄義，把名體宗用教詳加解釋；然後把經中大義，以及其宗旨歸宿處，提綱挈領，深入淺出為之一一解釋。他們一聽很清楚，很對心思。聽完經後，回去就向他們的大老師說：

「這位法師講金剛經和你講的不同，他講的比你講的有次序、有線索，我們大家都聽得很投機！明天你也去聽聽，他講的意思對不對？」

第二天大老師也來聽，我並不知道，還是照樣講，聽後弟子們問他講得如何，他說：

「法師講的倒不錯，只是不明白玄關一竅。」

之後，他的弟子聽經聽得很順心，對於人生意義雖然不能完全明白，但已摸住點邊沿，知道自己是在迷夢中，因此聽得更上勁！後來聽經的人愈來愈多，有幾十人把同善社那一套放棄來皈依我。這樣一來，大老師看看自己的道不能傳，生氣走了。當時還有扶乩的，嫉妒我講經。有一位葉先師臨壇說：「你們不要聽和尚講經，他是別有作用。」

弟子們說：「我們聽得很順意呀！」葉先師又臨壇說：「如果你們願意聽，我請燃燈古佛給你們講。」從此之後，一般人聽的就少了。

外道門在乩壇上講經，總是不成。不但理上錯謬，在應機方面來說，也不能順人心思。最初在壇上講經，大家以好奇的心理，還有很多人去聽，以為燃燈古佛真的降壇了。弄來弄去，人心都膩了，寫的些注解，人也看不懂，結果人還是跑我講經的那裏去聽。尤其一般知識階級，他們是注重理智，而不注重感情，一聽我講的很合乎正道，當下就把那些舊套扔下了。

講經期間，督軍行署的一些職員，天天去聽，後來也都皈依我。一般人見督軍行署的職員，都是知識份子，信佛皈依我，於是信徒日眾，一月之中，官員人等收了不少皈依弟子。

當時有行署一等科員馬靖東，黑山縣人，信佛很懇切，見面時他說：「此道不學，更學何道！」他的科長也信佛，因此提倡在長春蓋廟；並問名於我，因我在長春講金剛經，乃定名為「般若寺」，以作紀念。所以最初建長春般若寺是由馬靖東發起，這是創建般若寺的緣起。

（二）經過

蓋廟的事決定了之後，大家又設法籌款，首先由馬靖東請他的科長，化孫督軍五百元現洋，作開辦費。其他有孫道尹鐘午，陳鎮守使，商務會長孫秀山，蔣潔珊，以及督軍行署，各科長科員馬靖東等，聯名發起，並分頭籌款。首由蔣潔珊慨捐蓋廟地基二十餘畝。蔣是一個大慈善家，過去曾做過軍官，除施修廟地基外，又捐房子一所。孫秀山聯同長春商界協助，陳鎮守使在政界方面給幫忙，孫道尹為力也很大。第一次給募了一萬餘元，備買木料。當時因我尚在萬壽寺辦學，對修廟的事只能從旁幫忙籌款，對於經理一切修廟事情，首由吉黑慈善聯合會諸善士負責辦理，他們派趙玉田居士為監工。（廟修好之後，這人亦出家。）

般若寺因籌款難，並不像極樂寺修的那麼容易，斷斷續續的修了十幾年。第一次動工得長春各大護法資助，時于冲漢，也皈依三寶，自助三千元以作提倡。第二次動工有田樹滋、袁念慧兩位護法，竭力提倡募化，到

了第三次才得竣工。

最初地基打好之後，讓我計畫怎樣修法，我想若錢多時，可以另修大殿，先修的做前殿；錢少時，前殿就作為大殿。經過幾年工夫，把廟修起來了，還沒等開光，正趕日本人在長春修馬路，廟地基礙事，要全拆！這真是不幸的事。後來經交涉，給拿遷移費，社會局又另給找一塊地皮，四四方方，比原先那個地方還寬敞，還適當。把前廟拆除之後，所有新建築費，完全由社會局撥款包賠！這一來，大家都很省事，修起來比原先還好！

民國二十一年，澍培法師就到長春替我照顧建修般若寺，直到把般若寺遷移到另一個地方，都是他在場，策劃建築，這是他和般若寺的一點歷史淵源。他原籍是錦州人，民國十年，我在萬壽寺第一次辦學，他就在那裏當學僧。十四年，我從哈爾濱去北京，應柏林寺講經，經過錦州，澍培法師的師父致菴老和尚，又薦其徒跟我去北京聽經。那時極樂寺一切責任，完全由我負責，我走後，交督監師智光與定西法師代辦。我剛到營口，定西法師也跟來了，我問他有什麼事？他說要跟法師去聽經，我想這必有

原因，大概極樂寺的事，和台源不能合作，自己又不好意思說，詳情我不知道，於是和澍培、定西我們三人一起到北京。在柏林寺講過經之後，又在彌勒院辦學。澍培師在彌勒院又跟我第二次當三年學生；以後在那裏當教授。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間，在長春般若寺，充第一任住持，至二十八年退座交善果法師。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我在北京彌勒院辦學，時張作霖在關裏為大元帥，楊麟閣為總參議。他的同學趙藎臣與張作霖不睦，楊麟閣請他做官，他不幹。趙很信佛，我和他在奉天時即認識。楊的公館是前清多爾袞王爺府，楊又加以修築，裏面很講究。

楊麟閣聽說我在北京講經，想聽經，乃和趙藎臣說：「聽說有位倓虛法師講經很好，我想聽聽經，因為時間太忙不能去，你為我代請，我也抽空聞聞佛法。」

趙藎臣把這話和我說妥，定好日子，每天晚上，楊麟閣下班，汽車來接我，晚上講經，明天早晨再用汽車送我回去。當時我想，楊正在做官當

令，可以藉這機會與他結緣，將來對佛法或者不無裨益；且般若寺正修大殿缺款，萬一在這時得點緣法，對修大殿的事，能解決不少困難。所以當趙蓋臣和我說要請我講經時，遂慨然允許了。見面後，兩人一談很投緣，他說：

「我想明白佛法，因為時間短，不能去聽經，現在請法師到公館來，為我講講。看那一卷經最短可為我講。」

我說：「心經最短，才二百六十字，義理也最扼要。」他說：「好！就給我講這部經吧！」

自是每天晚上到他公館講經，他很贊成，說「很好！」一禮拜講完，又請我講金剛經，十天講完。楊拍案驚奇曰：「佛法於世，其益莫大，可惜一般人都不注意，也不去研究！其他中外一切學說，這個主義，那個主義，沒有一點真理。現在世風澆漓，人心險詐，惟有宣揚佛法為最急切！也最適當。」

接著我說：「想宣揚佛法，非有大力量的人提倡不可，如先生能有機

會對佛法作一提倡，其發展力量一定不小！」他說：「我一定幫忙！」我說：「東北長春般若寺修工，因款項難籌，尚未成功。」他說：「需多少！」我說：「大半需五六萬元。」他一邊點頭一邊說：「不好籌，」但回頭又把話反過來說：「好！我一定盡力幫忙！」

楊麟閣本來是個武人，說話做事都很直爽，很痛快！第二天，他說：「雍和宮白喇嘛，常找我化緣，每次都給他們化不少錢。這次給法師籌款修般若寺，我預備請銀行界鉅子，他們都是富人，叫秘書長常允懷請他們吃飯，法師藉此機會，給他們講講經，說說佛法，聳動他們的心理。」

第二天，下請帖，預備兩桌葷席，一桌素席，我吃素，和常允懷作陪客。飯後，常允懷說：

「諸位經理！今天楊參議為了歡宴外國公使，不能來奉陪大家，很覺對不起！參議的意思是因為前幾天聽經，聽得很好；但是這個好，他不願獨享，願意讓大家也聽聽，知道這個好，所以今天請大家來，不但要嘗廚味，還要請倓虛法師給大家講經，再嘗法味，不知大家願不願意聽經？」

「好！」大家齊聲說：「平常我們想聽經，只是沒工夫，現在得此聽經機會，正是求之不得！」

於是我把佛法的大義，及與世道人心的關係，為之解說。末了大家還是齊聲說：「好！」常允懷說：

「現在諸位所餐的是波羅蜜法味，波羅蜜是到彼岸，諸位嘗到法味後，都知道好，都可以到彼岸了；可是只請諸位到彼岸還不算好，應當讓天下人都餐法味，都到彼岸才好。唯一讓眾人餐法味的辦法，就是蓋廟，把廟蓋好之後，出家的法師，住在廟裏，天天念佛修行，和大眾講法，令大家能天天餐法味。可是蓋廟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萬善同歸的事。現在倓虛法師在長春修般若寺，功虧一簣，望諸位為自己，為眾人助力幫忙，做點萬善同歸的事。」

「這好辦！」大家都很爽快的答應了。因為他們都是銀行界人，籌款好籌，這個三千，那個兩千，第二天給湊壹萬元送來。楊參議說：

「修廟須五六萬元，化此區區之款，還不夠用，先收起來吧！等以後

有機會再募。」我把這錢收起之後，匯到長春，修大殿了。以後又在別處籌了不少款！

（三）感應

起初修廟時，長春當地慈善家，湊起來一筆善款，先打地基，後又買很多木料，說起買木料，我又想起致中師和他的師父來。

致中師他是我一個徒侄，人很憨厚，很耿直，心裏一點曲折也沒有。他的師父隆谿師，字界虛，俗姓谷，當道人，外號谷老道。後又出家當和尚，是我一個師弟。他們師徒倆過去曾久居山中，多行善事，修橋鋪路，施捨濟貧。當時谷老道對致中師說：

「我師常說，我當初出家出錯了，道教對於了生死的事不究竟，我悔恨已晚，你有機會，可再另投明師出家當和尚吧！」

後來谷老道各處找和尚廟，想投明師另出家，有人介紹見我，我一看一個大個子，面皮黑黑的，知是好人，想拜我為師，我說：

「我也不是明師，代我師父收下你，作我一個師弟吧！」就這樣他師徒兩個由老道又變成和尚了。

修般若寺時，上老山裏採辦木料，多仗他們兩個人的力量。因他們久住山林，對山裏的一切情形都很明白。平常到老山裏，把木頭砍好，冬天在冰上，把木頭滑下山來，存在一塊，到春天冰雪融化，把所有木料，一個個弄成木排，順水放下來，到江邊裝火車往市裏運，這樣省很多錢。後把所有木料放完之後，共裝七火車！由馬靖東託吉林財政廳長榮厚辦火車免費。木料運來之後，堆起來像山一樣！他們放木排時，在江裏還遇見過一次土匪，要錢沒有，用柳條子打！界虛師因為體格壯，又為常住的事，情願為法忘軀，挨打時也不言語。後土匪又用木棍打，意欲不給錢要其命。界虛師念觀世音菩薩，土匪忽然把木棍放下說：

「你不早念，早念我早就不打你了，去吧！」這真是菩薩的感應。等他回長春後，身上還有很多柳條傷痕！據說他們師徒倆，在山裏砍木頭時，有一次在大森林裏走迷路，好幾天不得飯吃，正在又渴又餓的時候，

忽然一個六十多歲老頭拿籃子給送來吃的。等吃完之後，這老頭指點給他們一條路，轉眼就不見了。我想這都是因為他們以真誠心護庇常住，感動了護法善神，去護持他們。雖然遭受很多困難，這其中是因果不昧的。本來到老山裏砍木頭，在大江裏放木排，這都是很辛苦的事，誰也不願去做。木排上濕氣大，在江裏走起來又需很多日子，身體不好就要鬧病，必需能吃辛苦的人，才能辦這事。所以修般若寺，對界虛師和致中師，也算有功的人，或者他們是再來人，專門為三寶事來幫忙。按因果來說，這也是般若寺的感應。

說起感應來，我還親眼看到幾件觀音菩薩顯靈的事，這裏不妨給大家說一說。

民國十八年，瀋陽海城縣，虎獐屯，有一位姓商的，名商述聖，信佛懇切，每天要定時念觀音普門品三遍，大概念了有十幾年的工夫，始終不間斷。有一天他去撫順千金寨煉鐵廠去傭工，兩個人抬一筐鐵礦，往大冶洪爐裏倒，商述聖一時失腳，便墜在爐裏去了。這時大家都驚駭失色，商

個人也自駭必死。那個煉鐵的洪爐，有好幾丈高，商在掉下去時，似乎覺得有人把他用兩手托出，擱在平地上了。待睜眼看時，果然是在平地上躺著，並沒墜在爐裏去。這時眾人都很驚訝！監工的日本人，也很驚奇！商在回家時，他的衣服已被火熾酥。從此之後，虎獐屯的人，都信佛信觀世音菩薩，感化之深，盛極一時！這就是普門品裏所說『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的一種徵驗。

還有民國二十八年，日本人在熱河朝陽縣清鄉，先下通知令，凡土匪到處，民間須一律抵抗，如有容其食宿的，查明與匪同罪。那時我一個徒侄清淨，他的小廟在朝陽縣鄉間，因騎驢去趕集，經過道士廟，天晚留宿，夜間土匪也到廟裏去住宿吃飯，天未亮就走了。第二天早晨，日本軍隊趕到，曉得土匪在廟裏食宿已去，遂不分青紅皂白，把廟裏道士及借宿僧人清淨等，一併綑綁，牽至沙灘。在臨執行槍決之前，清淨曾苦苦哀求，回寺拜師之後，再來就死，翻譯官和日本人都不許；又懇求望空拜辭，才允許。因此行走落後，槍斃時，先斃前四人，後斃清淨，連發三槍未響，人

亦未死。因此日本人很驚疑，問他是不是有什麼邪術？清淨說：「我出家人什麼邪術也沒有，惟念觀世音菩薩求往生，速免人間痛苦。」因為日本人多信佛，聽清淨說完之後，亦深信菩薩有感應，遂命釋放，稱他為鐵頭羅漢。回寺後，鄉人皆稱他為鐵羅漢。此人現尚在，年已六十餘，每天以誦法華經為常課。遇有事忙時，一定也要誦一遍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到處人都歡迎供養。這就是普門品裏所說『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古今來殺人的利器不同，今以槍斃，雖非如刀之段段壞，而連發三槍不響，亦等於段段壞，而能解脫災難則一也。

以上兩件事，都是我親自經驗的。其他還多得很，簡直不暇細說。這是因為修般若寺，致中師兩個人，為給常住運木料，在江裏被劫挨打，念一句觀世音菩薩，就沒喪命，才引出這些話來。

（四）傳戒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般若寺遷移，工程修完之後開光。那時澍培法師已任住持，請我去傳戒，當時我因抗日嫌疑未便去。後長春來信說已經疏通好，並派覺一師和今井昭慶來請我，非去不可。今井為日本特務人員，他說關於抗日的出家人已查明是慈雲，不是我，並已與特務機關說好，保證不出意外，我才答允去傳戒。

臨去時，從青島帶去四個人，有善波、善果、戒如、夢參，這四個人歲數都不大，頂善果歲數大，才二十四歲。傳戒時，我為得戒師兼開堂。新戒堂裏的事，善果很熟，他對做事精明能幹，而且還很穩重，在堂裏替我當開堂，兼頭單引禮。善波為二單引禮，戒如當衣鉢，夢參講四分律，我講梵網經，及法華經普門品，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時般若寺房子還有沒修完的十幾間，齊貢軒居士借給八百塊錢修工也沒夠。

東北一向傳戒時少，偶爾傳一次戒，到很多人。二十五年般若寺傳戒，

新戒到一千三百多人，加居士，加老戒師，加夥計等，上下有一千六七百人吃飯。每天用三十多袋麵，廚房裏二十幾個壯小夥子，專管和麵。茅房又增加好幾處。長春信佛人很多，有錢人都去般若寺供齋，一上堂齋，一百幾十元錢即夠，期內打六十多上堂齋，其他中等還很多。

因為人眾多，事情忙，晝夜我很擔心。長春特務機關，因人多，恐其中良莠不齊，要一天給寫一次報告。有一次還要傳我去問話，在特務機關中信佛人也很多，當時有人對特務機關長說：「倓虛法師在中國，在東北都是很有名的法師，如果傳他來問話，似乎與面子上不好看，不如派兩個人去廟裏給談一談。好在他是出家人，已經調查明白，他什麼事也沒有。」

之後，特務機關就派來兩個人訪問，先談佛法的事，後談修極樂寺事。他問我和朱將軍見幾次面，我也直言以答，說在長安見一次面，在北京見一次面，而且時間很短促，都是為修廟化緣的事。極樂寺雖屬仗朱將軍力量修起，可是自九一八事變後，他便帶軍隊到各地去抗日，始終也沒到極樂寺來。我雖然和他見兩次面，都是為慈善事，對軍政上，一點沾連沒有。

日本人對我的事情，早已調查清楚，聽我一說，和他調查的相符，知道在朱將軍部隊裏參與抗日的是慈雲，這時才把我的嫌疑洗清。當天留他們兩個人在廟裏吃一頓飯，臨走送他兩本大乘起信論講義。

傳戒期間，今井昭慶，在廟裏給照顧事，新戒初去掛號人多，服裝不一，立立拉拉，今井看中國出家人不高興，住在一塊像叫化子院一樣。等進堂後，衣袍完全換新的，出入往還，齊起齊跪，都很整齊，他又很贊成。

說比丘戒時，來一日本僧人——都住玄妙——請他為尊證。晚上登比丘壇，時間大，他坐不住，打哈欠直搖幌。又恐怕給日本人倒架子，硬挺腰板勉強坐著，出堂後還直說好。本來按日本佛教來說，日本僧人，對於中國佛教的規矩法子，根本就沒有見過，例如中國的說三皈，授五戒，傳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等，他們對這種場合和儀式，根本就沒經驗過，也難怪他偶爾做起來不習慣。到了說菩薩戒時，又來一大僧正，武藤順義，在菩薩戒壇旁邊，給他另設一座，像觀禮似的。他看一千多新戒，齊起齊跪，規矩嚴整，儀式隆重，心裏很佩服，直誇獎！臨走時，要去傳

戒正範一部，其他還抄去很多，這是二十五年長春般若寺開光，第一次傳戒情形。

第二次傳戒是在民國三十年。那時定西法師在長春辦理一切，預備替我傳，我因在般若寺已經傳過一堂戒，沒讓替，所以第二次傳戒是以定西法師為得戒和尚。民國三十六年，勝利後，傳第三次戒，我為得戒師，四月底戒期完畢，改選住持妙禪。時因國共戰爭，長春外圍吃緊，因受戰事影響，交通梗阻，遂逗留長春，沒得回天津。

（五）從長春到瀋陽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我夜間忽得一夢，覺行路很困難，前邊有幾個小孩，在一個土墩上玩。我去向前問路，小孩指向正南說：「你照有電線桿的地方走，一直就走到家咧！」忽聞背後又有人說：「在月底下走沒錯！」回頭看和我說話的人，不見，夢也醒了。

得了這個夢兆之後，我遂決心由長春往外走，心裏有把握，知道一定

能走的出來。乃於二月二十八日，近於夢中月底之說動身。由長春乘寺內馬車往外走，同行者共六人，有惺如、紹禪、仁奇、張喜麟（茶房），還有一個趕車的。

在三十六年七月間一直到年底，青島和天津兩下裏，為修廟的事，屢次來信讓趕緊回去，不回去事情沒辦法。當時我因忙於各地講經，加以交通不便，長春又值風聲鶴唳之際，大眾師及居士等，以為我在長春，還像有依靠似的，不讓走。我個人對於環境的好壞無所謂，都是任其自然。出家人為了生死，根本也沒拿色壳子當回事。只是天津大悲院的事不能辦，加以平津青島的四眾們，愛護我深，在交通方面，盡量給想辦法，讓離開長春，因此我這才冒險回天津，乘馬車先至瀋陽。

在長春臨走時，預備一輛馬車，另外一個兩輪小車裝東西。出長春卡子，直奔范家屯走，共六十里地，遇見七次土匪！頭一次以小馬換去大馬；二次把所帶的大米白麵及十餘萬流通券劫去；第三次又要劫小馬，如果把小馬劫去的話，東西扔在半道上，我們六個人也就沒法再走了。幸而沒給

劫小馬，可是把惺如和紹禪的衣服等東西都劫去了。後又遇四次土匪，已知在前被劫，故未再劫。當天住范家屯，第二天住公主嶺，入軍事區，到處盤詰。走十幾天到開原，一路都是順著有電線桿的路走。將出軍事區時，卡子不放行，交涉兩三天無效，讓仍回長春。這時川資已盡，米糧已絕，乃將馬車變賣四十萬紅票，以二十萬僱本地馬車，冒險從山溝走出。第二天到鐵嶺已天黑，店內皆住軍隊，逕往藥王廟去求宿，幸早有聞名，雖願留住，奈軍隊早已住滿，勉強將六人分住三處。鐵嶺已是國軍區，在這裏搭火車到瀋陽。

在這十幾天裏，經過六百里地的跋涉，給我了一種深刻的經驗和教育！沒遇見過的事，也遇到了，沒嘗過的苦，也嘗到了，真把我蹅蹬的心服口服。現在想一想，人無論到什麼時候，要常作知足想；例如我在這十幾天裏，有時吃三頓飯，有時吃兩頓，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渴的時候，花很多錢，買點水喝，或者在路上找點水喝，涼的熱的也不能講究，有時連涼水都喝不上。走累了，坐馬車上休息休息，一路翻車——把我翻車底下去，

摔好幾回跟頭！

關於住的地方，那更是不能講究了，記得有一次，還住人家一個豬圈裏。這個村名叫太陽溝，走到這裏已經黑天，北風颯颯，陰雲密布，天氣又很冷。於是上村頭一家住戶裏去借宿，經再三說好話哀求，主人始終不允，說是警所有話，一律不准招住外人。沒辦法，只好在門外，露地住宿，有一舊豬圈，也不能擋風。同行者共六人，均饑渴難忍，惟虔誠念觀世音菩薩。時紹禪和仁奇因渴的難過，不得已又去敲門找水喝，出一老媼，儼然像一個大家庭太君，領一十二三歲的小孩，生得眉清目秀，開門問：「有什麼事？」

「請你多方便，」紹禪說：「我們暫在你門外豬圈裏借住一宿，不敢再到家裏邊打擾；不過我們六個人跑一天來，沒得吃，沒得喝，渴的很難過，我們年青人還能忍受，還有一個七十多歲老和尚，一天也沒水喝，現在想讓你慈悲，給我點涼水喝！」

「好！」老媼說：「大冷的天氣，喝涼水受不了，我們鍋裏有開水。」

不一會，那個童子對老媼說：「外邊有七八十歲的一位老和尚，天氣這麼冷，在外邊一宿不凍壞了嗎？」

「好！」老媼很慷慨的說：「讓那老和尚搬咱屋熱坑上去睡，其餘五人可搬到草房去，馬車拉到院子裏。」

這裏讓人可疑的是，這家的主人和原先大不相同了。最初借宿時，再三哀求她不許，現在卻甘心把自己的熱坑頭騰出來給住，其餘五人都給安插了住的地方，馬車拉在院裏，還給燒水喝，種種方便。而且她說話的態度也和最初變得不一樣，我們幾個人都很歡喜！很感激！在風雨飄搖裏，得一夜安全的住宿。

第二天起程，去道謝老媼，那老媼和昨晚那童子已經不見。院裏有一莊稼老漢，一個小矮個老太婆及其兒婦，還有一個三歲小兒。問他家裏有幾位老太太，說只有一位，和一個三歲小兒。再問別的事，什麼也不知道。於是大家都自信是觀音菩薩顯靈。

離開太陽溝，剛走至半道，正是前不歸村，後不歸店的時候，忽然陰

雲四布，雷聲大作，狂風暴雨，迎頭而來。雖然沒降冰雹，眼看滂沱大雨，已經淋到頭上，四下無處躲避。六個人在半道上沒辦法，惟異口同音，急念觀世音菩薩，即時烏雲中斷，紅日當天，回顧他處，仍然大雨如注。因憶普門品云：

『或值冤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雲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

記得在鐵嶺藥王廟時，為了「迷信」和「不迷信」的事，還和人辯論一次。因為鐵嶺在那時還是後防區，對於說話還方便些。是因我們頭一天晚上在藥王廟住宿之後，第二天早晨來一個人，和廟裏的當家師很熟。在閒談話間，他一方面譏刺佛法，一方面挖苦廟裏的當家師。他說：

「一般人都說佛法好，講因果，有靈驗，我看簡直是迷信。例如念大悲咒，人人都說靈驗，可是我親眼看到，昨天有一個人，為了治病，念大悲咒，祈禱消災增福，不但病沒好，反而早早死了。從此看來，佛法是迷信，一點靈驗都沒有。」

藥王廟當家師，聽到這話，一言也不答辯，白讓人挖苦一頓。我在旁邊聽著，有點忍不下去，就發言問：

「先生貴姓？」

「免貴姓劉！」

「在何處恭喜？」

「在縣公署任第一科科長！」

「好！」我說：「聽先生剛才給當家師談話，是好求真理的人。破迷信才能求真理，不過佛法並不是迷信，念大悲咒也確實有靈驗，如有不靈驗，那都是定業。像衙門判罪人一樣，定讞之後，誰也不能挽救！」

他說：「如不能一定靈驗，那不是迷信是什麼？」

「不然！」我說；「如果不一定的事，就是迷信，那麼世間的事，都沒一定，那也都成迷信了嗎？例如人想做買賣賺錢，到年底算賬不但沒賺錢倒還賠錢，這賺錢也不是一定的，也是迷信嗎？又如種莊稼的，都希望收成，不幸到秋後旱澇不均，沒能收成，這也是不一定的事，也算迷信嗎？

還有人們，都想運動做官，本想求妥，結果未妥，這也是不一定的事，也算迷信嗎？世間人生一個兒子，本指望他孝順，可是他長大成人之後不孝順，又老早死掉，這也是不一定的事，也算迷信嗎？……

「至於那信生死的人，因為念大悲咒，他很快的就死了，那知這正是大悲咒的靈驗；不然他疼得抓坑蓆，三五個月不好，苦就更大了，經過念大悲咒的好處，把他長期受罪之苦業，轉成短期受罪之苦業，猶如司法機關，應判無期徒刑的，改判有期徒刑；應判十年徒刑，減為一月徒刑。又安知非大悲咒之靈驗？」

我一邊說著，一邊笑著，說得他面紅耳熱，無言可答。這時旁邊站一個在軍隊當連長的，聽說話口音，像四川人，他忽的插言說：

「還是老師父說的對，佛法的靈驗只看你有沒有誠心。」就這樣把我們一段說話遮蓋過去了。

藥王廟當家師名字叫是空，為鐵嶺佛教會會長。聽我把科長的話一批駁很歡喜，大概他平常對佛法少熏習，也常被人譏毀。吃早飯後，送我們

六人上火車，每人給買一張車票，票錢化流通券，共用六萬六仟元，下午抵瀋陽般若寺。計從長春出來到瀋陽，中間經過十三天。

第十六章　瀋陽般若寺復興經過

（一）緣起

一個地方的興廢，各有其不同的因緣，到了興的時候，就有一種大力量的正派人來興修；到了廢的時候，就遇著不正幹的後人，胡作妄為，雖有很多家產，很快就敗壞淨盡了。瀋陽南關般若寺，就是這種情形。

般若寺原為古廟，建於清康熙年間，曾出一古林禪師，很有名，其語錄載在奉天誌書。古林禪師的後輩，缺行持，不務正，弄得在地方上站不住腳，把廟賣給小北門外永安寺老和尚。老和尚圓寂後，其後人名蓮居，將廟讓給一尼僧。尼僧死後，停靈於大殿，因無人住持，廟遂荒廢，多年以來，鴿翎蝠糞，蛛網塵封，每有乞丐，時來時去。

復興般若寺的因緣，是因民國十年，我開始在瀋陽萬壽寺辦學。那時有位王朗川居士住瀋陽，經常到萬壽寺聽經，三年後，對佛學頗有心得，欲蓋廟專門研究佛學，但苦無力量，也沒有相當地方。時張作霖為巡閱使，

楊麟閣在巡閱使府當總參議，其同學友趙藎臣和王朗川相識，談起修廟弘揚佛法事，苦於無有地點。趙言大南關般若寺荒廢已久，無人修砌，現在應當保存古蹟，待我與楊總參議說明，保存古蹟，他必贊成。後來由趙藎臣和楊麟閣見面，說明保存古廟，弘揚佛法，救正人心，楊很以為然，知道佛法確實有益於社會人心，遂由其衙署下公事，命王朗川發起，重修般若寺，這是一段緣起。

（二）經過

般若寺發起重修後，最初由王朗川居士一個人經辦，可是他苦於無法籌經費，修起來一部分房子遂停工。後來王朗川堅邀我做住持，擔任建築費，王本人以佛學會會長名義，擔任監修。

我自民國十三年開始，為講經事，經常在北京、瀋陽、哈爾濱之間，來來去去的，平常也沒有長時間專門留在一個地方料理事，因此對復興般若寺事，全靠王朗川居士，我只擔任一個住持名義。這一則是因滿他蓋廟

的心願，二則也因他對各方面能接洽辦事。

般若寺實行接管後，進行加以重修，以我在外講經的因緣，先找齊斐章施壹仟元，楊麟閣施兩仟元，先將前殿、山門、大殿修起；又修兩邊配房各五間。後來翟省長（熙人）施兩仟元，加其他善款，將大殿後藏經樓上下五大間修起，僧房院宇，煥然一新。我因事情忙，由王朗川居士料理，在廟裏辦一佛學研究會，佛經流通處。廟內生活，由我每年在瀋陽講幾次經，收若干供養錢，留廟裏作經費。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我在哈爾濱極樂寺退座之後，來般若寺辦一佛學院，如等慈、永壽、靜遠、徹廣等，當初都在那裏上過學。到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佛學院停辦。之後，定西、濟仁、惺如先後都在這裏住持照料。後來的幾年，為了講經事，來來去去的，都是住在般若寺的時候多。

另外在瀋陽小北門外，還重修了永安寺，這裏也是年久失修，裏面住很多叫化子。

永安寺起初有兩位出家人看管，生活很苦，後因一時的感應，得點外

緣。一位齋主求兩位出家人祈禱，生一個男孩，齋主遂將自己所有產業捨一半給廟上作供養，自是生活很闊綽，自種一頃多地。後來兩位老和尚相繼圓寂，其後人名蓮居不務正，將所有廟產典賣罄盡，結果出家人亦為當地士紳所逐，廟遂荒廢。後來有人送我作小廟，我因自己有廟就有牽掛，本不欲接；適有兩位居士要跟我出家，說法師如不願看，我們出家以後替你看，因此才接過來。後來我在外面講經，募一部份款，將廟加以重修，生活也給安排好，由兩個新出家的照顧，以後我也再沒去。

（三）感應

一個地方的興廢，按俗情來說。固然也在乎氣運；可是按因果來說，好壞興廢，都是人的感應。普通常說，不愁無廟，只愁無道。現在一般出家人，多數是鑽營奔競，總想找到一個地方，自己當方丈做主人，或者是自修。可是，始終是南跑北顛，找不到一個相當地方住。這原因多是他平素不檢點自己，沒有行持，沒有道德。如果有行持，有道德的話，不用你

去找地方，地方會上趕來找你。不怕在露天地裏，也能感應出地方來，這裏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做證明。

我初在瀋陽小西關萬壽寺講學時，有兩位學僧是距瀋陽不很遠，開原大塔寺的。那時大塔寺剛剛經戒五老和尚重修起來不久，這裏邊就有一段感應的故事。

最初大塔寺是一座古廟，院子很大，種很多地。老和尚收有七八個徒弟，等老和尚圓寂後，後輩子孫不正幹，廟產蕩盡，因年久失修，廟也荒廢了，只剩原來的大塔尚未坍塌。在老和尚那七八個徒弟裏，有一個名字叫戒五，也就是後來復興大塔寺的。自從他那些師兄弟不務正之後，他因看不慣他們的行為，又無法攔擋，便自己一個人跑南方當參學；像金山、高旻等，差不多的南方大叢林都住過，前後住了約十幾年光景。平素行持、道心各方面都很好！

在南方參學之後，戒五和尚又回北方，看大塔寺已殘屋頹垣，瓦石堆積。他在塔旁邊斜坡著架起一小茅蓬，僅容開一人住。出進小茅蓬要曲著

腰，可見茅蓬簡陋之極，僅不過擋風遮雨而已。他在這裏，每到吃飯的時候，到外面化齋，回來就看經參禪，到晚間放蒙山，就這樣經過了二三年工夫。有一天當地一個最有錢有名望的姓劉的紳董，出來到莊稼地去瞭望，回家時，經過一條大路，時間已是快要黑天的時候了，見這條大路左邊有扶老攜幼來來去去的很多人，有的嘴裏還喊著「走哇！到大塔寺趕齋去！」他特意到道左來看無人，又見道右亦復如是，像這樣情形他看了不止是一次了。有時他想和這些人去說話，問明事實，可是等他快到跟前時，人影卻沒有了。因此引起了他的好奇心理，以為其中必有緣故。在他曾這樣想：大塔寺已經沒人，荒廢很多年了，還到什麼地方去趕齋？為了要解決他的疑心，於是親自跑到大塔寺去訪問，到那裏看什麼也沒有，只是亂瓦亂磚，堆積一大片。塔旁邊一個像叫化子住的小草蓬，裏面住一個和尚。劉紳董到草蓬門口一看，原來就是大塔寺的子孫戒五和尚，說起來劉紳董和他們上一輩的老和尚都還是知交。戒五和尚和他談了些關於闊別後到南方參學的情形；和回北方後近二三年在大塔寺住的情形；並擬復興大塔

寺。劉紳董又和他談在馬路看到很多人來大塔寺趕齋的情形特來訪問，戒五和尚說：「那想是因我每天在這裏放蒙山，超度一切無主無依孤魂，他們要按時來趕齋。」劉紳董聽到這裏，忽然很驚奇的說：「佛法真有靈驗！只是怕人沒行持，既然這樣，你出緣簿，我幫你化緣，復興大塔寺。」戒五和尚說；「我這裏什麼東西也沒有，怎麼能出緣簿？」劉紳董說：「只要你出個名就行，我來給你做緣簿！」因為劉在當地是首戶，財勢兩得，他自己做了一統緣簿，讓戒五和尚出名，他自己捐了一部分錢，又從旁化了一部分，不幾年就把大塔寺重修起來了，大家請想：戒五和尚原來住著一個小草蓬，簡直像露天地一樣，他自己每天真參實行，並沒滿處跑著去找護法，而護法卻找到他跟前來把廟修起來了。

還有大家所熟知的奉化雪竇寺，最初由妙高禪師創修，也是類似這樣情形。那是民國七年，摩臣法師由觀宗寺到奉化雪竇寺去做方丈，我們同學的學僧，共去了二十幾個人，給他去送座。臨去時，先坐江輪，下輪船後，換乘竹排，乃十幾棵茂竹編成，兩稍挑起，兩根相對，成一小划船，

在河裏面走上去。我還是生平第一次坐這樣小竹船，河兩岸很狹窄，水也很淺，有時走起來，水裏的石頭，劃的船底嗤嗤作響。四圍山色，一練殘照，走起來覺得很寫意的。

到了雪竇寺，那裏久住的師父們，就和我講起妙高禪師的事蹟來。在雪竇寺上面有一妙高臺，據說當初妙高禪師，就在那裏修行，精進用功，晝夜不息。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日子久了，難免打磕睡。妙高禪師，看到自己的生死未了，天天打磕睡，耽誤的不能用功。於是跑到妙高臺邊上跏趺而坐，下面是幾十丈深大山澗，如果打磕睡一頭張下去，就沒命了。他的意思，在這裏靜坐，是警策自己，免得再打磕睡。事實上因他工夫還沒用到家，仍不免打磕睡。有一次他打磕睡，真的就摔下去了，他自己也知道這次是沒命了。可是當他剛剛掉到山半腰時，忽然覺得有人把他雙手托著又送上臺來。他很驚喜的問：「是誰救我？」空中答曰：「護法韋馱！」妙高禪師想：還不錯！居然我在這裏修行，還有韋馱菩薩來護法，接著又問：「像我這樣修行的人，世間上有多少？」空中答曰：「過恒河

沙數之多！因你有這一念的貢高我慢心，二十世不再護你的法！」這時妙高禪師，痛哭流涕，慚愧萬分！心又轉想：原先在這裏修行，好壞不說，還蒙韋馱菩薩來護法，現因一念貢高我慢心起，此後二十世他不再來護法了，左思右想，唉！反正是那麼回事了，不管他護法不護法，我還是坐這裏修我的，修不成，一頭張下去，摔死算了。就這樣，他依然坐在妙高臺上去修行（臺如簸箕形，僅容一人）。坐不久他又打磕睡，一頭張下去，這次他認為決定沒命了，可是當他剛剛快要落地的時候，又有人把他雙手接著送上來了。妙高禪師又問「是誰？」空中答曰：「護法韋馱！」妙高禪師說：「你不是說二十世不護我的法嗎？怎麼又來！」韋馱菩薩說：「法師！因你一念慚愧心，已超過二十世久矣。」於是豁然開悟！佛法的妙處也就在這裏，一念散於無量劫；無量劫攝於一念。所謂「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微塵剎土不隔毫端。」

之後，妙高禪師在那裏天天精進用功，敲木魚誦經。那時還在宋朝時候，他敲木魚念經的聲音，遠聞於幾千里之外的當今皇太后之耳，皇太后

因天天聽見有一出家人敲木魚誦經，有時睡夢間還能見到此人，但亦不知聲音來自何處。在附近左右找，那裏也找不到。以後畫影圖像，遍下聖旨來找此人，末了在妙高臺找到，是妙高禪師。朝廷看他是有道有德的高僧，於是由皇上家出錢，在那裏給他修一所大廟，即是雪竇寺。大家請想：這不是在露天地裏感應出來的大廟嗎？不是也沒滿處跑著去找地方嗎？只要你有修行，有道德，地方會現現成成的給你建設起來的。

第十七章　北京彌勒院辦學時代

（一）台源其人

民國十四年，我應北京柏林寺講楞嚴經，三個月把一部經講完。法會期間，聽經的人很多，如胡子笏、陶初伯等，一些有名的居士，都常去聽經，我也和他們在那時開始認識。

楞嚴經講完後，本想急回哈爾濱，因台源在那裏和別人鬧不一塊去，我不放心。

台源是民國十三年我收的一個徒弟。俗名張介臣，是一個大糧戶，家裏有一千多晌地。他父親開燒鍋，很發財，因煙筒大，外號叫張大煙筒。他當初起家時，發一筆外財，因原先地方上沒警察，有一次盜匪搶人財物，後邊有人追，東西無處擱放，乃隔牆扔入張家院中，因此致富。

台源的俗家，兄弟四人，他是行一，還是一個末科秀才，認識學界人很多。他父親死後，十幾年工夫，幾萬畝地都被賣光，房子也賣掉了！可

見銀子錢，來處不明，去處也不明，因果絲毫不爽。不是自己血汗賺來的錢，早晚都被後人造業敗壞掉。

以後他在家呆不住，出來做事當警佐。當時有一曾子固，曾經做過浙江巡撫，後告老還家，辦一慈善會，施捨濟貧，見張介臣能言，且有才，請他為主任。有一次讓他帶捐款三千元到吉林去辦事，結果到那裏都花光了，還負了不少債，讓人拿錢去贖他。早先在家時，家境富裕，整天吃賭嫖喝，無所不為。現在已落魄，在外邊給人作事，還是習氣不改，太無人格，因此曾把他趕出去。他的親戚，也沒一個再理他的。之後，沒辦法，他女人去當道姑，他去當道士，學畫符念咒、騙人。不久又因陷害老道，被老道趕走，無處住，乃住小店。他和極樂寺護法張景南有舊交，去找張景南想辦法，張託故不見，連找三次。有一次正趕張景南外出，碰一個對面，他說：

「我現在潦倒窮途，沒辦法，請老友多幫忙。」

「不是我不給你幫忙，」張說：「我信佛，你當道士，道不同不相為

謀，你當和尚不好嗎？」

本來張的意思是因他已當道士，拿當和尚的話來推託他，不給他管閒事。不想，他正要找機會找不到，順口就說：

「我正想當和尚，苦無門路，你給作介紹吧！」

「好！」張沒辦法，也就答應了。

之後，張和我談及他要出家的事，原來不願問他的事，面子拘到那裏，弄假成真，沒辦法。我說：

「既然他要出家，也不好太拒絕，只好滿他的願。」張又和我說：「他是壞底子，品行不端，好鬧是非！用他時，要留心，千萬不要給他權。」那時因修極樂寺，雖竣工，諸多尚未就緒，事情忙沒人，說妥後就通知他到廟裏來。一見面，外表威儀很好！談鋒也很健，我看不錯，乃為之剃頭，收他為徒弟，法名能寶。因習天台教，又起名曰台源。那時因極樂寺和外界來往公文函件多，台源對這些事很內行，又能寫算；按普通來說，也可以稱得起一個人才。定西法師，見有才分的人，很愛惜！對台源印象很好。

因台源善逢迎，把定西法師就迷攏住了。過不多日子，定西法師和我說：

「我一個人辦事太忙！」

「怎麼辦！」我說。

「讓台源到客堂當知客幫助我吧！」

台源新出家，又是一個壞底子，我明知他不行，所以頭一次定西法師和我要求我沒允許。以後斷斷續續，要求四五次，並說：「如果不讓他幫忙，我也不幹！」我說：

「恐怕他氣燄大，日子多，你和他弄不一塊去，而且張景南居士早有話，不讓給他權。必需讓他幫忙的話，只好讓他代理吧！」

因為他還是個新戒，在客堂如果有掛單的，頂禮知客師，他一個沙彌，不能受比丘禮，種種不方便。於是讓他到南方去受戒、做衣服、弄路費，一切由定西法師成全他，臨走拿去壹百多現大洋。到戒期又來信說：「我供眾等將款花光，回北方還沒錢。」定西法師又給他籌款匯去，回來後，便在客堂為大知客。

他自幼是紈袴子弟出身，長大又染一些官僚習氣，做事有己無人，不久就和定西法師之間鬧齟齬，兩人常抬扛。因為當初是他薦舉上來的，定西法師不好意思向人說，自己有苦在心裏。定西法師在極樂寺當監院，還有一位慧光師當督監，人很憨厚，我臨去北京講經，把事情都託付他們倆人。時王志一居士因講經吐血，在極樂寺養病，我臨走又囑咐他照料，如有意外，可去信。我剛到營口，定西法師也跟來；我想必定又出事，問他他不說，只說願意去聽經。

後來我到北京，接王志一給我的信，知道台源舊習氣仍是未改，弄得一塌糊塗。而且他在家裏的那些嗜好，又都現出來。我想：此事若傳出去，極樂寺名譽，必一掃而盡。時張景南也在北京，我跟他商議此事，他說：「當初我不讓給他權，偏給他權，結果弄到這一步，現在沒別的辦法，只好讓他來北京好了！」

「對！」我說：「就這樣辦！」一連給他去三封信，也沒來。第一次他回信說生腳氣，不能走；第二次催他說太忙，我恐他把名譽鬧壞，讓人

挑不是。因那時為修極樂寺事，姜益亭等，聯絡起來，造謠言，毀謗我，正患無辭，如將此事傳出，讓人更有說的了。以後又第三次去信催他，約半月，台源來，我問他的病，說敷點藥好了，關於他在極樂寺的事，我追問他，把他申斥一頓！後來我說：

「這次叫你來是因我在彌勒院辦學，照應不過來，叫你來幫忙，你可以留京，不要再回哈爾濱。」

他說：「我這次來京，是為別的事。因七月十五，辦盂蘭會，極樂寺衣袍、法器不夠，張召棠（時任長官）給我六百塊錢，叫我來京買法器。」

時正值日本人召集開東亞佛教聯合會，讓中國僧人參加，台源慕虛榮，以為去日本是了不起的事，願意隨我去日本，規定先回哈爾濱辦盂蘭會後，至九月間，再來赴日本。我說：「到時候你須早些來。」東西買妥後，他又回哈爾濱去了。

唉！本來這都是些是非話，我不應當說，因為他是我徒弟，說也沒關係，為的讓大家在用人做事上，長點經驗。在大眾之中，要認人也是一件

難事！我嘗把人分成四等，第一是有能耐無脾氣者為特等人；第二是有能耐有脾氣者為上等人；第三是無能耐而又無脾氣者為中等人，庸常之輩；第四是無能耐而還有特別脾氣者則為下等人。什麼樣的人，要用什麼法子對待，最初千萬不要過於感情用事。如果考慮不周，事後一定要失敗！例如台源，他本身的前因後果，且不必說，就他那樣作風，我仍要湊和他，因他已經跟我出家；而且又是張景南居士不得已中介紹的。他的品行不好，是他的短處，可是也有他的長處。憑他那點才器，有時候，在場面上還能應付一起。做事用人，要利用其長處，補充其短處。只要一個人，脾氣不比本事大，短處不比長處多，就不一定不可用。無論在上的，或在下的，相處作事，都得兩相湊和。世間上，沒有十全的人。可是真正會處世做人的人，處處要自己留餘地，站穩腳步，要保持自己的名譽，愛惜自己的人格。

靈巖山印光老法師，一生不做住持，不收剃度徒弟，免去許多麻煩。起初我也抱這種志願，後因環境所迫，未滿所願。

過去我在東北時，有些虛名，一般人慕著我這個虛名，要跟我出家，我都婉言拒絕。以後他們不經我知道，就掛我的名字去受戒，把我的願心違背了。就這樣有很多人跟我出家，究竟我有多少徒弟，我自己也不知道，往往見面都不認識。以後我在東北各地講經，敘起來有好些是徒弟、徒姪、徒孫，都是臨濟一派。出家人為修行，如果不修行，無論跟任何人出家也無益。雖然有很多跟我出家的，可是我並沒房產物業給遺留，只是給結緣，掛我一個虛名，任其自己去修行。

（二）到日本去

民國十四年，有日本僧人，水野梅曉，聯絡中國佛教徒，召開東亞佛教聯合會。時段祺瑞在北京當執政，馬冀平跟他當秘書。日本人致函段執政，讓他選派中國僧人參加。那時我正在彌勒院辦學講經，馬冀平讓我也去參加。

說起在彌勒院辦學的事來，是因民國十四年，我在北京柏林寺，講完

楞嚴經後，本欲急回哈爾濱，當時因北京西直門裏，南小街彌勒院無住持，居士們留我在那裏，住持辦學。我堅辭不就，張景南居士說；

「法師的志向，是辦僧學，專門培養僧材，還沒滿願。現在北京出家人多，又有地方，得此機會，何樂而不為？」其他還有好些居士，也讓我留在那裏辦學，不得已乃許之。頭一次到彌勒院去看，院子裏很寬敞。兩個跨院，已被住戶占用其一。如辦學，能容四五十學僧，於是大夥居士籌經費，馬冀平和張景南等為學董。招二三十學生，都是青年小和尚，又請何一明為國文教員。平常事情，由台源負責，這樣辦了三年。

臨去日本時，台源也由哈爾濱趕到北京要參加，因他來的已遲，手續沒辦妥，人數已足，沒能去。他想回哈爾濱，我沒叫他去，留他在彌勒院替我主持辦學。因他有點才器，雖是新出家，對普通經，還能講一講。他原先那些舊習氣，也都改掉了些。把他留北京之後，乃請定西法師回哈爾濱。

九月間，中華佛教代表團組成，道階法師任團長，把去日本的手續辦

妥，路費由中國政府發給，每人三百元，至下關登岸後，費用由日本負擔。張景南居士也一同去，他是自費，私人去日本旅行，不過和開會的人一塊走。

那次去日本的人位，南方有太虛法師、持松法師、弘傘法師、王一亭居士。北方出家代表中有道階法師和我；居士有胡子笏（妙觀），其他還有好些人，一時也想不起來，連當翻譯的共二十六人。其中有一位被人譽為才子的曼殊揭諦大師，那年他已四十幾歲，文學很好，是一個學士派人。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中國人，為人很狂放，一行一動，都瀟脫無羈。大家知道，這位曼殊揭諦，和做小說的蘇曼殊（曼殊大師、曼殊和尚、曼殊）是兩個人。蘇曼殊也是中國父親，日本母親，為中國新時代中風流才子人物。一生倜儻不群，天資卓絕，會好幾國文字。按佛教來說，不知在那世修下這麼點慧，因為沒有福來輔助，慧也成狂慧了。所以他所寫出來的東西，都是些風花雪月，滿腹牢騷。他的外表長得很好，可惜是一個天閹，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在他的著述裏，他自己也說：「遭世有難言之

恫！」生平愛吃糖，愛吃冰，往往拿這個當飯吃。後來他覺得在世上活著無味，三十幾歲就把自己作踐死了，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和我一塊去日本的那位曼殊揭諦，也很有才器。專門學密宗，對中國其他各宗也很熟。舉止動作很解脫，不拘小節。對我很投緣，沒事就找一塊閒談。說話有些天真氣派，和我還很談的來。其他那些新學派人，他都對人不大接談，說話也冷酷的很！

去日本時，因路程太遠，我怕暈船，沒能和大夥同行，乃改由陸路，和張景南，一塊坐火車到朝鮮釜山。那天正是九月九，有很多人去登高。從釜山坐船到下關，再從下關坐火車到神戶，在東極樂寺聚齊。日本車道很窄，兩旁滿是稻田，一點空地也沒有。偶爾望見一些小村落，散布在荒野裏，都是些木板房，很矮，很整齊。一路並沒看見有牛馬，不知養在何處。從神戶到東京，車行一夜，到處歡迎，小學生唱歌表演，弄得一路沒睡覺！

第二天到東京，站上預備了四十多部汽車來迎接，每人給一個牌，對號坐車。

太虛法師，早已去過日本，朋友很多。這次去日本，他的朋友，都到車站來歡迎，見面握手寒暄，比別人分外忙碌。有一位日本夫人，大概是某僧正的太太，手裏拿一個大花圈，到太虛法師跟前：「你就是太虛法師吧！」說著猛一下子把花圈套在他脖子上，表示歡迎。太虛法師正在冷不防，這一來，把他駭一跳！

開會的人，當天住東京增上寺，廟很大，很乾淨。日本僧人叫佐伯的，負責來招待我們，很殷勤，很周到。喝過茶不一會，來好幾班小學生，穿得很整齊，唱歌、舞蹈，對開會的人表示致敬。第二天，日本和尚，給開會的人，每人贈一件花料衣，每件約值拾幾塊錢。別人接過來，都在手裏拿著，惟曼殊接過來卻戴上，大夥都覺得好笑。問他他說：

「這是日本僧人對我的敬意，送我東西是光榮的事，如果不戴上，對不起人，有負人之敬意。例如有發喪的，喪主贈給你一個孝帽子，你必須戴上，不戴就是卻之不恭。」既然他這樣說，也沒人和他辯駁，其怪僻滑稽至於如此。

在東京吃飯時，每頓都是吃大米飯。日本人飯量小，他知道中國人飯量大，特意給多預備的飯。菜亦很好，很潔淨。吃飯沒有湯，飯後以小泥壺泡好清茶，每人一壺。我因到東京後，始終沒喝夠水，渴的難過，使小壺喝又覺不過癮，給泡上一小壺，幾下就喝淨了。因茶葉好，像中國的龍井雀舌一樣，擱的又多，泡一小壺挺艷！我因頭一天喝茶喝的過多，後來鬧痢疾。自己開一個藥方，無中國藥，吃日本藥亦沒見效。

日本人對中國垂涎已久，處處發揚他國的團結精誠，宣傳文化思想。其實看看他做的事實，滿不是那回事。對人所謂親善，無非是一種口頭宣傳，炫惑人的耳目。這次召開東亞佛教聯合會的意義，目的也就在此。

開會時，也並沒有什麼重要議題，無非表面上一種形式，為藉開會機會，讓人看看他國的強盛。我們同去的，有一位在北方很有名的胡子笏居士，他過去做過福建省巡撫，晚年皈依佛教，全部家產都供養廟裏，對信佛很誠懇。平素他的賦性很耿直，很狷介！向不會逢迎。心裏有不平的事，到該說話的時候，無論對方願聽不願聽也要說。開會時，他起立發言，問

開會召集人水野梅曉說：

「此次開會，名東亞佛教聯合會，名實不符。東亞的國家很多，現在只有中國一國出席，其他所到的，如朝鮮、台灣這都是日本的殖民地，算不得另外一個國家。中國和日本是邦交，不能和朝鮮、台灣，相提並論。按理來說，應當把『東亞』兩個字，改為『中日』兩個字，方為妥當。」

水野說：「這次開會，對暹羅、緬甸、印度、凡東亞各國等，都去公函，讓他們派人參加。不過他們都沒來，現在他們不來，我們也要開會。」

「出席人不及半數，那能算開會。」

「我們不管他夠半數不夠半數。」水野說：「因為中日是兄弟之國，日本文化及日本佛教，都是由中國傳來的，中日親善，是日本報答中國的恩惠！」

「不說報恩還好！一說報恩，倒把我們嚇一跳！」胡子笏說：「過去，我在日本留學，有一位大隈伯先生，在日本士官學校演講，說中國和日本有多少年的歷史關係；而且都是黃種人，日本的佛教、文化等都是由中國

傳來的，日本對中國應當報恩。正說要報恩，接著就來了個『五號二十一條件』就這樣報恩嗎……」

胡居士是做過大事的人，對於大小場面都有經驗，平常也向不會給人打溜鬚，做事很慷慨，有話也敢說，把水野說的滿臉通紅，無言可答，會亦不歡而散！無論中國政府當時強與不強，這次去日本開會，總算沒給中國人倒架子。

會後，同去的人，都留在東京多住幾天，遊覽日本景緻。我因鬧痢疾，不能久留，乃與張景南自門司至釜山，坐火車回國。臨來時，經東京車站，正九月天，日本人開展覽會，比賽菊花；紅的、黃的、白的，爭奇鬥艷，有一千多種。花朵肥碩，有像人頭那麼大的！好看之極。會內到處有招待員，青年小伙子，個個都精神充足，生氣勃勃，動止活潑，無論辦什麼事都機警得很！不但是這一處，到處都是那樣。當時我曾起一種感想，唉！日本人對中國既然早有存心，如果中國再不自強，將來必定受制於日本。試看中國人，精神萎靡，如癡如呆，和日本人比起來，簡直像大傻瓜一樣。

這都是因為政府當局，只知為個人爭權奪利，而忽略了民眾教育；致使整個中國，陷於麻痺狀態，精神渙散，不能團結。還有當時東北一些要人，地盤都讓人佔去了，他還在舞場跳舞，這樣國家如何能興！

從日本回國到奉天，正值郭松齡倒戈，時局紊亂，火車不通，不能回北京。時張作霖已入長春日本租界。到十一月間，接北京來信，說董事走的走了，死的死了（馬冀平已死），彌勒院學校無人管，虧款壹仟元，讓我想辦法。當時我找張景南拿二百塊錢，又從旁湊三百元，一並匯至北京彌勒院，維持現狀。後我又去哈爾濱，找校董，每人每年擔任二百元，有二十人，每年四千元，繼續負擔三年為滿。

（三）漩渦

做事難的很！各方面都要顧到，自己的腳步還要站的穩；如果有一方面顧不到，事情考慮不周全，以後就要生麻煩。同時在辦事過程中，自己還要有忍耐，有毅力，如果一點忍耐勁沒有，經過一次挫折，就再不願出

頭，這樣事情絕不會有成功的！要知道世間一切事，不能全如人意，有順心的事，也有不順心的事，在做事的時候，什麼都能遇到的。例如民國十七年，我在法源寺所遇到的波折，那就是不順心的事。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以為我另有用意。現在為了讓大家明白這其中的真相起見，把事端的原委給大家說一說。

最初是因道階和他的法子廣福打官司，打到內務部，互相攻擊！那時我正在彌勒院辦學，楊麟閣在元帥府當總參議，請我到他公館講心經和金剛經。當時長春正修般若寺缺款，在講經之暇，我請楊麟閣幫忙，給募一部份捐款，備修般若寺，一時北京城傳遍，說我化緣修大廟。

有一天，早飯後，我剛給學生上一堂課，胡子笏居士來了。我問他吃過飯沒有，他說已吃過，閒談話間，他說：

「今天來求法師辦點事。」

「什麼事？」

「這事大概你也早已聽說了。」胡居士說：「法源寺道階法師，因往

外運古物，和他的法子廣福，打官司，互相攻擊，已打到內務部，誰也不讓誰。經人調解也調解不開！若官府認真，把法源寺完全沒收，於整個佛教大體太不好看！這事情都是出家人的事，我們在家居士更沒法管。現在你給楊參議講經，求你和楊參議說一下，叫內務部批到佛教會辦理說合，這事還和緩一些。」

我說：「我與楊參議無交情，我去楊公館講經，是由趙藎臣做介紹。我和楊參議，僅一面之識，不便和他談這話，須另想辦法。最好是找趙藎臣，因他和楊參議熟，是同學，對說話較方便。」正說話間，趙藎臣來了。我說：「這事你求藎臣給辦理吧！」趙為人很爽快！當時一說，滿口應承，胡居士很歡喜！趙藎臣說：

「事情要辦馬上就辦，現在楊參議沒上班，可以馬上去找他。」於是兩個人坐洋車到楊公館。趙藎臣和他把法源寺打官司的事一說，楊參議初信佛，說：「這事好辦！」於是叫秘書寫一封信，交給胡居士，「你們拿信去辦吧！」兩個人從楊公館出來，又到內務部見內務次長齊斐章，請他

對此案格外方便。齊斐章對這事很為難，不照辦？現有楊參議的信，於他面子過不去；照辦？於公事程序上又太不像話，沉思了半天，末了他說：「關於法源寺一案，已批至警察廳，著其查明，待復後必照辦！」兩個人很歡喜從內務部出來，又到彌勒院見我，說事情有希望。這時楊參議每天晚上用汽車接我到他公館講經；可是起初楊參議並沒和我談過法源寺的事，過四五天，在講完經，楊參議對我說：

「你看長春般若寺修不起來，缺款五六萬不好募。此地法源寺廟很大，廟產也不少，裏面出家人不守規矩，胡鬧，現在師徒倆打官司，已打至內務部。前幾天有胡子笏和趙藎臣兩個人找我，想把此案批到佛教會調解。當時我寫一封信給齊次長，昨天我去道謝他，齊次長說：『事情不好辦，因法源寺是唐代古廟，裏面古物法器很多，住持道階，私行外運，至南方被海關扣押有據。現在師徒兩人以罪名控告，誰也不讓誰，各說各有理，將來弄不好，只好由政府沒收，或另派新人。』當時我說：『這還了得！和尚是專門做善事的，為人天師表，現在居然也做起壞事來，要他作什

麼？』我想：這是一個現成的廟，把他們趕走，法師去住不很好嗎？省得再化緣去修般若寺……」（聽他說話就知是大老粗。）

「不成！」我說：「這事情你不要太認真，這是師徒互相抵賴，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對於出家人規矩，你不明白，無論到任何地方也不許強占人廟！況且當法師的，到處給人說法，做模範，更不應當辦這事，如果真這樣的話，人必說我仗勢奪廟，將來怎樣對人？至於修般若寺，也不是無廟才修，我現在已有好幾處廟；如哈爾濱極樂寺，瀋陽般若寺，營口楞嚴寺，北京彌勒院，其他還有好些小廟。統計起來，已有六七處廟可住；而且我到那裏弘法都可以，何必佔人的廟，這太失出家人的本分，也不夠當法師資格。他們的打官司，只是家務事，與外人無關。」

楊參議悻悻然又說：「這般和尚弄的事，簡直太不像話！」

我說：「凡夫境界，誰都有一時看不開的時候，而且事情也未必屬實！出家人的事，各有各的因果，請你不要過問此事。按在家學佛立場來說，只有恭敬三寶；讚歎三寶，不准說三寶的不好。不是有句格言嗎：『大居

士不言僧過，善知識能調物情。』你現在是居家學佛之士，不能說出家人的長短如何，不然就有毀謗三寶之名，將來都免不掉有因果。事情雖然在你眼裏看他們都不對，可是在如來眼裏看他們都是未來諸佛，而且佛最愛惜他們，最可憐他們！出家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們鬧事，是他招魔，原因是他的道業比先增長了。他們未嘗不是諸佛再來，你不要把這事看得太輕易了。」

經我這麼解說之後，楊參議不再往下說了。之後，這話由楊公館當差的把話傳出，說：「道階和廣福打官司至內務部，楊參議要把法源寺沒收，和尚趕出去，把廟交給倓虛。」有人拿這話問我，我說：「沒有這事，楊參議因他們打官司鬧得太凶，雖然說過這話，經我給解勸之後，什麼事都沒有了，而且我也沒接人廟的意思。」

經過各方面的鬨嚷與傳說，弄得滿城風雨！對於我接法源寺的事，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當時我看風聲不好，將來有麻煩，為避嫌疑，要回哈爾濱。在講經時，給楊參議告辭，楊參議說：「你等幾天吧！我也回

奉天，可以一塊走，還省車費。」過半月，和楊一同坐專車，在車上他特意給預備的素菜，到奉天他很高興。又請我給兵工廠員工講金剛經，以種善根。從奉天我去哈爾濱，直到明年正月間，楊參議給化的修般若寺款也未匯到。

人應該受多大麻煩，想脫也脫不掉，事情到了跟前，讓你沒辦法，不知不覺就陷在漩渦裏去了。有一天，我在極樂寺忽然做一夢，覺得路很難走，道也不平，累得很難過，肚子很餓，想去下館子，又恐人看見笑話。乃打聽當地人，有沒有慈善機關去趕齋。他說：「你往前走就看見咧！」我往前走，見一佛教會。心想：可以進去吃頓素飯。進門後，見有三間橫房，穿堂而過，有男女數人，在裏面握手牽衣，嬉笑謔浪，也不理人。當時我想：這一定不是好地方，如果是好地方的話，還有這些人在這裏面鬧，見出家人一點道氣勁沒有。再往前走，猛一看！大吃一驚！下邊驚濤駭浪，再邁一步，便掉漩渦裏去！也不敢再往前走。水上有一二小船漂浮著，我因駭怕掉在水裏去，乃慢慢蹲下，見四外房子都沖淨，土亦漸漸坍沒。

正在害怕之間，忽然一下驚醒！我想此夢不吉，一定有被牽扯的事。下早殿過齋堂後，佛教會來一電話，說北京來電報，一會差人送去。不一會差人來，電報乃是楊參議來的，很簡單幾個字「請速至北京，有要事相商。」當時我接到這統電報後，也不知有什麼事，心裏躊躇得很！擔憂到北京後，把法源寺的事弄在身上，一時抖擻不下來，以後惹麻煩而又失面子。這樣弄得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如果真的不去，恐怕對不起楊參議，而且他正在給長春般若寺化緣。去到之後，萬一是為法源寺事，又免不掉出是非，真是左右為難。後我與定西法師，及極樂寺國文教員張子真先生商議此事，並告以夢中所見，他倆都說：

「做夢無憑，還是去吧！」於是我坐火車到北京，見趙藎臣問有何事相商。他說：

「楊參議還是請你接法源寺。」我一聽說法源寺，知道事情糟了，免不掉自己又被牽纏。但已來京，又不好馬上就回去，只好看事情的結果如何。接著趙藎臣說：「自你走後，法源寺聽說政府要沒收其廟，懼而和好，

官司兩下不打了。道階被逐後，又重新請回來，陞座復位。臘月二十幾，道階在齋堂給大眾表堂，說：「倓虛和楊參議相好，要仗勢力奪我的廟，他依北方人勢力大，不如我南方人智慧大！坐官的人，在台上耀武揚威，下台之後，任啥也不是，背下因果，將來免不掉下地獄！出家人認識個破參議就覺了不起，如果再認識大元師，就不知姓啥了。想仗勢奪廟，那是打妄想，我敢說一句大話，他絕辦不到……」齋堂裏四五十人，南北方都有。南方人聽到這話還好，北方人聽到這話，未免有點刺耳朵！於是把這話傳入楊參議耳中，楊參議大發雷霆說：『道階這東西真可惡！接廟是我請的倓虛法師，人家幾次推辭不幹，現在他胡作妄為，我們不管他，他反胡說八道不服，叫警察把他們趕走！廟給沒收！』一聲令下，臘月底快過年的時候，去幾個警察，到法源寺，硬把道階等趕跑了。因為倉促之間，道階什麼東西也沒拿走。法源寺本是多年古廟，裏面古物很多，去一兩個警察看不過來，也不敢負責，乃報告警察總監。總監說：「可以把門封上。」光把門封上，不用人看還是不行，萬一裏面古物有損失，警察也擔不起；

而且在那裏看守，既沒人管飯，又沒人給錢，幾個警察，寂寞蕭條的，天天像老和尚一樣在廟裏閒呆著，因為有內務部命令及地方責任，又不能不看守。過十幾天，警察不夠用，叫警察廳打電話催楊參議；楊參議當時也想不出辦法來。過一個多月後，預備組織委員會，把法源寺整個沒收辦學校，古物歸陳列所保管；委員已派定，預備接收，並商討入手辦法。後經人勸他，不必如此，多年古廟，這樣一弄太可惜！但法源寺現在已經封閉，別無完善辦法。忽然想起讓你接廟的事來，乃讓我替他打電報請你來京去接，你如不接，就實行把法源寺歸公沒收了。」

之後我去見楊參議，他也是拿這一套話對我講。我解勸了半天，他官僚脾氣，不聽那一套！說什麼也不成。無論如何讓我去接，我不接就把法源寺歸公辦學，馬上派委員去接收，並和我商議入手辦法。我知道這是一個騎虎難下之勢，他本是一個武人出身，而且正在當令的時候，說幹什麼，就幹什麼，如果不給他面子，讓他下台階，事情是不可挽回的。可是他硬讓我去接，這等於拿一套枷鎖，硬往我身上帶！弄得我進退維谷，怎麼都

不好！如果不去接，得罪楊參議，把法源寺充公，多年古廟廢了；長春般若寺的款募不起來，也修不成了。如果去接，人必說我依勢凌人，鵲巢鳩佔；而且法源寺的人，也絕不容許去接。反來覆去覺得這事太蹊蹺！想不出好辦法來。這時北京城哄動一時，都知道倓虛來北京，要接法源寺。

我的意思，是用和平辦法，兩下調解，給楊參議轉面子，讓他下台階，法源寺仍舊保得住。辦法是讓道階退居，因他和他的法子，以及其他人幫著打官司，都是為了爭住持。如果在這時把住持更動一下，一則給楊參議轉面子，二則法源寺產業還能保得住。當時廣濟寺住一位老和尚誠修師，和法源寺是本家，去見我；我把法源寺事，前前後後都給他說明。雖然楊參議力主讓我去接法源寺，可是我並沒那野心。楊參議我解勸了半天他也不聽，事情已弄到這種程度，無論如何要給楊參議轉面子，且道階法師做方丈已廿幾年，可以退居傳法子，這樣與各方面都圓滿。不過在過度期間，我要到法源寺走走場面，做一個跳板，監護新方丈陞座，和平辦理此事。將來事辦妥之後，我離開法源寺，任何流連也沒有。誠修師很贊成，也主

張這樣辦法，他先去給道階疏通，徵求意見。道階一聽大上其火，說：「倓虛若來，我必告他。」他以為我在裏面作祟，仗勢奪廟。我看這事不好辦，想不管。之後，誠修師屢次找我，讓我到法源寺辦理此事。我說：「我不敢去，也不能去，我的意思本為給人調解，保留法源寺古廟，並沒心侵佔他人產業，這樣一來，弄得我成仗勢凌人了。」

這時警察因忙不夠用，警察廳及第二分署署長，找我幾次想辦法；並言廟內寶物甚多，恐生意外。誠修師亦力勸讓我去法源寺，因此使得道階更恨我說：「倓虛若來，我必發火燒他……」過兩天第二分署署長來請我，我把情形一說還是不敢去，他看沒辦法，拂袖而去。晚上又來找我說：「請法師去吧！這回你不用害怕，我已把他們全趕跑！汽車雇好了，在門外等候！」說這話已是三月初幾了。

唉！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覺得在外面做事應酬人實在太難了，明知這是火湯，為了保留法源寺這個古剎，也要去蹈一下。這時因迫於不得已，乃偕同澍培法師，還有其他十幾個學生，由分署的人陪著，一塊去到法源

寺，看廟裏有執事的出家人，全被警察趕跑了。只剩舊監院德玉師，還有十幾個夥計，都是南方人。我用言語安慰他們，並告此事不關我事。前幾天我不知道楊參議已指派委員沒收法源寺，和我商討入手辦法，如果我不來，他們要沒收辦學堂；我來，不過暫時維持這個地方，將來事情辦妥之後，因我別處事情多，還要離法源寺，絕不戀棧……。

我去法源寺之後，過兩三天，道階真告了。那些被逐的出家人，都是平常趕經懺的，道階壓人半年衣單錢沒發，都來要單子錢；也有馬上回法源寺的。還有一位律師，是道階聘的法律顧問，專備打官司的，也到法源寺去要半年車馬費。還有一位湖南的文學家，替道階作高僧傳，欠人三百五十元，也來要錢。時高僧傳已刻板出書，把道階和給他要好，往南洋掘金的幾個人，也列為高僧之一。因作書人是個窮秀才，指望賣稿餬口，言明每作一篇傳，一定有多少錢。這時如果不對道階靠攏奉承一點，恐自己拿不到錢，不能維持生活。奉承又對他的作風不滿（因他整年打官司等事，）沒辦法，所以在後面給他作了個「僧而不高」的傳記，語中欲褒寓

貶。起初道階沒看出來就刻了板，後有人看出告訴他才知道，因此道階生氣給一半錢，餘一半不給。早先要錢，要很多日子，三番五次要不了去，這次道階走了，他們以為法源寺又換新人了，所以都來要錢。

時法源寺為地畝事，三四下裏被告，給人打官司。因主人已去，我還得頂法源寺去過堂。過幾天一塊接到四張傳票（真是麻煩事），道階把我和警察廳、內務部，一起告到司法最高法院之評議院。內有南方人很多，與道階熟，對此案批准受理。內務部禮俗司來電話，讓我清查法器賬目，必須查明。本來我並沒想在這裏久住，預備把事情辦妥後，趕緊離開這個是非地，這樣一來，因法源寺有些古董法器，不靠實的人我不敢交他，恐生意外有損失，我擔不起。乃偕同原監院德玉師，及警察數人，一一點明，或銅器，或磁器，均註明形色及尺寸大小，一一封貼號條，共貼四百餘號。其他傢具，及大小物件均造冊報告。

本來法源寺這些法器等，過去並沒賬可查，究竟東西缺不缺也沒憑據。幸有道階在民國十二年，為佛曆兩千九百五十週年，開紀念會，展覽古物

法器，列有單子，在衙門存案。上寫有清龍藏經兩部，點查時只剩一部。龍藏共七百二十函，每函十冊，共七千二百冊，短了一藏。大乘經及其他佛像等，按表查時，短少很多。其中趙子昂的畫，吳道子的菩薩像，及名人手寫金字經，均不見有，尚虧款一千七百元。這樣三方面查明，報禮俗司長，由內務部過公文至評議院。評議院看單子是道階自己寫的，內中短少古物甚多，無法袒護，乃復公文叫內務部按法律去辦，內務部乃下通緝令，讓警察局嚴緝道階。道階沒法，潛自逃寧波，哭訴於諦老，說我仗陸軍勢力，霸佔其廟。諦老不明白真相，還有南方一般居士，都來信勸我。當時官府拿不到道階，把德玉師逮去。正趕他腿瘸，原因是法源寺院裏有幾棵大槐樹，都有幾百年了。上面累好些烏鴉窩，每晚有好幾千烏鴉來投宿。忽然在法源寺鬧事之前，烏鴉一個不來，人都以為不祥。晚間德玉師站大殿月台上看烏鴉來沒來，也該他倒霉，只顧抬頭往上看，腳底下沒留神，一失足摔月台下邊去，把腿摔瘸了！治很多日子也沒好。他被官府傳去，問什麼也不知道，又把他送回來。時道階到南方各處宣傳，說我借陸

軍勢力，強霸其廟，各居士都來信勸我，不要如此。其實他們都是聽一面之詞，實在還不知是怎麼回事。

過些日子，定西法師為了法源寺事不放心，由哈爾濱來，住法源寺。夜間作一夢，見日光中有諸佛聖像，雲掩其半，不一會，烏雲過去，光明如晝，遂醒。第二天定西法師對我說：

「法師勿急！我昨晚做一夢，見雲散霧消，光明如晝，此事不久，定能見到水落石出。」

這時正民國十七年，革命軍北伐，楊參議出發邯鄲作戰。他未走以前，內務部欲將法源寺事了結，乃請我接智果老和尚法，為法源寺正式住持。智果老和尚是道階的法和尚，他和道階的因緣，是因道階，湖南人，朝五台山，路過法源寺掛單，正趕智果老和尚用錢，道階給留了五百兩銀子，言明將法傳給他。後道階朝五台山回北京，要接法源寺，智果老和尚不願意，道階要告他。智果老和尚害怕，乃傳給他。後智果老和尚怨道階，意思想找一個北方人，再另傳座，在鬧糾紛期間，有很多北方人要接法源寺。

但因法源寺寶物多，恐有損失，不靠實的人不敢交。後內務部教智果老和尚傳法座與我，我接過來之後，寺內虧款一千七百元，債務都沒還，每天有五六十人吃飯亦需款，當時我找齊斐章、齊貢軒、楊參議，三人籌兩千七百元款還賬，並買食糧，及應酬一切開支。

法源寺在北京的南城，地方很大，房子也很多。我去時，裏面有一百多間空房子，停一百多口靈柩。普通都說這是開死人店，比活人來錢多。每一口靈柩按房子大小，有五元的，六七元的，八九元的不等。每戶都有摺子，按月收款，每月能收八百餘元；又趕經懺，廟地幾十畝，每月收入很豐裕。就這樣把法源寺弄得負債累累，摺子押給債戶八十多塊。直到鬧事前後，法源寺經懺也停了，當時為六十畝地打官司，因地方人要沒收辦學，後經我託人始留住。寺內諸多事情，紛亂如麻，一點頭緒沒有。

法源寺和廣濟寺是本家，都是一個宗派。現明和尚在廣濟寺做方丈，是道階的法子。他有一個皈依弟子，任檢察廳長，道階逃走後，又潛自來信，讓現明控告我，說我霸佔法源寺，下拘票傳我，我暫時躲避沒去。以

後又下幾次拘票，本來關於這種案子，只有傳票，不是現刑犯，沒有下拘票的。他的意思無論誰是誰非，先把我拘禁起來侮辱一頓，關於法源寺事情，來一個硬性的決定，就把事情辦過去了。當時我看事情愈弄愈纏手，沒有了期，去見齊斐章，我說：

「當初我不願管這事，你們硬要我擔任，現在人告我霸佔廟產，已下拘票好幾次！」齊斐章說：

「過堂時，法師可以不去，我有一個朋友岳澤民，他在北京無事，是律師，可以替你出庭過堂。」

岳澤民替我去過了三次堂，檢察廳不願意，非要本人不可，齊斐章也看到事情不好辦！他說：

「這事情，如果以法律解決，恐怕三四年也不能了結，太麻煩，不如以行政解決痛快！請法師再找楊參議來想辦法吧！」時楊參議已出發，我坐火車至邯鄲見楊，由差人傳達。楊參議和張學良為督戰，都住在火車上。過去我和張在東北見過一次面，這次正在戰爭期間，楊欲和我單獨見面，

恐張多心，為避嫌疑起見，請張學良，和我一塊見面。我把法源寺情形一說，末了他兩人連名，給司法部長去信申斥一頓！大意是說，關於法源寺事已由內務部辦好，你為什麼又徇情舞弊，下拘票傳倏虛法師，太無道理，……時司法部長正有病，接到此信後，便把檢察廳長撤職，銷案了事。

這時革命軍北伐，奉軍屢敗，邯鄲縣鐵道兩旁，距戰線不遠，有老鼠發動戰爭。據當地人估計，約有幾百萬隻！黃老鼠在鐵道南，灰老鼠在鐵道北，大的像貓一樣大！小的中等不一。起初黃鼠與黃鼠打，灰鼠與灰鼠打，三天以後黃鼠又和灰鼠打，日夜不休！打起架來也不怕人，每天平均起碼要死三萬多隻。經過一個多月，鐵道北灰鼠死得多，被鐵道南黃鼠戰勝了。灰鼠咬死的咬死，沒咬死的都趕跑了。時南北戰爭，革命軍都穿黃軍裝，在鐵道南；奉軍穿灰軍裝，在鐵道北。當時我想：奉軍必定要敗，末了果然南軍打勝成功，張大元帥出走。這可以說是天意，也是革命軍打勝仗成功的一個象徵！

革命軍進駐北京後，局面完全換了。所謂一潮水，一潮魚；一朝天子

一朝臣，到這時當政者已換，法源寺也不會出什麼意外了。我想脫離法源寺，找人與現明和尚把話說明。他有一個徒弟宗月師，很修行，預備讓他來接，他個人也願意。惟現明自己不敢作主，因宗派大，人多。智果老和尚法徒，與道階是法兄弟（北方人），欲來接，我不敢交，因恐失去古物，自己落褒貶。

以後，柏林寺請我講楞嚴經，政府各機關已都更換新人，原先的，只有警察督監，為保護地面未走。革命軍到北京後，多是南方人，與廣濟寺法源寺有認識的。其中有幾位和我也相識，因去日本開東亞佛教聯合會時認識。我把法源寺前後情形和他們一說，他們也很諒解。這時無論如何我要脫離法源寺，有空也法師，造詣很深，住城外天寧寺，與現明和尚同派，諸山及一般居士們欲請他來，我說很好；但交代須有原因，不能平白無故就辦。以後諸山及居士們給我來電話，大家到一塊商議，結果他們說：

「倓虛法師現在柏林寺講經，時間很長，其他還在彌勒院主持辦學，哈爾濱極樂寺當住持，餘外還照顧修長春般若寺，營口楞嚴寺，……好幾

下裏事情照顧不過來，法源寺事情可以請空也法師代理。」

這是我脫離法源寺的原由，而且對空也法師很靠實，我也敢交；這個辦法我也很贊成。大家議妥之後，又呈公文給公安局批准。第二天，諸居士陪同空也法師到法源寺，我當著大夥面，把法源寺，前後各種情形，敘說一遍。

「關於我現在的處境，不用我說，大家也很明白。我到法源寺來，並不是為了私意，是為了保存法源寺不被沒收。明知這是火湯，是麻煩事，為了保存法源寺這個道場，迫不得已，才來走這一番。這並不是我自己護短，為自己掩飾，一切事都有證可查。我一來，便同德玉師及警察，點清古物，絲毫未動；並為還清債務，收回摺子。關於三四下裏打官司，不能了結的事，我都在行政衙門託人給辦了結。要沒收辦學堂的六十畝地，也都託人給留下。另外買的米麵，共墊款兩千七百元，都是由居士籌化的，我私人未花公家一文錢，有賬可查。若有一點私心，必遭因果律，下地獄！現在有白麵三十袋，大米十幾包，我若不來法源寺，就被官府沒收辦學堂，

這時恐怕再也不好收回。可是在這個過度期間，我完全是保護法源寺，並沒借官府勢力，作福作威；也絕不像在外間所宣傳的，說我借陸軍勢力，霸人廟產，一切都有事實證明。如果我不當大夥表明，大夥對法源寺真相不瞭解，一定說我假勢凌人。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個人的毀譽，姑不計較，只要把法源寺這個多年的道場保存住，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現在天已晚，交代已來不及，明天大家早來，照單子一一交代。」

第二天早晨，大夥齊到法源寺，照三分單子，由公安局監視，一一點交，絲毫未錯。半天工夫交代清楚，諸山及一般居士都很歡喜，我也拔出漩渦，脫了這麻煩，自此由空也法師代理法源寺住持。這一來不要緊，把北方派的智果老和尚，及其法徒等，都得罪了。古語說：『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事情辦過去之後，只要不損人利己，不於心有愧，就算完了。

這場風波，前後經過四個多月，到這時算見到水落石出了；事情的真相，大家也都明白了。這並不是我一面之詞，說得好聽，大家可以從事實

推驗。如果我有貪心，喜歡做方丈的話，那時已有五處叢林，和好幾處小廟，如營口、哈爾濱、瀋陽（般若寺）、北京（彌勒院）等，當時都是我主持的。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弘法，何必要去住人的廟呢！這是最明顯的事實，在眼前擺著，也用不著我自己去強辯，大家一推想就明白了。

法源寺事情交代完畢後，關於講經事讓台源給代座，我去天津找朱子橋，他的朋友婁君，請我吃飯，第二天又給買船票去營口。

空也法師接法源寺後，道階也到北京，看法源寺米麵都有，債亦還清，摺子收回，官司已經都了結，學堂的六十畝地也給留下，事情都辦得有頭緒，乃喜曰：「倓虛法師，真吾好法弟也！」以後請我吃飯，重敘舊好，又與空也法師為仇，互相頃軋。諸居士對道階不表同情，後乃出遊南洋、印度，死在國外，由現明和尚接回北京殯葬。以後我回北京，空也法師及居士們請我到法源寺吃飯，過去所有一些隔膜，也都冰消了。

這時我還在彌勒院擔任名義辦學，事情都由台源代辦，我對好幾處的事，都是兼籌並顧，來回跑。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法源寺事情辦完，

彌勒院學校三年也圓滿，大家想續辦，苦無經費，幸朱將軍聯絡普濟佛教會幫忙，又往下繼續辦。前三年由台源替我負責，後來他去柏林寺講經，不能兼顧。後三年，又請澍培法師替我代座，並辦理一切事情，定名為教務長。澍培學問很好，他師爺是一個文人出家，對於教導後輩子弟很注意，所以他的造就也很好。他的小廟是在錦州北門裏，他師父很修行，有道德，恐怕自己的小廟傳子孫弄壞，欲改為十方，選賢讓座，來信徵求澍培意見，澍培很贊成，不料過年起火，把廟都燒光了。以後他師父來信讓他回去，幫同化緣修廟，告假於我；我因當時辦事無人，又把他留住。因彌勒院學校，再有一年就圓滿，他回家修廟短時間也修不成。我的意思讓他暫時留在北京辦學，將來修廟化緣時，我請朱將軍幫忙，他去信商量，他師父很同意。因他知道朱將軍很慷慨，對這點事也定能辦得到，而且那時朱將軍公館也在錦州，就這樣澍培仍然留在北京替我辦學。後三年不如前三年好辦，苦境多；加以普濟佛教會在五台山送來些小和尚，貪玩不好學，勉強辦了三年。計在彌勒院辦學，前後共六個年頭。

第十八章　西安大興善寺辦學經過

（一）潼關道上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東北九一八事變。正趕營口楞嚴寺開光，請我去傳戒，我沒去，請定西法師去代理，我在哈爾濱極樂寺替定西法師領眾做道場，講法華經。因為這時候，極樂寺換定西法師為正式住持，我退座後，即去瀋陽般若寺辦學。當時因經費不足，去哈爾濱籌款，正趕定西法師去營口傳戒，所以我替他在極樂寺看守。九一八事變後，由瀋陽來人，說般若寺學校已經解散。年底接朱子橋將軍函，邀去西安傳戒講經。當時我因在好幾處擔任事情，不能分身，遂寫信辭掉。後朱將軍又來信力邀，並言太虛法師亦去，乃答允明年前往。

第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二月底接朱將軍電報，催赴西安。我與定西法師商議，因時局不好，不能久在外面逗留，去西安也只是暫時到那裏看一看，不能久住。臨去時經長春，看般若寺大殿已修成，

繼修配殿。這筆款還是前楊麟閣所化，以後又募款修藏經樓，正動工，由澍培法師照料。過瀋陽時，見王朗川居士，說瀋陽般若寺僧學已因事變解散。

臨去西安，有景印涵居士同行，先至北京，住廣善寺。從北京坐車到潼關，火車即不通。因為事前早有聯絡，西安佛教同仁，已派崔獻樓等幾位居士在潼關等候。下火車後，由崔居士招待住客棧，飯後看潼關城樓，依山而立，高聳而雄偉，極壯觀瞻。第二天西安特派汽車來接，過臨潼山時，聽說那裏是個名勝，藉此一覽。周圍像一個集鎮，有許多做小買賣的，正趕唱戲，駐足一望，也聽不懂。山下有溫泉，據說後池為昔楊貴妃浴處，崔居士領我在外池洗洗澡，又坐車抵長安，住西安佛化社，時佛教會會長，康寄遙居士招待一切。

康居士，前曾任財政廳長，對佛學頗有研究。當時有一華清師在西安講經，還有七八個學生，華清師年不過三十幾歲，留很長鬍子，脾氣、道心都很好，談起來，他還是諦老的學生，人很老成。

（二）西安弘法始末

西安、地瘠民窮，又常鬧年荒，對於辦慈善事很困難。最初朱將軍請我來西安的目的，是因他幾次為西安一帶鬧年荒，辦賑濟，鑒於這裏經常鬧年荒；並有虎狼傷人，天災人禍，遞有發生。原因是過去這裏有佛法，人心向善，人們的生活，也是豐衣足食。現在這裏沒有佛法了，人們已不知道修福，所以常鬧饑荒。請我來的目的，除為在西安市內傳戒講經外，主要是為配合辦賑人員，到各處實際受賑地方，為一般窮苦人民，講演佛法，讓他們修福，種點善根，免得常受饑荒之苦。在我去之前，當地因年月不好，餓死好多人，辦賑人員，都給設法埋葬。還有一些難童，男的女的一些無娘的孩子，有的給設法上學；有的給設法學手藝，學編織。我去到之後，一方面給那些難童講佛法，讓他們種善根；一方面給那些管理難童的首領人，講因果的事，讓他們以好心眼，以慈愛心，對那些無依無靠的失去母愛的孩子，善為管理照料。不然人們的業，會愈造愈大！

唉！世人多以佛法無益於世，殊不知佛法於世間之利益，最大不過！大家要知道！唐朝時代，佛法在西北一帶極興盛，人民的生活也好，民氣也最淳厚！現在沒有佛法了，民風也不像原先那樣淳厚了，人民的生活，也常鬧饑荒，不像原先那樣優厚了。試看現在的三江地帶，佛法比其他方面是興盛的，雖然這些地方是地狹人稠，可是大端說起來，這裏一般人的生活，總是比別處是較好的，也沒鬧過什麼嚴重的饑饉災，這就是因佛法在這裏興盛的緣故啊！

西安、古稱長安，為唐朝建都之地，在中國歷史上，唐朝國祚人文，都是最興盛的，其所以興盛的原因，是因那時的佛法，發展到了極點，人們的心裏，普遍的有著生善滅惡的趨向。晚唐以後，佛法漸趨沒落，直到現在，這個古代長安名城中，除看到一些受自然的蝕剝和人為的摧殘的佛教遺迹外，其他在西安附近一帶，已經看不到佛法的存在了。

我到西安時，首在佛化社講維摩經，次講金剛經、心經。以後由崔獻樓等幾位居士，陪同我到各災區巡迴講演。崔居士就便在各地，深入民間，

混在難民叢裏，調查施賑和受賑的情形。有一次在一個破廟裏，崔居士看到當地老百姓，抱一堆山柴，在廟裏烤火取暖，火的周圍，圍一大羣人，身上穿的破衣爛衫；臉上面黃肌瘦，一望而知是一般窮苦的老百姓。崔居士先和他們閒聊天，說了一起話，後來崔居士說：「我告訴諸位一個好消息，過幾天上海來人，到這裏來放賑，這個消息大家一定樂意聽吧！」他說完這話之後，大家都沒做聲，和他說話的那人，扭過頭來，泛起了白眼，看他一眼，哂笑了一下，像不屑理他的樣子。崔居士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這樣好消息，他們聽到不但不樂意，反而哂笑發愁，於是他虛心的去追問。其中一個年紀較大，而又好管閒事的人告訴他說：

「哼！不來放賑還好，來一次就把我們害透了。上次預備放賑的時候，鎮上問事的人，先通知我們，說有委員來放賑，我們要先請請他的客，每戶先捐壹吊錢（五十枚為一吊）你想：窮人家，一枚錢都難找，那裏來的壹吊錢？但沒辦法，為領賑濟，去當東西，也要把這壹吊錢去交上。結果他們得了這些錢之後，自己吞肥，吃喝一起。後來，左一次登記，右一次

調查，一般窮人在朔風凜冽中，排長龍，天冷，肚子餓，等一多半天挨不上班，還不許動彈。結果，延遲了半個多月，每人發給十八個銅錢。一般窮人們，受凍挨餓，踅蹬了半個多月，不但得不到實惠，反而賠上了壹吊錢，所以不賑濟還好；一賑濟倒更給窮人添災害了！」崔居士聽這話之後，知道是地方辦賑人吃私，不論其是局部或普遍的是這種情形，但總是一種弊端。他把這話告訴朱將軍之後，氣得他頓足拍桌子，以後，朱將軍親自到各災區發放，不登記，不調查，只要是真正饑荒地區，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把大家招集來，問他寫一個名字，蓋一個手印，在那個綠色盤子裏，給他染一下手（因綠色一時洗不淨，鑒別恐有領雙份的。）一個村鎮，就實際人數，用不了半天工夫，完全發放完了，當時我為了給一般窮苦的人結緣講演佛法，在風塵僕僕裏，跟他們走了大概有十幾處地方，往西快到陳倉口，接近四川邊界了。

那時，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和楊虎城都在西安，還有其他有名的幾個人，一塊請我吃飯，說大慈恩寺預備傳戒，請我為戒師。我因到西安是個客卿，

大慈恩寺原有住持，乃讓該寺住持為得戒師，我當羯摩，在戒期裏幫忙。戒期完畢後，朱將軍又發起在西安大興善寺立僧學，這個廟和大慈恩寺都是在歷史上很有名的。大興善寺共有七層殿，院子雖然比原先已經縮小，但在裏面還有一百多畝地。因年久失修，狀甚荒涼！當時還計劃要重修，不過沒大力量也很難辦到。

關於辦學的事說妥後，當時招起來二十一名學生，朱將軍請客籌款，陝西省主席楊虎城，和戴傳賢，各捐五百元。加在外所募共兩仟元，作為辦學經費基金，學校吃飯由籌賑會供給。

西安——在過去歷史上，雖然有在這裏建都的時候；可是現在比較起來，這還算一個偏僻地方，並沒什麼特別大出產；尤其在商業和經濟上，並不像其他都市那麼發達，一般生活水準都很低，如果沒有特殊因緣，佛教在這裏也很難復興。

在西安好幾處（如臥龍寺，大慈恩寺等）講一個多月經，把學校都籌備就緒之後，居士們又請我去終南山圓通茅蓬講經，把學校的事委華清師

代理。臨去時，慧一師跟我，在圓通茅蓬講金剛經畢，又去湘子洞住幾日，兩下共住一個多月工夫。

從終南山講完經回西安，到學校上課，首講佛遺教經，次講四十二章經。以後西安佛教同仁等請我在大興善寺為住持，預備復興，我因在各地擔任事情太多，忙不過來，堅辭不就。後西安佛教同仁，堅決邀請，乃答允。不久，範成師連同其他二十幾個人，為影印磧砂版藏經事，由上海到西安。按「磧砂」為平江府陳湖中之一小洲，南宋乾道八年，有一位出家人名寂堂，在上面蓋一座廟，名延聖寺。以後，磧砂文物漸起，佛法興盛，寂堂法師在這裏發心刻一部藏經，因在磧砂所刻，以地彰名，故名磧砂藏。這是磧砂藏命名的來源。最初刻版，是在宋理宗寶慶初年，由成忠郎趙安國發起。自宋朝到現在已七百多年，所印之經，屢遭世亂，都已殘缺無整。惟有陝西臥龍寺和開元寺，所存藏經尚比較完整。朱子橋將軍去陝西辦賑濟時見之，乃與上海各大居士商訂影印。自民國二十年冬起，至民國二十四年冬，始完全出版。共六千三佰六十二卷，合訂五百九十一冊。

我在西安時，居士們陪我遊覽當地名勝。西安和洛陽，是中國佛教的搖藍，這裏多是漢唐遺迹，如臥龍寺、開元寺、大薦福寺、大興善寺、大慈恩寺……等。臥龍寺創自漢靈帝時，舊名福應禪院，唐吳道子畫觀音聖像，遂改名觀音院。宋初時，有臥龍禪師住此，與宋太祖相談甚契，因改名臥龍寺。寺在西安城內，柏樹林東，四牌樓南，殿宇完整，佛像莊嚴。

開元寺在西安城內東大街，為唐開元時所創，寺宇多已毀廢！惟藏經樓尚存，下面住警察分所。大薦福寺在西安城南郊，原為武則天為紀念高宗所建。初名大獻福寺，後改為大薦福寺。義淨三藏在印度請經回來時，就駐錫此寺譯經。據長安志書載：寺東有放生池，周二百餘畝，傳即漢代洪陂池。寺基方廣百餘畝，四周繞以土垣，至今尚有幾重殿宇，其規制已非舊觀。殿後有磚塔一座，即和大慈恩寺大雁塔媲美出名的小雁塔，是景龍中、宮人醵資所建，歷宋元明清，代有修葺。原本十五層，高三百尺，現在上二層已毀，尚存十三層。塔基像大雁塔一樣，方形的，明嘉靖三十四年，西安大地震，小雁塔塔壁，從上至下，發生一大裂縫，岌岌可危！

但相隔十二年，西安又發生地震，把那條裂縫又合起來了，所以至今還可以看到從塔頂至地的那條裂而復合的裂痕。據當地人說：這條裂縫，到平安年月則合上，亂世則裂開。寺內還有一口大鐘，據長安志書載：『有鐘出自武功河畔，砧婦坐石擣衣，忽聲自石出，響聞數里，土人發之，乃巨鐘也，遂歸寺內。』現在裏面還有兩個出家人，蹙居一小屋內，香火式微，梵唄寂然，想像當年住僧數百，翻譯佛經之盛事，不禁感慨係之了。

大慈恩寺在西安城南十里，與太平堡相連，是唐高宗在東宮為太子時，為了報答文德皇后養育之恩，在隋朝的無漏寺舊址建立的，取名慈恩寺。寺址原來在城內晉昌坊，和大明宮的含元殿，在一直線上，高宗即帝位後，每天對慈恩寺遙拜，後來因幾次長安城縮小，把慈恩寺卻拋在離城十幾里地以外去了。現在寺內還有金剛殿、鐘鼓樓、及觀音、伽藍、祖師、彌勒、大雄、藥王諸殿。彌勒殿後，碑碣林立；大雄殿後，即最負盛名的大雁塔。玄奘法師從印度取經回來之後，首在長安弘福寺翻譯佛經，高宗為了崇敬奘師，特在慈恩寺敕建翻譯院，以最大盛禮迎玄奘法師至慈恩寺。奘師在

慈恩寺翻譯院譯經，為了要庋藏他從印度攜回來的梵本和佛像舍利等，又上疏，請高宗從西域窣堵婆之法，建大石浮圖，高宗因用石材，工程浩大，便改用磚瓦建起，這便是大雁塔的由來。

大雁塔原來的規制，凡五層，高一百八十尺，四方形。塔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磚表土心，塔內層，各置經像舍利。南面有兩碑，即褚遂良所書大唐三藏聖教序記。後來塔頂草木叢生，漸漸傾圮，到了唐武后時又加建為十層，經安史兵火之亂後，只存七層，雖經後代一再修理，但只是修塔頂和內部，塔基仍保持原狀。在我去之前，塔頂上，長一棵大松樹，快要塌下的樣子，經朱將軍又重修一次。

按原來大雁塔，在慈恩寺正殿西院，現在塔居院之中央，可見今之慈恩寺乃其塔院，已非唐慈恩寺之原址了。雁塔之命名，據志書記載：『唐慈恩寺有巨雁集於庭，僧捕得將烹食之，一老僧曰：此雁王也，因痤之，造塔於上名雁塔。』又大唐西域記卷九云：『摩伽陀國之因陀羅勢婁訶山中，有亘娑窣堵婆，此云雁塔，為雁投身欲開悟小乘教徒之勝蹟。亘娑者，

唐言雁也；窣堵婆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雁也、犢也、鹿也，一日眾僧無食，仰見羣雁翔戲，輒戲言曰：今日眾僧闕供，摩薩埵宜知！其引前者應聲而墮，眾僧欲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仍建塔以雁埋其下。』故奘師因此名塔。大雁塔為歷代遊覽勝地，科舉時代，每年新進士及第，例在附近曲江張宴，然後登塔，因有「雁塔題名」的故事。

大興善寺，在大薦福寺南，創於晉初，盛於隋唐，初名遵善寺，亦名舍衛寺，範圍很大！按唐時大興善寺在長安外郭城內，靖善坊，面積適佔一坊之地。寺建成後，代有重修，同治年間，以回亂，剎宇罹於兵燹，半付灰燼，經住持悟蓮等募資重修，始稍復舊觀。大興善寺為唐代密宗道場，開元年間，金剛智、不空、善無畏三大師嘗先後駐錫於此。按長安古剎提要說：『寺在西安永寧門外五里，東南距大慈恩寺三里許，閣羅笈多曾譯經其中，詔僧徒二十萬實之，招提之盛，甲於海內！』到現在為止，有的碑文上還記載說當年大興善寺住二十幾萬出家人，幾處開梆，幾處上殿，

我覺得有些駭人聽聞，到底有多大地方能容二十幾萬出家人，後來打聽當地人，他們指著附近的山腰村落等說，這些現時民房住處等，全是當時出家人的茅蓬住處，從此可想見大興善寺為當時唯一首剎，亦可知唐代佛法之盛了。

此外在講經之餘，由朱將軍和崔獻樓居士陪同我，到長安城外，瞻拜玄奘法師塔。此地在長安城南杜區村，距長安城五十里。塔在興教寺西院，共有三個，正中為玄奘法師塔，兩旁左為窺基法師塔，右為高麗圓測法師塔，塔周圍很多菓木樹，當時妙闊法師在裏面任住持。

我二月間到西安，連講經加開辦學校，共住六個多月工夫。到九月間，接觀宗寺來信，獲悉諦老於本年（民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七月初二日圓寂，心內悲欣交集！來信的意思，是諦老九月間發龕，務必請我去。這時候，朱將軍已離開西安去抗戰，楊虎城和戴傳賢都去四川，我看地方困難不容易辦，正可藉機離此，乃告辭而行。

（三）渭水河方舟之夜

在西安臨走時，佛化社同仁，及康寄遙居士等，竭力挽留，我以諦老發龕事要緊，非走不可。他們看已挽留不住，康居士欲送我旅費，當時我說：

「若由佛化社出款送我，我領受，若由學校出款，我不接受。」康居士說由佛化社出，送我五十元。臨行時，找範成師告辭，並告以去浙江與諦老發龕事，範成師說：

「所製磧砂藏玻璃版，已照妥四十箱，若用汽車運至潼關，恐都震碎，損失非淺！最完善的辦法，須用木船運過渭水河（昔太公遇文王處），至潼關上火車。這次你走，要順便做點功德，護送藏經版到潼關，然後坐火車到上海。但渭水河四周，有很多土匪，時常發生搶劫，不知你害怕否？」

我說：「出家人能把生死看破，還怕什麼土匪！」就這樣把護送藏經版的事，答應起來了。我臨走，他們把經版箱子裝妥，運至河岸。見河水

很淺，內有方船，並無帆舵，走時並在一起。當時我曾想起幼小時候，聽老人說：古時洪水為害，有阿亞造方舟。因阿亞好善，天老爺不令其死，在水還未來時，預先告訴他信，讓他在某年某月造兩隻大方舟，全家老小都上船，做為後來的人種。把所有五穀雜糧，雞狗鵝鴨等各帶一樣，留與後人。將來做壞事的惡人，都被洪水淹死！這好像一個神話，當時還信得很懇切。後來看耶穌教創世紀，也有阿亞做方舟的記載，和原先所聽的那段神話相符合。可是從來也沒見過方舟，這次在西安可真的看到方舟了。上面無舵無篷，約一丈餘長。我乍然見到還很希奇，要走時，須人到水裏去推。

在我坐的那兩隻方舟上，裝有很多舊衣，那是因天氣將冷，用以賑濟貧民的。有一位出家人名叫慧通，在西安聽我講過經，他認識我，我並不認識他，因船上就我們兩個出家人，談起話來才認識，很親熱的，他預備到上海去。還有一位姓朱的，北京人，原先做過稅捐局局長，這次由西安帶他弟弟和他內人、女兒一同回北京。因為他是做官的人，行李多，帶幾

個竹箱子。還有一位西安佛化社的居士，都一同坐船。下午上船後，船不開，因晚上看不見，白天才能走。夜間住在船上，朱先生和他的眷屬住在前艙，我和慧通師和那位居士住後艙。渭水河兩岸，都是野地，蔓草荒煙，狀甚淒涼，多遠也看不到一個人家。夜間因颳大風，在船上睡不著覺，弄得滿口沙子，用手巾擦一擦，一會又滿了，儼然像到口外沙漠地帶一樣。第二天早晨起來，看看每人鼻子裏，眼窩裏，耳朵裏，都是沙土。早飯時，吃黑麵條，挺粗！與小米合做的糊飯。炒一樣菜，用棉花子油，也挺黑的。

出太陽後開船，兩個人下水把兩隻方舟分開，在河岸兩邊，相距約丈許。不一會，中流地方，被上游水來，沖的很深，然後再把兩隻方舟合併在一塊，兩個人在河心推行。行一里多地，水漸淺，走不動，再把兩個船分開在兩旁，讓水在河當中流，水深之後再併起來走。這等於現開船現挖河，就這樣走了六天工夫，才走出來四十里地。

到了臨潼山，河水漸深，船又靠岸裝棉花。走出臨潼關不遠，天已黑，聽說這一路土匪很多，在這裏路過的船，十有八九遭劫。

慧通師才二十幾歲，一向也沒有出過門，一聽說有土匪就害怕！還有那位居士，年四十幾歲，我們三人住在一處，天剛黑，還沒點燈，船上的一位老頭，有五六十歲年紀，忽地來告訴說：

「不好了！土匪來了，現在外面等著，要我們這個船上湊一千塊錢。我給前艙的朱先生說讓他湊五百塊錢，你們三個人湊五百塊錢吧！」

「沒有錢，怎麼辦！」我先答話。

「我是來送信的，我並不願讓大家遭劫。」說著他又露出胸膛上的大疤痕讓我看「這是去年土匪來要錢沒有，被他用鐵勺燙的，這絕不撒謊！」

「我們沒錢也不是瞎話，要有錢的話，誰也不坐這受罪的船，早就坐汽車走了。」

「你我說了都不算，土匪一定不相信，沒辦法，只好叫他自己來吧！」

「好！」我說：「你叫他來吧！」老船夫到外面把船上有多少客人，裝什麼東西，一五一十都告訴他了。不一會來了兩個土匪，持匣槍，先問：

「誰是法師？」我說：「法師在這兒，來吧朋友！」兩個人到我跟前，把匣槍都按上頂門火，說要讓大家湊幾個盤費錢。我說：

「我們大家都是出門在外的人，誰有困難，都可以互相幫助。那裏不是交朋友？現在既然諸位困難，我一定罄其所有以相助！」說著我隨手拿出皮匣共合有二十元錢，有我的十元，有慧通所存十元，共二十元錢。因我恐怕遇土匪，故將其餘四十元錢，早都藏在柳條包內。我說：

「諸位！今天很對不起！我也沒帶很多錢，我們兩個人，還有二十塊錢，送諸位做路費吧！」

「不成！」土匪反目說：「你給湊五百塊錢吧！」

這時慧通師和那位居士已經嚇的倒在一邊，我一邊默念觀世音菩薩，一邊應付土匪：「諸位都是明白人，你想我們坐這個船，到潼關二百八十里地，中間要經過半個多月的工夫，受很多罪。假若我們錢多的話，必坐汽車花六塊五毛錢，半天工夫就走到了，何必在路上多耽誤日期！我們出家人素來都沒錢，這二十塊錢，還是居士們送我到潼關起火車票用的。出

家人絕不說謊話，如果錢多，一定要傾囊相助！」

「不成！」一個土匪還是不相信：「二十塊錢，我們回去交代不下去。得叫我們營長來檢查檢查！」說著兩個人下船去了。

這時我加緊的念觀世音菩薩，恐怕他真的來檢查，於是把所剩的四十元錢，隨手擱在船外空擋裏。因船窗外，有一竹簾掩蓋著，黑夜也看不見。不一會土匪又來要檢查，我說：「好！我只有這些錢，別再沒錢，如果你不信，可以檢查證明。」土匪看我說話很慷慨！很氣壯！一點也不懼怕！以後他又問我在不在家禮（即青紅幫，俗言三番子），我說不在，另一土匪在旁邊說：

「算了吧！別檢查他，出家人檢查他也沒好多錢！」就這樣也沒打，也沒罵，又給船上要一個燈籠，揚長走了。

呆了半天慧通師才爬起來。匪走後，不一會聽前艙有人號啕大哭，走過來一看，原是朱局長，他一邊哭一邊說：

「哎呀！我活不了啊！我竹皮箱子裏的衣服東西被劫一空，還有五十

塊大洋，五十兩烟土，也都給拿走了。」一邊說著，一邊蹈足要跳河尋死，好幾個人都上前解勸他。他說：

「我母親現住北京，我因在西安沒事做，才攜眷北上。現在財物被劫一空，不但到北京沒辦法，就是到潼關，連坐車吃飯的錢都沒有，到這步田地沒辦法，只有投河尋死一路……」我過去再三勸他，「你須想活路，可以回長安找故舊親友多幫忙；不然你要尋死，一點意思都沒有。而且你死了之後，你的妻子依然是沒辦法，連累他們也活不成。最好還是回去找朋友想活路吧！」他說：「我在西安已賦閒好幾年，所有朋友，過去都很盡力幫忙，這次再回去求人，恐人不信。」

康寄遙居士是朱的老師，他知道我和康居士熟，又讓我給康居士寫一個片子做證明。我把朱某在船上被劫的情形都寫上，讓康居士給設法打救，這樣算他幾個人沒跳河尋死，我又給拿路費，讓他回西安找康居士去了。

第二天天亮開船，走了約五里路，有自上游來的船說：下邊土匪更多。

當時我想：如果再遇一次土匪，這三十多元錢恐怕應付不過去，輕的來說，要遭鞭撻，重則有傷性命，就是死不了，也把人踅蹬壞了。這時我和慧通師兩個人商議，我下船去臨潼縣找縣長派人來保護，不然藏經版和賑衣被劫，損失不少！於是我帶一個小提包，拿三十多元錢，登岸步行，逕往臨潼縣去。究竟到那裏事情辦成辦不成，還在兩可。走到天黑時候，已距城很近，我正犯愁，沒住宿接頭處，適巧遇一老道。出家人見面都很親熱，我問他城裏有沒有慈善機關，他說城內有一佛教會，但並不很負責。我正要找佛教會，他指給我路徑，我逕往佛教會去。見該會會長，年紀不很大，我不認識他，他曾在西安聽經認識我，招待我吃住。晚上我告以船上有賑災衣服及藏經版，在路途恐發生意外，請他作公文，請縣府派人保護。當夜他拿公文去見縣長，第二天照准，派兩個武裝人員去押送。早飯後，我由臨潼去西安交代，花一元錢雇人力車，半天工夫回到長安，見範成師，他很歡喜！說：

「昨天朱局長回來，被劫一空，大家正給他想辦法。我們的藏經版，

價值數萬，還有賑災衣服，都絲毫未動，這都是法師保護之功。」又請吃飯，並將所劫去的二十元錢由印經會出款補償。這時，玻璃版已經又做出來二十箱，請我一并帶走，坐汽車又恐震碎。當時我想：玻璃版如果橫平擱放，一定要怕震；如果裝箱時，立直擱下去，就不會怕震了。於是把玻璃版在裝箱時，完全立直裝好，坐汽車，半天到潼關。等了十天，方舟藏經版才運到。船上有兩個軍人護送，經版沒有損失。其實也用不著兩個人押送，有一個也可以。因為他們軍人都勾通一氣，路上遇見土匪，從老遠一答話，土匪不來，船就過去了。

（四）洛陽城下的遺憾

在潼關，朱將軍老早給辦好的免票，經版裝火車，由我護送至上海。車抵洛陽換車，要等一天。早晨去飯館預備吃素麵，一進飯館門口，店裏的人，都怠答不理，絕不像招徠生意的樣子。我把跑堂的招呼過來，讓他給弄兩個人素麵，來點青菜大醬，老遠看他那個廚子，也摔摔打打的不樂

意，我也莫明其妙。有佛化社的人一位居士，和我同車。他說：

「此地風俗，早晨不願見出家人，如果早晨遇見出家人，在他心理上，就以為一天生意不好。所以一般人都忌諱，飯館裏也不願招待我們。」誰想，事情並不是那麼迷信，我到飯館之後，不但沒給他沖走買賣，反而給那館子裏，帶去了買賣。因我進館子洗完臉不一會，那些等換車的客人都進館子去了，弄得上上下下，高朋滿座，都坐不下。館子裏人一看，喝！來買賣了，歡喜了，也不撅嘴摔打了，對我也客氣了。在他也認為事情異乎尋常，還特意到我跟前去獻殷勤，大概看我跟別人不同吧！

洛陽是中國的古城，據洛陽伽藍記，那裏有很多寺廟，都是在歷史上有名的古蹟。尤其白馬寺，為中國最早之寺廟。昔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二位尊者，以白馬馱梵本四十二章經及佛像舍利，進中國，首抵洛陽，是為佛法正式傳入中國之始。漢朝時候，中國沒有正式的「寺」，只有一處鴻臚寺，住外交人員，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遇有外賓時，都在寺內款待。摩騰竺法蘭，因是外國來的有神通的高僧貴賓，所以都住在鴻臚寺內。以

後因他二人和道士鬥法顯神通，朝野景從，於是把「寺」改為摩騰竺法蘭二位尊者的專住所，表示款待貴賓。以後凡是僧人住的地方，都名之為寺，這是中國有寺的歷史來源。摩騰竺法蘭二位尊者，因以白馬馱經抵洛陽，建白馬寺做紀念。

在羅璧志餘裏說：『漢設鴻臚寺待四方賓客。永平中佛法入中國，館摩騰竺法蘭於鴻臚寺。次年勅洛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以鴻臚非久居之館，故別建寺處之。仍以寺名者，以僧為西方之客，待以賓禮也。此中國有僧寺之始。』

在印度稱出家人之住處，曰僧伽藍，譯言眾園。就是眾人所居之所，要在園圃生殖之處。佛弟子在僧伽藍中，生殖道芽聖果的意思。在佛經上所說的，伽藍陀竹園，祇樹給孤獨園，這都是西域的寺名。中國梁武帝時，名其所建之寺為蕭寺，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名以招提之號。隋煬帝大業中，改天下之寺為道場，至唐朝仍改為寺。

早飯後，我本想到白馬寺一訪，聽說那裏距車站還有二十多里路，恐

耽誤火車沒去，很遺憾的。隨便在城裏走一走，街道很窄，生意也挺繁盛，第二天上火車。抵上海時，範成師早已給上海印經會打電報，說運藏經版，路遇土匪，幸倓虛法師保護，沒損失。印經會地址在覺園大樓，有葉玉甫（恭綽）陳飛青等，多人為印經會委員。第二天特備素席，為護送藏經事開歡迎會，為我洗塵。席間談話，葉居士曾提起去年請我去青島修廟的事，那時我因有病，及瀋陽般若寺辦僧學無法脫身，所以沒去。

（五）慈谿五磊山掃塔

我到上海時，適巧澍培法師由東北到上海找我。因他錦州的廟，前已被火燒燬，我曾應許代為化緣重修。日本人佔東北，有慈雲法師，相貌長的和我相似。在朱將軍營裏抗日。日本人以為是我，乃監視極樂寺，甚緊！幸寺內住日本人今井昭慶，住很多日子，調查此事，知道極樂寺和官府毫無關係，給特務機關解說，才安靜無事。我在上海時，風聲正緊，不敢回東北。定西法師，聽我已回上海，派趙子如居士攜款到上海，交我二百元

錢。我留一百元錢，預備到觀宗寺上禮。餘一百元錢，及在西安所剩三十元錢，全交澍培法師，作為募款。當時因找人化緣不便，乃找葉玉甫居士，他自己捐五百元錢，以應前許化緣之願，其餘不夠，等以後再募，共六百三十元錢，一并匯至錦州。原因是要請澍培法師到青島，暫替我辦理修廟的事。

在上海耽擱幾天，由陳飛青居士起船票，我和趙子如去寧波觀宗寺。因在西安來時，坐方舟護送藏經版，把諦老發龕日子耽誤過去了。到觀宗寺時，諦老發龕已過，我上一份禮，又從觀宗寺去慈谿五磊山，諦老墓前掃塔。遇三昧和尚，人很好，亦諦老法子，我和趙居士在五磊山住一夜。

回來的時候，經鄞縣阿育王寺。那裏有佛舍利塔，是當初阿育王在南閻浮提建造八萬四千寶塔，僅存之一。中國本有十九處，因眾生業力所感，別處都不現了，現有的育王寺舍利，是晉太康年間，慧達法師，誠心拜求，從地湧出；也是中國佛教徒的福分。平素在育王拜舍利的人很多，舍利的種種祥瑞事也數不清。有些人因三業不清，起初拜舍利時，見舍利為黑色

或紫色。拜的日子多了，又轉為紅色或白色，這是隨各人業力所現。過去我曾經去看過一次，是黑色的，這次又和趙子如居士一同去看，是白色的，並不透亮。在大塔中有一座小亭子，像是用香灰做的，裏面有一小銅鐘，口向下。起初我以為是有線把舍利繫著，仔細去看，並沒線。舍利在裏面空懸著，比黃豆小點，閃閃發光。我看裏面是一個，白色；趙子如則看為四個，發紫色。真是各人的業力不同，眼光也就不同。我們兩個人在那裏拜了拜，回觀宗寺，住一宿回上海，順便又去靈巖山看印光老法師。這時澍培法師還在上海等我，到上海後，陳飛青居士給打船票，持葉居士信，坐招商局輪船，和澍培法師一同去青島。

（六）佛學院結束

到青島去是臨時的，還不知到那裏事情辦得如何；而且修廟的事，也不是短時期可以辦完的，主要是為西安佛學院事，預備到北京去找朱將軍（子橋）。到青島之後，先講一卷金剛經，然後經濟南去北京，那時正趕

妙蓮和尚，在濟南淨居寺做方丈，我和他在天津清修院曾見面相識，他正預備請我講經，可巧我路過那裏，他很喜不自勝！

妙蓮和尚，原籍山東滋陽人，世法好。為講經事，滿處撒傳單，大事宣傳，在那給講一部彌陀經。以後在民國二十四年，淨居寺藏經樓開光時，我還去講過一次經；法緣很盛！聽經的人，一處容不下，安四個擴大機，濟南各軍政首長，也常去聽經訪問。

彌陀經講完，已是臘月底，留我在那裏過年。正月初六，世界紅卐字會，濟南總會，請講心經，七天講完。正月十六，去北京住廣善寺。第三天見朱將軍，因西安大興善寺佛學院經費不足，難於進行，如果能繼續籌經費，則照章進行，否則難再續辦。雖然在開辦學院時，戴傳賢和楊虎城答應各捐五百元，但實際款項並沒交到。當時朱將軍應允給戴和楊打電報，催他將捐款交上。後來大概他手下人對那份電報沒打去，始終沒得西安方面回電。過幾天，朱將軍離北京，戴傳賢也離開西安。我看事情不好辦，乃寫信給大興善寺，把那裏辦學的事辭掉。

二月初，自北京回青島，路經濟南，妙蓮和尚第二次請我講彌陀經。在我未到濟南以前，西安康寄遙居士，以為我在濟南，特到淨居寺去請我。可是那時我還沒到濟南，等我到濟南時，他已回西安，兩相參商。以後康居士在西安給來三次信，力邀回西安，辦理大興善寺學校事。因學校是朱將軍發起創辦的，當時我被人誤會參加朱將軍部下，有抗日嫌疑，諸多事情很棘手，遂一一寫信辭掉。後來，我在青島，聽說為興善寺事還打官司。不久華清師離西安，辦了將近一年的大興善寺佛學院，遂告結束。

（七）科學的問難

現在科學昌明，往往有以科學研究出來的結果，來質詢佛法的，我在濟南紅卐字會世界總會講經時，就遇見過一次，現在不妨提出來給大家說一說。

有一天在講經下來休息時候，卐字會主事人告訴我說：「有山東高等法院，幾位法官，一共有七八個人，特來訪問法師。」經介紹見面後（我

已記不清他們的名字），因他們都是司法界有學問人，談起話來很客氣。我先給談了一起佛法，後來他們提出來一個問題來問我：

「按佛經來說，一四天下有一須彌山，周圍有四大部洲，上有二十八層天，山半腰有一日月環繞須彌而行。可是經現在科學家研究出來的結果，證明地球是一個圓的，並沒看見有須彌山（或認喜馬拉雅山就是須彌山），也沒看到有四大部洲，這樣到底佛說的對？還是科學家所研究出來的對？請法師給解釋一下。」

這一問題，乍然一聽，似乎很難解答；其實細細一想，容易的很，但看你怎樣答法。當時我說：

「你問的這問題很好，也很有道理，現在不止你一人有這樣疑問，恐怕社會上還有很多人也同樣有這種疑問的。現在我要反問你一句，在六七百年前的科學進步，是不是不如現在？」

「是的！」他們點點頭很乾脆的答。

「由現在科學家不斷的研究的結果，證明若干年前的科學家，對天文

地理所研究的結果，是不是有很多地方是錯誤的？」

「是的！」他們依然點點頭很乾脆的答。

「從現在起科學是不是還一天比一天進步？」

「當然一天比一天進步！」

「假若科學一天比一天進步的話，是不是將來的科學家，就又證明現在的科學家，所研究出來的結果，還是不對？」

「是的！」他們大家一邊點頭一邊笑著說（這時他們知道自己的話快要立不住了。）我迎著他們的笑臉說：

「既然現在的科學家，可以證明過去的科學家是不對的；將來的科學家，又能證明現在的科學家是不對的，是科學家所研究出來的結果，根本就沒定準；況且科學家的精神，是以『懷疑』為對象，由於懷疑才能繼續不停的往前鑽研，以求得問題的究竟真實。現在科學正在日新月異的進步，是科學家對這問題的正確性，正在懷疑，還沒得到究竟徹底的真實，這樣與佛法來比較一下，關於誰對誰不對的問題，不用我說，大家也就明

白了。」我說完這話時，他們大家都笑了。跟著我又說：

「我是一個佛教徒，同時我現在還是一個博地凡夫，沒有證果，對於誰對誰不對的問題，固然不敢斷然置答。可是佛是已經證到清淨法身的，不但對我們這個世界的成、住、壞、空、洞悉其底蘊；即是十方三世所有世界，亦無不徹底明白。因佛已親身證到見到的緣故，所以在幾千年以前，就把世界的緣起，說得很透徹很明白！這種義理，沒有進化，也沒有退化，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未來還是這樣。科學家並沒親身證到見到，只是像隔牆測影一樣，在儀器上測驗出來的，今天是一個樣，明天是一個樣，後天又另是一個樣，沒有一定準則；這樣與佛法來比，當然在現時來說，原則上我們承認是佛說的對；科學家還沒研究到究竟徹底，眼前我們就認它還是在不對的時候了。」

「同時我不是科學家，對於科學家怎樣用儀器測驗，測驗出來的詳細情形是怎樣，因我是一個門外漢，固不能強充明公。不過據我常給研究科學的人談話，知道科學家，在進化過程中，起初是以地球為宇宙中心（並

主地球不動，）次以「太陽系」為中心；後又以「銀河系」為中心（據說有類似太陽大的星球約有一千億個），最近二百吋望遠鏡發明後，探測得空中有類似於銀河系星體集團的還不知有多少。這一來，以銀河系為中心之說，恐怕又靠不住了。其實佛早已說過，在我們這個世界之外，還有無量無邊諸世界。」（大光按：二百吋望遠鏡，據科學家公佈，可探測十億光年。按光年乃科學家在天文上用來計算單位距離的，光在空間直線進行，每秒鐘行十八萬哩（英里）計六十秒為一分，六十分為一小時，二十四小時為一日，三百六十五日餘為一年，由此光行一年的距離可由下式算出，即 180,000×60×60×24×365.25=6,000,000,000,000（約數）（實數為5,653,480,000,000）哩。即一個光年的距離，約為六萬億哩。）

「關於南贍部洲的人，不能見到其他三大部洲的人，這是因各洲人的業感不同，在佛經也說，此洲不見彼洲人，南贍部洲的地形是長方形，北面寬南面狹，因此我們這一洲人的面孔也是長方形，下狹上寬。其他如北俱盧洲的地形是四方形，西牛賀洲的地形是滿月形，東勝神州是半月形，

因此各洲人的面目，亦各如其本洲地形。其他三洲，都比我們這一洲人壽長福報大；可是我們這個洲有三件事是超過其他三洲的；第一是勇猛強記，能造業行；第二能修梵行，第三有佛出世（他洲人不見佛。）」

「四大部洲都在鹹水海裏，從鹹水海往裏還隔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每一重山，每一重海，都是多少萬由旬，距我們南贍部洲，真有不可想像的路程。科學家不要說沒看到須彌山，就連到大鹹水海的邊沿，到金山到香水海的邊沿還沒探到呢，難怪他不相信了。」

「本來在佛經上，明明是說日月繞須彌的，如立世經說：

『以眾生業力，增上緣故，故有風輪，吹日月等宮，回轉不息。日行百八十路，月行十五路。復有二路，內路外路。日行與月，或合或離，一一日中，日行四萬八千八十由旬，若稍合時，日日覆月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是故十五日被覆，月光不現。若稍離時，日日「日」行（同前）是日離月，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是故十五日，月大圓明……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照月光，月光麤故，被照主影，影還自翳，故見月後，分分

不圓，以是事故，漸漸掩覆，日在前行，例此可知。又日行周圓，速疾于月，六月日從內路，出至外路，六月從外路入內路。若月十五日從內至外，十五日從外至內。如日行南洲內路，則行北洲外路；則行東西二洲中路，是時南洲日最長，十八牟休多，夜最短，十二牟休多（一牟休多等於現時三刻三厘三毫三絲三忽。）北洲夜長十八牟休多，日短十二牟休多，東西二洲，日夜等分，并十五牟休多。如南洲，三洲例之可知。』」

「起世經云：『何因緣故，月宮漸漸現邪（斜）有三因緣：一者、背向轉出；二者、青衣諸天，常半月中隱蔽其宮；三者、日天有六十光，障彼月輪，去日漸遠，故漸漸現。復何因緣，圓淨滿足，亦三因緣：一者、面向轉出，二者、于十五日，月光熾盛，隱翳青衣；三者、月宮去日最遠，日光不障。復何因緣，黑月十五（即此方三十日）一切不現？此時月宮，最近於日，日光隱覆，一切不現。何緣名月？于黑月一日已去，乃至月盡，光明漸漸少故。』」

「既是這樣，為什麼科學家不相信，而反認為是地球月球繞太陽呢？

這裏有一個很好的譬喻：例如在月之十五日，皓月當空的時候，空中一點雲影沒有，我們只見月亮的光明，並看不見它的行駛。可是有時薄雲四佈，東風乍起，風吹雲飛，我們躺在月光底下，看不見雲彩動，卻看到月亮往一邊運行得很快。還有在坐船的時候，船行起來，自己看不到船動，卻覺得全岸在疾馳，所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科學家所認為太陽不動，地月球旋繞太陽的話，恐怕就是這種情形吧！」

「至於說：由於世界周航成功，便認為世界地球是圓的，這問題尚有極度保留再事研究的地步。因為海空的航行家所依靠的是羅盤針，羅盤針上的磁石，和南北極的「磁極」，有很大的關係！「磁極」可以影響羅盤針之方向角度，雖然在溫熱帶離「磁極」遠的地方沒有多大關係，可是；近南北極走遠道的時候，羅盤針受「磁極」影響，便沒有準了；或者是受了這種影響的欺騙，而自己還不知道呢！」

「關於須彌山四周上下是怎樣一種情形，日月怎樣繞須彌，還有日蝕、月蝕、地動、潮汐、寒暑、晝夜、……等：這在佛經裏面，都有說明，我

一時也不暇細說，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佛經（如起世經、樓炭經、長阿含經、起世因本經、大寶積經、正法念處經、華嚴經、楞嚴經、順正理論、阿毘曇論、俱舍論、法界安立圖……）如果按佛經來說，讓不信佛，專信物質科學的人，或者認為是神話；其實不是神話，也沒有神話，全是人們的心理作用，業力所感（只要你信的話）。在佛經上說：『醫能治一切病，不能治命盡之人；佛能度一切人，不能度一切不信之人。』因此我們所談論的這問題，就建立在信與不信之間了。」

「是的！」他們點點頭說：「問題就在信與不信之間了。因為佛家是在唯物上講唯心的（一切唯心造），科學家是在唯心上講唯物的（物質文明），凡一切事，都重乎『實際的反映』，如果沒有實際的反映，再往外求他們的思想達不到，便不肯置信了。」

末了我說：「關於思想達不到便不肯置信，而且還異論紛紛，這事情，佛經上早就說到了。佛曾以摸象的故事來譬喻這種情形說：往昔有一鏡面王，欲觀盲人遊戲，召集了很多盲人到一塊，讓他們作摸象遊戲，摸完之

後，各說象的形狀。有的盲人摸著象鼻子，便說象形如繩；有的摸到象牙齒，便說象形如橛；有的摸到象耳朵，便說象形如箕；有的摸到象頭，便說象形如甕；有的摸到象尾，便說象形如掃帚；有的摸到象腿，便說象形如柱……因此羣盲各說各是，相諍相毀，弄得面紅耳赤，紛諍不已。這時鏡面王在旁邊看著，覺得很好笑的，於是他作了四句偈子說：『此等羣盲生無目，橫於諸事各相爭；曾無有師一語教，云何知是象身分。』末了鏡面王又說：你們這羣盲人，自己還不知摸的是象不是象，那裏還會知道摸的象狀對不對呢！」我把話講到這裏，他們幾位司法界的人，都笑起來了。因時間很久，亦遂告辭而退。（大光按此摸象故事，見涅槃經及起世經，意思表不但世間諸戲論均為摸象之說，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對一切法不能「如實知」「如實見」，未證聖果，如處長夜，均在羣盲摸象之屬。）

我常說：科學愈昌明，佛說之法，愈證明其理論真實。比如佛說人是大蟲聚，現在科學家，已用顯微鏡證明，人的皮膚，都是蟲尾所組成，裏面血液等成分，全是微生蟲。佛說人身上有八萬四千戶蟲，每一戶還不知

有多少億萬數量。如人生病長瘡，頭痛身熱，好吃懶做，嗜酒嗜眠，放逸懈怠，性格和緩或暴躁等，全是蟲子在人身上起作用（見正法念處經）。還有佛說一缽水，八萬四千蟲，也經科學家證明了。其他還有好多事情，佛在幾千年以前都已說過，到現在科學家也都給證明是對的了。

科學的進化，能促進人類的幸福，改善人民的生活，這是公認的事實；可是相反的，隨著科學的進步，也給人類帶來了無比的禍災。科學愈昌明，殺人的利器愈厲害；人類的知見愈為混濁，社會亦愈趨下流；所遭受的痛苦，也愈為殘酷！什麼緣故呢？就是為了隨著科學的進步，人類的心理都偏重在物質一方面去，使物質失去人心的控制力量，心反為物質所奴役，把原來的道德倫理，因果觀念，全拋在一邊去，沒有一種方法來維繫著人心了。

世界的總樞紐，本是以「不動」而應「萬動」，以「不變」而應「萬變」，以「無為」而攝「有為」的；現在的世界，沒有一種「不動」「不變」的「無為」方法來收攝人心，人心全偏向於「變」「動」「有為」的

物質一方面去，因此世界，動盪不安，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互相殘殺，互相爭奪，為什麼呢？就是為了大家都忽略了心性的根本觀念，而去專門在物質上做活計。例如一個人每天要衣、食、住、行、你想吃好的，他也想吃好的；你想穿好的，他也想穿好的；你想升官發財，他也想升官發財；你愛好色，他也愛好色；你想有極好的享受，他也想有極好的享受……一個人這樣不要緊，如果全世界多少億人，大家熙來攘往的，全都偏重在物質上思有極高的享受，得到的還好，得不到的，就要想壞主意了（無為的「變」與「動」開始根本壞起）。在這時如果沒有一種「無為」的因果觀念來收攝人心，人心就從根本上像生病長瘡一樣的壞下去了。一個人身上得了病長了瘡，吃點藥水，敷點藥膏就好了；可是人心是無形無相的（非指肉團心），如果他要有了病生了瘡，毒素入裏，是從根本上就壞了。一個人壞了不要緊，如果世界上二十幾億人的心理，全有了病，全生了瘡，全從根本上壞起，那就無法挽救了。

當然人們離了物質是不能生活存在的，我也並不是批評注重物質的人

就算不好；可是人們把心的方面拋開不管，而卻偏重在物質一方面去計較，使「心」與「物」失去了平衡的力量，這樣世界就不會安定了。例如一個人，為了滿足他的物質、欲望，不惜發動壞念頭，去殺人放火，作奸犯科。等人犯了罪之後，國家用憲法、用法律來懲處他，懲處之前，用科學方法來偵查他，用科學方法來審訊他，用科學方法來刑罰他。一個人犯罪用電椅（執刑），多個人犯罪用槍炮（戰爭），全國人犯罪用原子彈（毀滅），可是，這只能治其已然而不能治其未然；只能治其標而不能治其本；只能治其身而不能治其心。因為心的部分（殺盜婬妄等）早已胚胎成塊，潰爛成瘡，由內而外，天天在流膿淌水出毒氣（貪瞋癡），毒氣發出之後，還會傷及他人。這時如果只在皮膚上搽藥膏是不能奏效的，因為病根在心底的最深處（出發點）壞透了。可是科學家，從來也沒想法用因果律研究過，把每個人最初一念的壞念頭沒有「動」的時候，想法不讓他「動」（諸惡莫作）。最初一念的善心所沒有「變」壞的時候，想法不讓他「變」（眾善奉行），這是「垢病在心」的根本治療法，科學家並不能

做到這一點，這是我對中外科學家，所最遺憾的地方。儒家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現在人心不然了，大都是「率物」而不「率性」，如果是「率物」而不「率性」的話，那就是「率物」之謂暴，無道以為教了，世界到了無道為教的時候，那能不愈趨下流而混亂呢！

唉！按佛經說：這是劫運，也是眾生的業力所感。最初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人，壽命也長（活八萬四千歲）身量也高（八百四十丈高）福報也大，地面上都是七寶，沒有高低不平，飲食衣服臥具等都是自然而至，一點力不用費。後來因為人們的「分別」「執取」心重，漸漸由蜜酥妙味，而變為粗質的五穀雜糧。到現在為止，人們總還有得五穀雜糧吃。按諸經論所說，人壽起初以八萬四千年為本位，過一百年減一歲（人身量亦減短一寸），一千年減十歲，萬年減一百歲，如是次第往下減，將來減到人壽三十歲時，人身量剩二尺多高，到那時人類的道德倫理、因果觀念，喪失殆盡，福報享盡，連粗質的五穀雜糧也開始漸漸沒有了，五味也隱沒或變味了。普通應用物資、珍寶、好的房廊屋舍等，也漸漸破壞沒有了。只有

以稊稗充饑，為食中第一；以髮褐遮體，為衣中第一；以鐵為至寶，為莊嚴中第一，沒有好飲食，便相煎人皮朽骨為讌會。偶爾得到一粒麥穀等，如獲摩尼寶珠一樣，藏在箱子裏，嚴加守護，恐人偷去。如是經七年七月七日大旱無雨，井河悉皆涸竭。由於饑荒緣故，把人們餓死百分之九十九，這時大家相共起了下品的厭離心（想離苦得樂），這樣經一千年慢慢度過，由三十歲減至二十歲時，身形由三尺減至二尺高，把原來那一念下品的厭離心又失掉了。這時繼之而來的便是瘟疫災病，比現在霍亂症還厲害百倍！得病即死，亦無醫藥相救。如是經七個月零七天，在上次饑饉劫中所剩下來的那一分人數，在這次瘟疫劫中，又死了百分之九十九。這時早已沒有國王，沒有文化，也沒有什麼軍政領袖。國土空廢，城鎮敗壞，只有一些小的村莊，洒洒落落的相去很遠。災病劫過後，人們相共又生起一念中品的厭離心（思離苦得樂的心比前還重），如是慢慢經過一千年，人壽減到十歲時，身形才一尺高，還有一揸手，一握手高的，下生來五個月就結婚，十歲人為上壽。普通活七八歲的，五六歲的，三四歲的不等。到

這時原來那一念中品厭離心又失掉了，惟有行十惡法者為人所敬。這時刀兵劫降臨，人心殘忍到極點！無論父母妻子，兄弟眷屬等，互有殺害心。因業力所感，隨便拿起一件什麼東西來，都成了殺人利器，所謂草木皆兵。這樣無論男女，像殺神附體樣，以為自己不殺人，便被人所殺。於是見人必殺，逢人必砍，如是互殺互砍，經過七日七夜（是謂刀兵劫末）。在這時，也有心裏懷「慚愧」心的，不欲殺人，但又恐被人所殺，像獐鹿逢打獵的一樣，於是鋌而走險，隱於山野。

經過上面所說的饑饉、瘟疫、刀兵、三種災劫之後，世界上所剩下的，統起來也不過一萬多人了。走起路來個把月二十天遇不到一個人，原先隱在山野的那些人，因他尚有一念「慚愧」心，護法善神護持他，從山野出來之後，遇到人便相抱痛哭，互相親愛，視如親友。大家同起了上品厭離心，希望從此永遠離苦得樂。這時大家的共同心裏，都認為過去是由於不善心，殺心，致令親族人類殘殺殆盡；今後寧可共行善法，先離殺業，離殺業已，十歲生子，漸漸增至二十歲，身量也由一尺增至二尺。既知行善

止殺可以得好報，增壽命，於是再進而離不與取的盜業，離邪婬業，離兩舌、惡口、妄言、綺語、離貪、瞋、癡三毒，祛十惡法，行十善法。這時人們的道德倫理，因果觀念，漸漸增長起來，壽命也由一百年增一歲，千年增十歲，幾百歲，幾千歲，幾萬歲。由十歲起，過一百年增一歲，身量增一寸，經過八百四十萬年，增到八萬四千歲為止，身量高八百四十丈。（法滅盡經謂：人身量八丈；或是人身增至八丈時，即不再增。）這時地面平正，衣食豐足，七寶、五味、種種出現，人們也知道孝順父母，恭敬沙門。從八萬四千歲，過一百年減一歲，減至八萬歲時，彌勒佛始出世，龍華三會說法，度釋迦佛滅後遺法種福之人，然後再化同緣（詳見上列諸經論，不重引）。

釋迦佛是在第九減劫中人壽百歲時降世的，到現在差不多已近三千年了，所以現在人，活到七十歲的已為上壽。再過一千多年至兩千年，人活五十一二歲即為上壽，那時楞嚴經和般舟三昧經即已先行毀滅離世，其他十二部經，在此後三四千年中，也逐漸毀滅（因眾生已無看經福報）。到

了法道滅盡時，佛為哀愍眾生，特留無量壽佛經多住世一百年，眾生有聽到此經看到此經的，能至心稱念，阿彌陀佛聖號，皆可得度。過此百年，法道滅盡，無有文字（詳法滅盡經）。

大家請想：在這五濁惡世裏，是多麼苦啊！二千多年後就沒有楞嚴經和般舟三昧經了，四千年後，法道將滅，世界開始漸漸沒有五穀五味了。將來饑饉劫、災病劫、刀兵劫，相繼而起，一天比一天苦。這都是因為人們離十善法，行十惡法（殺、盜、婬、妄、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瞋、癡）不信因果。為了偏重在物質一方面的享受，不惜損人利己，原來「不動」的壞心，現在也「動」了，原來「不變」的好心、善心、因果心，現在也「變」了。是所謂「瘡病在心」，從根本上壞了。假定幾十年為一世，將來到佛法滅盡，頭出頭沒，還不知要受多少生死輪迴之苦，還不知要受多少饑饉、災病、刀兵之苦呢！可是一切唯心造，如果人們從現在起，忍著眼淚！咬緊牙關！深信因果！恭敬三寶，發大勇猛心！精進心！誦大乘經，至心念佛，把自己的事，即生成辦，雖然幾十年比較是受苦，可是

從此超出三界，永不受生死輪迴之苦了。這是一個便宜事，希望大家不要把這便宜事輕輕放過，把自己生死大事，即生成辦之後，回頭再來娑婆，度化眾生。

還有關於「劫」的事，常研究經的人，對這些事都很明白，還有初信佛、未信佛的，也有信佛之後未研究過經的，今附帶說一說。「劫」梵語劫簸，簡言曰「劫」，就是來分別時間限度的。通常年月歲數謂之時，成住壞空謂之劫。佛經上說劫的地方很多，其說不一：有一說，長寬八百里地的一塊石頭，以淨居天衣重三銖，淨居天日月歲數，淨居天人三年來此一坐，將此石磨盡時，名一大阿僧祇劫。按普通年數之劫有三種：一曰小劫，以八萬四千年為本位，過一百年減一歲，減至十歲時，再過一百年增一歲，增至八萬四千歲，這樣一增一減，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為一小劫。二十個小劫為一中劫，計三億三千六百萬年（地球之住劫如是），四個中劫為一大劫。按世界分成、住、壞、空四層，時間各經二十小劫，計十三億四千四百萬年。我們這個世界，成劫已經過去，壞、空，兩劫還未來，

現在正是住劫裏面的第九小劫。後八劫中沒有佛出世，只有在第八劫中有四輪王出世。第九減劫中，有四佛出世，從八萬四千歲減至六萬歲時，有拘留孫佛出世；六萬歲減至四萬歲時，有拘那含牟尼佛出世；四萬歲減至二萬歲時，迦葉佛出世。釋迦牟尼佛，是在二萬歲減至一百歲時出世的。從佛降世至今已將近三千年，人壽七十為上壽，七千年後，人壽十歲，佛法滅盡，入第十增劫，再到八萬四千歲減至八萬歲時，彌勒佛出世，住世六萬歲，正法、像法，亦各六萬歲。第十減劫過後，從第十一至第十四，此四劫無佛出世，至第十五劫有九百九十四佛出世。從第十六至第十九，此四劫亦無佛出世，至第二十劫增至八萬四千歲時，樓至佛出世，住劫圓滿。

第十九章　天津大悲院復興經過

（一）緣起

天津原為河北省會，後改為直轄市，面積約五十多方公里，有一百二十多萬人口。地點跨五河注沽河之會口，握北寧津浦兩鐵路之交點，水道有渤海及各大河流，水陸交通，均極方便。商業之繁盛，冠於北部各省，與上海、廣州、漢口，同稱為中國之四大商埠。

天津和上海，為中國最繁華之都市，上海的廟宇和出家人比較多。天津的廟統計起來，大小也有幾十處，在這些廟裏，並沒有正式留單接眾的十方叢林。只有一處清修院，乃李嗣鄉之家廟，請清池和尚住持留單接眾，凡一切朝五台山僧人，多在此院掛褡，所需經費皆李家擔任。以後因受其法徒宗祥連累，被褚玉璞封閉。後經靳雲鵬改組為佛教居士林，平常住幾位師父做佛事。有時南北過往僧人，可以在這裏休憩幾天，所以天津的廟，多是小的菴堂，出家人在這裏住，都做應酬，分子很複雜！

宣統元年，政府頒布廢廟興學令，首以天津為試驗區，當地紳董，出面組織廢廟興學委員會，沒收各處廟產。開會時，以公共錢財，大吃大喝，極盡耗費。還有一些地痞流氓，藉此機會發財。拆廟固屬為不好的事，可是天津一般出家人，也弄得太不像樣，簡直是笑話百出。可是話又說回來，天津過去的佛法，就寄託在他們這些人身上，敗壞佛法的是他們；住持佛法的也是他們，如果沒這一般出家人，天津就沒有佛法，在家人想找出家人念經，也找不到。有人嘗說：「在天津住的出家人，都是大菩薩，行菩薩道，明知在天津趕經懺是走下坡，可是他仍然發心要去。」因此若干年來，讓天津一般人，知道有佛法，有時請出家人念經做佛事，這都是一般趕經懺的好處。其實並不是我袒護趕經懺的，與他們遮醜，實際情形確是這樣。在家人到任何地方都應當讚歎出家人，有居士當我面挖苦天津出家人的，我就這樣答覆！

據說：天津在試辦廢廟興學的時候，伽藍菩薩還顯過靈驗。當地人組織廢廟興學委員會，舉出來若干人為委員。在委員之中，又推出來三個主

任委員，一個正主任委員，兩個副主任委員。會後決議立學堂，佛像拉倒，僧人趕跑，並藉此機會，大設宴席，相對暢飲。有一次開會，席間正主任委員，也是當地有名耆紳，出來小圊，忽然倒地下沒氣了。同人等把他架到屋裏，問他「怎樣」？他說：「不好！我看周倉爺從屋裏出來，氣憤憤的呵聲，『我讓你拆廟！』說著一刀砍在我腰裏，把我砍倒了……」再往下問時，什麼話也不說，像得羊羔瘋一樣，口裏直吐白沫，露兩個大白眼珠子，大夥忙把他抬回家去，夜間不治而死。所有當地紳董和一些拆廟委員們，覩此情形，都很害怕！嚇得打抖擻。接著第二位紳董（副主任委員）夜間也看見關夫子派周倉去了，他正在堂屋門口站著，忽然一聲「哎呀！周倉爺來殺我，我以後不拆廟了……」說著倒地下沒氣了！這是和那位正主任委員同一晚上的事。

第二天，另一位紳董，因他和死去的那兩位是一正兩副，都是主任委員。他看那兩位，因做壞良心違犯因果的事，都遭到現時的報應，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心裏很害怕！於是預備不在家，到天后宮娘娘廟去躲避，免

得周倉爺再找來。早晨起來，這位紳董，對家裏人沒言語，悄悄走出來，拐彎抹角，恐怕人看見。可巧走到半道時，對面來一人，這人不是別人，是他們拆廟委員會的一位委員。兩人打對頭越走越近，躲避也來不及。見面後，這位委員首先問道：

「到哪去？副主任！」

「不到哪去，閒來蹓躂蹓躂。」面上還佯作很沉靜的樣子。接著那位委員很驚懼的又問：

「你知道吧！」

「不知道！」他又佯問了一句「有什麼事？」

「咳！」委員說：「不幸得很！大概因為做虧心事啦！不然或許為拆廟逐僧辦學堂，觸犯天怒，昨天頭二紳董都被周倉爺顯靈砍死了！」

「真的嗎？」

「這還能說瞎話不成！」說著第三位紳董——副主任委員，一陣頭昏也倒地下沒氣了。他本來欲到天后宮娘娘廟去躲，不想卻死在半道。這位

委員嚇的已是魂不附體，趕緊給他家裏去送訊。以後那些主張拆廟的人，見來頭不好，種種事情不順序，自動把委員會解散了。從此拆廟逐僧之風稍煞，可是天津差不多的廟子都被他們拆掉了。所剩的有城外千佛寺、海光寺、河北天緯路大悲院。千佛寺出家人正派一點，外邊有聯絡，沒被拆掉。海光寺是天津的古蹟，在日租界，沾日本人光，沒被拆掉。大悲院早被法院、消防隊、警察佔用了，出家人多賃房子住，以買賣式經懺應酬為生活。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天津居士們，組織甲戌講經會，請法師講經。那時曾提議請能海老法師在天津住持修廟，後來不知因什麼緣故不成熟，遂作罷論。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我正在青島湛山寺料理修講堂齋堂，天津甲戌講經會，請我去天津，講一部楞嚴經。時李唐民居士等即提議在天津修廟，不過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說完之後，並沒去進行，事情遂擱下了。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我又去天津講經，有周叔迦、靳雲鵬、龔心湛、王紹賢、劉鶴齡、劉子明、趙化民、張伯齡、李唐民等諸位居士發起，在天津修廟。原因天津雖是一個人文會萃的大商埠，輻輳南北交通，並沒一個十方叢林，致使十方過往僧人，無一掛單休憩之所，很為遺憾！因此有在天津修廟之議。那時並沒預備修大悲院，居士們領我看好幾處地方，都不相宜。末了經大家商妥，擇定天津河北天緯路大悲院（原是傳法叢林，荒涼已久）為復興十方叢林地址。當經諸居士，與大悲院禹山和尚取得同意。以後禹山和尚又在天津給我來一封信，把意思說明，過後，我們在天津見面會談，他很同意把大悲院復興為十方，並言明如果我去復興時，他把廟完全交出來，只要有他當輩的吃住，其他什麼事不再問；可是如果別人去接他不往外交。

關於修廟的事，我在別處已經經過好多次，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已經七十多歲的人，一提到修廟就發怵！當時我曾寫信堅辭，當面也辭過若干次，也曾經介紹過別位大德，去天津經營建修，但都沒獲允許；而且別

人去時，禹山和尚的廟不往外交，對人信不極。諸位居士，也激勵我，說天津是你的家鄉，應當在這裏修起個廟來。時周叔迦居士，主持中國佛教學院，屢屢來函邀請，在此盛情難卻之下，我乃答應了。當時我曾這樣想，我已這麼大年紀，窮和尚那裏有錢修廟，反正力量是大家的，不過我做一個撮合人，把各種力量集中起來，把各種因緣和合起來，就算我對大眾的責任盡到了。

（二）經過

大悲院，原是十方傳法叢林，清康熙八年創修，有一百多間房子。裏面住兩位出家人，有禹山和尚的一位同參，另外僱一個老伙計，共三個人，自己住幾間屋子，其餘房子，讓法院佔去一部分，消防隊佔去一部分，警察所佔去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在外面被人強佔，亂七八糟一個大雜院。二十九年修廟事說妥後，三十年，讓院裏的人往外遷移。不過他們都在那裏住好多年，馬上讓他們往外搬，事實上很困難。幸而有靳、龔、周、諸居

士出面為力，請天津主管當局，各方面想辦法，末了好歹都搬出去了；這也是該當大悲院有復興的機會。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春，大家開始湊款，並拆除院內不需要的舊房子。三十二年，推等慈為大悲院第一任住持，代我在天津監修。利用舊有木料先修後大殿五間（即大悲殿）兩邊配房各九間，共二十三間。那時準備券已很毛，米麵等，約需一元多一斤。後殿修起後，共費二十一萬餘元。末了因物價陡漲，拉五萬元虧空還不上。發起修廟的人，找誰誰不來，年底包工人天天去要賬，今天應到明天，明天應到後天，兩下打支應。本來修廟是大家的事，這一來要陷我窮和尚在裏面作難了。講完經後，去找靳雲鵬居士，他說給想法募化，當時我想如果三千兩千，把這筆款湊起來，也須很多日子，還不知能湊齊湊不齊，仍然應不過這個難關去。以後我把這情形寫一封信，給劉子明和王紹賢兩位居士。劉子明是大康鹽業公司總經理，王紹賢是上海鹽業銀行總經理，他們兩個人對辦善事很發心，而且對錢的方面也很慷慨。

劉子明接到我的信後，和王紹賢商議：「修廟是天津各位居士發起的，修起廟來也是天津的，倓虛法師已經這麼大年紀，無論如何，為了幾萬元款，不能讓人在這兒作難。」末了他兩個人每人擔任兩萬伍，把這個難關擋過去了。

三十三年，又修起前殿（即天王殿）三門。所用的磚瓦木料，都是趙化民居士自捐，並外募十數萬元早買下的。臨時由劉元忠、閻棟臣兩位居士湊十幾萬工錢，很順利的就修起來了。

自三十一年起，我常鬧腸胃病，拉痢疾。三十二年時病的很厲害！自己開藥方吃藥，亦時癒時發，往往耽誤的連課也不能上。三十三年冬，腸胃病復發，直至三十四年冬，病的差不多要死。幸得林耕宇居士，介紹一日本醫生尾河，給診治。每天吃六次藥，打一次針，禁語，拒見賓客，養了半年多，才漸漸的恢復；因此把修大悲院的事都耽誤下了。

三十四年，我因鬧病，耽誤了一年。三十五年春天，我病雖癒仍未復元，本來不能再出門。但天津諸位居士，屢次來信催促，似乎大悲院之成

與不成，全繫在我身上，大家拿高帽子來給我戴；當時我也因天津還有諸多事情未了，帶半身病就去了。

七月十九，乘飛機（因當時別的交通已斷絕）到天津和各位居士接見，預備修大悲院大殿。當時和周叔迦、劉子明、王紹賢等幾位居士商談進行辦法，我把動工的情形，也大致計劃了一下。不過在天津辦事，事實上很困難，因那裏情形很複雜，諸多意見分歧，很難把各方意見溶冶到一塊去。往往為了進行某種事情，這個人著手辦理，那個人就在一邊袖手旁觀，這樣只有苦了當中辦事人。

修大殿的原來計劃，是把各項捐款湊起再動工，可是，時局一天一天的演變，物價一天一天的上漲，如果等十萬二十萬的零碎捐款捐起之後再動工，照原來計劃，恐怕連一根木頭也買不到了。

當時我勸他們各功德主，既然想做功德，就不要先害怕，不要怕吃虧，所需要買材料的各項款，可以事先墊出，以免受物價影響。時有劉子明、王紹賢兩位居士很發心，每人認捐一千萬，周叔迦居士擔任一千萬，十二

月十二日批合同，找人畫大殿圖。

三十六年春天開工，到六月底竣工，當時有天津劉世銘居士，和由青島我請去的張傑臣居士兩個人監工。在他們認捐的款尚未交到時，正月初三，未等開工，我便冒著風雪，滿街跑，走了二十幾家大木廠，末了在一家長春木廠裏，買五條大美國松，及一切檩木等，言明兩天交款，共費三千萬元。當時木料未運走，第二天物價就漲了一倍。第三天下午，居士們認捐的三千萬塊錢才交到，到了給木廠送款時，木廠主人不願意，因晚交一天，賠本很大！結果少賣給一根美國松。可巧有一位無名氏聽說要修廟，又差人送去兩千萬，共買六條大美國松木，這也是感應。以後我在啟新洋灰公司又費了許多手續化得六百袋洋灰，零碎進的捐款，陸續早買幾千塊大方磚，又買一部分舊琉璃瓦，這樣把所需材料，都預備得差不多，到開工時，就比較容易了。

那時法幣貶值，物價暴漲，到了開工時候，物價又漲了好幾倍，照原來計劃數目已經又不夠了。幸而天津一般人心好勝，從各方面又湊了湊，並警局督察長孫翼侯幫忙，才將工程修得告一段落。總計修大殿共費一億

掛零。這都是天津一般居士的力量，關於每次捐款，都有名單，將來大悲院立復興十方叢林碑時，可以泐諸瑱珉，流芳後世，現在我一時也想不起來，故說不出。

那年，長春般若寺預備傳戒，閏二月中旬，善果由長春到天津，請我去為得戒師。本來天津正包工修大殿，有諸多事情未了，我不能離開那裏；可是在我心裏還另有一種希望，或者到東北時，能募得一部分款，來補助大悲院之不足，因此答應去傳戒。閏二月底離天津，經興城、瀋陽、講幾天心經。三月初二日抵長春般若寺，四月底傳具足戒圓滿，改選住持妙禪。那時本擬急速回天津，因鐵路不通，致在長春逗留，將近一年光景。到了三十七年，舊曆二月二十八，從長春往回走，同行者共六人，有四個出家人，兩個在家人，中間經過十三天，三月初十到瀋陽，在那裏住二十幾天，四月初六，和定西法師一同乘平瀋班機到北平，初七日到天津。那時大殿已經修起，並且在六月十九已經開光。我看看心裏很歡喜，遂與各居士接見，道謝他們維護佛法的盛意！過幾天，善波和尚去天津接我，舊曆四月二十五日回青島。這是我經手復興大悲院的大概的經過情形。

第二十章　青島湛山寺創修經過

（一）緣起

青島過去並沒有佛法，原來是一個漁村，後闢為海港，水陸交通，商賈雲集，它的歷史，才不過一百多年。尤其經德國人佔駐以後，對市內建設，更為繁榮！滿山遍野，都栽滿松樹；市內建築，且富有外國色彩，與其他都市，迥然不同，在蓊蔚蒼翠中，現出紅樓碧宇，加以山光水色，交相掩映，的是一個藝術的風景都市。因這裏，到冬天並不很冷，夏天也不很熱，一般有錢人，和一些外國人，一到暑天，都到這裏來避暑。平素這裏住的外國僑民很多，各國都有，是一個華洋雜處之地，除工商業發達外，宗教亦極繁盛！

青島三面靠海，一面靠陸；東邊距市內約一百華里，為山東半島中最著名之嶗山。青島市內雖然原先沒有佛法，可是嶗山卻在一千幾百年前，就與佛法結下了一種「不解之緣」。所以青島的佛法，說晚也最晚，說早

也最早。按晉朝法顯大師，為中國僧人去印度留學最早之人。他發心遠遊天竺，求法請經，足跡遍五印。後來由師子國（即今之錫蘭島）附舟東歸，在海洋中，為颶風所吹，迷失方向，致在海洋中漂流三月餘。終至膠海登岸（即今之嶗山）此為膠海佛法之濫觴！法顯大師，雖然在嶗山沒有久住；可是在歷史上已經給膠海佛法，結下了一種法緣！那時佛法興於天竺，又傳入中國，大德輩出，人心不變。到了元魏泰武年間，嶗山有法海寺之創修；隋開皇年間，有慧炬院之建築。後數百年間，又有明末憨山大師，創建海印寺（即今之華嚴寺）。可是，這止於在嶗山區內，與青島市內之佛法似屬無關。因為那時嶗山和青島，還是兩個地區，青島在山東半島的西南角落裏，只是幾家疏疏落落的漁村，在一個孤島上，住了幾家蛋戶漁民。在青島的前海，有一座廟，叫做天后宮，那是當初一些漁民醵資所建。每逢到年節時，便到廟裏燒香祭祀，求籤問卜，以求在海上之生活平安。以後在這廟裏有老道住著，專門伺候香火。過年時還有廟會，一般漁民，都到那裏去進香。

近幾十年來，青島又開為商埠，把嶗山也劃歸市區之內，經濟發達，人文日盛。因為這裏一開闢時，多仗外國人力量，所以對耶穌教，以及其他外道門都很盛！就是沒有中國寺廟，也沒有出家人。記得我剛到青島時，同著澍培法師，穿著海青在馬路上走過去，人們都以為是外國人；原因是他們向來沒有見到過出家人，所以覺得很希奇！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周叔迦居士，在青島辦了個佛學研究社（即今之青島佛學會），並附有佛經流通處。當時引起信佛者多人，有梁少庭、丁蓮峯、陳研卿、項幼軒、張煥庭等，男女居士十餘人，組成念佛會，這是青島佛教的一個先聲！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夏天，有葉遐菴（恭綽）、陳飛青二居士在青島避暑，鑒於青島乃水陸交通之商埠，華洋雜處，在市內有很多教會；雖然為中國地方，並無中國佛廟，只有一處天后宮道廟，這在風景上，似覺不壯觀瞻，於是有在青島蓋廟之議。那時有陳研卿居士在海關當文牘，梁少廷居士在海關當司賬，和葉居士是鄉親。梁居士在天津海關時，即經

常往念佛堂去念佛，到了青島之後，沒有一定地方去念佛，打算在青島成立一個念佛社，乃以此事與葉居士商議，讓他要地基。葉居士說：

「這點事不值得來找我！青島是一個水陸交通的大商埠，雖為中國地區，並沒中國佛廟；現在我正提議在青島修一佛廟。你修念佛社我不管，如果想修大廟的話，我必定出來幫忙；同時大家要按照一定計劃，不要亂出主意。」

「這樣更好！」梁居士說：「恐怕我們的力量達不到！」

「不要緊！最初由我作發起！」說完這話，葉居士便召集各位善信，以及青島幾位有力量的人，在交通大樓開籌備會，預備修佛廟，並即席認捐壹萬餘元，以後葉居士又在外埠募一筆款。當時胡若愚任青島市長，撥給一塊公地，作為寺基，並准免半數租金。以後胡市長辭職，沈市長（鴻烈）繼任，他們對佛法都竭力護持。還有膠濟鐵路委員長葛光廷居士，對修廟事幫很大忙，在辦事方面，極力予以方便。

修廟的事議妥之後，預備請一位能負責任的出家人，到青島來住持監

修。當時葉居士讓陳飛青居士，以他的口氣給我寫信，讓我到青島來。時正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六月間，我在哈爾濱極樂寺，接到陳居士的信後，因修廟的事很困難（在極樂寺和長春般若寺等經驗過。），同時因我正在瀋陽般若寺辦學校，加以長春般若寺未修成，種種事情不能脫身，不敢再承攬外面事情。當時我和定西法師商議，遂把葉居士請我來青島修廟的事，寫信辭了。當時往青島薦僧的人很多，葉居士都不滿意，事遂擱下。

後來葉居士又寫信給諦老，讓他老給舉薦一個出家人來青島。諦老回信給舉薦了兩個人：第一是我，第二是我的一位同學寶靜法師，說這兩個人做事還有經驗，其他人恐擔任不起來，同時諦老在他給葉居士的信裏還說，寶靜是南方人，對於北方風俗人情有隔膜，而且對於言語方面不方便，最相宜的是倓虛，因他是北方人。其實他並不知葉居士給我寫信，我已經辭掉。那時寶靜法師，正在雲南講經不能來，此事遂停頓，所募的款項，暫存交通銀行。暑假期畢，葉居士也離開青島，這是最初修湛山寺的一個

緣起。

（二）經過

（甲）到青島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我從西安護送藏經版到上海，在一個歡迎宴席上，葉老居士，當面對我又提起去年六月間請我到青島修廟的事，問我為什麼沒去？我說：「當時因我身體不很好，且奉天辦學，長春修廟，諸多事情不能脫身，又恐有誤重託，把事情耽誤下去，所以沒敢前往。」

葉居士說：「青島是一個水陸交通的大商埠，那裏的人性很淳樸，外國教會很多。但中國地方並沒有中國佛廟，只有一處天后宮道廟，這不但在觀瞻上有煞風景，在世道人心上，也是一個極大缺陷！同人等預備在青島建立一處佛廟，請法師去幫忙，助成其事，將來那裏的佛法，有很大的發展！」

我說：「修廟是好事，我也很贊同；可是現在我已經答應朱將軍在西安辦學，招了二十名學生，經費沒著落，我還得去想辦法。目前，因去寧波觀宗寺給諦老發龕未趕上，還要去掃塔；東北還有好些事情，不能脫身。」

「你可以先到那裏看一看。」葉居士說：「青島已經募到兩萬伍千元現款，實收一萬多，到那裏收清，款不夠以後可以再募！如果法師不能去，薦一個人去也可。」在這種盛情難却之下，我乃答應了。

當時澍培法師到上海，我想別沒適當人可薦舉，可以讓他到青島去。經與陳飛青商量，說澍培為人很老成，作事有經驗，讓他到青島去我放心！又與葉居士商議，因他做事心很細，不同一般人馬虎，說：「讓他來見見面吧！」第二天，陳飛青偕同澍培去見葉居士相談，他很同意。可是澍培到上海，是找我給他化緣的，以前他的廟被燒，我讓他在彌勒院幫忙許下的願！當時預備讓他到青島去，必先把他化緣的事解決。我找陳飛青想法，他沒多大力量，又找葉居士，因葉居士平常為一點瑣碎事情，輕易不

願麻煩人，乃自己捐五百塊錢。我又把趙子如給捎來的那一百塊錢，加在西安來時剩的三十塊錢交澍培一併匯至錦州。他暫時在上海等我，我和趙子如到觀宗寺給諦老掃塔後，回上海，在上海由陳飛青居士給買船票，同澍培一塊坐招商局輪船到青島。

臨從上海走時，葉居士給寫了幾封介紹信帶來，給膠濟鐵路委員長葛光廷，市長沈鴻烈（胡市長已辭職），及其秘書胡家鳳，紳董袁道沖，還有交通銀行經理等有八九封信。初到青島，住東方煤礦公司，是陳飛青的朋友。以後又把介紹信交上去，分別和一般發心修廟的人見面。首先去見沈市長，過去在奉天時，由翟省長介紹，我和他曾經見過一次面，他也曾到奉天般若寺，聽我講過經。這次又在青島見面，故舊相逢，對我很熱心，很歡迎！請我在民眾教育館講金剛經，聽經的人很多，市政府各科室人員皆去聽經，兩禮拜，一部金剛經講完。我預備到北京去，一方面為找朱將軍籌款辦長安僧學；一方面為到北京，看看那些古廟，畫個樣子，作為在青島蓋廟的圖型。臨走時，沈市長送一百元川資，說皈依時，人又供養我

六十元，把這些錢悉數交澍培法師，在肥城路給他租一所房子，每月四十元，先交兩月房租，又四十元作押金，吃飯由丁蓮峯居士找姓劉的包素飯，月底算賬。把一切事情安置妥當後，經濟南去北京。

（乙）王金鈺居士

青島湛山寺的大殿，和市裏的湛山精舍，都是王金鈺（湘汀）居士一人的力量修起來的，現在說說我和他之間的一段因緣。

王湘汀是山東武城人，在外做官多年。後鑒於軍政場合，變幻無常；且當政人物，宣赫一時，莫不冷落下場，無好結果；因對宦海浮沉，非常冷寞。晚年潛心學佛，對楞嚴經、大乘起信論，致力頗多；但有好些地方研究不過去。也曾到南方、到日本、訪明人參學過，結果還是有弄不通的地方，以後回青島賦閒。

我和王居士認識，是由於他聽經。最初我到青島時，首先住在肥城路，以後又搬甘肅路去住，每天到民眾教育館講楞嚴經，有于之昌居士作筆

記，他的文學造詣很好，對佛經也研究過，記出來的東西，能雅俗共賞。那時我一方面講經，一方面策劃修廟的事。有一天，兩個居士忽然和我說：

「法師！我們修廟，現在來一好機會！」

「什麼好機會！」我問。

「你不知道嗎？現在靳總理（雲鵬）、王軍長（金鈺）兩個人來青島避暑，他們都很有力量，法師有工夫可以拜訪一次，來點緣法，好修廟！」

我說：「平常我和人並不認識，怎好去拜訪。修廟是大家的事，修起來是大家的力量，修不起來是大家的力量沒盡到。我們出家人只負說法度眾生的責任，平素好好修行，有感自有應，到了『因緣時節』成熟，佛菩薩加被，緣法自然來，用不著去往外攀緣法。」我說這話，他們有的不樂意，生氣走了。

據王居士的朋友，事後述說當時的情形說：我在民眾教育館講經時，王居士老早就聽說了，不過最初他沒去聽經，也沒設想和我去會面。原因是他過去在外面做官時，曾訪問過南北的不少位出家人；可是說話總不投

機，有的一身煙火習氣，專門注重世法應酬，因此他敗興不願再多給出家人接近了。本來在家人對出家人所尊重、所仰望的，是道德、修行，如果當法師的無論和任何人見面，不談佛法專談世法，什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時事長短如何……一大套，專門迎合人的心理，以為自己的學識豐富，這未免有失出家人的本份了。其實，談這些事，出家人和在家人比，相差太遠了。因為在家人從小到老以此為職業，對各部門都是專門的，如果出家人跟他談這些事，那簡直是班門弄斧。在家人至至誠誠，跑很遠的路，去拜訪一位法師，為的久在名利場中掙扎，想去找一位法師談談佛法，恬靜自己的心理，解脫自己的煩惱。如果當法師不能觀機逗教開示一頓，未免使人大失所望，仍然沒離開那個煩惱圈子，也引不起人的信心來。像王居士他過去所遇到的情形就是這樣，所以當時我在民眾教育館講經時，他並不欣然去聽，也沒心思找法師去會面。可是他的親戚朋友，有好多是天天去聽經，聽完之後覺得有意思，便回家去勸他。最初他總是執拗不肯，以為不過如此這般。日子久了，聽經的人回去常讚歎，也常慫恿他，於是

他聽經的心也打動了。

有一天他從朋友家吃飯回來，沒坐車，悄悄跑到民眾教育館，混迹在大眾人叢裏，從老遠望一望，法師威儀不錯，一見有緣。又慢慢走近大座坐下來聽經，很投機，心有所觸動。自是每天到民眾教育館去聽經，原先研究不通的地方，現在也研究通了；原先不知佛法宗旨歸宗在何處，現在也知道佛法的歸處了。回家之後直讚歎！同時還慫恿別人去聽經。

有一天，我講經回來，在甘肅路那所房子裏休息，見外面來一人，遠眡之挺文明，像一個老念書的人，很洒脫的走到門口，往裏看了一眼。看樣像要進屋的樣子。我說：

「請屋裏坐吧先生！」

他點點頭說：「不客氣！」說著很沉靜的進屋來了。

「台甫？」我問他的時候，他並沒言語，隨手在兜裏掏出來一個名片，我接過來看是「王金鈺」三個字。我平素對他也很聞名，在我心裏以為他既然是個當將官的，應當長的胖大魁偉，像一個武官樣子；現在不是那樣，

卻是一個文人氣派。我疑惑，或是其秘書拿名片來有事，所以我看完名片之後，又問了一句：「您就是王先生嗎？」意思是如果他說是的話，就知道這是他本人，如說不是的話，那就是另一個人了，他點點頭說：「是！」

我們見面之後，因時間短促，並沒正式多談佛法。先談了談來青島講經及修廟的事，兩下很投機，他向我說：

「法師學佛有什麼心得？」我說：「淡虛苦惱，學佛這麼多年，可以說一點心得都沒有。不過以我的笨理想，從佛法中體驗出來有六個字的一句話，就是「看破！放下！自在！」他聽了破顏微笑，直點頭！末了臨走他說：

「請法師明天賞個臉，到萬佛臨吃頓素飯！」未成佛道，先結人緣，我答應了。當時于之昌居士在座，我給介紹，王居士讓他明天也一同到萬佛臨去。

第二天，我和于居士到萬佛臨，在座的有膠濟鐵路葛委員長（光廷）還有其他幾位有名的人。席間于居士談起修廟的事，說葉部長有給葛委員

長的信，因不知王軍長在青島，可是王湘汀居士對修廟的事，很贊成！

從萬佛臨回去之後，第二天我和于居士，又去金口三路回拜王居士。他家門口一個大鐵門，去時正趕他澆花，看我們去，趕緊來開門，迎接到客廳談話。一會又把王太太招來見面禮拜；還有一個小女孩才四歲，名叫含光，也讓來拜法師，一切都不避諱。這都是為讓她們給三寶結法緣種善根，可見他信佛的誠懇。

以後他對於修湛山寺，很發心，大殿和湛山精舍，都是他一個人力量所修。

（丙）第一期工程——後殿僧寮

修湛山寺最初找地基的時候，也頗費躊躇！在市內嫌太塵囂煩雜，在山裏又恐太偏僻，不便往來。以後在政府請許可時，經財政局指定，京山路及太平山路公地數處，聽其自擇。籌備同人等與葉居士詳為相度，以為太平山麓地區，負山面海，原奧而平，左右迴環，有龍蟠虎踞之象；大公

島屏於其前，湛山矗立於後，地勢很好，認為是佛場勝地；遂於民國二十年十月，就湛山自然之區，領租七十三公畝有餘。嗣經度量繪圖，感於不敷應用，在二十二年六月，又呈請政府批准，增租七十六公畝，又八十公厘。當時請盧樹森、趙深兩工程師設計配置。山門以內，建天王殿、大雄寶殿、轉輪殿、後殿，共計四進。以後我因轉輪殿是密宗，遂改為後殿，兩邊各建三間配房。後殿改建為藏經樓。

第一期工程因限於經費，僅建後殿、僧寮、圍牆，後殿建築圖，由青島聯益建業公司代繪，北平恒信營造廠，得標承建。又公推葉剛久、何午軒兩位工程師監工。

自二十三年四月間動工，至九月間後殿落成，工費包價兩萬二千五百元，僧寮標價八百元。仍由恒信包修。圍牆長度六百餘公尺，完全用石頭，由福源棧承建，共費九千元，這些工程全部於二十三年冬天完工；和湛山精舍前後差不很多日子。

廟前面，有一個大池子，於二十三年五月間，呈市政府批准，立為放

生池，撥為湛山寺免租保管。放生池東面，沿藥師塔小山，有一股便道，與原有公路銜接，修起來之後，共費七百餘元，由湛山寺負擔。

關於捐款方面，自民國二十年秋開始籌募，先後收五萬二千餘元，委託交通銀行代收代存，共收利息二千四百餘元，這些錢，都用在建築費用上。在籌備期間，所有極少數雜項開支，全由利息項下付給，不夠時由佛學研究社供給。其他塑佛像、買法器、以及傢具設備等，概由各位施主個別捐助。

後殿於二十三年九月落成，十二月八日開光，第二年（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繼修講堂七間，廚房三間，庫房兩間，茶役房一間，浴室一間，方丈寮三間，執事寮四間。後殿供西方三聖，東耳房三間作客堂，西耳房三間作司房。以後又修大雄殿、舊東院（男居士念佛堂）、藏經樓、藥師塔、天王殿、新東院（女居士念佛堂）、前山門、新樓等次第落成。

關於修湛山寺的經過，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並沒費很大困難。三十幾年來經營修廟事，在東北天津等修好幾處廟，都不稱意，惟湛山寺修的最

滿我意。堅固細緻（都是用水磨磚），樣子也好。因為在別處修廟，出錢的人多，你是施主，他也是施主，一個人一個主意，弄得意見分歧，莫衷一是。修起廟來，不堅固也不合格局。湛山寺雖然出錢的人不少，可是他們把錢拿出之後，什麼事也不管，完全聽修廟人來支配。

（丁）第二期工程——大殿舊東院

湛山寺大殿的圖，最初是濟南工程師胡漸逵居士代繪，樣式是倣照曲阜孔廟大成殿，具體而微。當時估計工費約二十萬元以上，後來因規模大，力量小，又把樣式縮減；然以中外觀瞻所繫，又不好弄得太不像樣，估計修起之後，約需五六萬元，這是在全盤計劃中，第二期、第一步工程。可是這筆款還沒法去籌。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我在東北長春般若寺傳戒，忽然接到青島拍來的電報，說王金鈺居士預備捨住宅修大殿，戒期完畢後，六月間回青島。

王居士，無論辦什麼事，都很慷慨，很痛快！二十三年時，自己拿錢，修起湛山精舍，成立佛學會。以後鑒於修大殿，籌款困難，遙遙無期，乃將自己的住房施捨，作為修大殿之用。他那所房子，是在青島金口三路，當初是他正做官時，他盟侄，給他經營建築的，共費七萬五千元。裏面修的相當闊，上下三層樓，浴室、臥室、會客室、廚房、電燈、電話、自來水，應有盡有。他的意思，是想把房子及汽車用具等，完全賣出去，用這筆錢來修大殿。頭一次他想給鐵路局，不知因什麼沒說妥，以後又想給葛委員長，因那時他自己有房子，都沒成功。以後乃把文書、契據、汽車及全部傢具等，交湛山寺處理，自己什麼事不問。據他自己說，過去在軍政場合裏掙扎若干年，手裏積蓄了幾個錢，那時只知貪圖名利，不知修福。晚年來學佛，只要自己吃住不成問題就可以，不必講什麼積蓄，增長自己的貪心。既然學佛，應當多做護持三寶的事，行布施，學修福，去貪心。據說當他一到這房子裏來住時，就心裏有些過意不去。原因是那房子修的太闊，自己不願享福太過。他的子弟，每逢上學都跑回家來解大便，問他

為什麼回來解大便？他說，因學校毛房太髒！因此他更害怕！深恐把後來子弟慣壞，長大成人沒出息！原來他並沒想蓋這麼闊的房子，只是想蓋一所普通住宅，不想他盟侄給他蓋這麼一所闊房子，在他心裏卻以為有些過分，他曾和我說：

「住這種房子太折福！將來年頭有變轉，說不定要惹禍！學佛人，不要折福，應當修福。關於後輩子孫，自有他的福報，不需給多留產業；能夠把他教育成人，送入社會，讓他自己去成立事業，就算自己盡到責任了。留產業多，養成依賴性大，萬一不幸走下流，不但把產業蕩盡，還給丟臉！」

像這些話，都是看破、放下的話。我在各處講經講開示，常以六個字勸人，就是看破！放下！自在。世間上的苦惱，都是因人看不破；看不破就放不下；放不下就不得自在。能看的破！就能放的下；能放的下；就得自在。無論任何人，也無論任何事，都是這樣。看破了就放下了，放下了就自在了。看破就是般若德；放下就是解脫德；自在就是法身德。眾生之

所以為眾生，是因眾生有執迷；有執迷就是看不破；看不破就放不下；放不下就整天煩煩惱惱，是是非非，不得自在。佛之所以為佛，也並不是他另外有一個佛性，就因他對任何事理沒有執迷；沒有執就是看的破；看的破就放的下，因種種都放下，所以佛能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自在。用功的方法不在多少，如果你拿這一句話——看破、放下、自在——來作一個尺度，在每做一件事，或想一件事時，用它來測量一下，那些無明煩惱，自然就少了。如果你能把所有一切執迷看的破，成佛都有餘。只是你對目前的境界打不開，讓無明煩惱纏縛著，所以才輪迴於生死之中。不過這種事情，說容易也極容易，說難也極難，要在尋常日用中去鍛鍊。如王居士，就算鍛鍊得有相當功夫，把自己一大片房產物業交出來，好壞自己什麼事也不問，任人支配。這一方面是因對事理認識清楚；另方面對一個人，也有深切的認識，如果對人沒認識，也絕不會這樣辦。所以在社會上做事，對認識人，也是件難事。

房子交湛山寺之後，也不易往外賣。有買的才給三萬元，與原來價目

相差太遠，修大殿也不夠。以後乃發行「湛山寺福田獎券」共兩萬份，每份售洋伍元。以全幢洋房為頭彩，汽車為二彩，古玩傢具等為普通彩。全部獎券賣出，可得拾萬元，足夠修大殿之用。發行之後，幸得本市沈市長（鴻烈）、膠濟鐵路局葛委員長（光廷）贊助分銷。又請北京鮑星槎居士、濟南韓純一居士、天津居士林、功德林，以及天津警察局程局長、甲戌講經會、張伯麟、李唐民諸居士，都擔任分銷。以後獎券銷出去一半，再銷不動，與原來計劃相差太多。我和于紹文居士又去上海找朱子橋、王一亭、湯蘅銘、黃金榮、杜月笙、葉遐菴、陳飛青諸公發心任銷。圓瑛法師也給幫不少忙！在上海順便到靈巖山看印光老法師一次。獎券銷完後，上海共湊三萬餘元，加北京、天津、濟南、青島各處共計湊七萬五千元，仍是其原來價目。款湊齊之後，於二十六年，動工興修，由恒信營造廠張傑臣居士，得標承建，至二十七年竣工，只砌上蓋，沒舖瓦，至二十八年，才把頂瓦舖上。

大殿修起之後，王居士（金鈺）房子已經施捨，自己回北京去住。以

後來青島避暑無處住，正巧修大殿還有剩的木料磚瓦，又湊幾個錢，給修起舊東院房子一所，以備來青時，作一修養之所，用作報答。結果房子修起之後，他一趟也沒來，只他少爺來看過兩次！

後殿、大殿、前殿都是恒信營造廠張傑臣居士得標承建。他並不是像其他公司一樣，想在裏面賺錢，都是做功德心大。三個殿修起之後，他並沒落下錢，只剩下百十根杉條。可是他在三寶裏面種下了好因，將來一定有好結果。目前雖然沒落下錢，可是他得一個好兒子（張方進），能在社會賺錢養活家。不然他全家的生活都成問題，所以我對張居士也很關心的。

（戊）第三期工程——藏經樓藥師塔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修藏經樓、藥師塔，這都是周家做的功德。他家對做慈善事非常熱心，在北京無論大小廟，都去布施。有人去化緣，或去求他，多少不說，總不讓空手回去。修天津大悲院，周叔迦居士出力不少。湛山寺那些水陸莊嚴，也都是周家所捨。

周叔迦居士，他的祖父和他父親，都在外做官多年，是一個歷代書香，官宦人家，也是一個大慈善家！到了周叔迦居士這一輩，哥兒四個，都不做官，專門從事商業，仗祖上德蔭，一切都很好。民國二十六年值周老太太八十壽辰，他的後人，預備給她祝壽，款宴親友，大事舖張。但周老太太篤信佛法，不忍殺生，她的意思，如果在款宴親友時弄素菜，怪討厭沒人吃，或者讓人說嫌費錢。弄葷菜，就要殺生靈，為了自己過生日，傷害一些性命，這不但修不了福，倒還造一些業，太不合算。所以老太太主張不讓舖張；但在後人方面，如果不花幾個錢給老太太祝壽，心裏過意不去。於是提倡辦慈善，作功德。四位公子，各自分別盡心。

周志輔居士在湛山寺修的藥師塔，周志俊居士修藏經樓，周叔迦居士在北京拈花寺建藥師壇，拜三期藥師懺。四位公子與幾位女兒又湊起來幾萬塊錢，替老太太辦賑濟，施捨濟貧，這樣辦法，比弄吃喝宴親友好的多，不但不殺生，還要救生。

藏經樓和藥師塔，是周家自己找人繪圖包工的，共費三萬餘元。藥師

塔起初想建在嶗山，因不合適，又在湛山寺建築。當初恒信營造廠，預備以壹萬二千五百元之價包修，帶扣瓦。別家公司以九千五百元得標承建，結果修起來仍花壹萬多。青島建築師，對這種古老建築有些外行，弄的塔楞上下不齊。窗上石條沒墊好，磚往下陷，石條已經折斷。塔的四週，有二十八位石刻護法神像，是掖縣工人包刻。因時間來不及，一邊送、一邊壘。有一天，剩一汽車，一次送來十幾尊，正值七七事變。第二天即交通斷絕，也是感應！不然塔不易修成。藥師塔、藏經樓和大殿，同時竣工。二十七年我在湛山寺及湛山精舍講法華經，二十八年籌款舖大殿瓦。二十九年，趙仲令居士提倡油漆大殿。三十年我去北京一次，買妥醇親王坟地陽宅木料一批，共費三萬一千五百元，此款全由崔岱東居士布施。三十年冬天買妥，第二年春天張傑臣居士去北京壓運，共裝七火車，經靳總理（雲鵬）交涉，免費運青島。

（己）第四期工程——天王殿新東院

三十一年，計劃修天王殿，只有木料，沒有磚瓦和工錢。時張伯祥居士初信佛，與之談佛法很契機，後來對佛法信的很懇切，乃出款將天王殿修起。共費三萬餘元，都是張居士一個人的力量。那時他在市裏有幾處大買賣——祥瑞行印制廠、青濟橡膠廠——設備在青島占第一位。因時局不好，買賣受影響，張居士腦筋受打擊！晚年專門潛心佛學。以後他看王金鈺居士修起大殿後，又在東院修一居士寮，念佛靜養，於是他也跟王居士學，把市內自己住房拍賣，在湛山寺東院，新修一座房子。可是房子修起來之後，他始終也沒來住過，只來看看。他二太太張能靜居士在這裏住著，清修念佛。關於這兩所房子，當時也有訂的條件，廟裏給王居士修的那所房稱舊東院，作為男居士念佛堂；張伯祥居士自己修的那所房子稱新東院，作為女居士念佛堂，各住一處，不得男女混雜。同時為防範將來出毛病起見，凡是他們在這裏住的人，只許一輩子，以後房產權無條件歸廟裏所有，其後人不得爭執。平素宜清修念佛誦經，遵照念佛堂規矩，不許像私家住宅一樣，作社交宴會，以免來往麻煩！廟裏所有住的僧俗人等，不

得隨便去念佛堂，如有客人欲來參加念佛時，不經原建房人同意，不得許可其來。這是大概意思，另外有寫的一張詳細規章。

張伯祥居士以後對三寶事很盡心。前殿修起之後，又花一萬八千元買一部印刷機，捨在廟裏；又捐好多紙，因此湛山寺在藏經樓下面，成立一印經處，專門印刷佛經。另外又在市裏捨給廟裏一所房子，一分股票。房子被耶穌教佔住，每月也收不好多房租錢，還常鬧吵子。股票是一家膠廠的，買賣範圍很大，因為是在偽時期成立起來的，還沒交涉好，到現在也沒見錢。這是張居士預備將來補助湛山寺佛教學校經費的，如果時局太平，把膠廠的股東手續辦好，每年或許能得一些補助！

以後張居士常鬧病，住本寺男居士念佛堂內，穿出家人衣服，我已為說沙彌戒。對世間事，雖然沒全放下；然而受佛法的熏陶，已經放下一大半。病症危險時期，自己已曉得不能久於人世，預先打好一個龕。三十二年在廟裏往生，諸位師父給助念。臨終坐化，徵兆很好。歿後按出家人規矩，任何俗家儀式沒舉動，裝龕埋在湛山寺普通塔院。臨發龕方丈和尚給

說法。事後，廟裏為答謝施主厚德，念七七四十九天經，給迴向往生西方。

人生一輩子，幾十年光景，南跑北顛，爭名奪利，弄下多少房產物業，臨死什麼也帶不去；只有所造的「業」跟隨著自己。生前做好事的有善業隨身，將來受善報；做壞事的有惡業隨身，將來受惡報。因果相逐，定不可移。如張伯祥居士，在世間掙扎一輩子，萬貫家財，臨死什麼也帶不去，只有晚年學佛，為三寶事，做些功德，能夠善業隨身，功德莊嚴，這是一件極可慶幸的事。又加廟裏諸位師父，給他念經迴向，死後按出家人規矩埋葬，這總算他宿世有善根，不然想學他這樣，還學不上呢！這是興建天王殿有關的事，附帶一說。

（庚）第五期工程——山門台階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由林耕宇居士提倡修前山門，和院內台階。民國二十三年時，經葉恭綽老居士介紹，得識林耕宇居士，一見如故。他原籍是台灣人，對佛法信仰很誠懇，對辦三寶事很熱心，像給自己辦事

一樣。我們相識之後，對他那些幕僚朋友，竭力給廟裏介紹讓他信佛，護持三寶。有一天，請我到他公館去吃茶。茶後，出其十六尊者畫像讓我看，畫得很古雅有神，當時他發願，將來湛山寺大殿落成之後，將十六尊者像，布施廟內，掛在大殿兩壁，永作紀念。民國二十六年四月，湛山寺大殿落成，林居士又花很多錢，把十六尊者像，裝以玻璃花框，加以裝璜，懸在大殿兩壁，在懸掛開光那天，林居士特請我上堂說法。

三十三年春，林居士看到湛山寺前後殿都已修起，獨有山門尚缺，乃極力提倡募款修起。他自己捐了一大部分，加他在各處所募，共十六萬餘元，就寺內原有磚瓦木石，把山門修起。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林居士又自捐並外募款，共四十萬元，裝修後殿台階，共四重，及蕩平院內面積。又募款油漆後殿，與兩邊耳房。接著又砌壘大殿前台階，建欄楯三重，並後殿四重，共成七重，應彌陀經七重欄楯之說。

本來湛山寺地基是一個山麓，院內凸凹不平，前殿東邊，一個大深坑，

滿院是松樹。從前山門到後殿，路徑崎嶇，挺不好走。幸林居士發心，僱工將院內前後墊平，幾個大坑填起。後殿和大殿前，就其自然陡坡，砌成七層花塢，植七重行樹，建以欄杆，從遠一望，不啻是一個西方極樂世界圖。有外邊人來參觀的，益發顯得寺內莊嚴，有壯觀瞻。

從建山門，乃至僱工填院子、砌台階、油後殿等，共費八十萬元之譜。內中大部分是林居士自捐，餘者為其在外所募。這都是佛菩薩加被，諸位師父的感應，得這些熱心的護法來擁護三寶。按法華經來說，這都是法會大眾，承佛咐囑而來，各人因果都不可思議。

三十六年，我在長春時，接湛山寺去信，說有王文彬、李又生等幾位居士發起，擬在大殿東側修地藏殿。到了三十七年，我回湛山寺時，石頭已經買起，建築基金也湊的差不多。終因時局不定，人心恐惶，未敢進行建築，只好將來等機會。按原來繪圖修湛山寺計劃，到現在已經修得差不多。可是裏面還缺好些工程，如鐘鼓樓、前後走廊、兩側配殿、法堂（在大殿後）、塔院等都沒修。這些工程，等以後時局太平，一定還有大護法

來發心建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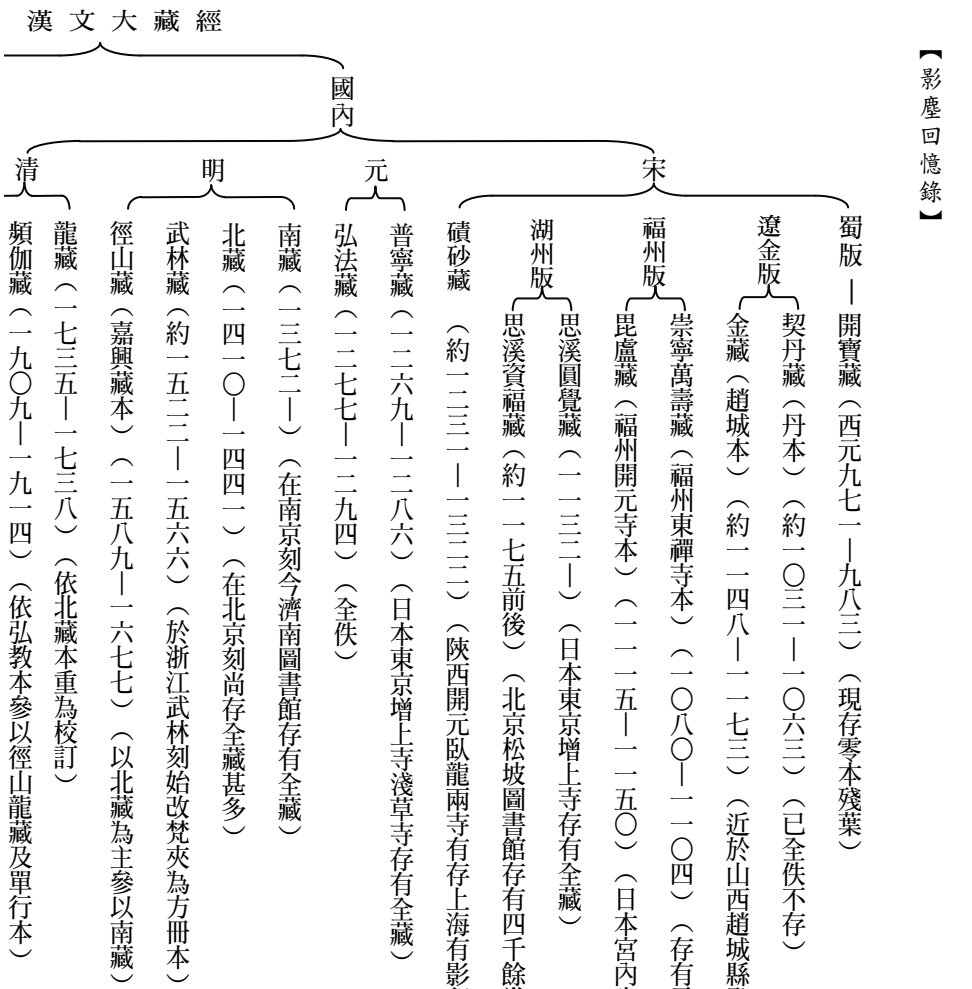
（辛）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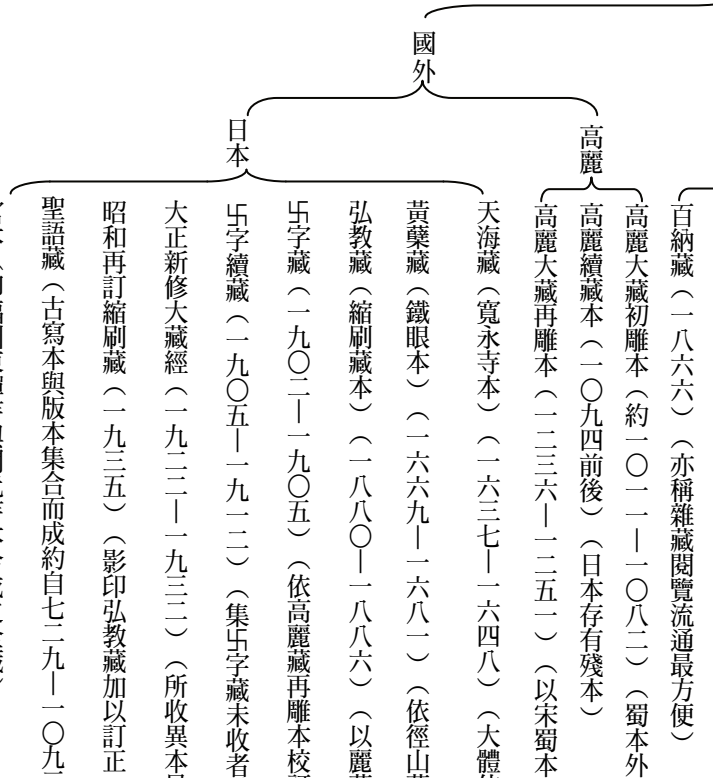
後殿供三聖像，都是脫紗的。阿彌陀佛像，是梁性宏居士出資所塑，觀世音菩薩為陳飛青居士出資所塑，大勢至菩薩為何蓮雲居士出資所塑。大殿佛像、菩薩像，也都是脫紗，是張伯祥居士作功德，何蓮雲發起，內中有她一部分善款。前殿四天王像，為泥塑，彌勒、韋馱，二菩薩為脫紗，陳飛青居士生前發願，給湛山寺塑一韋馱菩薩像，死後願未滿，他少爺陳開生給滿願裝塑；力量不足，由蔣潔珊居士幫助。原先我去過靈巖山，見其佛像很好，問之乃寧波陸啟明先生所塑，為使佛像莊嚴，湛山寺塑像，也請陸啟明來。所有湛山寺佛像，都是他包塑的。

（壬）藏經

湛山寺藏經樓，共存有七部藏經，還有其他一些流通本經。關於藏經之編纂，開始於印度，在佛滅度未久，即已行之；數百年間，經過四次結集，印度

文字之藏經，始漸完備。當時記經文者，有兩種文字，一為巴利文（Pali）一為梵文亦曰散斯克文（Sanskrit）。巴利文藏經，盛傳於南方：如今之錫蘭、緬甸、暹邏、安南等地；梵文藏經，盛傳於北方：如今之尼泊爾、西藏、中國、並蒙古、朝鮮、日本等地。其後經各地輾轉翻譯，藏經文字，除已有巴利文梵文外，尚有錫蘭土語、暹邏文、西藏文、漢文、蒙古文、滿洲文、西夏文、日本文之藏經。現在最應用之藏經，除梵文已散佚外，而文獻最足徵者，莫如巴利文、西藏文與漢文之三種；尤以漢文藏經弘傳最盛！現在根據現有藏經，及其他有關藏經考據的幾篇記載，攝取其意思，為大家說一說；因為出家人是傳持佛陀法藏的，對於藏經的演變與系統，也應該知道的。


漢文大藏經
國內
宋
蜀版—開寶藏（西元九七一—九八三）（現存零本殘葉）
遼金版
契丹藏（丹本）（約一〇三一—一〇六三）（已全佚不存）
金藏（趙城本）（約一一四八—一一七三）（近於山西趙城縣發現已殘缺不全）
福州版
崇寧萬壽藏（福州東禪寺本）（一〇八〇—一一〇四）（存有零本）
毘盧藏（福州開元寺本）（一一一五—一一五〇）（日本宮內省有存）
湖州版
思溪圓覺藏（一一三二—）（日本東京增上寺存有全藏）
思溪資福藏（約一一七五前後）（北京松坡圖書館存有四千餘卷）
磧砂藏（約一二三一—一三三二）（陝西開元臥龍兩寺有存上海有影印本）
元
普寧藏（一二六九—一二八六）（日本東京增上寺淺草寺存有全藏）
弘法藏（一二七七—一二九四）（全佚）
明
南藏（一三七二—）（在南京刻今濟南圖書館存有全藏）
北藏（一四一〇—一四四一）（在北京刻尚存全藏甚多）
武林藏（約一五二二—一五六六）（於浙江武林刻始改梵夾為方冊本）
徑山藏（嘉興藏本）（一五八九—一六七七）（以北藏為主參以南藏）
清
龍藏（一七三五—一七三八）（依北藏本重為校訂）
頻伽藏（一九〇九—一九一四）（依弘教本參以徑山龍藏及單行本）


國外
高麗
高麗大藏初雕本（約一〇一一—一〇八二）（蜀本外加入貞元錄所收各本）
高麗續藏本（一〇九四前後）（日本存有殘本）
高麗大藏再雕本（一二三六—一二五一）（以宋蜀本初雕本與契丹本互校）
天海藏（寬永寺本）（一六三七—一六四八）（大體仿湖州版）
日本
黃檗藏（鐵眼本）（一六六九—一六八一）（依徑山藏本加鐵眼本及寶州語錄）
弘教藏（縮刷藏本）（一八八〇—一八八六）（以麗藏為本文與宋元明三藏校對）
卐字藏（一九〇二—一九〇五）（依高麗藏再雕本校訂）
卐字續藏（一九〇五—一九一二）（集卐字藏未收者且多我國久佚之本）
大正新修大藏經（一九二二—一九三二）（所收異本最富凡三〇五三部）
昭和再訂縮刷藏（一九三五）（影印弘教藏加以訂正）
聖語藏（古寫本與版本集合而成約自七二九—一〇九三）
宮本（即福州東禪寺與開元寺本合成之全藏）

刊刻漢文藏經的，國內可考的宋及遼金八次，元二次（元另有蒙文、藏文、西夏文三種藏經。），明四次，清三次（清另有滿文、藏文兩種藏經）；國外可考的高麗三次，日本七次（日本另有聖語本、宮本。）

漢文大藏經的編纂與刻版，以中國為最早，次為高麗，再次為日本。中國創始於北宋開寶年間（九七一—九八三）宋太祖開國後，敕高品張從信到成都開雕，蜀版開寶藏，就是漢文藏經中第一部刷印的；它給予後來的影響也最大！此後在宋朝繼起刻版的，有遼金版契丹藏與金藏；福州版崇寧萬壽藏與毘盧藏（合稱閩本）；湖洲版，思溪圓覺藏與思溪資福藏（合稱浙本）。最後為磧砂藏。契丹藏雖已全佚，但高麗藏曾據丹本校勘過。金藏已久佚，近以影印磧砂藏因緣，在山西趙城發現（影印磧砂藏中，曾將金藏中宋版所無之本一併編入）。崇寧藏與萬壽藏，中國早已失傳，在日本宮內省尚存有兩本混合的全藏。思溪圓覺藏與資福藏，是日本天海藏的底本，現在中國尚存有資福藏四千卷，即是從日本請來。

高麗開始刻藏版，比中國晚了四十年。成宗年間，向宋廷求開寶藏，

由韓彥恭奉歸，於顯宗二年（一〇一一年當宋真宗時）始刻，經德宗、靖宗、至文宗末年（一〇八二年）完成，為高麗官刻大藏經的初雕本。文宗第四子出家，法號義天，宣宗三年（一〇八六年當宋哲宗時）自宋歸國，先後廣求佛典於宋遼日本，一總付刊，通稱為高麗續藏本。文宗年間，得契丹藏，重勘舊本，高宗二十三年刻為再雕本。在古代漢文大藏中，以此為最精審，這都是以中國開寶藏為根據的。

日本製藏經版，是在正明天皇寬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年，當明崇禎十年）在東叡山寬永寺以活字版開印，至光明天皇慶安元年（一六四八年）完成，稱為天海藏。這比中國開寶藏晚了六六六年；比高麗藏的初雕本，也晚了六二六年。日本天海藏之後，次有黃檗藏；與卐字正續藏（黃檗藏係翻刻徑山本，卐字藏再依麗本對勘，改用麗藏；卐字續藏多收我國久佚之本。）又有弘教藏，依麗宋元明四藏校對，用五號字排印，故稱縮刷藏。昭和時重加訂正，是為昭和再訂縮刷藏。又有大正藏，於麗宋元明外，更參校宮本及聖語藏和其他古本；宮本即崇寧毘盧兩藏，亦即福州東禪寺本

與開元寺本合成的全藏。聖語藏是古代寫本和版本的集合體，其中天平寫本很多；天平是日本聖武天皇年號（七二九—七四八）約當唐玄宗開元天寶時代，與我國的敦煌寫經，同為極可珍貴的古本。

中國在元朝時候，元代的國運雖不久長，卻也刊印了兩種大藏經；即普寧藏與弘法藏，前者存於日本，後者已佚（元朝另有藏文、蒙文、西夏文三種藏經，均為元武宗時前後所刻。）明朝刻了四次藏經，明太祖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在南京刻的，稱南藏。憲宗成化（一四六五年—一四八七年）及神宗萬曆（一五七三年—一六一九年）年間均有刻本，今濟南圖書館尚存有全藏。明成祖永樂八年（一四一〇年），在北京刻的稱北藏。（北京嘉興寺及鎮江超岸寺等處尚存有全藏）。明世宗嘉靖時（一五二三年—一五六六年），在浙江武林刻的稱武林藏（始改梵夾為方冊本。）；明神宗萬曆七年（一五七九年至康熙三十年一六一九年）曾在徑山嘉興等處刻版的，稱徑山藏或嘉興藏。徑山藏，是會合南北藏本，而以北藏本為主的，日本的黃蘗藏，就是徑山藏的翻刻本，卐字藏是淵源於黃

藥藏，可見徑山藏給予日本的影響了。明藏因年代較近，國內外尚存有完整的藏本（惟契丹、弘法、武林三藏本久佚，至今尚未發現。）

清代除龍藏、頻伽藏、百納藏本之外，另有康熙二十二年所刊的藏文大藏，及乾隆五十五年所刊的滿文大藏，版片和存本，至今都已散佚不全了。

湛山寺藏經樓，共藏七部藏經，一部叢書集成（缺本），還有其他通典之書甚多。七部藏經中：

第一部是影印宋磧砂藏，這是二十三年時，常住花五百元錢請的。磧砂的意思，我在先說過。至於磧砂藏的刊刻年月，據有題記可考者，謂自南宋理宗紹定四年（一二三一年），迄元英宗至治二年止（一三二二年）；一說在寶慶初年創刊，蘇州延聖院大藏經局主辦。磧砂藏完成在元藏之後，故其後刊部分，有依據元藏處。此藏本來久已失散，近年來朱子橋到陝西去放賑，在陝西開元、臥龍兩寺發現（存十分之八），回上海後發起影印（五百部）。二十一年，我從西安回上海時所帶藏經版，就是影

印磧砂藏的。原藏共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影印時合訂五百九十一冊。

第二部是清龍藏，摺本（亦稱梵夾本），這是清世宗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敕刊於北京，至高宗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始完成的。在那篇御製序裏說：『北藏版本訛舛，因重校刊。』據此可知清龍藏是以明北藏為底本的。龍藏共七一八函，七一六八卷，一六六二部。原來按千字文編號始於天，終於機，應是七百二十四函，乾隆年間（？）撤去六函（何故撤去不詳），現只剩七百十八函。又清德宗時，西太后娘家之父親故去，請北京某觀老道誦經百天，太后賞巨額銀兩；老道堅拒不收，極請太后下旨，將龍藏中有關僧道鬥法老道現醜的事，經版悉數銷毀。太后以事關國家先皇帝事，初不允，老道陳詞力請，不然歷代相傳，醜辱永無遺忘。太后乃商之各部大臣，異論紛紛，後諸臣知太后已心許之，不敢違逆，遂將該經版抽出銷毀（若干數目尚待查）。所以在龍藏中有關老道丟臉的事，再不多見了。

第三部是流通本百納藏（亦稱雜藏），這是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楊仁山於金陵發起刻經時，集合北京、天津、金陵、江北、揚州、毗陵、蘇州、杭州，諸刻經處之刻本而成，故稱為百納藏，較龍藏缺經部十八種，論部二十九種，版式大小不一。

第四部是影印日本卐字續藏，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我在北京請來的。續藏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年）由日本藏經院印行，至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年）完成。日本另有一部卐字正藏，是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年）京都藏經書院，以僧忍澂校訂之黃孽藏，用四號活字印行，至明治三十八年完成。忍澂以黃檗本全依徑山藏，文義遜於麗藏，乃集名德，以黃檗藏與建仁寺所存高麗藏對校，改從麗藏。互異處以圈為記（對麗藏之題記、音釋、皆保存。）惜編次仍依黃檗本，故對麗藏特有典籍多未收入。卐字續藏，就是搜羅卐字正藏中未收的；並且把中國的嘉興續藏又續藏的一部分，及其他一切久已散佚的單行本，都編在裏面，共一五〇套，七五〇冊，一七五六部，七一四四卷。版式每半頁分上下欄，每欄十八行，

各欄上方，留校記地位，方冊本，每行二十字（民國十二年，上海涵芬樓影印續藏經本，略為縮小。）

第五部是頻伽藏，常住出資，經易如手在濟南請來的。頻伽藏是依弘教藏本，參以徑山藏、龍藏、及單行刻本，刪去校勘記而成的。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上海頻伽精舍，始用活字版排印，至民國二年（一九一四年）完成。共四十函，四百一十四冊，一千九百一十六部，八千四百一十六卷。每半頁，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方冊本。

第六、七兩部是日本大正新修大藏，一部全藏是周家（周志輔、周志俊、周叔迦）為作功德；和龍藏、百納藏、一塊贈送的。另一部大正藏（只有顯藏沒有密藏，算半部，但足夠應用。）是日本福田居士贈送的。大正藏是日本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高楠順次郎博士等發起，十三年創刊，至昭和七年（一九三一年）編印完成。所收異本最富，麗、宋、元、明四藏之外，並對校聖語藏本、宮本、敦煌本、寫本、古佚本、以及各種流通本。後十三函為續編，多收日本著述。共八五函，三〇五三部，一一

九七〇卷，八〇六三四頁，每頁分上中下三欄，每欄二九行，每行約一七字，方冊本。在現代藏經中，當以大正藏為最精審，最豐富！

中外歷代漢文大藏經卷帙表

名稱	函數	卷數	部數	附註
北宋開寶藏	四八〇	五〇四八	一〇七六	卷子本為古來藏經版式最小者
遼契丹藏	五七九			梵夾本
金趙城藏	六八二	約六九〇〇		卷子本版式不一
北宋崇寧萬壽藏	五九五	六四三		梵夾本
北宋至南宋毘盧藏	五六七	六一一七		梵夾本
南宋思溪圓覺藏	五四八	五四八〇	一四二一	梵夾本
南宋思溪資福藏	五九九	五七四〇		梵夾本
※南宋至元磧砂藏	五九一	六三六二	一五三二	梵夾本

元普寧藏	五八七	六〇一〇	一四二二	梵夾本	
元弘法藏		七一八二	一六五四	梵夾本	
明南藏	六三六	六三三一	一六一〇	梵夾本	
明北藏	六三六	六三六一	一六一五	又續刻四一函四一〇卷梵夾本	
明武林藏				續藏華嚴疏鈔會本即據此餘無可考	
明至清徑山藏	六七八	六九五六	一六五四	又兩次續刊共三四三套	
※清龍藏	七二四	七一六八	一六六〇	梵夾本	
※清頻伽藏	四〇	八四一六	一九一六	四一四冊方冊本	
※清百納藏				流通本集成	
高麗大藏初雕本	五七〇	五九二四		卷子本	
高麗續藏本		四〇〇〇		卷子本	
高麗大藏再雕本	六三九	六五八九	一五二一	版片尚存	

日本天海藏	六六五	六三二三		梵夾本		
日本黃檗藏	二七六			二一〇五冊方冊本		
日本弘法藏	四〇	八五三四	一九一六	四一九冊方冊縮刷藏本		
日本卐字藏				方冊本		
※日本卐字續藏	一五〇	七一四四	一七五六	七五〇冊方冊本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	八五	一一九七〇	三〇五三	八〇六三四頁方冊本		
日本昭和再訂縮刷藏				版式與弘法藏同方冊本		
日本聖語藏	日本正倉院有天平寫本、隋寫本、宋版、日本寬治版，合稱聖語藏。					
日本宮本藏	即以北宋崇寧萬壽藏與毘盧藏合成					

（表內藏經帶※者，示湛山存有一部，帶★者有兩部。）

中國刊印大藏經，創始於北宋開寶時的蜀刻，宋以前的佛經刻本，都

是單行本，其他或寫在紙上的，或刻在石上的，早就有了。

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甘肅敦煌縣鳴沙石室中，發現大量古代寫經。當時被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運走了不少，剩下來的殘卷，由北京圖書館保存起來，也有數百種。計寫本中，上自西晉元康（二九一年—二九九年），下及宋代太平興國（九七六年—九八四年）所得歷代寫本很多。另有河北省房山縣，雲居石室中的刻經，是隋朝大業年間（六〇五年—六一七年），僧智苑法師發心創立的；為防法滅，鑿岩為室，磨壁刻經；又將方石塊，各面磨刻，每一室滿，以石塞門，鎔銕封錮，這種艱巨工作，直到唐貞觀十三年（六三九年），智公入寂時，已滿七室。智公親身，勤苦經營，凡三十四載，直至其入滅為止，所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厥志至足欽佩！此後師資相承，凡歷五代，刻完了華嚴、涅槃、寶積、般若、四大部之一半。遼代時，在王室倡導下，完成了大乘四大部，又續刻其他佛經八十四部；並在雲居寺西南，造十一層磚塔，下面也埋藏了無數的石經。古人為防法滅，刻石經埋藏於地下，較諸近代

刻木版，乃至活字排印，困難奚止百倍！

中國歷代所刻的藏經，到現在為止，只有龍藏版片尚存（在北京柏林寺），其餘都損壞不見了。藏經的印本，除明之南北藏、嘉興藏、與清之龍藏外，其他也都殘缺不全了。自清龍藏刊布後，百納藏，不過是各處流通本的大雜會；頻伽藏只是依弘教藏而刪去校勘記的。入民國以來，雖已三十幾年，但還沒有一部新修的像樣的大藏經，僅做了點影印現成的工作——如影印卐字續藏和磧砂藏，——雖然有民國增修大藏經會的成立（會址上海吉安路法藏寺內），可是限於三方面的缺乏：一者能修的人才；二者所修的法材；三者所需的資財；尤其感於後者一方面的缺乏！沒有熱誠的外護，延遲到現在，還沒有見出什麼成效來，這是國人應深引以為憾的！一般人的錯誤心理，以為世局不太平，那還有閒工夫來過問修藏經的事，其實不然，如果人們對歷代國勢安危和佛教的關係，稍一留意的話，就知道佛法對世道人心的潛在力量是如何重要了！例如印度，在阿育王時代，佛法最興盛，而國運亦最強盛！到了近代，印度佛法衰微到了極

點，出家人沒有了，國運也隨著完了。日本人素來都很信佛，佛法興隆之際，也就是國勢鼎盛之時；高麗曾先後兩次受契丹與蒙古侵襲，藉顯宗、高宗先後發願刻藏的感應，而國祚得以保全。以後高麗人都不信佛了，國運亦慢慢趨於滅亡了。其他如東南亞各佛教國家，只要有佛教存在的，人民很少遭到大的災劫；佛法興盛，而國運亦隨著興盛。拿我們中國來說，唐朝的譯業興隆，佛法興盛，是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可是唐朝的國勢人文亦最強，也是中華民族的鼎盛時代！自唐以後，歷代國勢的盛衰，幾與佛教的盛衰成了正比例；如唐武宗破佛，不久唐朝即滅；周世宗再滅法，五代之局遂終；宋太祖極尊法寶，國家元氣漸復；元、明諸帝，多知維護佛法，國運亦尚可觀；清初推崇佛法，國威頗盛，這是歷史上刻藏保國最顯明的例子。佛教盛，則天下治，佛教衰，則天下亂，我國自唐宋以來，無不皆然，推之國外，亦莫不然。

有些人批評，過去所刻的藏經版，都是梵夾本，印出之後，置之高閣，沒人去看；可是這並不是不許人去看，而是沒有人肯發心去看。我們現在

之所以有藏經看，未嘗不是因歷代有翻刻的梵夾本藏經，流傳到現在；不然的話，恐想閱藏經，亦不能十全了。刊刻大藏經，是歷代緇素——包括當政者——應有的任務，現代之所以有藏經，是因古代有藏經，刻版、刻石、刷印、抄寫，才能流傳到現在。將來能不能流傳久遠？能不能有藏經？就要看現代人對刻藏事業之辦理如何了；例如現有經版之保存；已佚經本之搜集；現有藏經之編纂、印刷等；凡此種種，都是今人所必需應辦的事！不然就上無以對古人，下無以對來者了。

大家知道，凡一件事情，或一件東西，都有一個中心：例如世界，也有一個中心。什麼是世界的中心？人心就是世界的中心，人心好，世界就好；人心壞，世界就壞。可是人心也有一個中心，什麼是人心的中心？佛教就是人心的中心。自古政教一致，政以齊民，教以化民；政齊其已然，教化其未然。佛教可以輔政治之不足，助教育之不及，使人們各各明白因果，心有所敬畏；有所敬，則對在上者，尊重讚歎，承事供養；有所畏，則在做事時，舉心動念，循規蹈矩，不敢有一絲胡作妄為。所以欲想世界

的中心不壞，必先改正人心；欲想改正人心，必須提倡佛教；欲提倡佛教，必須普遍的宏揚佛法。什麼是佛法？凡佛所說之言教，都是佛法。簡單來說，佛者覺也，就是人們的知覺；也就是覺悟，也可以說是明白。法以「自體任持，軌生物解」為義，簡單來說，就是方法、法則、樣子；什麼是佛教？教就是教化、教導，統起來說，就是以先知知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用一種極明白的方法，極明白的道理，來教導人心；教化人心，讓每一個人（包括九法界眾生）都覺悟明了，恢復原有的本知、本覺、本能；也明白自己的本明（現在人都在所知、所覺、所明上做活計，有所必有能，能所對待，故有爭執。）。這種道理，並不是只限於佛具足，我們不具足；也並不是佛以封建制度，以在上而統制在下立出這麼些條文來，讓我們遵照去行，而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的。不過因佛是一個先覺者，他明白了這種道理之後，把這些理論有系統有次第的述說出來（就是三藏十二部經），讓我們未開悟的眾生，也遵照這種本具原理去行，使人人都知道本知；覺悟本覺；明白本明。所以提倡佛法，往遠大一點說，可以超出三界，

成聖果，證法身；往淺近一點說，可以攝心不壞，使國家安泰，世界和平。例如佛教裏最基本的幾件事：

第一、不讓人有慘忍的好殺心（乃至一切殺因、殺緣、殺法、殺業。）第二、不讓人有不與取的偷盜心（乃至一切盜因、盜緣、盜法、盜業。）第三、不讓人有非禮的邪婬心（乃至一切婬因、婬緣、婬法、婬業。）。殺、盜、婬、是身三業，世界為了這三件事，不知有多少人辱名喪節；也不知有多少人為此而作奸犯科。由小而大，可以移易社會風俗；可以影響社會治安。所以佛法勸人，首先用種種方法，讓人戒除殺、盜、婬、身三業。次戒除口四惡業，不兩舌調唆是非；不惡口罵人傷人；不妄言說謊話失信用；不綺語說刻薄俏皮話。再讓人戒除意三業貪、瞋、癡，寧死不貪分外無義的財物，不懷瞋恨怨憎心，立意與人鬥毆打架；不辦一切不合理的愚癡事。假使全世界人能時時檢點身口意，念念息滅貪瞋癡，徹始徹終，把這十件事做到，相信世界，會不教而民化；不言而民治，再也沒那些殺人放火，奸盜邪婬的事了；再也沒那些是非鬥爭，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的

事了。佛法是漫漫長夜的明燈，無幽不照；是茫茫大海的救艇，無人不載；是焰焰火宅的淋雨，無熱不息。只要你信的話，可以讓每一個人離熱惱而得清涼；可以讓每一個人離苦海而達彼岸；可以讓每一個人出幽暗而至於光明。

佛說之法稱之為經，傳持佛法的稱之為僧；可是現在一般人，看到出家人，穿的壞色衣，破衣爛衫，從心裏就瞧不起（佛在幾千年前即已說過：『法欲滅時，女人精進，恒作功德，男子懈慢，不用法修，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滅盡經。）佛說：勿以牛羊眼，觀視眾生。殊不知凡夫境界，不可思議！佛法之所以能久住世，也就由這些穿壞色衣服的出家人傳持下來的，不然的話，現代人想聞佛法也聞不到了。例如印度、高麗，現在都沒有出家人了，佛法也隨著滅亡了，國運也隨著衰敗下去了。佛在世時，印度各地出家人很多，天天分班到村鎮城市去化齋，如果某一地方忽然出家人四散他去，不再來此化齋，當地人即大感恐怖！原因是比丘不來此化齋，顯見這一方人孽大福減了。出家人住不求華美，食不求美

味，衣僅求遮體，種種行持威儀，這樣在人羣中，人們看到出家人，不但不應當藐視他，反而應生恭敬心、歡喜心、讚歎心；因為這正是出家人代表佛，以身業說法，來教化人、感化人，讓人們住的時候，不要求過分的考校；穿的時候，不要太過分的奢侈；吃的時候，不要求過分的享受；舉心動念，應人接物，不要有任何越規犯矩的事。同時看到出家人的時候，還知道出家人是佛弟子，替佛宣化的。知道出家人是勸人行好的、做善的，無形中把人們的佛種子善種子，從心底的最深處泛起來，這就是出家人無形中給在家人種福了，所以出家人稱為福田僧。

因為出家人，是荷擔如來家業；以宏法為家務；以利生為事業的。出家人存在，佛法即能存在；出家人多的地方，就是佛法興盛的地方，也就是人們善業聚集的地方。佛法維繫著每一個人的人心，像一根細長的燈芯子，人心似一個添滿了慧油的燈盞，燃起了人心燈中的燈芯子，放出無盡的光明，照耀著整個世界（乃至無邊的世界。）；可是如果把燈芯子抽去不要，燈就立時息滅不亮了。換句話說，如果使人心中失去了佛法的教化，

抽掉了因果理的維繫，人心也就肆無忌憚敗壞到不可收拾了。從此可知佛法與世界人心之如何重要了！

說到這裏，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太慚愧了，佛法自漢朝入中國，迄今已有近二千年歷史，中間歷代大德、祖師，有取經的、譯經的、寫經的、註經的、刻石版經的、刻木版經的、開鑿石窟保存的，苦心孤詣，期望利益未來，法道久傳。到了宋朝，索興分門別類，開始有系統的編印三藏十二部大藏經。從宋朝到現在，歷代為傳持佛法，對刻藏經的事，官私兩面，已有十六七次了。入民國以來，已三十幾年，印刷業、活字版、紙型，比前便利了多少百倍；可是在這個大時代裏，國人不但沒編印過一部大藏經，反而有拆廟逐僧毀佛像的事，還訂出什麼條文來，硬逼廟產興學，僧人當兵，脫却袈裟換戎袍，參加實際戰鬥。這等於說把法燈遍照的燈芯子抽掉了，人們的心燈快要熄滅不亮了；也等於是把世界的大軸動搖了，世界會從此動盪不安了。佛在世時，不但不許出家人打仗鬥爭，佛還親自給打仗的人，和平調處（為漢僧服兵役事，湛山寺曾通電各方呼籲制止無

效。）這例子實開歷代之未開，此一不幸的事實，將來在歷史上會寫著怎樣的一頁，留下怎樣的論斷，那是歷史家的事，我們姑不妄予月旦。現在我們只有面對著當前這個時代，嘆一口氣說：唉！這真是末法時代了，又有什麼辦法呢！

（大光按：大師此篇敘述，凡有關考據者，係根據湛山寺現有之七部藏經及其他藏經殘本，清稿時，大光又參以黃幼希漢文大藏經略說；葉恭綽歷代藏經考略；李圓淨歷代漢文大藏經概述；佛學講義，及其他短篇散文零星記述，所有藏經圖片均採自葉恭綽歷代藏經考略。材料彌足珍貴！諸同道得閱藏機會者甚少，對藏經之演變與系統，尤甚少知，讀此！對漢文藏經當可約略得一概念，知其輪廓。大師並於述說藏經之淵源與來歷後，感慨萬端，為國、為教、為民、至足發人深省！）

（三）湛山精舍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湛山寺開始修後大殿時，王金鈺居士

便計劃修湛山精舍，用作居士們禮佛誦經之所。因湛山寺建築在市外，來往聽經不便，所以在市裏又建築了一個地方。湛山寺作為出家師傅們熏修之所，湛山精舍作為居士們熏修之所。

精舍地址是在魚山路十一號公地，現已改為福山支路，面積是十二公畝又十九公厘。在魚山頂上，四周有很多松柏樹，從老遠看，非常威風，登樓遠眺，可以俯瞰全市。這裏原來是德國人的炮臺，德國人走後，炮台拆掉，只剩下廢壘，在這裏蓋廟，可以說是化干戈為玉帛，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因此大家選定在這個地方，建上下兩層樓，各為九間，於二十三年十月竣工，共費壹萬肆千元。王居士捐壹萬元，餘四千元由湛山寺建築項下開支。每月伙食費用等，均由湛山寺供給。

房子最初蓋起來時，是一個平頂洋式的，後沈市長以精舍乃清修廟宇場所，洋式的與在家住宅相同，沒有古樸風度，啟發不起人的信心來。所以後來又在上面蓋了個尖形上蓋，成一種老式建築。青島的房子全是西式的，紅紅綠綠的散布在密林陰翳中；獨有湛山精舍，在山頂上峙立著一幢

中國式的房子，讓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廟宇。

精舍的房子蓋完之後，就把佛學研究社和佛經流通處搬在精舍來；並把佛學研究社改組為青島佛學會。眾推王居士（金鈺）為會長，周叔迦、袁道沖、吳伯僧為副會長。流通處也歸青島佛學會辦理。

湛山精舍，原名青島佛學會，房子蓋完之後，恐怕人多心不一，以後會出毛病，遂改為湛山精舍，作為湛山寺下院。借與青島佛學會應用，也算精舍裏面附設著一個青島佛學會。按時由湛山寺派法師來精舍與諸居士講經，這是經施主和一般籌備同人所共同商定的。

（四）佛教學校與成章小學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講堂修起之後，首由沈市長發起，設立佛學專科補習班，選二十名資質優秀的出家人，授以各部經典。以後人愈來愈多，我向來在任何地方都是這樣，來者不拒，去者不留。以後把專科補習班改為湛山寺佛教學校，分專、正、預三科，另外一個研究科，到

現在已經畢業三班。平常住八九十位師父，加居士及伙計等，一百二三十人。這裏是個純粹學校性質，凡上這兒來的人，都抱求學目的，在這裏住的，也都是學生。外寮雖住幾人，都是給常住發心行苦行；當執事的也都是學生，廟裏沒一個閒人。凡是專門趕經懺的人，一聽說湛山寺的規矩都不來，來到也沒法住，因這裏所住的人，都是學生。

從最初開辦，直到現在，湛山寺並沒置產業，也沒一定基金經費。起初因這裏辦學校，平素住很多人，沒經費，蒙沈市長由市政府教育局，按月補給。自二十三年四月起，每月補助壹佰四十元，以後因人多不夠用，又自十一月起，增為每月二百元。鐵路局葛委員長（光延）為維護湛山寺學校，也每月補助二百元。二十六年事變後，不再補助。以後經費，由各位居士發心捐助。每年四月八，辦一次廟會，常住作幾次法會，平常也給人應酬佛事，這樣維持全寺生活。不過這裏應佛事和別處不同，最初湛山寺根本不應佛事，後來因各位護法對廟裏有厚德，有時到廟裏請幾位師父給超度消災等，這樣盛情難卻，不好不應酬，因此有了經懺的開端。可是

這裏的經懺，與其他地方不同，第一、無論任何人，有念經的要到廟裏來念，師父們不出廟去念，不送殯。第二、不討價錢，不索襯資，末了由施主隨意供養，多少全歸常住作香資，沒有任何爭競；師父們的單錢，由常住照例發給。第三、因為湛山寺是學校性質，上午有三堂課，下午有兩堂課，無論給誰念經，不能耽誤學校課程；規定念經時間，上午念兩次，下午念兩次，每次約四十分鐘左右，時間夾在課程的空檔裏。這樣於學校課程，於常住應酬，利己利人，兩不耽誤。平素師父們求學很拮据的，藉此也能得點零錢，作為衣單貼補。因此，這些年來，維持著青島佛教，一點不複雜。

以青島佛教在中國而言，可謂最純潔，最整齊！（因為新創始故）平素於戲院、飯館、澡堂、理髮廳、……等，諸繁華場合，從不見有僧人踪迹（以平常湛山寺僧人，無故不得外出，洗澡剃頭廟裏有預備，買東西有專人負責。）即有不良嗜好的出家人，在青島亦絕難僅見；報紙、刊物，亦從不見有說僧人齟齬犯戒等事。街上有時看見師父們往來，居士們都知

是湛山寺的，必問訊敬禮。因此師父們在街上一點不敢放逸，深恐有玷湛山名譽。這是從二十四年，開始辦學校以來的情形。那時我除在學校上課外，有時應外埠之請去講經：如天津、濟南、黃縣、龍口、嶗山等地，都去公開講演過。每一禮拜去湛山精舍，講兩次經，每一月去李村監獄說兩次法；每次帶兩個人去，分三班講說。還有青島感化所，也按時去講演，讓他們明白因果報應，發心懺悔。除此之外，每年在湛山寺要放生，辦賑濟。

三十四年勝利後，日本僧人，完全回國，青島市政府，委令湛山寺接收日籍寺廟六處，計劃舉辦各慈善事業。不久由市政府收回五處，僅准留護國寺（原名東本願寺）一處。湛山寺在這裏辦了一所學校，定名私立成章小學（成章係沈市長鴻烈之號，因倡辦湛山寺佛教學校及護持常住為力甚大以資紀念），最初創辦，招收學生三百名，至三十七年秋天，將近二年，暑假期間，六年級畢業生，男女共四十一名，考入市立中學四十三名。市中是官費，為想省錢，差不多都想去考。可是考的嚴格，錄取的水準也

高，輕易都考不上，成章小學的學生去考，不但都考上，而且還都名列前茅。內有五年級試考生二名，也經錄取；當時各報揭露，蜚聲島上。據說：青島公私立小學，共五十餘單位，公認成章小學為冠。負責該校行政的，有本寺善波和尚、張希周、馬能蔭、金蔭鈺、閔光予……，各位居士。成章小學的成績，都是他們對辦教育有經驗、有熱心；責任心大，教導有方。經過報紙宣傳之後，一般人差不多都想把自己的小孩送成章小學去念書，這一來學校容納不下，以後又建校舍十二間，現已增至學額五百名。最近又擬往外擴展，已覓妥地點辦中學，可能時辦大學。出家在家，都以人才為重，多辦幾處學校，培養人才，造福社會，這是出家人應盡的責任。

（五）共住規約

出家人同住一起，都是十方來的，誰也問不著誰，誰也管不了誰，祇有根據佛的戒律和常住所訂的規矩去行。戒律是出家人根本，如果出家人不守戒律，已失去出家本分，佛法不會久住的。常住規約，是根據佛的戒

律，及現時環境，因時制宜而定。十方善人，同來聚會，規約就是人們的管教師，任何人不能出乎規約範圍以外。常住的興旺與否，端視人對於規約的遵行與否。當執事的，不能無故去管人，給誰過不去，只是執行常住規約所賦予的職權。十方常住十方僧，人人有應受的供養，人人也有應遵守規約的義務！

幾年來，仗諸位善士的力量，建立起來幾個地方，首先注意的是規矩。湛山寺的規約，有印的單行本（附錄於後），和其他各處的規約大同小異，大家要常看，按照規約去行持。

我出家三十幾年，在極樂寺做住持六年，在湛山寺做住持十年；也經過其他好些地方，沒有花過常住公家的錢，不別眾食，不單受人供養，一切都隨大眾。在各地講經或作法會有供養錢時，除零用外，悉歸常住作齋糧費，或大眾醫藥費。有時給學僧買書；或貼補做衣單；或施捨辦慈善、賑濟、印經、放生，自己手裏一個錢不存，全由司房副司師經手。單衾衣服，不過兩套，能替換穿即可。

△附青島湛山寺共住規約

第一條、本寺宏揚佛法，以教闡天台，行修淨土為宗旨。

第二條、本寺住持，定為十方選賢，不收剃度徒弟；亦不專傳法子。

第三條、本寺遵依佛制，半月半月誦戒，每星期間講四分律二次，及菩薩戒一次，以便遵行。

第四條、本寺為造就宏法人材，得附設佛學專校，依第一條宗旨，為授課標準，其規則另定之。

第五條、本寺以僧伽為持法，主理內務；以佛學會居士為護法，佐理外務。

第六條、本寺住持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七條、本寺無退居之待遇，其住持卸任後，欲久住者，須任講席或作班首執事，分擔職務。與寺有功者，任何職務，有養老待遇，另訂之。

第八條、本寺住持，任期屆滿，由本寺班首，佛學會幹事會，召集本寺各執事及與本寺有關各山大德，共同組織選舉會，擇由本寺班首執事中，戒乘俱急者，或十方大德中眾望素孚者，推舉數人，在佛前拈鬮，以拈

出三次者為中選。

第九條、本寺應有工程及道場募緣事宜，須由佛學會幹事會，與住持議妥後實行。

第十條、本寺僧伽，概不出寺應赴經懺。其有延生薦亡、念佛拜懺者，得就本寺或下院為之。

第十一條、本寺護法齋主，來山作道場者，概不受經價及襯錢之名，所有資助，均歸布施入公，其經師經單，由本寺照例發給。

第十二條、本寺每月收支，須作公開報銷，俾會寺當務者周知。

第十三條、本寺住持，及班首執事，須清白乃心，靖恭厥職，以紹隆佛法，護持常住為己任。每就職之初，均須宣誓，以表虔誠。

第十四條、本寺僧伽，均須遵守佛戒及本寺各項規約。如有犯根本大戒及夜不歸宿者，出寺。

第十五條、本寺僧俗，若有私喫葷酒、看戲、吸烟者，出寺。倘有重病，非酒不療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本寺僧伽，無公事不准私走檀護家，違者出寺。

第十七條、本寺僧眾，除公事外，不得至各寮任意放逸或博弈遊戲，犯者重罰，不服者出寺。

第十八條、本寺僧伽，若有三五成羣，雜話遊戲，造弄是非，侵害常住，攪亂清眾者，出寺。

第十九條、本寺僧伽，如有鬬爭是非，破口罵詈者，出寺。其有對罵或交拳相打者，不論曲直，一律出寺。

第二十條、無論僧俗，若有侵損常住米麵財物等，及私自將寺物送人者，如數賠償已，出寺。

第二十一條、本寺僧伽，如有輕視耆德，惡聞規勸，妄生誹謗等事者，出寺。

第二十二條、本寺僧眾，不聽執事人約束調遣者罰，不服者出寺。

第二十三條、本寺僧眾，出入須到客堂告假銷假，違者罰。若在外放逸，執事知而不舉者，同罰。

第二十四條、十方僧俗到寺，如有行蹤詭異、言辭閃爍者，即須從細查問，以免匪徒託跡，致釀禍端。若顢頇失察者，知客受罰。

第二十五條、早晚二時功課及應供威儀，不整肅者罰。

第二十六條、齋食時，不得談笑爭座及未結齋先起，亦不得自攜碗入廚取食及無公事喫二堂飯，違者罰。

第二十七條、廚房粥飯，屬大眾共有，須同甘苦，不許別處私食及私留鮮美自食，違者罰。

第二十八條、不論大殿鐘鼓等法器及各殿內法器，無故亂打動大眾念者罰。

第二十九條、庫房執事，凡交執，須一一對眾點明，交付新執，違者罰。

第三十條、亡僧遺物，應量輕重，重者歸常住，輕者依羯磨現前僧，除賞勞已，餘者不得誤用，宜公賣之，設齋供眾念經，與其懺罪，違者罰。

第三十一條、本寺既無恒產，全賴當地善緣維持，概不許外來諸山長老及居士等住於寺內募緣。本寺僧伽，上自住持，下至清眾，亦不許私自募緣，違者重罰，不服者出寺。

第三十二條、本寺僧伽，若有在外偷行嗜好或犯清規者，及外來遊僧，假借本寺名義，招搖募緣，擾害地面者，由佛學會居士，會同住持，設法禁止，或驅逐出境。

第三十三條、本規約，未盡事宜，得參酌百丈清規處理之。

附私立青島湛山寺佛教學校暫行規則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校為造就宏揚佛法人才起見，招收學僧，講研經論及宗教儀軌，定名曰私立青島湛山寺佛教學校。

第二條、本校以湛山寺西院講堂宿舍為校址。

第三條、本校經費，概由青島佛學會擔任，即以佛學會職員會為本校董事會。

▲第二章　組織與編制

第四條、本校設校長一人，負管理行政之責，由湛山寺住持兼任之，或特請大德專任之，設教務、訓育、事務等員各一人，秉承校長，辦理各

部事宜，由校長委任之。

第五條、本校修業期限，定為三年，期滿考試成績及格者，給予畢業證書。

第六條、本校暫設專科、正科、預科各一班，俟經費充裕後，再謀增廣。

第七條、各科正額二十名，額外得收附課生，隨同聽講。

第八條、本校學僧，以年滿十六歲以上，四十歲以下，受具足戒者為合格。

▲第三章　課程與時間

第九條、本校課程，定為左列數種：

佛經、戒律、論藏、國文、書牘、歷史、地理、心理、論理、習字。

第十條、本校除星期例假，沐浴理髮洗濯衣服外，概不放寒暑等假。

第十一條、本校自春季始業，至冬盡為一學年。

第十二條、本校定自國曆四月一日起，至九月底止，為夏令；自十月一日起，至翌年三月底止，為冬令。

第十三條、本校所定食息工作時間如左：

夏令早三點起床盥洗，三點三十分至四點三十分，上殿諷經祈禱，六點早齋，八點至十一點，上課三小時，十一點三十分午齋，一點至四點上課三小時，四點至五點，上殿諷經，六點休息（由二十五年春請慈舟法師制律寺僧不非時食）。六點三十分至八點三十分自習，九點就寢。

下殿或齋罷之時間，在寺內任各人經行運動或休息。

冬令早三點三十分起床盥洗，餘與上同。

第十四條、星期日，除停止授課外，其諷經齋法一如平日。

▲第四章　考試及成績

第十五條、本校考試分左列四種：

一、入學試驗，於入學時行之。

二、臨時試驗，由教員隨時行之。

三、學期及學年試驗，每屆學期及學年終了時行之。

四、畢業試驗，於修業期滿時行之。

第十六條、本校學僧成績，每屆學年終了時，報告董事會審核。

▲第五章　待遇及規制

第十七條、本校職教員，純為義務制，但酌量情形，得給予津貼。

第十八條、本校學僧，免收學膳宿各費，以各科正額為限，應講課本及紙筆墨硯，校內發給。

第十九條、本校學僧，除隨導師出外演講佛法，或奉命出外佈道，及赴佛學會諷經外，概不得任意外出。

第二十條、本校學僧，除遵守佛戒外，並須遵守本寺本校一切章則。

第二十一條、本校學僧，遇有應赴經懺，限於本寺及佛學會，此外概不前往。

上項經懺，得由客堂選派各科學僧，及全寺僧眾參加。

第二十二條、本校講堂、自修室、宿舍、圖書室，規則另定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本規則未盡事宜，隨時由董事會修正之。

講堂規則

一、按照鐘點上課，不得無故缺席或遲到。

二、各依編定位次就坐，不得凌亂。

三、上下講堂，應魚貫出入，不得擁擠喧譁。

四、講師教員未到以前，各宜肅靜，不得任意談笑。

五、講師教員上下講堂時，應起立合掌致敬。

六、入堂不得在講師教員之後，出堂不得在講師教員之先。

七、講師教員未輟講時，不得攙問他事，如有質疑者，應俟下堂後，簽條送至寮房，聽候開示。

八、聽講時，應端身正坐，不得昏沉放逸，及交頭接耳，或看講外之書。

九、聽講時，無論何人來堂參觀，概不起立，亦不得回首瞻視，致礙觀聽。

十、除應用書籍文具外，凡與功課無關之書籍物件，概不得攜入。

十一、除特備痰盂外，不准任意涕唾。

十二、書籍器具及門窗玻璃、牆壁、圖畫，均應保護愛惜，不得塗抹毀壞。

十三、每日值日，將桌椅黑板地板等，揩拭潔淨，不得污穢。

自修室規則

一、每日自修時間，均應入室溫習功課。

二、在室中不得高聲談笑。

三、休息時，應在本位靜坐，不得越席妨礙他人。
四、書籍文具，應隨時整理，不得凌亂無序及侵占他人位置。
五、除應用書籍文具外，無關自修之書籍物件，概不得攜入。

寢室規則

一、每晨四板起床，每晚二板就寢，不得遲延。
二、就寢後一律熄燈，不得私自繼燭。
三、衣服被褥，須整理就序，不得任意凌亂。
四、衣服被褥，應洗濯者，星期休假，勤加洗濯，不可堆置。
五、室內輪流洒掃潔淨，不得任令污穢。

圖書室規則

一、所有書籍，由圖書館員，分別門類，編列號碼，繕成目錄，以備查閱。
二、凡大部叢書及精印舊槧，或紙張已腐蝕者，列為參考書，只許在室內借閱，當日繳回，概不准攜出。

三、由館中置備借書簿二聯單，凡借書者，填列書名號數及借書人姓名、年月日，一聯置借去書籍之處，一聯為存根，俟原書繳回，將存根蓋戳，以便稽考。

四、借去書籍，均宜愛護，以重公物，如有損壞者，除酌令賠償外，並得剝奪其借書權。

五、借出書籍，不得過二星期，繳回時，由圖書館員，檢查有無傷損，若無傷損，願繼續借閱者，得另填聯單，繼續借與之。

六、圖書室，除星期例假休息外，其辦公時間，應以不抵觸上課時間為標準。

七、在室內借閱參考書，亦宜護惜，不得污損，如有違者，照第四條辦理。

第二十一章　十年來的湛山回憶

上來，把修湛山寺的經過，大致都說過去了，因我腦筋不好，對過去的事，想前頭忘後頭；說後頭，忘前頭；還有同時而作，羼雜在一塊的事，說這條，就把那條略過去了。我一生做事，既不求名聞，也不求利養；無論對什麼事，不宣傳，也不記載。過去的就過去了，心裏不再縈念，也不求留痕迹；未來的還未來，不過分去追求。現在大家讓我說過去的經驗，稱心而談，隨便想到那裏，就說到那裏，想起什麼來，就說什麼，想不起來的，就算完了。

在北方修幾處廟，都沒久住，惟在湛山寺住的日子比較多。別處的事情，多是委人代辦，自己在外奔走，對裏邊細情不很詳細。湛山寺的事，都是自己親身經過的，所以知道的詳細一點。可是，事情已經過去十幾年了，不能記得那麼完全，且就記憶所及，把湛山寺有關的事，隨便說一說。

（一）致中的夢境與湛山的未來

本來出家人不講究看風水，我一向也不信這些事；在佛經裏也不許可，曾把堪輿家列在四種邪命食中，謂之為「維口食」。可是在世俗來說，無論蓋房子或修塋地，都想佔一個好地方，雖謂人傑地靈，亦可說地靈人傑，境由心生；心因境有，亦未可厚非。

關於湛山寺這個地基，當初是葉恭綽居士和一般蓋廟同人商討選定的。只是看這個地勢風景好，究竟怎樣好法，當時也沒找堪輿家來看過。民國二十二年，湛山寺還沒動工時，我在市內甘肅路租房住，有一家大買賣，把北京真空老法師請來看陰陽宅（他是出家以前所學，現在有人請他，不得不如此應酬，並非指望這個）。真空老法師和我一塊住在甘肅路，那時有位好多事的居士，也請真老到修湛山寺的這個地基來，附帶給看風水。當然我是主持修廟的人，也希望在一個有發展的地方蓋廟，陪同真空老法師前來。據他說：這個地勢很好；可是還沒到好的時候，必需過十七

年以後，地脈過來，有六十年最興旺的時候；可能有養眾一千人時。過六十年後，平平常常，還有二百年好光景。平素還養一二百人，佛法在這裏很能宏揚一起。二百年以後，就慢慢有衰敗現象。從民國二十二年計算，到民國三十九年，就是十七年盡頭；四十年就交好運，最有發展的時候。我對這些事很外行，究竟這話將來能否實現，不敢斷定，現在不過姑妄言之而已。說到這裏，我又想起本寺的老副寺，致中來了。

致中、東北吉林人，民國十四年跟界虛師出家，是我一個徒侄。出家後，沒處去，我讓他在長春幫忙修般若寺。因為他沒什麼大本事，只好幹些笨重活，為常住事發心行苦行。般若寺未動工時，我安他在那裏看守，以後修般若寺，那些大木料，都是他在老山裏伐來的（前已說過）對於修般若寺雖說他沒功勞，總算有點苦勞。

民國二十二年，計劃修湛山寺時，因為這裏沒人，我又把他從長春叫到青島來。

湛山寺最先所蓋的屋子，是藏經樓西邊的那間小屋，上邊掛紅洋瓦，

四外用磚砌起來。那時湛山寺的地基，還是一片深山曠野，杳無人迹，四外陰森森的都是松樹。在林裏往外看，什麼也看不到，除了山草，就是樹木；地方清幽得很！夜間猿啼鶴唳，邊聲四起，小膽的人，在這裏呆著，往往會害怕。致中、他是一個出苦力的人，自幼念書很少；可是他心眼很正直，賦性很耿介！作事心裏一點拐彎也沒有，老倔強脾氣，到任何地方也不害怕。他一來就住在那間小紅房裏，直到現在，十幾年來，還是住那間小屋。修湛山寺，初開地基，運到木料磚瓦，必需有人看守，找別人找不到，因為平素清閒慣了，受不來這分辛苦；而且也膽小害怕。這樣只好叫致中來，那時他預備到南方朝山，讓我把他留住，十幾年來為常住辛苦，廟裏廟外，黑天白晝，拿公家事比自己事都要緊。關於湛山寺所用的家具等，差不多都是經他手置辦的。

他平常為人，並沒什麼大能耐，可以說是個很愚癡的人，對任何人，也不會耍心眼；對任何事也不知偷懶，平常一句話也不多說。雖然脾氣挺倔強，這些年來沒有一個人說他壞的。平常辦事很認真，一點不苟且，人

給起一個綽號叫黑包公。因他整天在外面跑，給常住辦事，臉上晒的挺黑，說他是鐵面無私。雖然他脾氣是那麼耿直，可是為正經事情，給他談起話來時，他面上也很和靄。

在出家裏面來說，他算是一個苦惱人，對經懺佛事，因晚年出家，什麼也不會。五堂功課，直誦的經或咒，還能隨大家念，其他什麼也不懂。

按修行人來說，愈是思想單純的人，愈能修行成功。因為他沒有其他亂念，如果一個人，伶俐的像猴一樣，整天無明煩惱，妄想紛飛，表面上不言不語，內裏卻是葛藤滿腹，這種人雖然修行也能成功，可是到底比那些思想單純的人費勁！像致中他平常腦筋就很簡單，他的功課除上殿過堂外，每天誦地藏經、拜佛、念佛，來回給常住辦事；跑街時，念大悲咒，一年三百六十天，風雨無阻，老是那樣。

古語說：「至人無夢」（因至人夢與醒無異，故言無夢。）。他雖不是至人，可是他平常睡覺或靜坐時，什麼夢也不做，這大概是他天天誦地藏經的緣故。在地藏經地神護法品裏說：『未來及現在眾生，於所住處，……

作地藏形像，燒香供養，瞻禮讚歎，是人居處，即得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土地豐穰，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亡生天，四者現存益壽，五者所求遂意，六者無水火災，七者虛耗辟除，八者杜絕惡夢，九者出入神護，十者多遇聖因。』

又在囑累人天品說：『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見地藏形像，及聞此經，乃至讀誦，香華飲食，衣服珍寶，布施供養，讚歎瞻禮，得二十八種利益：一者天龍護念，……五者衣食豐足，六者疾疫不臨，七者離水火災，八者無盜賊厄，九者人見欽敬，十者鬼神助持，……二十二者夜夢安樂，……二十八者畢竟成佛。』這是念地藏經的好處，大家有願發心的，可以把地藏經請出，把那些誦經功德，全看看，常誦更好。

致中雖然他平素不做夢，可是有時候也做夢，都是吉祥夢，而且所做的夢都很靈驗。在他做夢時候和清醒的時候，是一樣的，無論什麼事心裏都能做主，絕不像普通人做夢一樣，糊裡糊塗的。二十五年修大殿時，預備買木料，在本地買，買不到好木料。楊柳木或普通松柏木都不結實，過

不幾年就壞，而且也買不到大材料。以後託人到北京去買，正趕北京拆定王府，很多大木料沒人要，定王府是明朝時候建築的，到現在已經幾百年，那些木料，當初都是在老山裏面，仗皇上家的力量，伐來的老黃松，質堅料大，過千多年都不會壞的。到現在雖已幾百年，木料經日光一晒直流黃油，它所以不壞的原因，就因為它油性大。湛山寺推葉剛久、何午宣兩工程師前往北京選購木料，花四千元買妥一批，並由膠濟路局免費運到青島。當木料運至青島時，湛山寺人並不知道，有一天早晨，致中到我寮房說：

「昨夜快天亮時做一夢，見來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穿古裝，衣服很整齊。前面有一做首領老頭，約七八十歲年紀，留挺長鬍子，雪白。老頭走到我門口很客氣的說：『打擾老和尚，我們今天來很多人，要在這裏找房子住。』我說：『我們這裏沒房子住，你是那裏來的？』我問他。他說：

『我們是從北京帝王府來的，我們在這裏住，並不佔你們的正式房子，

也不妨礙你們，隨便找一個閒地方，或者在房上面的頂棚上都可以住。原先我們在北京帝王府住，現在帝王府已經拆掉，我們壓木料，跟火車一齊來青島，昨晚在火車站住一宿，今天一起早到這裏來。』

『房頂上哪能好住。』

『不要緊，你們不能住我們能住。』

看樣子，老頭長的眉清目秀，說話很和氣，絕不像一個惡人，無論說什麼他也要在這裏住，後來沒辦法我說：

『這事我作不得主，得去問老法師。』老頭說：『好！我們今天特意來麻煩你，讓你給老法師說一說，討一個單，我們在這裏不白住，將來給湛山寺做護法。』我說：『好！你先等一會，我給去問一下。』這時我的夢醒了，窗外面正在下四板，我定情想一想夢裏的事，所見的人，所說的話，都清清楚楚，不像是做夢一樣。」

致中師把他夢裏的經過說完了之後，問我：「老法師！如何，許不許他住？」

這時我忖思了半天，記得去年臘月間在北京時，帝王府——皇宮還好好的一點沒動，也並沒聽說有拆除的事，心裏很納悶。我想大概不知是什麼地方來的些草仙，狐黃白柳之類預備到廟裏來住，我對致中說：

「他們在這裏住也可以，早晚不要胡鬧，有驚動，打閑岔。出家人在廟裏一天到晚修行，他們仙家到廟裏來住也是修行，各人修行各人的，誰也別妨害誰。日後廟裏師父們不擾亂他們，他們也好好護庇常住，如果他們有驚動打閑岔損害常住，也一樣按常住規矩遷單。關於住的地方，前講堂頂棚，法師寮頂棚，或其他不妨礙的地方都可以住。」

我說這話的時候，是清早起來，吃飯後，鐵路局送來一紙取貨單子，說湛山寺在北京定王府買妥的木料已經運來。原來致中在夢裏所聽的帝王府是定王府之誤，因他在夢裏口音聽錯了。這些仙家都是壓木料跟車而來，在北京已沒處住。

上午、葉剛久、何午宣兩位工程師到湛山寺，問之、所買木料果然為定王府所拆，到現在已經五百多年，木頭一點都沒壞，經陽光一晒直流油，

當天雇汽車把木料拉到湛山寺。

當天晚上，致中師正在靜坐時又像做夢一樣，見那位老頭又來，一見面說：「謝謝你，蒙你費心，已經在老法師面前給說妥，許可我們在這裏住。走吧！沒別的敬意，到我們家裏隨便吃點東西。」一邊說一邊在頭前把致中師領到法師宿舍的頂棚上面。剛一上去，還要彎著腰，抬頭一看，屋上面是人字樑，下面蛛網塵封挺髒，看的清清楚楚。致中遂問：「這裏亂七八糟，挺狹窄的，你們如何能住？」接著那位老頭用手一指，忽然現出一所房子，高樓大廈，几淨窗明，跟原先那個頂棚大不相同。他又領致中在房子裏走一圈，看看，回來坐下，致中說：「光有房子，門在何處？」老頭用手一指說：「這不是嗎？門衝北，夜間我們在這房子上住，白天在後山玩。對廟裏一點不妨礙，有機會我們給湛山寺拉幾個大護法，平素在這裏護庇常住。」

本來致中是一個倔強脾氣，平素誰請客他也不去，總是隨大眾吃飯。這一次他們仙家請他，不去不成，硬拉去，他自己也不知怎樣就去了。坐

下說了一會話，老頭說：「今天也沒預備菜；而且我們的菜你也不能吃，沒有好敬意，預備點水菓請師父吃點吧！」因為他去的時候是晚上，致中向來是過午不食，那位老頭弄一大堆水菓讓他吃，說什麼他也不吃。一個讓吃，一個不吃，兩下一爭競，他忽然醒來了。在他自己並不以為這是夢，因為他在那裏靜坐，還沒睡著，一瞌眼便入到這種境界裏去了。

還有一個夢是在修湛山寺剛開地基的時候，那時任何殿堂還沒修，致中在那間小紅房子裏住，夜間靜坐時，見來一老和尚，背一大布袋，另外拿一小籃子，到了致中跟前，把布袋和小籃子都交給他。致中接過來看時，布袋和籃子裏，滿是蓮子，每一個都像拳頭那麼大，再大的也有像西瓜一樣大的。老和尚把布袋交致中後對他說：

「你把那些蓮子在這山坡上種上吧，將來都能開華結果。」

致中覺得很奇怪，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大的蓮子，回頭看看那個老和尚，大高個，長得兩耳垂肩，雙手過膝，挺有福德的樣子。致中把蓮子接過來，就往地下種，可是地皮很硬，無論怎麼弄也弄不開，還把他急一身汗，老

和尚在一旁說：

「你念佛！念佛，地就開了！」致中聽老和尚的話，一邊取蓮子，一邊口裏不停的念佛。果然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挺硬的地，頓時就變為輕鬆了。於是他就著地勢的高窪，隨手下一個蓮子，用腳一踢就埋上了。把籃子裏的蓮子種完之後，又在口袋裏往外倒，一連倒好幾次也沒倒淨，致中覺得更希奇，仍然一邊念佛一邊往下種。山頂上下，山前山後都種遍了，滿山滿谷，無處不是蓮子。布袋裏的蓮子種沒了，老和尚對致中拍拍手笑笑不見了。醒來時，身上還累一身汗。

後來致中把這事告訴我，問我是怎麼回事，我說：

「湛山寺是新興的道場，將來一定多念佛生西方的人。」古語說：『願將東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這裏雖然不是整個三千界，也是三千界之一部分，而且所種的都是西方九品蓮華，應西方極樂世界，蓮華化生之說。希望後來諸位師父及男女居士，多念南無阿彌陀佛，早到西方極樂世界，證得蓮品上生。

關於已經念佛往生的，出家在家到現在已經有好幾位。出家人不必說，在家人之中如董子明居士，臨終時現象很好。他原先在外面做過很闊的事，晚年來，摒棄世俗一切，專門念佛，前後十三四年工夫。平素給湛山寺學校改國文，除改文章外，其餘工夫都用在念佛上。他的工夫很純，每天固定要念四萬聲佛。平常恐怕有人來找他打閑岔，每天在自己寮房，把門倒鎖上在屋裏念，有人來找時假裝沒在家。有一次在屋裏念佛念得很相應，不知怎的，門並沒開，他自己卻跑後大殿去念佛去了。當他一注意時，心裏很愕然，原來自己在寮房念佛，為什麼會跑這兒來呢？連自己也不知所以然。後來叫伙計在別的寮房找一個鑰匙給開了門，他自己的鑰匙還在他桌上擱著呢。後來他把這事告訴我，當時我對他並沒說什麼，以後我想：這大概是念佛工夫，念得內外相應，到了業淨情空的地步，心裏一點執著都沒有，外面的環境什麼也障礙不住。當他回頭一注意時，心裏就又分別，而起執著了。其實這事很平常，並不是什麼希奇，完全是心的作用。

董居士在生時發兩個願：一個是願意在活著的時候，不要鬧病；因為

自己客居他方，病了沒人伺候，怪難過的；第二個願意有病馬上就往生，免得自己受罪，也給人添麻煩。果然有願必滿，他平常念佛什麼病也沒有，到了臨終時，預知時至，心裏很清醒的。大眾師輪班替他助念，到了夜裏四點鐘，在床上坐起來，面上很和靄的對大眾說了一句：「到此方知功不唐捐！」說完這話，念著佛就往生了。在他臨往生的前兩三天，只是覺得身上很疲乏，四肢無力，一切飲食還照常；身上並沒什麼痛苦。這是念佛的好處，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忘了這句阿彌陀佛！

民國二十三年，在修湛山寺後大殿以前，致中也做了一個夢。是在夏天，見湛山寺前面廣場裏，有一棵挺直的菩提樹，忽然在西邊生出來一個大杈，致中走到樹跟前時，這杈子忽然從樹上落下來。致中想撿起來扛回廟裏去，可是左拿右拿也拿不動。這時諦閑老法師趕到對致中說：

「你拿不動！回去請你師伯來，他能拿的動。」致中到廟裏來請我去，到那裏扛起那菩提樹枝來，往西走去了。這夢的應驗，是正在修湛山寺的時候，忽然王金鈺居士又發心獨自在市內建一所湛山精舍，為大眾講法，

也算湛山寺生出來一個枝杈吧！

到了二十六年，湛山寺前後殿等都修起來之後，他又夢見前後殿在大馬路上橫欄著，來往的人很多，自己覺得很希奇，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後來問我，我說這是好現象，將來佛法要當道——因大殿、講堂，都當道而蓋好——本來湛山寺一開闢時，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經過這十幾年的建設，前面從太平角芝泉路口，後面到東鎮仲家窪一帶，差不多所蓋的房了都快連接在一塊了。如果時局平靖，開展市區，十幾年後，前海崖修成輪船碼頭，湛山寺將由偏僻變成一個極繁華的市街中心區，那時就是佛法當道的時候了。

湛山寺每年到七月十五照例辦盂蘭會，按照水陸儀規，啟建水陸道場。三十一年弘一律師圓寂後，三十四年中國抗戰勝利的那一年，寺內做水陸道場時，致中夢見弘一律師來。因為弘老在湛山寺住過一個時期，他們曾經相識，是在剛黑天的時候，致中在單上靜坐著，一充盹，看見弘一律師來，到了他門口，並沒往屋裏去！致中心想：弘老不是聽說已經圓寂了嗎？

怎麼又來啦！於是馬上放腿子去迎接，到了門口一見面，弘老說：

「老修行，多年不見了很好吧！」這時致中傻呼呼地，也講不出什麼話來，只說：「好！你老也很好吧！」接著弘一律師說：「今天打擾你一件事，因為時局不好，到處有戰事，又加各地鬧糧荒，兵燹癘疫，水、火、盜、匪，死很多人。中國因受戰事影響，糧荒嚴重，各地已無啟建水陸道場的，有的也很馬虎。惟湛山寺，在此烽煙滿地的時候，還能很安心的年年做一次水陸道場，種種方面都很如法，大家都很虔誠，功德不小，我現在領來很多人，預備在這個法會裏超度他們，請你告訴老法師，給設一個位子，免得進壇時，為護法善神所阻。」

致中醒來時，第二天把這事告訴司房，自此之後，每年湛山寺做水陸時，必給弘老特設一位子。

因為致中像一個大傻子一樣，平常不做夢，偶爾做一個夢，都有應驗。我想到這裏，隨便這麼一說，也不是希奇希有的事，按修行人來說，這是最要不得的事。

俗語說：「癡人說夢」，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是人的業識所現，做夢也有好幾種，有自己意識所現的夢，有鬼神所託之夢，有佛菩薩所示之夢。按十法界來說：除佛界外，九法界眾生都是夢：有人天夢、餓鬼夢、地獄夢、畜生夢、三乘夢，凡未證究竟妙覺的都是迷夢，不過有輕有重，有好有壞。人們只知瞌眼是夢，不知睜眼也是夢。古語說：「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舉世盡從夢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二）慈舟法師在湛山

說起來真慚愧的很，我出家很晚，在家時雖然對佛經研究過，究竟沒徹底。出家後在觀宗寺跟諦老法師學幾年教，回到北方就忙於蓋廟辦學，有不得已的時候，也給人講經，說開示。近三十年來為這些事奔走，因此對於佛的戒律，沒得長時間去研究。可是戒律在佛家很重要，佛臨入涅槃時，教弟子以戒為師，正法之能否久住，就在乎後人對佛的戒律能否持守，一切都建築在佛的律儀上。有佛的戒律在，就有正法在，如果出家人不守

戒律，正法也就快湮滅了。所以出家人，無論到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把佛的戒律忽略過去。尤其對於新開創的地方，奠基伊始，一切規矩法則，更應當遵照佛的戒律，縱然不能完全持守，在可能範圍內，也應當按照可行持的去行。

過去我對律典，雖然也都涉獵過，可是並沒深去研究，不敢自稱內行。然而對此却很注意，因此在湛山寺修起之後，我給大家請來兩位專門持律的法師，一位是慈舟老法師，一位是弘一律師。

慈舟老法師是湖北隨縣人，中年失怙，三十四歲時，得母親同意，夫婦同時出家，這是他的宿根深厚。受戒後，到各地參方聽講，遍師名匠。民國二年，跟月霞老法師，在華嚴大學專研究華嚴經，及大乘起信論。後來自己到各地講經辦學。慈老一生專研賢首五教，兼代持律講律，他所到的地方，多提倡持律；他所住持的地方，全注重持律。平素悲天憫人心切，每逢在大座講經，說到一般人放逸犯戒的時候，輒自痛哭流涕！因此感人甚深。

華嚴經和起信論是賢首家主要的經論，慈老對此深有研究，且有著述。雖然華嚴經部頭長，不容易從始至終講完，可是慈老一生講華嚴經的時候最多。據我所知道的，他曾經辦過四五次法界學院；在北京從頭至尾，一連講了三遍華嚴經。這些年來，時局不靖，災禍頻仍，北京城並沒遇到很大的劫難，都能化險為夷，這未嘗不是講華嚴經的力量！

說到慈老來湛山的一段因緣，其起因是在民國二十三年。那時湛山寺後大殿已經修起，湛山精舍因工程小，比湛山寺後大殿早落成。湛山精舍落成後，王金鈺居士請我講大乘起信論，因他早年對起信論研究過，也請教過明人，但仍有通不過去的地方，問我可不可以講。當時我說：

「我是專門研究天台的，天台宗是以法華經大智度論等為主要經論。大乘起信論為馬鳴菩薩造，是賢首家所注重的。過去我也羼雜著研究過，不過很潦草的就過去了。現在要講必先容點工夫，先編講義；講義印出之後，按照講義去講，這樣比較仔細一點。」

王居士同意這樣辦法，先編講義；講義印出之後，一星期在佛學會講

兩次。講義編完之後，大夥看不錯！又重新印兩千本，王居士也很滿意。原先過不去的地方，現在連聽講，加看講義，也通過去了。說這話時已是二十四年，那時慈老在皷山辦法界學院，講華嚴經已經圓滿，擬辭退。他的學生夢參師，欲繼續求學，慈老介紹他到湛山寺來，說：「倓老法師，是北方有名的大德（慚愧！我實在不敢當大德），可以到那裏親近他。」二十四年秋，夢參師到湛山寺來，他過去跟慈老聽華嚴經、起信論，自己對起信論也講過，後來看到我編的講義說：

「你老編的文義簡略，好看、容易明白，慈老所編細緻、繁瑣。」於是他給慈老寄去兩本，一個月後，慈老來信說：

「倓老編的講義很好！文簡義賅，看起來易找線索，容易明白。我所編的文義較廣泛，對初學人，不容易找頭緒。」並讓夢參師再寄二十本去，以便大眾參考。錢多少由郵匯上。後來由湛山寺寄去二十本贈送。當時我想：慈老是專門研究起信論的，既然他批評說不錯，大概裏面不會有很大的疵謬，因此我也放心。自此之後，我和慈老常有信來往，我也屢次去信

請他來。以後他應鼓山虛雲老和尚請，辦法界學院，至二十五年圓滿；復應圓瑛老法師之邀，去福州城內法海寺，再辦法界學院，我乃派夢參師，代表湛山寺去請慈老。

請慈老的原因，一則是因他為當代大德，南北都去過，飽參飽學，對各地家風規矩都經驗過，來湛山後，可以幫同建立一下叢林的規矩；二則因慈老講教代持律，出家人如果不明白戒律，是一個大缺點。過去我對戒律雖看過，並沒深去研究，就是研究過，因整天忙於蓋廟，也無暇給大家講。

戒是給後人所立家法的總綱，律條是裏面的一些細目。考究起來，非常嚴格！尤其講律的人，說到那裏要行到那裏，以身作則；不然說的和行的成兩回事，不但不能律己，也不能律人，久而久之都馬虎下去了。因此把慈老請來，讓大家對戒律多加注意。

是在二十五年的正月十五以後，夢參師到福州，月底把慈老請來，住後殿東耳房。那時湛山寺正在修後齋堂、宿舍，慈老到湛山後，對於規矩

方面改正不少；沒有的也添了不少：如持午、誦戒、結夏、安居等，都是慈老在時所立。直到現在，還是按這樣規矩去行。

慈老來後，除在湛山寺講經講律外，有時到佛學會去講。二十五年秋天，我去長春般若寺傳戒，湛山寺的事，全歸慈老法師分神代理。他向來是不別眾食，不單受人供養，一切隨眾。

北京極樂菴，是寶一老和尚的小廟，民國十幾年時，有居士擬發心修建，改為十方，寶老不同意，欲因陋就簡，修行了事。到了二十五年，有護法居士，與寶老在手帕胡同買一舊宅，改修為廟，名淨蓮寺，因寶老多病，淨蓮寺沒人管事，寶老讓定西法師回來接廟；可是定西法師在東北擔任很大任務（督理東北整個佛教，應興應革事宜。），平常我不在東北，事情全由定西法師料理。如果他一走，事情沒人辦。這時，定西法師曾來湛山看過一次，不久又回東北。秋天我從長春回來，曾到北京，給寶老說妥。我和王金鈺居士，介紹慈老到淨蓮寺來，住持一切。慈老到淨蓮寺後，因有在福州應圓瑛老法師之請，辦的法界學院；這時因南北迢遠，不能兼

顧，乃於二十六年春，把法界學院，遷到北京，繼闡華嚴經。慈老德高望重，持戒謹嚴，做事一絲不苟。所到之處，影響所及，莫不深為所化。在北京緣法很好，學生也愈去愈多，直到勝利後才離開北京。

（三）弘一律師在湛山

弘一律師，是二十六年初夏，到湛山來的。

二十五年秋末，慈舟老法師去北京後，湛山寺沒人講律，我對戒律很注意，乃派夢參師到漳州——萬石巖——把弘老請來。在他來之前，夢參師來信說：弘老來有三個條件：第一、不為人師，第二、不開歡迎會，第三、不登報吹噓，這約法三章，我都首肯了。

平素我常說：我在佛教裏是個無能的人，說什麼，什麼都不成。不過仗佛菩薩加被，借諸位師父的光明，給大家作一個跑腿的人。我雖然無能耐，如果有有能耐，有修行的大德，我盡量想法給請來，讓大家跟著學。這樣於湛山寺也增光，於大家也有益。凡屬於大家有益的事，只要我力量

能辦的到，總盡量去辦！

我常願大家「坐地參方」，什麼叫「坐地參方」？就是把大德請來，讓大家一點勁不費，坐地參學，就叫「坐地參方」。因為出家人手裏沒錢，在外面跑腿不容易，平安年月還好，亂世裏走路更不容易。還有一些老修行，住到一個地方輕易不願動；但對一些大德又很羨慕，這樣要滿他們的願，最好是請大德來，讓他們坐地參方。省得跋山涉水，千里遙遠去跑。

我的意思，把中國（當然外國來的大德也歡迎）南北方所有大德，都請到這裏來，縱然不能久住，也可以住一個短的時期，給大家講講開示，以結法緣。因為一位大德有一位大德的境界，禪和子之中，止不定與那一位大德有緣，或者一說話，一舉動，就把人的道心激勵起來，這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二十六年時，我曾預備把印光老法師，請到湛山來，開一念佛堂，讓印老在這裏主持淨土道場。以後因事變，印老沒能到湛山來，這是我最遺憾的地方。

弘老，也是我最羨慕的一位大德。他原籍是浙江平湖人，先世營鹺業於天津，遂寄籍於此。父、筱樓公，出身進士，做過吏部官，為人樂善好施，風世勵俗，表率一方，在天津為有名的李善人家。

他，在家名李叔同，另外出家在家還有好些名字，我已記不清。降生時，有雀銜松枝降其室，此枝到了他臨滅度時，還在身邊保存著。自幼穎悟異常，讀書過目成誦，有李才子之稱。性格外倜儻而內恬醇，凡做事都與人特別。可是他一生的成功，也就在他這個特別性格上。做事很果敢，有決斷，說幹什麼，就幹什麼；說不幹什麼，就不幹什麼。俗言說：「裝模不像，不如不唱。」例如他在家時，專門致力於文學、藝術、音樂、圖畫……等，就專心致志，讓他成功。甚而在少年時代，一些風流韻事，也莫不盡情逸致。像唱戲一樣，無論扮演某種角色，都讓他合情合理到家。可是話又說回來，在家是那樣，出家也是那樣，出家後，把在家那套世俗習氣完全拋掉，說不幹就不幹！絲毫也不沾染。對於出家人應行持的，就認真去行持，行持到家，一點不苟且，這才是大丈夫之所為。也是普通人

最難能的一件事！

弘老在家時，是一個風流才子，日本留過學，社會上也很出風頭的。以他過去的作風，誰也想不到他能夠出家，出家後，又能夠持戒那麼謹嚴。民國七年暑假天，他正在杭州兩級師範當教師，忽然要出家，誰也留不住。馬上把自己的東西完全送人，到杭州虎跑大慈寺，拜了悟老和尚為剃度師，命名演音字弘一。在他臨去虎跑時，學校跟去一茶房，名字叫聞玉。這個茶房本是在學校伺候弘老的，對他印象非常好，聽說他要出家，心裏有些不忍；於是給他帶著東西一同到虎跑寺去送他。進廟門之後，弘老馬上回過頭來稱聞玉為居士，很客氣的請他坐下，自己掃地擦桌子，汲水泡茶，以賓禮對聞玉。原先聞玉伺候他，到廟裏後他馬上倒過來伺候聞玉，晚上自己找舖板搭床。聞玉幾次要替他弄，他說：

「不敢當，我不讓你來，你偏要來，現在你送我來出家，我很感激你。這是我們的家，你在這裏住一天是我們廟裏的居士，我應當好好照應你。」這一來弄得聞玉手足無措，哭笑不得。後來聞玉說：

「你說說算了吧，還當真的就出家嗎？」弘老說：「這還能假了嗎？」聞玉苦苦哀求，讓他玩幾天再回學校；可是他決心出家，說什麼也不能更改意志，反以言語來安慰聞玉，讓他趕緊回學校。聞玉看實在沒辦法，在他跟前痛哭一場，很淒涼的自己回學校去了。

弘老自出家後，就專門研究律，天津徐蔚如居士，對他研究律幫很大的忙。徐居士曾對他這樣說過：

「自古至今，出家的法師們，講經的多，講律的少；尤其近幾百年來，就沒有專門研究律的，有也不徹底。你出家後，可以專門研究律，把中國的律宗重振起來。」

中國出家人，自東漢至曹魏初年，並沒有說皈依受五戒的，只是剃髮出家而已。至魏嘉平年間，有天竺僧人法時到中國，立羯磨受法，是為中國戒律之始。自那時起，才真正開始傳受比丘戒。

最初傳到中國的律典，是十誦律，為姚秦時代鳩摩羅什法師譯。六朝時期，此律盛宏於南方。其次是四分律，僧祇律，五分律，有部律。

在五部律中，最通行的是四分律，這是東晉時代，佛陀耶舍和竺佛念兩位法師所譯，其弘傳講習則始自元魏時代的法聰律師。其後，有道覆律師、慧光律師、智首律師，各造疏註，大事宏揚。到了唐朝，道宣律師，據大乘義理解釋四分律，撰成四分律行事鈔三卷，四分律羯磨疏四卷，四分律戒本疏四卷，稱為南山三大部。再加上他所撰的拾毘尼義鈔三卷（現存二卷。）比丘尼鈔三卷，合稱為五大部。自此律學中興，後人宗仰他，遂成為四分律宗；也稱為南山宗。當時有相部法礪律師、東塔懷素律師，各依四分律藏，撰造疏釋，與南山道宣律師，並稱三宗。到了宋朝元照（靈芝）律師，又作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羯磨疏濟緣記、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記，專門解釋道宣律師的疏註，南山律宗，於是繼興。

南宋以後，禪宗盛行，律學無人過問，所有唐宋諸家的律學撰述，都散失不存。至明末清初，只餘一部隨機羯磨，那時有蕅益、見月兩位老人，欲重興律宗；可是對唐宋古典已徧索不得了。蕅益大師，雖著有毘尼事義集要，而對弘律方面收效極鮮。見月律師，是中興律宗的大功臣，對律學

著疏頗多。所遺憾的，是他沒找到南山的著作，所出撰述，與南山律意，頗多不同之處，如解隨機羯磨，就是一個例證。

此外尚有一部流傳最廣的傳戒正範，意思雖未與南山著述盡相吻合，然厥功至偉！從明末到現在，傳戒之書，唯此一部；各地傳戒，亦唯此書為依。明朝以前，各叢林傳戒方式，互有不同，且三壇戒法，不得一時俱受，要在三個時期，分期而受。實際上比丘戒太嚴格，受戒的人，未必盡能受持。與其在狹義範圍內，受而不能盡持，倒不如菩薩戒之寬容。因此見月律師乃訂定，在五十三天戒期內，三壇戒法遞次而受。這一則因受戒日期機會難遇；二則因受比丘戒後，再受菩薩戒範圍廣大，這樣在受戒方面來說，是從容得多了。

不過這部傳戒正範，因未見南山律之全部參考，並不算徹底完美之書。加以近代弘戒法儀，又依此稍有增減，已不是傳戒正範之本來面目。如欲恢復古代傳戒之法，必有真正持律明律的人，出而訂定。

自宋朝歷元明清，計七百餘年，中間雖然也有人提倡律學，可是已失

去南山真脈。原因是中國弘律的人少，經過多少次變亂，律典已燬於燹火，有原本也都流落在日本。清末徐蔚如居士，自日本請回，重刊於天津，然錯誤遺漏特多。弘老出家後，發願畢生研究戒學，誓護南山律宗，徧考中外律叢，校正五大部，及其他律藏。二十幾年來，無日不埋首律藏，探討精微。到處也以弘律講律為事，在我個人，也深願後來多出幾位弘律的人。

在弘老的著述中，最主要的要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此書將四分律文，制為表解，化賾為晰。所加按語，都是古昔大德警語，經六七年工夫始制成。稿子都是親筆所寫，當時由穆藕初居士捐七百元現鈔，委中華書局縮本影印，原稿保存在穆藕初居士處。在稿子後面，弘老還特意寫了一段遺囑，大意是說：我去世之後，不希望給我建塔，也不願給我做其他功德，只要能募資將此書重印，以廣流布，就於願滿了。

記得弘老來時，是在舊曆的四月十一那天，北方天氣——尤其是青島，熱得較晚，一般人，還都穿夾衣服。臨來那天，我領僧俗二眾到大港碼頭去迎接。他的性格我早已聽說，見面後，很簡單說幾句話，並沒敘寒暄。

來到廟裏，大眾師搭衣持具給接駕，他也很客氣的還禮，連說不敢當。

隨他來的人有三位—傳貫、仁開、圓拙—還有派去請他的夢參法師，一共五個人。別人都帶好些東西，條包、箱子、網籃，在客堂門口擺一大堆。弘老只帶一破麻袋包，上面用麻繩紮著口，裏面一件破海青，破褲褂，兩雙鞋；一雙是半舊不堪的軟幫黃鞋，一雙是補了又補的草鞋。一把破雨傘，上面纏好些鐵條，看樣子已用很多年了。另外一個小四方竹提盒，裏面有些破報紙，還有幾本關於律學的書。聽說有少許盤費錢，學生給存著。

在他未來以前，湛山寺特意在藏經樓東側蓋起來五間房請他住，來到之後，以五間房較偏僻，由他跟來的學生住，弘老則住法師宿舍東間—現在方丈室——因為這裏靠講堂近，比較敞亮一點。

因他持戒，也沒給另備好菜飯，頭一次給弄四個菜送寮房裏，一點沒動；第二次又預備次一點的，還是沒動；第三次預備兩個菜，還是不吃；末了盛去一碗大眾菜，他問端飯的人，是不是大眾也吃這個，如果是的話他吃，不是他還是不吃，因此廟裏也無法厚待他，只好滿願！

平素我給他講話時很少，有事時到他寮房說幾句話趕緊出來。因他氣力不很好，談話費勁，說多也打閑岔。

愈是權貴人物，他愈不見，平常學生去見，誰去誰見，你給他磕一個頭，他照樣也給你磕一個頭。在院子裏兩下走對頭的時候，他很快的躲開，避免和人見面談話。每天要出山門，經後山，到前海沿，站在水邊的礁石上瞭望，碧綠的海水，激起雪白的浪花，倒很有意思。這種地方，輕易沒人去，情景顯得很孤寂。好靜的人，會藝術的人，大概都喜歡找這種地方閒呆著。

屋子都是他自己收拾，不另外找人伺候。窗子、地板，都弄得很乾淨。小時候他在天津的一位同學，在青島市政府做事，聽說他到湛山寺來，特意來看他。據他這位同學說：在小時候他的脾氣就很怪僻，有名的李怪——其實並不是怪，而是他的行動不同於流俗——因他輕易不接見人，有見的必傳報一聲，他同學欲與見面時，先由學生告訴他，一說不錯，有這麼一位舊同學，乃與之接見。

有董子明居士，蓬萊人，原先跟吳佩孚當顧問，以後不作事，由天津徐蔚如居士介紹來青島，在湛山寺當教員，學識很淵博。他和弘老很相契，常在一塊談話，那時我每天下午在湛山寺講法華經，弘老來聽，以後他和董子明說：

「倓虛法師，我初次和他見面時，看他像一個老莊稼人一樣，見面後他很健談的，講起經來很有骨格！發揮一種理時，說得很透闢！」這話後來由董居士告訴我，我知他輕易不對人加批評，這是他間接從閒話中道出。可是我聽到這話很慚愧，以後無論在何處講經，更加細心。

朱子橋將軍，多少年來羨慕弘老的德望，只是沒見過面。正趕他有事到青島，讓我介紹欲拜見弘老，一說，弘老很樂意。大概他平素也知道朱將軍之為人，對辦慈善及對三寶事很熱心，乃與之接見，並沒多談話；同時還有要見他的人，他不見，讓人回答，說已經睡覺了。

有一天，沈市長在湛山寺請朱將軍吃飯，朱將軍說：「可請弘老一塊來，列一知單，讓他坐首席，我作配客。」沈市長很同意，把知單寫好，

讓我去給弘老說，我到他寮房裏一說，弘老笑笑沒言語，我很知他的脾氣，沒敢再往下勉強。第二天臨入席時，又派監院師去請他，帶回一個條來上寫四句話：

「昨日曾將今日期，短榻危坐靜思維，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

朱將軍看到這個條喜的不得了，說這是清高。沈市長臉上卻顯得很不樂意。按地方官來說，他是一個主人，又加是在一個歡迎貴賓的場合裏，當然於面子上有點下不來台。我和朱將軍看到這裏，趕緊拿話來遮蓋，朱將軍平素有些天真氣派，嘻嘻哈哈，把這個澀羞場面給遮掩過去了。

弘老到湛山不幾天，大眾就要求講開示，以後又給學生研究戒律。講開示的題目，我還記得是「律己」，主要的是讓學律的人先要律己，不要拿戒律去律人，天天只見人家不對，不見自己不對，這是絕對錯誤的。又說平常「息謗」之法，在於「無辯」。越辯謗越深，倒不如不辯為好。譬如一張白紙，忽然染上一滴墨水，如果不去動它，它不會再往四周濺污的，

假若立時想要它乾淨，馬上去揩拭，結果污染一大片。末了他對於律己一再叮嚀，讓大家特別慎重！

他平素持戒的工夫，就是以律己為要。口裏不臧否人物，不說人是非長短。就是他的學生，一天到晚在他跟前，做錯了事他也不說。如果有犯戒做錯，或不對他心思的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律己」不吃飯。不吃飯並不是存心給人嘔氣，而是在替那做錯的人懺悔，恨自己的德性不能去感化他。他的學生和跟他常在一塊的人，知道他的脾氣，每逢在他不吃飯時，就知道有做錯的事或說錯的話，趕緊想法改正。一次兩次，一天兩天，幾時等你把錯改正過來之後，他才吃飯，末了你的錯處，讓你自己去說，他一句也不開口。平素他和人常說：戒律是拿來「律己的！」不是「律人的！」有些人不以戒律「律己」而去「律人」，這就失去戒律的意義了。

給學生上課時，首講隨機羯磨，另外研究各種規矩法子。隨機羯磨是唐道宣律師刪訂的，文字很古老，他自己有編的「別錄」作輔助，按筆記去研究，並不很難。上課不坐講堂正位，都是在講堂一旁，另外設一個桌

子，這大概是他自謙，覺得自己不堪為人作講師。頭一次上課，據他說，事前預備了整整七個小時，雖然已經專門研究戒律二十幾年，在給人講課時，還是這麼細心，可見他對戒律是如何的慎重！因他氣力不好，講課時只講半個鐘頭，像唱戲道白一樣，一句廢詞沒有。餘下的時間，都是寫筆記，只要把筆記抄下來，扼要的地方說一說，這一堂課就全接受了。隨機羯磨頭十幾堂課，是他自己講的，以後因氣力不佳，由他的學生仁開代座，有講不通的地方去問他，另外他給寫筆記。隨機羯磨講完，又接講四分律。

差不多有半年工夫，弘老在湛山，寫成一部隨機羯磨別錄，四分律含註戒本別錄，另外還有些散文。

他這次到北方來，也該當與北方人有緣，平常接受行律的，有很多學生，整個廟宇接受的還沒有。雖然他在南方很多年，也沒有能接受的，有也是部分的，暫時的。慈老法師在湛山時也說，南北到任何地方也沒完全接受講律行律的，原因是在末法時代，持戒是一件難事，不要說持戒，就是講戒也是枯燥無味。為了自己不能行持，誰也不肯去發心；尤其是經懺

門頭，一個叢林裏，住很多人，分子不一，誰也作不得主，如果馬上讓他去持戒過午不食，這簡直太難了！

慈老和弘老到北方來，在別處，沒有能拿整個叢林來接受其律儀的，惟湛山寺能接受。每到初一十五誦戒羯磨。四月十五，結夏安居，七月十五自恣，平常過午不食……二位老法師走後，這些年來，還是照規矩去行。原因這裏是新創的地方，做事單純，不像其他地方那麼複雜，自己也能作得主，也樂意，所以能接受。同時還有幾位同學，繼續弘老的意志，發心專門研究戒律，日中一食，按律行持；不但湛山寺是這樣，和湛山寺有關係的廟，如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天津大悲院……等也都按照這樣去行。雖然不能完全做得到，但對戒律方面，能持幾條算幾條，持總比不持強。最低限度，出家人對四根本戒、十戒、十三僧殘，應揀要緊的去行持。例如半月誦戒，像演電影一樣，誦一遍就等於在人的腦幕上映一遍，縱然不能完全持佛的清淨戒，但起碼也給人種一個持戒的影子，自己有汙染的地方，也能在誦戒時懺悔，洗刷一下。拿持午來說，雖然有些人持的

不如法，但不能為一兩個人不如法，就把這條戒廢棄不持。有這條戒，像一個欄馬牆一樣，總比沒有好的多。佛祖給後人立規矩大有意義，平常衣暖食足的人，慾心重，無明大，好睡覺，好做夢，這些都是修行的障礙！無明大的好惹事，幾百人住在一起常鬧事，事情就不好維持了。

弘老雖是生在北方，可是他在南方住的時候多，對於南方氣候、生活，都很習慣。初到湛山時，身上穿的很單薄，常住給做幾件衣服，他一件也沒穿，向來不喜歡穿棉衣服，願意在南方過冬。原因北方天氣冷，穿一身棉衣服，很笨重的。

湛山寺本來預備留他久住的，過冬的衣服也都給預備了，可是他的身體，不適於北方的嚴寒，平素洒脫慣了，不願穿一身挺沉的棉衣服，像個棉花包一樣。因此到了九月十五以後，到我寮房去告假，要回南方過冬。我知他的脾氣，向來不徇人情，要走誰也挽留不住，當時在口袋裏掏出來一個紙條，給我定了五個條件。第一、不許預備盤川錢；第二、不許備齋餞行；第三、不許派人去送；第四、不許規定或詢問何時再來；第五、不

許走後彼此再通信，這些條件我都答應了。

在臨走的前幾天，給同學每人寫一幅「以戒為師」的小中堂，作為紀念。另外還有好些求他寫字的，詞句都是華嚴經集句，或薦益大師警訓，大概寫了也有幾百份。末了又給大家講最後一次開示，反覆勸人念佛。臨走時給我告別說：

「老法師！我這次走後，今生不能再來了，將來我們大家同到西方極樂世界再見吧！」說話聲音很小，很真摯，很沉靜的！讓人聽到都很感動的。當時我點頭微笑，默然予契。臨出山門，四眾弟子在山門口裏邊搭衣持具預備給他送駕，他很莊重很和靄的在人叢裏走過去，回過頭來又對大家說：

「今天打擾諸位很對不起，也沒什麼好貢獻，有兩句話給大家，作為臨別贈言吧！」隨手在口袋裏掏出來一個小紙條，上寫：

「乘此時機，最好念佛！」

走後我到他寮房去看，屋子裏東西安置得很次序，裏外都打掃特別乾

淨！桌上一個銅香爐，燒三枝名貴長香，空氣很靜穆的，我在那徘徊良久，嚮往著古今的大德，嗅著餘留的馨香。

（四）天台宗在北方的宏傳與建樹

最初開始修湛山寺的時候，我已料想到，大概要十幾年至二十幾年的工夫。當時蒙各位護法，公推我來住持其事，我也義不容辭。那時我已預備在湛山寺做十年住持，替大家經營修廟的事，十年以後，讓賢與能。自二十三年，至三十三年，正是十個年頭，我實行退休，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公推善波法師為湛山寺第二任住持。當時到諸山長老，各機關首長，各界來賓，各位居士，儀式很隆重的。

善波，夙慧老成，器識卓越，威儀嚴肅，言行有節。無論辦任何事，都很穩重。十幾年來在湛山寺，從當學生起，任監院、任首座、為常住事發心，不辭一切辛苦；而且平素也很孚眾望。

在送座的那天，除湛山寺共住規約外，我還寫了幾條關於住持領眾的

規約（附錄於後）以後，無論到任何年代，十方大德賢者，在這裏任住持時，都按照這樣去行。

附湛山寺住持簡單領眾課程規則

（一）專責領眾。僧伽為三寶之一，譯華言為和合眾。其能和合者，唯在一人領導。領眾必先調眾，調眾必先知眾，知眾必先臨眾，由臨眾而後知眾，由知眾而後調眾，調眾而後領眾，始能統理大眾，一切無礙。今湛山寺首任住持老病頹唐，不能臨眾，若再敷衍領眾，難免本亂治末之虞。於是照章改選住持，簡訂領眾規則，以作常行軌道。

（二）行持課程。十方常住，雲集僧眾，皆以三寶熏修為本。今以普通公共行持，要自他兩利，每日早晚兩遍殿堂為要務，住持必親自臨眾，共其甘苦。早殿諷經，祈禱國泰民安，世界和平。晚殿諷經，超度十類孤魂，古今八方，陣亡將士，及災死難民等。又晨午二次齋堂，念供觀想，十方諸佛應供，法界有情，普同供養。念畢食時，各存五觀，食畢結齋，

回向施主安樂，領眾繞佛，共祝十方，消災弭厄。

（三）遵守規則。兩序班首執事，由住持敦請，各負專責，盡職服務。四眾弟子，循規就序，今略舉規則，亦在大眾心目之中，不過耳目勤熏，利於躬行實踐。前任者為臨時住持，在創建時期，未得般般照章就序，今選正式住持，宜應各按軌道。住持為一剎之主，興衰在此一人。內外緇素，皆要維持，時常肅靜，不可紛擾，障礙清修。為住持者，二六時中，念念在道，每日兩次殿堂，為領眾修行之專務，倘有疏虞，四眾無依。故選靜室修養，少應繁務。寺內班首執事，無急要事，不可輕見方丈，若有要事，告畢即出。會客皆在方丈外寮，會畢即歸靜室，存養精神，領眾熏修。自然空中戾氣化作祥和，災劫消於無形。又每日開大靜時，住持須至司房閱賬，知客亦至司房，同監院報告一日經過，及次日應辦之事。大鐘響時，回寮休息。其餘班首執事，及居士寮，念佛堂，四眾人等，皆以方丈為模範，一律遵行，免去俗務繁擾及散心雜話，始得純粹修行。其餘各條，另有細則。以上所訂，乃經常軌則，若處難緣，須通權達變！

湛山寺是教演天台，行宗淨土，十方選賢制度，不收剃度徒弟，不專傳法子。和湛山寺一宗派的，如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營口楞嚴寺、瀋陽般若寺、天津大悲院等，都是這樣。過去嘗見一般叢林，為了專傳法子，爭住持，弄出很多笑話來，這是最出醜的事！

現在把關於法統的事，給大家說一說。

我接觀宗寺，諦閑老法師，嫡傳天台教觀，第四十四代法卷，承續老人德蔭，闡揚智祖教法。天台宗傳到北方後，共發起建立宏法叢林九處，宏法支院十七處，主辦僧學院十餘處，其他尚有很多有聯繫的小的庵堂，都已加入天台宗。

附天台宗在北方創建十方叢林表

地點名稱	興建年代	創建人	附註
1 哈爾濱極樂寺	創建民國十一年	倓虛	並充首任住持
2 長春般若寺	創建民國十一年	倓虛	首任住持澍培

	地點名稱	興建年	代創建人	附註
3	營口楞嚴寺	民國十年	倓教宣虛講暨佛堂	首任住持禪定
4	青島湛山寺	民國二十年	倓虛	並充首任住持
5	黑龍江大乘寺	民國十八年	定西惺如	原發起人孔玉書二十八年開光
6	綏化法華寺	民國十六年	慧一靜空	
7	天津大悲院	民國三十一年	倓虛	等慈充首任住持
8	瀋陽般若寺	民國十一年	倓虛	繼任住持定西
9	吉林觀音古剎	民國二十七年	如蓮	

備考：表內非大師直接經手所建者，則為大師之法眷屬，得其指導及助力所建修，故附列之；如定西、如蓮，為大師代傳之法弟；靜空、惺如，則為大師之法徒。又修營口楞嚴寺時，負建修責任者，為陸炳南居士，後出家名樂果曾充該寺第三任住持。——大光識

附天台宗在北方創建弘法支院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一面坡	巴彥縣	朝陽縣	朝陽縣雲培山	通寮縣	望奎縣	海淪縣	德惠縣	扶餘縣	三岔河	舒蘭縣	呼蘭縣	松浦縣
普照寺	皈原寺	華嚴寺	興福寺	圓通寺	寂光寺	海會寺	彌陀寺	如來寺	高明寺	明真寺	淨土寺	觀音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創建
民國二十三年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七年	民國二十八年	民國二十五年	民國二十九年	民國二十六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二十八年	民國二十八年	民國十五年	民國二十五年	民國二十六年
定西乘一	慧一	蘊虛	澍培	徧虛能智	定西顯親	定西德一	倓虛	唯一	森桂	繼如	繼如	專修
原發起人，戴溪泉、袁澹溪、袁春如。						金居士捨住宅改成						

14	瀋陽永安寺	復興	民國十一年	倓虛慧如	
15	吉林廣濟寺	創建	民國十年	如蓮	附育嬰堂、施粥廠、流通處
16	長春大佛寺	創建	民國三十四年	善果	
17	青島湛山精舍	創建	民國二十二年	倓虛	

備支院共十七處，多為大師弟子分在各地手創，間接直接得大師及定西考法師之助力者不尠。表內創建人及年代等多得自定西法師口述，以其諳於東北佛教也。

—大光

附天台宗創辦佛學院一覽表

地點	學院名稱	主辦人	創辦年代	現況	附註
1	哈爾濱	極樂寺佛學院	倓虛 定西	民國十三年	三十二年因事停辦	附佛化中學一處專培養在家子弟
2	長　春	般若寺佛學院	倓虛 澍培	民國二十四年	善果、妙禪繼之，三十七年因時局停辦	附小學、幼稚園各一處，另在家中學一處。
3	營　口	楞嚴寺佛學院	智　眼	民國三十二年	三十四年因時局停辦	

4	青島	湛山寺佛學院	倓虛	民國二十四年	三十八年因時局停辦	附成章小學一處			
5	綏化	法華寺佛學院	靜空　明悟	民國十九年	三十四年因時局停辦	初由定西發起			
6	天津	大悲院佛學院	倓虛	民國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因時局停辦	並未十分就緒			
7	瀋陽	般若寺佛學院	倓虛	民國十八年	二十年因九一八事變停辦				
8	吉林	觀音古剎佛學院	定西　如蓮	民國三十二年	民國三十四年因時局停辦				
9	瀋陽	萬壽寺佛學院	倓虛	民國十年	十二年年底停辦	為該寺住持主辦倓虛任主講			
10	北京	彌勒院佛學院	倓虛	民國十四年	十九年停辦	馬冀平、張景南等發起			
11	西安	大興善寺佛學院	倓虛	民國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停辦	朱子橋、戴傳賢、楊虎城等發起			
12	松浦鎮	觀音寺佛學院	專修　圓照	民國三十年	民國三十四年因時局停辦				
13	香港	華南學佛院	倓虛	民國三十八年	進行	葉恭綽、王學仁、林楞真、樓兆念、黃杰雲等發起			

備 按此表係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大光隨大師居香港華南學佛院時所列，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時，尚有天津、青島兩處進行，香港華南學佛院係後設。又北京中國佛教學院，乃周叔迦居士所創辦，為華北佛學最高學府。後三年曾一再敦請大師擔任院長名義，大師只去講幾次開示，並未到院視事。 ——大光謹識

在各寺廟任住持者，多為由佛學院出身，分在各地弘法，教化一方。計在我以下，接天台宗第四十五代法卷為諦老法師之法孫者，有澍培、靜觀、善波、仁智、善果、靜空、……等十四人。接四十六代者有妙禪、明悟二人。受天台教培養，已能在各地擔任宏法事業尚未接法者，有廣覺、顯照、慧文、……等三十餘人。以上均曾在各寺充任住持，或任教佛學院。此外，在天台教各寺僧校，教義研究班，將畢業者，尚有很多人未統計。總之，廟多人就多，人多事亦多，最初時，尚能循規蹈矩，日久則恐良莠不齊，大家宜互相警戒。

民國三十六年，我在長春傳戒時，曾草擬一份「天台宗總山章程」，將來預備把這份章程在青島主管當局立案，以後統以湛山寺為總山，綜理本山各寺廟事宜。

凡在本山各寺廟任住持者，或特派，或公選，不許私人授受，亦不定法嗣。任何法卷，與寺廟無關，所有天台宗法卷，原屬宏法系統，非住持之左券，不與廟務及住持遜座相干。為了恐怕後來出事鬧吵子，我在三十七年，從長春回湛山之後，作一碑文，預備泐諸湛山寺，以免後來起爭執。

（五）傳法不傳座

我認為無論任何一個地方，都應當公開的實行十方選賢制，不許以十方地方送人情，私相授受。關於法統方面，過去的祖師們，都是以心印心（凡有悟道的，必受祖師印證，方可自信。）如達摩祖師，在西土為第二十八祖，到中國為禪宗初祖；西土自釋迦佛至達摩祖師，都是以心印心；東土從達摩至六祖慧能大師，亦是以心印心，並以衣鉢相傳表信。六祖之

前，悟道弟子，雖如蔴似粟，而付法傳衣，必待其人，故衣鉢止於是單傳；六祖之後，因人信根已熟，衣鉢成為爭端，故止於傳法，而不傳衣鉢。可是現在人，却把傳法事等閒視之，認為是不足輕重的了。

不過傳法也是一件難事，在人羣廣眾之中，要有識人之明，如果不認識人，隨便以法與人，難免將來會出笑話的。真正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以心印心的人固不必說，即以現時以法卷代代相傳的事情來說，就是一件很費斟酌的事。現在各叢林的制度，多半是傳法（卷）帶傳座，三個五個法子（方丈鶵），接過法之後，就成了未來的升座住持人，如一選擇不慎，便會弄出很多參差不齊的事情來。據我幾十年來的忖驗，認為私自「傳法傳座」，是南北各叢林所以衰敗不能維持久長的一個最大緣因；也可以說是道法之中的一種流弊。因為各寺廟主持人（老和尚法和尚）為了將來承繼有人，也為了當時想把握幾個人才，差不多都預先傳幾個法子，作為現在的「方丈儲（鶵）」，將來老和尚退座時，就由現在的「方丈儲」名正言順的升座為正式方丈。當然，這在傳持佛法，維持寺務上，是不能加以

非議的。然而，這其中有好多流弊：

第一、是傳法人的「感情過於理智」。本來出家人是講「法親眷屬」，以「法」為親的，結果一般老和尚們，在傳法的時候，是因「感情用事」，不以「法」為親，而以「情」為親了。這種感情的結合，不是建立在同宗的鄉土觀念上，就是建立在鄰菴的廟誼觀念上。基此之故，無形中讓人們竊竊私議著，成了某一幫或某一派。

第二、在老和尚傳法的時候，因無知人之明，往往大法子二法子，一傳四五個，當然這在紹隆佛法上是應該的。可是到了後來，各位法子，誰都因自己手裏握有一紙法卷，認為自己是合法的「方丈鵝」，對於做方丈是應職應分的。在老和尚方面來說，則既傳法亦傳座；在新和尚方面來說，則既接法亦接座。所以一旦到了升座當方丈的時候，你也爭，他也爭，結果弄得法子與法子、法子與老和尚之間，都有了不同的意見，甚至爭訟、鬥狠、悄悄升座、踉蹌下座，弄得笑話百出，有玷宗門。這兩種流弊，說起來比較還算輕一點的，還有一個最大的流弊是：

第三、在老和尚預備往下傳法的時候，有三個標準：一、挑年青人，歲數不比老和尚大的；二、道德、聲望、資格，一切都不如老和尚的；三、凡事須聽從老和尚招呼的。一般的傳法標準，大多不外是這樣（或者也許有極少數是例外）。上一代老和尚是這樣傳，下一代也是這樣傳；再下一代還是這樣傳，照這樣傳下去，則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弄得各宗門庭，不數傳而宗風不振。試看南北方有很多原先掛鐘板開十方的大叢林，傳來傳去，到現在都成了子孫廟了。雖然還有一支法卷往下傳，也只是師父傳徒弟，一種形式而已！挺大一個廟，裏面住三兩個人，外邊人誰也不能去過問；可是，一些真正年高臘長，有道有德的大德們，卻被冷落在一邊，沒人去理。這些位被冷落的大德們，或主座一方，或棲迹自修，同時也礙於各宗的法派關係，眼看著有好些門庭衰敗下去，也不便於去問。多少年來，各地名山大剎，興衰遞遷，大多是受這種「傳法傳座」的影響所致。到現在為止，國內大叢林，真正不傳法，實行十方選賢制度，而能維持得比較長久的，只有少數的幾處，其他各地情形就不同了。

中國人向來有一個傳統的保守性，例如各叢林，從古至今，就有傳法這一事，到了我們這個時候，誰也不好輕易廢掉；可是既傳法而又傳座，不容諱言的是有上述流弊。為了杜絕這些流弊，我想出來一個辦法，就是我向來所主張的「傳法不傳座」。說起這事情來，有好多人和我提反對意見，不贊同；可是我認為如果照過去「既傳法而又傳座」的專傳法子的做法傳下去，不論其是南方叢林或北方叢林，也不論其是某一宗或某一派，總免不了要發生上述流弊的，只要一有了流弊，久而久之，法門就墜落了。

為什麼要「傳法不傳座」呢？因為法卷，是有關各宗歷代相承的一個宏法系統，與寺務及住持升座，根本是兩件事；傳法是因受法的人，對法理有解悟、有研究，研究到徹底，可以為人講經說法，緣法大時，可以為多數人講；緣法小時，可以為少數人講；緣不成熟時，可以止於自己明白，得傳法人的印證。傳座是因接座人的道德行持為眾望所歸，能領眾修行，能辦事刻苦耐勞，大家推選出他來，住持寺務，維持道場。接座的人可以接法（視情形亦有例外），接法的人，除非有接座人所具足的條件，經大

眾推選外，不能固定要接座；因此傳法時，不能對接法人固定要傳座。如果「傳法必定傳座」，受法的人認為是固定法嗣，必須升座當住持的話，那麼古今來的大德祖師，受人付法的多得很！到了受法之後，就應該留在一個地方等著升座當住持，不必到外面參學去了，也不必到外面宏揚佛法去了。事實不然！像六祖，在黃梅受五祖付法之後，便輾轉跑到嶺南，大闡法化。六祖之後，得法弟子見於記載者四十三人，未經記載者無數，其中最顯著者有兩位：一是南嶽懷讓禪師，一是青原行思禪師，他們在曹溪受法印之後，都各奔他方，隨緣教化，並沒滯留在曹溪，等六祖傳座當住持。南嶽懷讓禪師之後，有馬祖道一禪師，馬祖座下，得法弟子八十餘人，分化十方。（馬祖傳百丈；百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義玄禪師，住鎮州滹沱河側，是謂臨濟宗，其後學繁殖最盛！先是六祖謂懷讓禪師曰：『西天般若多羅尊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馬祖即應讖而出。）但亦未有傳法必定傳座的事！

拿本天台宗來說，最初北齊慧文禪師，讀智論悟一心三觀之旨，以之

傳慧思大師；思師悟入法華三昧，及旋陀羅尼門，傳智者大師，（師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即悟法華三昧，獲一旋陀羅尼，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智者大師以下，傳法者三十二人，得法自行者約千人，自此之後，歷代相傳，並沒固定說有傳法必定傳座的事。又例如我的法和尚諦閑老法師，在上海龍華寺受迹端定融祖師付法，傳持天台教觀，第四十三世，諦老得傳法印之後，就到他方，或自修、或宏法、或當方丈，也沒固定要融祖傳給他龍華寺座。雖然他後來從旁兼著龍華寺主席的名義，那是他「因緣時節」成熟，經大眾推選的，並不是在傳法時，固定要把座傳給他的。諦老以下，傳法者十餘人，亦分至他方，闡揚天台教法，也並沒個個固定把觀宗寺座傳給他。俟後，雖有接天台宗法，在觀宗寺接座的，是因他道德、聲譽，孚於眾望，能領眾修行，能維持觀宗寺道場，經十方人同意，推選出來，才接觀宗寺座的，絕不是固定傳法傳座私相授受的。大家要知道，接法是屬於自利一方面的，接座是屬於利他一方面的，雖然二者兼而有之者亦多有，但接法的人，可以接法，可能不領

眾；而接座人則是可能不接法，而必須能領眾，兩者之情形不同如此，接法的人，只要他破參、開悟、有資格，合於接法的條件，三個五個，十個八個，往下傳都可以；甚而自己的徒弟徒侄，只要他是一個法器，都不妨傳給他一支法，讓他到外面去宏揚佛法。所有受法的人，只要他因緣時節成熟，可以仗他的道德行持，分至四方，隨緣教化，只要他有十方人請他，他可以到各地寺廟，當執事、當方丈、當法師、創建叢林、復興道場、著述立說，這全看他自己法緣如何了。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如果是決定「傳法不傳座」，那麼凡是接過法的人，就不許接座了嗎？凡接過座的人，就不許接法了嗎？不然！這裏可用四句料揀說明：一、「傳法不傳座」，二、「傳座不傳法」，三、「法座俱傳」，四、「法座俱不傳」。

第一、「傳法不傳座」者，例如某寺，歷代傳持某宗法派，先後到該寺來參學者，有諸方禪眾及教下學子等，不下數百人或數千人。寺中主持人，先後就其中對某宗教義有相當研究而又嚴持戒律品學兼優者，揀選一

人或多人，一一傳與某宗法卷，以期法脈綿延。這些受法的人，或有在某寺久住者，或有散而至於他方者，各隨因緣，分燈揚化。這就是所謂「傳法不傳座」。如果認為「傳法必須傳座」的話，則一、所有受法人，必個個認為自己是固定法嗣，而對寺務加以干涉；二、升座時必有爭執；三、受法人或先精進而後退墮，對傳座事不能擔當，必將誤事。

第二、「傳座不傳法」者，亦可依喻說明：如甲寺為禪宗，乙寺為律宗，甲寺的前幾任方丈，均為有道有德之高僧，對寺務料理相當，法緣殊勝。傳到後幾任，以人才缺乏，已一代不如一代，門庭漸趨衰敗，依甲寺慣例，每於選任住持時，必於甲寺禪宗一系中，揀選已接法之適當人才，公選為住持，但至今人才缺乏，已無適當之接法人才可選，若敷衍了事，對住持人才物色一煙火習氣；愚癡；而又無行持之人勉強升座，則寺務將從此零落不堪了。是時乙寺方興未艾，某大德、年高臘長，福德具足，在乙寺或已當住持退座，或未當住持清修，是時甲寺之同居大眾，可將乙寺某大德請來甲寺升座當方丈，一本甲寺例有家風規矩，次第實行；重振法

門，前者為前任，後者為後任（如前為六任後為七任）不受任何法卷所限制。遇乙寺如此時，甲寺亦然，或同宗同派，均可準此而行，是為「傳座不傳法」。若必固執於「傳座傳法」者，則甲寺某大德，已年高臘長，德望行持，諸多超過前人，必不欲與一青年人作法子，而青年人亦必不肯收一老步龍鍾之人作法子，若必如此，是為區區傳法卷之小事，而誤重振法門之大事了。

第三、「法座俱傳」者，如有一僧，久住某寺，品學兼優，尤能精勤用功，嚴持淨戒，素為人所器重。寺主對此人，或已傳法，或未傳法，值該寺前任住持退座，寺眾以十方選賢制，請此僧人接座，此人如未接法時，前任住持，默識此人為一載道法器，於升座以前或以後，並可傳此人一法，是謂「法座俱傳」。但此傳法，是前任住持，以法系所關，以個人之識見傳與之，同時或傳一個，或傳多個不等；而傳座則是經十方人之推選，或同宗人之特派，雖為「法座俱傳」，但「法」與「座」仍是兩件事，不能以「法卷」為住持之左券。若必如此，則凡有法卷者，皆可以此為保障，

而把握寺權，爭為住持；其已為住持者，亦可把持為私有，而不外傳了。又或甲、乙、丙、丁等寺為同宗同派，甲寺現住持，為傳本宗法卷第十代；乙寺現住持，為傳本宗法卷第十五代。或值甲寺無適當住持人選，而值乙寺有人時，可就乙寺中已接法未升座者；或已接法升座而又退座者，公推派其為甲寺繼席人。其餘乙、丙、丁等寺值此情形時亦然，一切不受法卷代數所限制。如此則既可使該宗之法系不絕，亦使寺務承繼有人，寺綱不墜，亦是「法座俱傳」之例。若必以現住持為準，泥於「傳座必傳法」。「傳法必傳座」，則雖本宗人相接，而十代接十五代之「法」「座」不宜；十五代接十代之「法」「座」亦不宜，是為膠柱鼓瑟，理事俱廢了。

第四、「法座俱不傳」者，十方常住十方僧，一寺之中，南北過往僧伽，什麼樣的人都有，所謂「凡聖交參，龍蛇混雜。」擇其特別持戒精進者，或傳法或傳座，若普通一般禪客，則在「法座俱不傳」之例了！

我說這些話的意思，並不是把傳法這一事廢掉不讓大家傳，是希望大家今後傳法的時候，不要濫傳；不要傳法還附帶著傳座的條件，指定接法

人為固定法嗣，專傳法子，好歹都要接某處的座，這樣是會起爭端，誤正事的。

我向來是本著「傳法不傳座」的做法去行，例如現在在我以下，有的人是已經接法而並未接座的，如仁智、仁道、真法等；也有的人是已經接座而並未接法的，如德一、慧一、慧閑、寂仁等。我這一主張，固然不敢一定希望南北各寺院、各宗派，遵照這樣去行，可是，既然大家不以我為苦惱，來跟我學，我總希望，凡是最初由我的影響而建立起來的幾處地方，今後總要遵照「傳法不傳座」的制度去行，這樣門庭才能不壞，佛法才能久住。選派住持接座的時候，固然首先要就本宗培養已經接法的人去選派，可是總要分清「法」與「座」是兩件事，「法」是本宗歷代相傳的宏法系統，是以個人的見識而傳的，是屬於自利的；「座」是後任繼前任，維持寺務的任期，以大眾共同的意見特派或公選的，是屬於「領眾」利他的。座的升遷與退讓，一切不受法卷所限制。

唉！末法時代，一法立則一法弊，究竟按照這一法去行，就不會出弊

端了嗎？這也不一定，不過我的意思是補偏救弊，擇輕躲重，必不得已的辦法，今後會不會再出弊端，就看大家對此法實行之居心出發點如何了。

第二十二章　三十年來的弘法經過

（一）自戊午年至癸亥年的弘法經過

上來把修廟和辦學的經過，大致都說過去了。本來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可是，大家又要求我把在各處弘法的經過說一說，這倒更使我慚愧起來了。因為我並不是像其他有名的那樣大法師，到處講經說法，轟轟烈烈；就是有的話，也是平平常常，沒什麼了不起。事情過去了，也沒隨時的記載，心裏也不再念想。

出家以前，我研究了十幾年的佛經，出家後，仍是以弘法為職志。到現在隨波逐流的在僧界已混了三十幾年，在這三十年的時光裏，全副精神都用在修廟和辦學講經上了。成功與否，那另是一件事，反正我的心已盡到。這些年來，北方佛法，尤其東北，雖然沒有大的興盛，可是多少有些啟導作用；在社會裏沒有被時勢所淘汰，這是我可以引以自慰的。

平常我在外面，有一個虛名，人都以法師之名稱我，我也馬馬虎虎的答應。以後歲數大了，人也老了，人們稱呼的時候，在法師上面又加上個「老」字，稱老法師，這真使我慚愧無地！像古人那句詩所說：『一事無成人漸老！』又說：『一錢不值何消說。』現在既然大家一定要請我說，我也滿大家願；不過我沒特別超人之言，也沒希奇過人之行，所說都是平常經驗的事。

關於在各地弘法，差不多已是三十幾年的事了，一時也想不起來，就是想起來，也只是一個大概，不能完全。年月還能想得差不多，日子已說不清楚了。現在就按年月來說：

民國七年戊午，隨諦老去北京弘法。

民國十年至十二年間所講之經論如下：

(1)金剛經　六遍

(2)彌陀經　六遍

(3)地藏經　三遍

(4)楞嚴經　兩遍
(5)佛遺教經　一遍
(6)四十二章經　一遍
(7)八大人覺經　一遍
(8)心經　三遍
(9)大乘起信論　一遍
(10)始終心要　一遍
(11)教觀綱宗　一遍

經過情形：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舊曆二月下旬，由天津清修院到北京，月底到河北井陘縣，住顯聖寺。這是法舫法師的小廟，當初他在這裏落髮出家。法舫法師原籍是河北省人，出家後，跟太虛法師學。對世學、佛學，造詣俱深。曾留學印度、錫蘭、緬甸，著譯有南傳阿毘達摩攝義論，佛教對人生的看法，唯識史觀及其哲學，金剛經講話等。

三月初一在井陘縣講經，先講金剛經，次講彌陀經，再次講地藏經。

三月底講經法會圓滿，四月初回北京，應瀋陽萬壽寺辦學之請。去瀋陽時，路過營口，發起修楞嚴寺。四月初八抵瀋陽，萬壽寺佛學院開學。先講佛遺教經，次講四十二章經，次講八大人覺經，次講彌陀經、地藏經、楞嚴經、教觀綱宗、始終心要、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經，因萬壽寺平常應酬經懺，耽誤很多時間。三年之中，共講十種經論。

民國十年暑假期間，曾至海城講堂講彌陀經，至虎獐屯講堂講金剛經，收皈依弟子四十餘人。放寒假時，又去海城講堂講金剛經及心經。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舊曆正月初二，由瀋陽去哈爾濱，起建極樂寺講堂，講彌陀經，正月底回瀋陽開學。暑假期間，應瀋陽國際公司請，講大乘起信論畢，旋應長春吉黑慈善聯合會之請，講金剛經；為創建般若寺緣起。七月底回瀋陽開學上課。放寒假時，去營口講金剛經、心經；並與宣講堂同仁等重議修楞嚴寺事。臘月底，回萬壽寺過年。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年），正月萬壽寺開學。六月初放暑假，去哈爾濱作盂蘭盆會，講彌陀經、地藏經。過張家灣（今改名德惠縣）時，

曾於該地慈善會，講彌陀經，為創建彌陀寺之緣起。七月底回瀋陽開學。至寒假，在萬壽寺佛學院主講三年圓滿，責任交卸。因有約會在先，十一月間赴哈爾濱，講楞嚴經，受佛教會朱將軍（子橋）及一般名流士紳開會歡迎，創建極樂寺，並推任為該寺首任住持。

（二）自甲子年至辛未年的弘法經過

民國十三年甲子，至民國二十年辛未，所講經論如下：

(1)大乘妙法蓮華經　一遍
(2)大佛頂首楞嚴經　七遍
(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十六遍
(4)佛說阿彌陀經　八遍
(5)維摩詰經　一遍
(6)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三遍
(7)地藏菩薩本願經　一遍

(8)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十五遍
(9)梵網經　一遍
(10)佛遺教經　二遍
(11)四十二章經　二遍
(12)八大人覺經　一遍
(13)普賢行願品　一遍
(14)心經義疏　一遍
(15)始終心要　二遍
(16)教觀綱宗　二遍
(1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二遍

經過情形：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年）正月間，極樂寺開辦佛教小學，請奉天太清宮小學校長張樂西，為佛教小學校長；講儒書，改國文，我講楞嚴經。當時有在家學生十五名，校址附設在佛教宣講堂。極樂寺竣工開光後，遷至寺內上課，講金剛經、維摩經、心經、教觀綱宗、始終心

要等各一遍。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應北京柏林寺請，四月間到北京講楞嚴經。七月間，接西直門內彌勒院，立僧學，講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九月，參加中國政府所組之中華佛教代表團，赴日本東京，開東亞佛教聯合會。九月下旬，由朝鮮釜山，坐火車回奉天，在般若寺佛學會講金剛經。十月底，回哈爾濱，應吉林商會請，講金剛經。十一月至齊齊哈爾，講金剛經、心經。十二月，至黑龍江省城，佛學會，講彌陀經、心經。臘月底，回哈爾濱極樂寺過年。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正月開學，講楞嚴經。二月半，應舒蘭縣，九頂山，明真寺開光，講彌陀經、心經。三月初，應綏化縣，法華寺請，講普門品、金剛經、心經。月底至海城，傳菩薩戒，收皈依弟子五十餘人。四月初，應海城騰鰲堡，講金剛經、心經。又至榆樹縣講金剛經、心經。四月底，應海城牛頭山觀音寺，性亮老和尚之約，代傳三皈五戒及菩薩戒；並開講阿彌陀經。初至牛頭山時，性亮老和尚對我言：「我在這

裏已整整等你三個年頭，三年前已知你今天來，今果能來，……」

性亮老和尚，是一位開悟的隱名大德，因機緣未成熟，在外面講經時很少。

在牛頭山講完經，五月間，至長春三江會館，講楞嚴經，未畢。五月底，應吉林王省長之太夫人發殯，期前講心經、彌陀經。六月底赴北京彌勒院佛學院，開講楞嚴經。十二月初回哈爾濱，路過錦州，應朱將軍及商會請，講金剛經，臘月底回極樂寺過年。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正月中旬，極樂寺學校開學，講藥師經。原先只有在家學生，這時又添幾位出家學生。三月半，應巴彥縣長翟星繁之請，講金剛經、心經畢，又介紹至呼蘭縣，講彌陀經。四月底，赴遼陽縣，應孫道尹（鐘午）之請，為其老太爺，開弔發殯說法，住金銀庫觀音寺，濟生老和尚請講金剛經、心經畢，赴北京彌勒院佛學院續講楞嚴經期間，應楊參議（麟閣）請，在其公館講金剛經、心經。九月間，隨楊參議回瀋陽，至兵工廠講金剛經。十二月初，回哈爾濱。那時，極樂寺學校

已放寒假，學生都回家過年，只有幾個離家遠的學生留在校內未走。校長張樂西也在校內，晚間和我談話。有一小學生，王紹章，不過十一二歲，侍立一邊旁聽。張樂西問我說：

「念佛求生淨土，這是我所很信的事，也是我所願為的事。可是在念佛裏面，似乎還有很多講究：如言『唯心淨土，自性彌陀。』既然如是，何必又念西方彌陀，求生西方淨土呢？」

「是的！」我說：「這問題不但你一個人這樣問法，普通一般人，也大多是這樣懷疑。這是因為把西方彌陀與自性彌陀當做兩樣看待，把西方淨土與唯心淨土分做兩個處所。如果是兩下各不相即的話，請問西方淨土與唯心淨土在何處分邊界？西方彌陀與自性彌陀以何樣分自他？」

這樣一問，讓我把他問的愕然良久。待一會，他又說：

「如果這樣說法，自性是何樣？唯心從何分？」我說：「所謂唯心，並非指人腔子裏那個六塵緣影的妄心，是說法法唯心。自性也並不是指人身上這個四大假合的習性。是說眾生本有的自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自性即是佛性，佛性即是自性；在自性上就是彌陀，在唯心上，就是淨土。性分中並劃不出那是佛的邊界，那是眾生的邊界。在淨土上，也指不出那是唯心的，那是非心的。要之，法法不離自性。」

這時王紹章在一旁，聞言微笑。我說：

「汝聞言微笑，必定有領會處，速說：何處是自性？」他遂答曰：「何處不是自性？」

我聽到這話很歡喜，因他是一個小孩子，既然能說出這話來，也是有善根的，遂誇獎他幾句，不枉在佛教學校裏求學一場。後來為了試驗他這話能否徹底，我又問他說：

「既然何處不是自性，當然同是自性。現在我用手拍你的頭能知痛，轉拍桌子則無知。一個是有知的，一個是無知的，知與無知自不相同。若有知者是自性，則無知者即非自性。云何何處不是自性？」說完這話，我說：「容你三日來回答」，結果他也沒去回答，直到現在也沒回答。這雖是閒話，諸位也可以想想，試答一下。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正月底，赴阿城縣佛學會，講金剛經、心經，有三十餘人皈依。二月半，至雙城堡慈善會講彌陀經、心經，有二十餘人皈依。月底、由哈爾濱赴北京彌勒院，與學生上課，講藥師經。遇法源寺糾紛，陷於漩渦四月之久。後應柏林寺講楞嚴經，始脫此無味煩惱。八月初、回瀋陽，應朱將軍與朝陽縣慈善會發起，作水陸道場四十九日，超度歷年戰爭陣亡將士，綏靖殉難軍民，及歷劫死於兵燹癘疫、水火盜匪、一切無主無依孤魂。壇設艮道營子，分為三壇共作。

第一壇：請我任講經道場，每日午後一點鐘，三壇合一。

第二壇：請瀋陽萬壽寺住持豁峯，領眾唪經拜懺，及施放瑜伽燄口，作各種佛事。

第三壇：請瀋陽慈恩寺住持，修緣和尚，領本寺僧眾，及錦縣各寺僧眾，共作念佛道場。法會範圍很大，動員好幾處的人。擺壇的地方，是一個大廣場，搭起來三座大蓆棚，正中為講經壇，東為念佛壇，西為拜懺壇。每天晚上放燄口，各方來賓，及與會僧人，均按時聽講。期間曾講地藏菩

薩本願經、法華經普門品、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心經、金剛經。共設上堂齋十六堂，上堂說法十六次。末後法語經人存留，印成一小本，呈諦老閱過，予以印可（法語附錄於後——大光）。在這裏也說了好幾次皈依，有好多善信皈依三寶。

在法會期間，還有好多靈瑞，和現時應驗的事，時間久了，也想不完全了。記得有一位某公受朱將軍命，任法會總管。快要圓滿的時候，他忽然病了，不省人事，直說胡話，像有人審問他受責備的樣子。有一天他忽然醒來出一身冷汗，病也好了，當時對他的左右人說：

「這幾天為了法會的事，我被地藏菩薩叫去了，原因是為我們法會裏燒的往生錢不夠數，少六十簍。在地藏菩薩問我的時候，見兩邊有很多難民站在兩旁，蓬頭垢面，不像人樣，還直嚷分配不均。問完話之後，又把我放回來，讓我調查此事。」

本來在朝陽一帶，講究燒往生錢放陰賬。法會期間，許願燒五百簍往生錢，那時候，每簍往生錢，要自己刷印，有一元七八毛錢即可。找人刷

印須三元左右，合計五百簍往生錢，要一千餘元。後來某公到會調查此事，有無舞弊情形，據他的手下人說，五百簍往生錢，少燒六十簍，某公大怒！急令將所餘六十簍往生錢焚化。

還有一位居士，在壇裏坐著，忽然看見來很多難民，裏面有軍人，也有罪人，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瘸腿的，瞎眼的，奇奇怪怪，什麼樣人都有。究竟有多少人，只看四下裏萬頭鑽動一大片，也數不過來。在這三個壇周圍，有一道流沙河，看那些人，都從那道河裏往上來，把法會壇場，擠得風雨不透。這位居士，看到這種情形很納悶，問那些來的人說：

「你們幹什麼！來這麼多人？」

「不是你們這裏放賑嗎？我們特意來領賑，聽說還要超度我們，大夥一起到這裏，聽候倓虛法師發落我們，安排我們！」說完這話，某居士醒來了。分明自己在壇裏坐著打一個盹。在那個壇場外面，確實有一道沙河，裏面水並不大。因此，我想起小時候，我母親看見我在廣場變成出家人的那個夢來……唉！不過我慚愧實在沒那德性，超度孤魂，都是大眾師念佛

拜懺的力量！

在法會圓滿的那天，當地人弄一些冥衣紙箔，還用紙紮一個大船，拖在那道沙河裏，底面用樹枝子墊上，把所有冥衣紙箔等都扔在裏面焚燒。有三個不信佛的人在一旁謗毀，說那是迷信。到了晚上，這三個謗毀的人失蹤，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第二天上午，有人在那道燒船的河裏，發現那三個失蹤的人在沙灘上橫臥著，赤身露體，弄得嘴裏，鼻子裏，都是沙子，屁股上還一下子泥。之後，把他抬回家去，把身上弄乾淨，嘴裏的沙子和屁股上的泥，都給扣出來，又給在嘴裏灌一點溫湯，漸漸甦醒過來。後來有人問他為什麼在沙灘上橫臥著，他說：「在焚化船的時候，我們不相信這些事，說了幾句謗毀的話，就覺渾身發昏似的，打一個冷戰！一會聽有人說，在前河燒了之後，還上後山去燒，我們一同去看，見那山後，任什麼也沒有，只是陰沉沉的冷氣襲人。有好些無頭鬼像黑橛子一樣，在那裏亂動。不一會，來幾個鬼，架著我們三人，到那沙灘上，往嘴裏，鼻孔裏，塞泥填沙，弄得上下不通氣，硬把我們憋的死過去了……」

這都是現實現報，我親眼目覩。以後這三個人吃好些藥也沒治好，不久就死了。

法會完畢，十月初，回哈爾濱，講藥師經，並籌備請諦老到極樂寺傳戒。至民國十八年四月底，諦老法師到哈爾濱，為得戒和尚，傳授千佛大戒，我任羯磨。戒期內僧尼受戒者，七百餘人，在家居士，男女二眾，受戒者，約三百餘人。並本寺執事，及護戒諸師等，共約一千二百餘人。戒期兩月之久，六月圓滿。我在極樂寺任住持已六年，即行退休，公選定西法師，為極樂寺第二任住持。送諦老至大連，我回瀋陽大南關般若寺，同王朗川會長計妥，招生二十餘名。十九年正月開學，講楞嚴經一遍、佛遺教經一遍、四十二章經一遍、八大人覺經一遍、教觀綱宗一遍、始終心要一遍、心經義疏一遍、金剛經一遍、彌陀經一遍、梵網經一遍。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四月，應朱將軍請，預定明年春，至陝西長安講經傳戒。五月間，因瀋陽般若寺僧校經費不足，赴哈爾濱籌款，應該地紅卐字會講金剛經、心經。又至居士林講彌陀經。當時營口楞嚴寺開

光，推定西法師一人代表，我在極樂寺領眾作念佛期，適遇九一八事變。後定西法師回哈爾濱，又為祈禱世界和平，講妙法蓮華經。

（三）自壬申年至辛巳年的弘法經過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至民國三十年辛巳，所講經論大致如下：

(1)大乘妙法蓮華經　二遍
(2)大佛頂首楞嚴經　二遍
(3)維摩詰經　四遍
(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十五遍
(5)佛說阿彌陀經　九遍
(6)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一遍
(7)梵網經　二遍
(8)地藏菩薩本願經　一遍
(9)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三遍

(10)普賢菩薩行願品　三遍
(11)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十三遍
(12)佛遺教經　一遍
(13)四十二章經　一遍
(14)大乘起信論　二遍
(15)始終心要　一遍
(16)教觀綱宗　一遍
(17)安樂行品　一遍

經過情形：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春，我在哈爾濱極樂寺，三月間，接朱將軍電報，催赴西安佛化社講經。這時我在哈爾濱，已募得兩千餘現款，交王朗川會長經管（因此時般若寺僧校已解散）。我和景印涵居士，經北京去西安佛化社，首講維摩詰經，次講金剛經、心經畢，至大慈恩寺傳戒，任羯磨。戒期完畢，去終南山，圓通茅蓬，講金剛經、心經。以後又移住湘子洞，兩處共住一月之久，又回西安，應朱將軍及戴傳賢、

楊虎城、康寄遙等諸居士之請，在大興善寺創辦僧校。招學僧共二十一名，首講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等。九月間，接寧波觀宗寺拍來電報，得悉諦老法師於舊曆七月初二日圓寂。臨去寧波預備給諦老發龕時，路過上海，遇葉遐菴（恭綽）居士，重邀至青島修湛山寺。冬底，由寧波，經普陀山，靈巖山，回上海，偕澍培，帶葉遐菴，致沈市長（鴻烈）、葛委員長（光廷）、袁道沖等信件至青島。與諸護法計劃，先講經結緣，假民眾教育館，講金剛經一遍。法會圓滿，已臘月下旬，欲赴濟南及北京，參考各寺廟之建築，採取其最佳者為模樣。當時，沈市長送我一百元路費，有幾個皈依弟子又供養六十元錢，將此錢悉數交澍培法師，租一所房子居住，進行籌備修廟事。我去濟南住淨居寺，該寺住持，妙蓮和尚，請講阿彌陀經，並留在濟南過年。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正月初六日，應世界紅卐字會濟南總會（母院）請，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元宵節後赴北京。臨行時卐字會送五十元香儀，時因淨蓮寺購造聽經板凳，遂將此錢轉送該寺添購板凳之用。

在北京參考各寺廟樣式，並與朱將軍晤面，洽商西安僧校事。因與該地打電報未妥，乃離北京，經濟南，又重講彌陀經，回青島後又在民眾教育館講楞嚴經。六月間，有王湘汀居士來訪，一見如故。因他早年曾研究楞嚴經起信論數年之久，不得其旨，徧訪各方，亦未投機。此次聽經很投機，除在教育館聽楞嚴經外，又請講大乘起信論，先編講義，印散篇，兩天講一次。時在民國二十三年，王居士所修之湛山精舍已落成（前後經三個月工夫），後將大乘起信論講義，又重印二千本。秋後，湛山寺後殿及講堂僧寮等次第竣工，立僧校，又重講大乘起信論。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二月半，至黃縣龍泉寺講金剛經、心經，傳受三皈五戒，有百餘人皈依三寶。從黃縣去龍口淨修寺講金剛經、心經，並傳授菩薩戒，受戒者五十餘人。又去財神廟講彌陀經，丁壺春居士介紹皈依三寶者，一百餘人。三月底回青島，旋應即墨縣，麥坡廟道士，隋是溫請，講彌陀經，有四十餘人皈依三寶，由即墨回青島，繼應平度縣念佛堂請，講彌陀經。四月底，應濟南淨居寺請，講彌陀經。五月中旬，應天

津甲戌講經會請，講楞嚴經、心經。當時曾有在天津建叢林之提議，亦即大悲院之遠因。本年秋初，天津講經畢，回青島講四十二章經，有日本大僧正，林彥明等來訪。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應即墨小靈山請，講金剛經、心經。這時長春般若寺已竣工，澍培法師請我去開光傳戒。同行者有善波、善果、夢參、戒如。戒期內，善果為頭單引禮，善波為二單引禮，戒如為衣鉢，夢參講四分律，我講梵網經，及法華經普門品，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戒期未畢，湛山寺函電交馳，言有王湘汀居士，發心施捨金口三路自住樓房一所，將住宅變賣，所得款項，悉數交湛山寺，修建大雄寶殿。戒期圓滿後，回青島，路經大連，有大連佛學會諸居士，請講金剛經。民國二十五年春天，請慈舟老法師駐錫湛山，為湛山寺按律制結界。我走後寺內一切事務，多賴慈老代理，一切均很完善，秋間、慈老去北京。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四月，弘一律師到湛山，給佛教學校講隨機羯磨。我除督理修建大殿外，並與學生上課。正值七七事變，大殿未

舖瓦，每日在講堂，講大乘妙法蓮華經；同時在湛山精舍亦講法華經，每星期一次，共講八年，至三十四年圓滿之期，正逢光復之日。在開講時我曾對大眾說：一部法華經講圓滿時，戰事即能和平。後果如所言，都是佛菩薩加被。寺內所講法華經，至二十七年圓滿，又續作藥師道場，祈禱世界和平，開講藥師經、普門品，與學生上課講維摩經、教觀綱宗。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四月，應天津佛教居士林請，講金剛經、心經。當時有周叔迦、靳雲鵬等諸居士發起修大悲院。五月中旬，應長春般若寺傳三皈五戒、菩薩戒，講梵網經；又赴哈爾濱極樂寺，經過三岔河高明寺講彌陀經、心經，並傳三皈五戒。六月中旬，至哈爾濱，講金剛經。月底去一面坡佛教宣講堂，講心經。由一面坡應如蓮法師請，至吉林觀音古剎，講金剛經，說三皈、並傳授五戒及菩薩戒，皈依三寶及受戒者二百餘人。由吉林至蓋平講堂，講彌陀經。七月底，回青島，路過大連，在佛學會講金剛經，傳授皈戒，有二百餘人皈依三寶。八月中旬，抵青島湛山寺，講金剛經。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四月初，赴濟南，公開演講七天。十二日至天津，在佛教居士林，講維摩經一個月。功德林，講金剛經半個月。金剛經講完，領松泉去寧河原籍掃墓，為莊眾父老等說佛法好處，讓他們都皈依三寶。那時因我在天津，居士們有供養錢的，去寧河時，將此款攜帶，交公所會首，周濟貧人（因那時北塘等地正鬧糧荒。）這是我出家後，第一次在本地辦此小小善舉。當時還不敢聲張，恐後來添麻煩。在北塘逗留一禮拜，回天津，在功德林，講地藏經一禮拜。又經盛南台居士敦請，去唐山商務會，大禮堂講普門品三天。此地卐字會很盛，以前有一位法師在此講經，因不甚契機，曾被拉座。我亦深知此地難開化，不願到此地來，經盛居士再三懇求，唐山又親自派人來，盛意難卻，乃答應講三天。去時跟去五個學生，在開講以前，當地信卐字會的人，在外面直嘀咕，開經題後，我首將佛法與世間，與人類之關係，確切說明；並標明佛法本身雖非宗教，但能包括任何一切宗教，和任何一切學說。當今宗教盛行，科學昌明，但都超不出佛法範圍之外去。科學在時時刻刻的進步，也在時時刻刻

的變化。佛法沒有進步，也沒有退步。沒有進化，也沒有退化，亙古至今都是一樣。科學所未發明的理，佛法早已先發明；科學之不足，惟佛法能補給！……末了，我恐他們剛強不能折服，有些帶挑釁似的說：「我研究教理，已幾十年光景，覺得世出世間一切真理，沒有比佛法再高超的，也沒有比佛法再究竟的！可以讓人離苦得樂，出離三界，直至成佛。如果大家不信，可以當場提出來討論：如果大家所信的理，都認為是真而且對，能把佛法的理論推倒；或者比佛法的理論還高超，還究竟；那麼，我從今天起，就脫大領，不再當和尚（以其理不高超不究竟故）。反過來說，如果大家所信的那個理，不高超不究竟，不能把佛法推倒；那麼從今天起，就請大家，以真心信仰佛法，擁護佛法！」

我這樣說完之後，沒有一個敢出來辯論的，大家莫不嘖嘖稱善。（是當時情形）

唐山商業很發達，各舖家門口，街巷廣場，都裝有收音機。第二天商會同人，認為佛法為最好，安上播音器，由電台廣播放送。一時佛法傳佈

全市，聽經的人擠得水洩不透，莫不以一覩法師為榮。惜法會日子太少，第三天，法會圓滿，地方紳士，再三請求，續講三天，我因早已把日子定好，在唐山講完經，還要去蘆台，沒再續講，藉此也讓他們知道佛法的尊貴。以後，他們幾個領袖人提議，留我在那裏建叢林，辦事、籌款，統歸他們辦理，我只享現成。當時我想：我已這麼大年紀，大悲院想修還沒修起，時局又不好，雖說只讓我享現成，可是辦起事來，人多心不一；加以他們又都剛強難調，因此我沒答應。

在唐山講完經後，因早有約會，又去蘆台藥王廟講心經，這裏一般人雖是初聞佛法，但都很誠懇，一部心經，三天講完，回天津。這時已是七月初，居士們預備再請講盂蘭盆經，我因急於回青島作水陸，乃介紹無煩法師代講，我回青島。

十月初，為修大悲院事，第二次又去天津，在功德林，講普賢行願品。十月中旬，應周叔迦、夏蓮居諸居士之請，去北京中國佛教學院，中國佛教學院尼眾分院，淨蓮寺佛學院，拈花寺戒期分別講演。又在北海懷仁堂

講始終心要，廣濟寺講心經。那時正值現明老和尚圓寂，我為荼毘舉火，又在華北居士林，講金剛經、心經，臘月二十，回抵青島過年。

（四）自壬午年至戊子年的弘法經過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至三十七年戊子（上半年），所講經論大致如下：

(1)維摩詰經　一遍
(2)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四遍
(3)佛說阿彌陀經　一遍
(4)大佛頂首楞嚴經　二遍
(5)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六遍
(6)普賢菩薩行願品　一遍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二遍
(8)大乘妙法蓮華經大義　一遍

經過情形：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年），應天津功德林，講普賢行

願品，居士林講彌陀經，進行復興大悲院。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春，去天津督理大悲院開工，修後殿五間，兩配殿十八間，在功德林講金剛經。三月二十六日，到北京，二十七日，在中國佛教學院講演，華北居士林講心經。旋去天津，稍事逗留，應滄洲居士林請，講金剛經、心經，作祈雨法會，第三天，普降甘霖。時已舊曆四月底，五月下旬回青島。秋間，日本派有資格僧人訪華，到中國各地寺廟參觀，最後經青島回國。適有一禪宗大僧正，領幾個日本僧人到湛山寺訪問，由翻譯官譯語，和我接談。最初先問是何宗，我答以天台宗。又問修不修止觀，我說每天晚上修一次。關於普通話，由翻譯官譯語還可以，到了談佛法細相的時候，翻譯人員，對這些佛學專有名詞不熟悉！就不能翻譯得恰到好處了。所以到了後來，談佛法細相時，他不用翻譯官，自己用筆寫出來問我說：

「天台宗修止觀，講一念具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既有如此多解說，當以何為止？」

我以筆而答之曰：「行起解絕！」他看了這四個字，矍然失色，又寫了一句話說：

「請道得一句！」

我說：「若有一句道，即非佛法。」彼欣然現於色曰：「謝大教！」之後，他請我給他寫張字做紀念，我因不善寫字，乃找了平時用宣紙寫的一張字，蓋一小圖章交他，他看我那個圖章太小，看了直發笑，後過幾天派人送來一套壽山石大圖章。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因患腸胃疾，時癒時發未能出門，勉與學僧上課，講金剛經、心經、維摩經。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湛山寺，勉強與學僧上課，講楞嚴經。五月間，應青島市各機關首長，及各位居士之請，講金剛經。因他們時間短促，一部金剛經，用三個多鐘點就講完了。這是因他們輕易遇不到聽經機會，為了讓他們聽這一全部，才這樣講。下半年，腸胃病復犯，甚劇！臥病未起者凡四月，幸經日本內科醫生，尾河先生經手診治，方脫

危險。舊曆七月七日（國曆八月十四）中日戰爭和平，國土光復，人心大快！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腸胃病尚未十分痊癒，為修大悲院事，天津屢次來信敦促，乃於舊曆七月十九日，以半病之身赴天津，籌劃修蓋大殿。那時後殿和前殿，都已修起，籌劃期間，曾在後殿講普門品、楞嚴經。因事情未了，沒回青島，乃留在大悲院過年。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閏二月中旬，善果法師到天津，請我去長春為得戒和尚，傳具足戒。閏二月下旬離天津，經興城地藏寺講心經。過瀋陽般若寺時，講心經。舊曆三月初二抵達長春，計劃傳具足戒。至舊曆四月底，傳戒完畢，改選住持妙禪。那時因鐵路不通，不能急回天津，乃滯留於長春，在般若寺講金剛經，又應居士林講普門品，作祈禱道場，旋赴吉林觀音古剎，應如蓮法師請，演說法華大義，住一星期回長春。

如蓮法師，法名澄志（俗名張煥臣），吉林通陽縣人。光緒己酉科優貢生，吉林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宣統三年，為吉林省諮議局議員。民國元

年，被選為吉林省議會議員，歷任東寧、安澤、趙城、安邑、臨汾，各縣知事；並兼任河東道道尹。民國九年，在浙江西湖南屏塔院皈依三寶。翌年五月，去北京極樂庵，禮寶一老和尚出家，為行同沙彌。旋回吉林，創修廣濟寺，附設冬賑施粥廠、育嬰保節堂、佛經流通處、施藥捨經、放生等；辦理一切弘法救濟事業，歷十餘年之久，未出山門。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去北京，請大藏經回吉林。十月，赴寶華山受具足戒。二十七年，接修吉林觀音古剎，改建十方叢林。勝利後，三十六年，任吉林佛教會會長。他平素為人，持身謹嚴，不苟言笑，待人和靄，外號張善人。出家後，除虔修淨土法門外，並日誦法華經一遍，幾十年如一日。三十七年，農曆二月十六日預知時至，前三天，將身前一切安置妥當，為諸法侶告假。臨終時，讓大眾為打普佛，自己在念佛聲中，含笑往生。這都是因平常誦法華經的好處。

為什麼專誦法華經，還能往生極樂呢？要知念佛一法，為最上乘法；法華經為如來最後極談，亦為最上乘法。彌陀經，無問自說，直言西方極

樂世界，依正二報莊嚴，讓人發願往生，最後成佛。法華經，共七卷二十八品。前十四品，開權顯實；後十四品，開迹顯本。和彌陀經一樣，都是無問自說，讓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畢竟成佛。

我嘗說：「法華經，就是廣說的彌陀經；彌陀經，就是略說的法華經。」這兩部經都是詮事即理的話，並沒像其他諸經，說很多法相名詞，讓人悟理修行等。所說的，完全是以現量心，觀現量境。在經文裏，所說最明顯的，如彌陀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在法華經，第二十三，藥王本事品云：『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眾，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這些意義都相同。其他在彌陀經裏，所說的國土莊嚴，說佛的壽命，說佛的光明，以及六方佛，諸佛護念等，雖然和法華經的文相，措辭有廣略不同，但其境界和意義，都是理無二致。

所以一句阿彌陀佛，是最上乘法，包括無量法門。請大家要老實念佛，千萬不要把這句阿彌陀佛看輕！

七月間，在長春居士林講心經，至雙十節，火車道將通，預備回青島，旋又破壞，乃在般若寺過冬，與學生講醫書。中間曾疊奉香港葉恭綽老居士來函，邀往香江弘法，並附來虛雲老和尚函，請主持復興光孝寺，終以因緣時節未熟，未能成行；又南華寺亦因承繼無人，虛老來函請介紹人去，因無相當人，亦未做到。過年前後，腸胃病復犯，又鬧眼疾，及臂痛，腰痛，眾病纏身。不得已自病自醫，藥價頗貴，勉強服幾劑藥，病乃漸瘥。

這裏我有幾句早已要說的話告訴大家。

過去我有一個主張，多少年來，沒得機會發表，也沒貫徹實行。我這個主張不是別的，就是想「寓佛學於醫學」。這並不是因我會醫道才主張這樣，就是我不會醫道也主張這樣。我早已看到，以後的出家人，除修行研究佛法外；無論如何要在本身上學一種養生的技能。過去的出家人，可以仗緣法，仗廟產等，維持生活。這法子恐有行不通的時候，不如在各人

身上，有一種技能，既能藉此技能糊口，又能弘揚佛法。

佛稱為無上醫王，佛說修菩薩行，要於五明處求。五明中就有醫方明，會醫學的人，可以自醫，又可以醫人；對於慈悲救人的宗旨，還不違背。既能造福社會，又能利益人羣，還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附帶著把佛法也弘揚出去了。這樣可以以佛法醫心，以醫藥醫身，身心俱無病，即可成佛。

寓佛學於醫學的辦法，首先要出家人，求得在本身上精於醫道，將來辦理國醫研究所、施醫所、養病院……等，一些救濟事業。凡是各佛學院畢業的，都可以到國醫研究所去學習醫道，無論會中西醫都可以。在應用的時候，無論貧富，當你給他治好病的時候，他很感激你！在這時，你給他講佛法，講因果故事，他很容易接受。或者在病危的時候，勸他念佛、念法、念菩薩，最低限度，能種一個大乘種子！（這在四攝法中，已有了三攝。）將來自己有產業，也不如自己會技能！

經我手幫忙所建立的幾處叢林，以後我也不主張置許多產業。產業多，容易讓後來繼續的人，養成貪心，依賴性大，不修行。且在時局轉變時，

惹麻煩，地方上還起反感！試從幾處有產業的大廟裏，即可證明此事。常言說：「一分和尚一分齋，和尚不到齋不來！」無論一個人，或一處廟，有修行有道德，自然也有感應！不怕無人供養。如果專依賴產業，日久則於修行上不注意了！產業固然不能一點沒有，但不要過多，過多則易奢侈！

三十七年戊子（一九四八年），夏曆二月二十八日，從長春冒險往外走，路上經過十三天，才到瀋陽。一路危險萬狀！在瀋陽住二十幾天，身體經過這十三天的蹚蹬，倒比原先還好了。四月初六，和定西法師一塊搭乘平瀋班機到北平，初七日，到天津。四月二十五（陽曆六月二號）回青島。上半年，因身體不好，什麼經也沒講，就算現在，隨便說說我個人一生的經歷。（大光按：即說此影塵回憶錄時期。）以後對於弘法的事，因我年紀已大，恐怕不成了，就是能成的話，也是勉強，這有望於後來的諸位法師。

關於上面所說的宏法經過，都是些大致情形。中間有些想不起的，年

月恐或有錯誤的地方。就中以講心經的時候為最多：例如在常住裏，每在過年除夕之前，即講一遍，表示法輪常轉，一切吉祥，這樣講了也有二十六七遍。其次是講金剛經的時候多。總計，自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至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共講經論如下：

(1)大乘妙法蓮華經　三遍
(2)大佛頂首楞嚴經　十三遍
(3)維摩詰經　六遍
(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四十二遍
(5)佛說阿彌陀經　二十四遍
(6)地藏菩薩本願經　五遍
(7)梵網經　三遍
(8)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六十四遍
(9)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四遍
(10)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七遍

(11)普賢行願品經　五遍
(12)法華經安樂行品　一遍
(13)佛遺教經　四遍
(14)八大人覺經　二遍
(15)四十二章經　五遍
(16)心經義疏　一遍
(17)法華大義　一遍
(18)大乘起信論　三遍
(19)教觀綱宗　四遍
(20)始終心要　四遍

附法語（十四則）

▲民國十七年，應朝陽縣慈善聯合會之請，啟建水陸道場四十九永日，舊曆八月初四日，托克塔穆勒居士，設上堂齋，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

云

法本無生，卻道說箇甚麼？楞嚴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涅槃經云：『生不可說，不生不可說。生生不可說，生不生不可說。不生生不可說，不生不生不可說。』我佛靈山，拈花示旨，何嘗有說？維摩閉口，演不二法門，又何嘗有說？何以故？斯法非有非空，亦有亦空。非亦有亦空，非非有非空，是故不可說。雖然如是，若有四悉檀之因緣，說有亦可，說空亦可，說亦有亦空亦可，說非有非空亦可。只在機教相扣，透出法法如是，方不墮戲論。故初祖達摩，航海東來，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識得本心，立地成佛。善男子！識得本心嗎？　拄杖良久曰

雙燭燒殘觀法界　萬緣放下見真心

▲初五日，江省各慈善會諸大居士，設上堂齋，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形相。生佛自他，尚

離名相，而法從何起？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佛說般若者，因緣即假也；即非般若者，因緣即空也；是名般若者，因緣即中也。空則泯一切法，假則立一切法。泯立同時，遮照不二，方是佛法現前。諸上座會得麼？

拄杖良久曰

漁唱樵歌江天月　　雞鳴犬吠野村家

▲初六日，江省各慈善分會，諸大居士，設上堂齋，恭請上堂說法。拄杖云

因緣際遇，道場無遮，上座聚會，海眾雲集。今有各慈善分會，諸大居士，發上乘心，設齋飯僧。請山僧上堂說法，普結善緣。善男子！須知此上乘大法，非青非黃，非白非赤。非長非短，非方非圓。無內無外，無始無終。勉強立名，謂之法界。法者。法法如是；界者。界界分別。如是則頭頭是道，分別則處處皆非。是以不可執非，亦不可著無。無執無著，方名真如法界，又名清淨法身。善男子！識得法身麼？　　拄杖良久曰

不即不離皆佛性　　勿忘勿助盡法身

▲初七日，海倫縣，慈善會，周斌居士設齋，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今日良辰，有周斌居士，暨閤家眷屬，共發菩提心，同證無上道。設齋供眾，請山僧說法，普結良緣。善男子！須知佛法高深，不易明了。若不直下承當，只可因名會義。所名佛法者，概有淵源。佛者、覺也，法者、一切也。合而言之，乃覺一切法也。覺即本心，一切即情與無情之事理，然心不自心，因境而有；境不自境，由心而生。心不逐境，全境即心，境不迷心，全心即境。境外無心，心外無境。即境即心，即心即境，心境不二，不二而二。如是信，如是解，如是修，如是證，名真佛法，成無上道。善男子！能奉行麼？　　拄杖良久曰

信解修證惟了義　　動靜語默盡禪機

▲初九日，慈善會眾職員，設大齋供眾，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諸大善士，連日營齋，求法心殷，當然滿願。善男子諦聽！法華經云：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佛尚如是說，山僧豈可任意饒舌！大凡佛說祖說僧說，無非權巧方便，實無一法與人。何以故？此無為大法，原本舊有現成之家當，豈可造作！舉一漏萬之事，惟憑直下承當。若欲受此家當，先須養拙。大拙養到究竟，善巧成至極端。隨時拈來，皆是妙心妙境。不然則當下研究，汝觀宇宙洪荒成象，誰見匠人伸手造作？應信無為而成，無相幻有。彼時汝未伸手造作，豈非汝之無為？我未伸手造作，豈非我之無為？彼時無汝之相，豈非汝所幻有？無我之相，豈非我所幻有？善男子！諸上座！諦觀諦審！省得麼？　拄杖良久曰

雨止雲收山似畫　風平浪靜月投江

▲初十日，慈善總會會長，楊名聲、及理事長李芳雅、蕭萬春三位大居士，設上堂齋供眾，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經聲佛號，廣布十方。凡聖交參，皆大歡喜。今有楊名聲、李芳雅、蕭萬春三位大居士，發心圓成，設齋請法，普結善緣。善男子諦觀諦聽！諸多品類，皆是自性，一念纔起，即是萬象森羅。所謂心生種種法生，心

滅種種法滅。法生種種心生，法滅種種心滅。心不離法，法不離心。心若離法，心自無體。法若離心，法自無相。無相則法不可得，無體則心不可得。法心皆了不可得，是名佛法佛心。諸上座會得麼？　拄杖良久曰

雲駛月運迷真宰　舟行岸移了原因

▲十一日，吉林熱河各慈善分會諸大居士，設上堂齋，恭請上堂說法。拄杖云

天朗氣清，風和日暖。生佛喜悅，晝夜吉祥。今有各縣慈善分會，諸大居士，發菩提心，求無上道。善男子諦聽諦觀！大道無為，菩提無法。我佛世尊，大悲救世迷情；非生現生，非滅現滅。出世說法，四十九年，橫說豎說，塵說剎說；說一大藏教，無非破執之具。何以故？諸法惟空，了不可得，執則成妄。善男子！觀榮觀辱，觀得觀失，莫執榮辱得失之念；觀生觀滅，觀來觀去，莫執生滅去來之想。觀常觀斷，觀動觀靜，莫執常斷動靜之局。作如是觀，熏陶漸染，日就月將，一念相應，惑習脫落，頓入佛知佛見，方信佛法不虛。諸上座會得麼？　拄杖良久曰

寒來暑往時常住　　河注江翻水未流

▲十三日，德惠縣，各慈善分會，諸位居士，設上堂齋供眾，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善男子諦聽！凡聖之樞機，只在識智之轉移。識者逐境分別，戀境生情，由惑而業，由業而苦。智者對境無心，本覺常明。明即般若，般若而解脫，解脫而法身。諸佛之法身，本自無體，依眾生之果報而為體。眾生之果報，本自無相，依諸佛之法身而為相。體相苦樂之殊別，惟憑識智之熏習。任識習染，以諸佛之法身而成眾生之果報。由智熏修，以眾生之果報，而證諸佛之法身。識智不隔毫端，生佛只在幾希。諸上座欲明本智麼？

拄杖良久曰

雁過空中空絕跡　　花含鏡內鏡無心

▲十四日，雙城縣，何宗禹等諸大居士設上堂齋，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善男子諦聽！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即爾現前一念之心，具造四聖六凡，十種法界。若現前一念起貪惡之心，即造餓鬼之五陰。現前一念起瞋惡之心，即造畜道之五陰。一念瞋善，造阿修羅之五陰。一念貪善，造人道之五陰。一念痴善，造天道之五陰。此現前一念，造六道凡夫也。又一念真空，造聲聞之五陰。一念真空侵破餘習，造緣覺之五陰。一念從空出假，造菩薩之五陰。一念三觀空假中，造諸佛之五陰。此現前一念，造四種聖人也，前後共十法界，皆由一心造出，不假他物參雜。欲學佛道，先了一心三觀。諸上座會得麼？　拄杖良久曰

宇宙山河觀無相　　花香鳥語俱圓中

▲九月十八日，賈朝文等諸居士，設上堂齋供眾，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諸居士諦聽！華嚴經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所謂三法乃一性也。心者、性量也。佛者、性體也。眾生者、性具也。具則三千性相，

百界千如，微塵剎海，河沙時劫。體則離過絕非，體性堅凝；清淨無染，不生不滅。量則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性包太虛，體充法界。性量、乃性體性具之量。性體、乃性量性具之體。性具、乃性量性體之具。此三法，一而三，三而一。不即不離，不一不異，不假造作。任意拈來，法法皆妙，取著不得。諸居士會得麼？　　拄杖良久曰

三性無為成現量　　一念瞥起量成非

▲二十一日，徐向春等諸大居士，敬設上堂齋供眾，恭請上堂說法。拄杖云

佛祖家當，本地風光。八面玲瓏，不假色莊。山河應是山河，邊疆應是邊疆。動物任其孕子，植物隨其流香。氣候任憑寒暑，時間隨自短長。家翁主宰無心，家丁服務平常。與之者不知親疏，受之者莫知其詳。天然大業，最忌裝璜。有意求全，反致損傷。此是我釋迦老子，太平家法。諸善士能如是領受嗎？　　拄杖良久曰

取之不得捨之不當　　不取不捨乃吉乃昌

▲二十五日，楊李守義等諸善士，設上堂齋供眾，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方便有多門，歸原無二路。我佛金口宣揚，二十五種王三昧，全以六根熏成。所謂一根清淨，六根解脫。此六根熏修之法，觀大地而無寸土。聞震吼而無稀音，覩芬芳而無微氣。嘗厚味而無薄滋，覺快活而無毫趣。知諸法而無一相，常作如是觀，自然入佛道。或有疑問：若如是觀，與木偶何異？吾曰：不然！木偶豈有見聞覺知？夫覺知者、性也。色香者、塵也。塵依性立，性依塵起，性不迷塵，塵無徧計。性不依他，自無能計，自他雙泯，實性圓成。諸善士！會得麼？　拄杖良久曰

有意離相非實相　　對境無心即佛心

▲二十七日，修緣和尚，暨領眾皈依弟子，設上堂齋供眾，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上座諦聽：汝看何處不是佛法？縱目諦觀：天清地寧，山遙水遠。春暖夏熱，秋涼冬寒。動物則幼而壯；壯而老；老而歿。植物，則苗而長；

長而秀；秀而實。其動植不違其生，四時不紊其序。山河不改其長，天地不失其位。如是一片光景，空前絕後，只要平心認肯，不可挑肥揀瘦，自然免去貪心四起。隨處觸著撞著，無非是本來面目，識得麼？

拄杖良久曰

動靜語默求之不得　　行住坐臥不離這箇

▲二十八日，雙城縣，慈善分會會長，蔡丹墀居士，設上堂齋，恭請上堂說法。

拄杖云

奇珍存之於寶藏，美玉產之於崑山，麟鳳出之於盛世，虎豹聚之於山林。善男子！今求佛法，而佛法具於本心，若問何處是本心，即汝求佛法起念之處。汝觀何處不可起念？所以何處不是本心？又何處不是佛法？然而起念之處則是，由之起念則非。何以故？起念者，思議心也。起念之處者，不思議心也。所謂思議，起於不思議也。如是推之，汝對奇珍寶藏，不作思議，而奇珍寶藏即汝本心。對美玉崑山不作思議，而美玉崑山即汝

本心。對麟鳳盛世不作思議，而麟鳳盛世即汝本心。對虎豹山林不作思議，而虎豹山林即汝本心。對一切處不作思議，而一切處即汝本心。善男子！因何會不得呢？拄杖良久曰

魚鼈興波尋靜水　　蛟龍乘霧覓晴天

（五）述而無作

大家問我有什麼著述，又問我有多少著述，這倒更使我慚愧！因我自幼並沒念過多少書，有點書底，也都是以後在外做事時研究的。在營伍中時，多注重於外學。以後到宣講堂及至做生意開藥舖，多瀏覽史學及諸子百家等，以後才慢慢看佛經。

至於著述立說，這是古今大德祖師的事，像我們庸愚之輩，實在不敢談什麼著述。所有經律論，過去祖師們已有極好的註解，研究起來也滿夠用了，似乎用不著我們再來饒舌。如果我們下筆下的對，理說得圓滿透徹還好；如果下筆下的不對，理也說得不圓滿不透徹，這未免魚目混珠，自

己也背因果。

我所寫的東西，並算不了什麼著作，只是補前人之所缺，述古人之餘意。或有隱晦的地方，把他說明顯一點，支離的地方，說圓融一點。當時並沒存心著述，不過拿他做講解時的一種備忘錄而已。因為給人講經的時候，往往有些意思，到了臨時就忘掉；或者在下面自己預備功課的時候，恐怕到臨時說不圓滿，預先用筆記方式，把一段意思記下來。有時候，居士們聽不懂，或聽了記不住，給我要筆記，我的東西，大多是在這時候寫出來的。筆記交給他們之後，以為不錯，也不問我同意不同意，就把它付梓出版，印出來大夥看。這幾年來，所出版的東西，多數是這種情形。

(1)陰陽妙常說。這是民國三年，我未出家以前所寫。那時我的宗教觀念很深，整天想長生不死。幼小時候，就常自疑問：什麼叫人？人從哪裏來的？為什麼要死？人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人是否可以不死？諸如此類的問題，常在腦子裏縈回著，但都沒得到解決。以後年歲漸長，還不知有佛法，就專信外道，想求了脫生死。那時雖然還沒出家，可是我的

思想，和佛法的大乘空宗思想很接近。妙常說雖以外道的觀點立論，可是，自我出家研究佛經以後，再看妙常說的內容，並沒有很矛盾的地方。不過在接引人方面來說，是在前方便的另一階段。為了那本書，引起很多人都信了佛。如王志一居士，那時才十七八歲，看到那部書好，自己親筆寫油墨紙，民國六年，用石印在上海出版。後來我出家信佛，他也跟我皈依佛門了。

這裏我要聲明一句，關於那部陰陽妙常說，以後不再流通，如果大家遇到時，可以把它燒掉！

(2)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義疏。這是民國十一年，在瀋陽萬壽寺辦學時所寫，也是我出家後第一部所記的東西。寫這部義疏的動機，是因在萬壽寺常應人講心經，有王朗川居士，最初聽經，不十分懂，又因義理深奧，名詞太多，聽了記不住。請我作註釋，因此寫本義疏，交王居士自己備覽。後徐蔚如居士，與瀋陽王朗川居士通信，要此義疏在天津出版。北京有一位居士（我已記不清他的名字。）看那本義疏好，深加贊許，又把義疏的

扼要意思簡出來，重新出版一次。

(3)心經講義。這是二十二年在濟南紅卐字會講經時臨時寫的。

(4)心經講義。三十四年在湛山寫，與前二種深淺出入，略有不同。在濟南所寫的那分講義，是我隨意所寫的一種筆記，不想，濟南佛教同人，把筆記和他們所記錄的，都一塊出版了。

(5)大乘起信論講義。二十三年，應王金鈺居士請，在湛山精舍，開講此論。一方面為了我講的時候，恐怕講不透徹；二則恐他聽不懂，或聽了記不住，或圓融不起來，找不到歸宗處，因此先編講義，現編現講，以後王居士設法把它出版。

(6)天台傳佛心印記釋要。二十七年在湛山寫。

(7)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三十四年應諸居士之請所寫。那時有好些居士，因公務忙，得不到長時間聽經，請我講一部短而扼要的經。乃以三小時半，講完此經，繼又手編講義。平常我講金剛經的時候最多，先已有三種，經別人手記錄出版。可是，都不合我意，因此我又根據我所見到的

理，編此講義。並又編了一份心經講義（上列第四種，附在金剛經後面。）

(8)水陸法會法語。十七年，在東北熱河朝陽，應慈善聯合會之請，啟建水陸道場四十九永日。中間設上堂齋十六堂，每次請上堂說法，所有法語草底，經諸居士彙集，出版一小冊，以後我才看到。

(9)讀經隨筆。是平常看經時，寫的幾篇扎記。

(10)佛學撮要。三十六年冬在長春寫。

(11)淨土傳聲。這是幾篇談淨土的散文；還有一封答覆顯定居士論淨土的信，集在一塊，乘湛山印經之便，附印結緣。這兩種都是幾頁的小冊子，並不算什麼正式出版物。而且在付印時，都是居士們發心搜集的，我並不知道，印行後才看到。

以上十一種是我自己寫的，動機都是為了恐怕在講的時候忘記想不起來，寫出來作一種備忘錄。誰想傳在居士手裏去，他們都給付梓出版了，我也無理由去拒絕。向來我歡喜結緣，可是，深恐招致好名之譏，在修行分內來說，這都是打閑岔的事。況且我自幼念書很少，對於文學並沒有深

研究過，寫東西時，對於文法結構上，自己常覺得遺憾。所以我寫東西，向來不注重雕琢，賣弄辭藻，只是平鋪直敘，重其義，而不重其藝。

除去我自己隨手寫的東西外，還有我講時，他們在下面記的，也都先後出版。

(12)楞嚴經講義錄。二十二年，在青島民眾教育館開講時，于之昌居士記。他的文筆很好，記出東西來，能雅俗共賞。可惜他只記了三卷文，以後就作古了。後來在湛山講楞嚴經，會文法師又續記，這份稿子我並沒看到，只聽說他記。于居士記的那份稿子，隨時有印的講義篇子，可以一頁一頁的看，內容我也沒過細去看，有機會還得修正。

(13)四十二章經隨聞記。二十四年在青島講，于紹文記，（惜只有兩章不全，算不了什麼出版物。）

(14)金剛經親聞記。二十九年在湛山講，廣覺記。

(15)金剛經隨聞記。三十年在天津功德林講，仁道記。

這兩種本，並不很合我意，我本來好結緣，大家要拿它出版，我也不

能攔擋。可是，裏面的意思，未免牽蘿補屋，水乳相混。

(16)金剛經講記。

(17)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這兩種經合印成一本，名曰「般若彙刊」不知是在什麼時候，我講經時，為余晉穌所記。據說是二十一年，初到青島時，講金剛經，那時余晉穌在青島任局長，信外道，每天去聽經，他和他的手下人記筆記，末了把稿子整理起來，寫上他的名字出版。過了幾年，我看到一本在濟南出版的般若彙刊，裏邊頗多外道乩壇語，硬說是我所講，當時因為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年了，余本人又是個地方官，我也不好說別的，現在予以否認。

(18)普賢行願品隨聞記。三十年冬在天津功德林講，仁道記。

(19)般若心經講錄。三十年冬在天津居士林講，仁道記，和前金剛經講錄同時。

(20)始終心要義記。三十年冬在北京懷仁堂講，仁道、松泉、淨朗仝記。

(21)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義親聞記。二十二年在濟南講，于之昌，沈素

徵仝記。

(22)演講錄初集。平素講開示時，學生記。

(23)普門品講錄。三十一年，會文記。

(24)普門品隨聞記。三十年在青島保賢記。

上列諸書，除楞嚴經外，均曾出版結緣。其實我並沒這種力量，都是居士們發心，醵資出版。

過去我自己寫東西時，只根據一種正文，除一些固定名辭或科判須翻書參考外，其餘理性意義，都按照自己所見到的去發揮。深則深說，淺則淺說，絕不因襲他人之意，作為己有。如果讓我把各家註疏擺在眼前一大堆，東抄一段，西錄一段，這實在還弄不來。

關於經別人手記的東西，因我時間忙，對於記稿，並沒詳細閱過—甚而有些沒閱過——只是大概看看。裏面文字的好壞姑置勿論，對教理方面有些錯誤的地方尚待修正。因我年歲已大，眼已花，看鉛版小字費勁，將來如果大家願意留存做參考的話，可以找出來好好校勘一下。

凡是寫東西，有必需注意的三個原則：即義理、考據、辭章。我寫東西時，往往感到有義理而不能用極流暢的文筆表達出來，這是我最遺憾的地方。好在解佛經，不是專門做文章；如果想作文章，社會上有很多專門研究作文章的書。看佛經，能領悟其文外所含之義，則庶幾矣。

第二十三章　學佛真義重在行

（一）佛法佛教佛學與學佛

現在有所謂佛法、佛教、佛學、與學佛，四者之範圍雖差不許多，可是，其中多少是有些不同的。

何謂佛法？曰佛者具足云佛陀耶，譯云覺道。覺有自覺、覺他、覺滿、亦曰知覺、覺悟。在佛的方面來說，是有覺而又有道；在迷淪的眾生方面來說，則是有覺而無道，覺非其道，則為妄覺、錯覺。佛字再往淺近一點說，就是明白，人誰沒有覺性？沒有明白？成佛就是成自己本有的覺性、明白本有的明白。「法」者、梵語達摩耶，此云法，法以「軌生物解，任持自性」為義。有色法、心法、心所法、相應法、不相應法、無為法。世間形形色色，般般樣樣，可思可議的，不可思不可議的，無一不是法。明白一點說，就是法則、樣子，把佛法兩個字聯在一起，簡單來說，佛法就

是很明白的一種方法，用這種方法可以度人出苦海，到彼岸；可是，眾生不往明白裏去做，整天糊里糊塗，所以永為眾生，永遠不能出苦。

何謂佛教？曰佛如上釋，教者、聖人被下之言，就是根據佛法適合著眾生根器，而分出來的部類體系，如華嚴部，度一類大機；阿含部，度一類小機等，因眾生根器不同，故教有顯教、密教、大乘教、小乘教、人天教、不定教，乃至三藏十二分教。這是在體上來說，如果在用上來說，教就是教導、教化，怎樣教導？怎樣教化？就是根據佛說的各種教法，用一種很明白的方法，先導人以捨邪歸正；後化人以背塵合覺，一人覺，則一人明白；多人覺，則多人明白。

何謂佛學？佛學就是佛的學問，也就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學理，人們研究佛學，就是把佛所說的法相和言教融和在一起，作一種學術性有系統的研究，拿佛法當一種學問看待。現在無論出家在家，以這類人為最多。因他能博覽羣經，多學強記，東徵西引，寫出來很多東西，稱之為佛學家或佛教學者。當然，在修行方面來說，為了恐怕盲修瞎練，先研究經教，這

是應該的；可是，按佛學的真宗旨來說，如果只顧學，在行持上一條戒也不持，一點心地的觀念工夫沒有，一點慚愧心沒有，整天花天酒地的，這樣縱讓你把三藏十二部都熟讀背誦過來，也不過等於個活藏經樓，一點用處都沒有。

何謂學佛？學佛就是由解起行；就是把所學來的佛法、佛教，和研究的佛學的理論，來躬親實踐，付諸實行；由於實行，才能證諸理論之謬誤與否。所謂由聞而思；由思而修；行起解絕。比如佛在因地時，曾三祇修福慧，百劫種相好，由實行而證得法身遍滿，佛既是由實行而證得法身遍滿的，我們現在是信佛、學佛的，也應當由解起行，由實行做起。如果不實行，縱讓你天天站在講台上給人講，講到嘴裏冒白沫，也只是像鸚鵡學人說話一樣，一點用處都沒有。譬如一個當教員的，或當醫官的、當醫生的，天天抱一大堆關於防治肺癆的書給人講，還在黑板上畫出解剖的圖形來，讓人怎樣防範、怎樣治療。可是，他自己卻是一個面黃肌瘦的肺病患者，講課時還咳嗽不止，痰中帶血，末了自己還是因肺病而亡，這就是因

他只顧研究書本上肺病怎樣防範治療的理論，而平素卻不實行注意到自己的衛生。研究佛學的人，如果只顧學而不顧行，也和這種情形一樣。

學佛之實行實做，有從智門入手的，有從行門入手的；從智門入手的，多是利根人；從行門入手的，多屬鈍根人。可是，現代人從智門入手的，往往被聰明所誤，橫起知見，易入流俗。如普通一般學教人，大多是覺於口而迷於心，長於言而絀於行，這樣尚不如從行門入手的比較可靠。真正上根利智的人，雖然其宿根深厚，要之其前因，亦從行門中來。如諸佛菩薩，聲聞緣覺，阿羅漢等，莫不各有其所修之行，在勸化方面來說，也是勸人「修行」，如說「老修行！你好好修行，」，沒有勸人修智的。實際上，「行」的工夫到家，自然就生出智慧來。因為眾生本具妙智妙慧，無須另外去修，只要行力堅固，始覺妙觀察智顯發，本覺大圓鏡智自然現前。尤其出家當法師，更要注重行持，如果沒有行持，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無濟於事的！

想行持，必先持戒。

（二）見月律師的克苦精神

明末清初時，有見月律師，傳三昧老人衣鉢，繼主千華（即寶華山），專事宏律。三昧老人，從行門入手，一生持律謹嚴！臨終時，前三天預知時至，鳴槌槌，集眾方丈，取紫衣戒本，當眾將華山法席，傳見月律師。三天以後（據「一夢漫言」為閏六月初四。），又集眾方丈，取淨水沐浴，謂眾云：「吾水乾即去，汝等莫作去來想，不可訃聞諸方，凡世俗禮儀，總宜捐却，三日後即葬寺之龍山。」遂命大眾念佛，水乾、跏趺微笑而逝。

見月律師、滇南楚雄人，中年出家。先為道人，廣行善事，修菩薩行。後遇機緣，又罷道為僧。出家後，即開始行腳。自滇南至北方，又從北方至江南等地。跋山涉水，步行兩萬幾千里地，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讓後人想想，都會毛髮俱豎！記得他到北方來時，有這樣一段記載云：「又行數日，過盤江，山路屈曲，上下峻險！頃刻大雨，澗流若吼，山徑成溝，四面風旋，一身難立。水從頸項直下股衣，兩腳橫步，如跨浮囊。解帶瀉

水，猶開堤堰，如此數次，寒徹肌骨！……次日至安莊衛道上，砂石凸凹，峻嶒盤曲，不覺履底已穿，脫落難著。即雙棄跣足，行數十里，至晚歇宿，足腫無踝，猶如火炙錐刺。中夜思之，身無一錢，此是孤庵野徑，又無化處，不能久棲，明早必趣前途。想世人為貪功名富貴，尚耐若干辛苦而後遂，今為出家修行，求解脫道，豈因乏履而退初心！次日仍復強行，初則腳跟艱於點地，漸漸拄杖跛行。行至五六里，不知足屬於己，亦不覺所痛。中途又無歇處，至晚將踐五十餘里，宿安莊衛庵中。次日化得草鞋學著，皮跛繭起，任之不顧！」

那時候沒有火車輪船，無論到任何地方去，都要步行，不像現在的行腳人，在陸上有火車，過江過海有輪船，或坐飛機，隔幾千幾萬里地，三天兩宿到了，一點辛苦也受不著。

關於讀經方面，現在人也比古人方便多了。過去的一些大德祖師，想看某部經典，大多都是自己抄寫。見月律師到北方時，在路上，曾抄一部法華知音，在他的「一夢漫言」裏說：

『度夏經秋，於十月初到湖廣武岡州，宿止水庵。主僧異卉極有道念，詢問余等，知從滇遠來，留住過冬。一日請余入房吃茶，見案上有法華知音一部。在滇時，聞師讚此解，落影於懷。欲借抄寫，奈無紙筆。彼弟號中立，好學、識余所欲，一切成就。是年冬，每日大雪，加之屋空，朔風貫入。余唯一衲，就單縮頸抄寫，雖手指凍皴，筆墨凝滯，亦未少停。彼師兄弟，見余堅志勤學，倍增憐敬！贈以棉襖，余愧受服。自有生來，於此始著棉衣。』

每見近人讀經，或折卷，或倒置，種種褻瀆，一點恭敬心都沒有。豈不知後人所讀經論，都是古德以血汗換來（試讀法顯法師傳，玄奘法師傳等，可知法流東土之不易）。近代印刷術昌明，各種經本流通甚方便，因此把人養成一種輕慢習慣。這樣讀經不但不能獲福，反而招罪！試從上面一段文裏看，古人讀經是多麼不易！對於愛惜經典，是多麼誠懇！

見月律師，自出家後，即開始行腳。崇禎十年，依三昧老和尚受戒。以後幾十年功夫，主持寶華山，專宏律藏。晚年修過兩次般舟三昧。對律

藏方面，撰有毘尼止持會集，毘尼作持讀釋，大乘玄義，黑白布薩，傳戒正範；及僧行規則等……他老一生，無論說話做事，都非常有剛骨，到處都是唯法是親，絲毫不徇人情。自出家後，無日不在艱苦卓絕中精進修持，他老的一言一行，無一處不可與後世作模範。康熙十三年，寶華山在清廷護持下，一切規矩法則都上軌道，在宏律方面亦有相當成績。那年他已七十三歲，因受兩序大眾請求，述說其一生行腳事蹟，以勉將來，見月律師乃按其一生經歷事蹟，撰出上下兩卷的一部「一夢漫言」。這部書，經弘一律師看過，曾歡喜踴躍，歎為稀有，執卷環讀，殆廢寢忘食。感發之深，至於含淚流涕者數十次。後來弘老把這部書，又略為料簡，附以眉註；並考輿圖，別錄行腳圖表一紙。望後來人，披文析義，無有疑滯。又按一夢漫言及別傳，撰成見月律師年譜摭要一卷，附在一夢漫言後面，這部書在湛山寺印經處，有印的單行本，瀏覽起來很方便。

過去我對一夢漫言，也很閱過幾遍，覺得百讀不厭！而且在每一次讀的時候，使我慚愧萬分！含淚欲涕（說時流淚）。覺得在操行方面，後人

實在不如古人。如果後來人看了這部書不受感動的，那是他沒有道心。如果道心具足的話，他一定感同身受，自己慚愧的難過！大家有功夫時，可以把這部書常翻開來看看，很能砥礪自己的道心，祛除自己的習氣。裏面不但意思好，文字也好，質樸流暢，一點矯揉造作沒有。

其中有應注意的一點，就是見月律師，他雖已成為中興律宗的一代祖師，可是，在他的敘述中，並沒隻字提到過，他自己怎樣享受，怎樣露臉。完全是說自己為法，怎樣受罪，怎樣吃苦，怎樣受委曲忍耐；同時他也並沒提出什麼理論法子來叫人如何行持，完全是以身作則。可是，他在字裏行間，已暗示後人，要想做出世大業，須在種種艱苦生活中掙扎！在種種拂逆的環境裏奮力。俗言說：「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出家人，為了生脫死，為主持正法，令佛法久住於世，利益眾生；並不是為享受而來，也不是為露臉而來。沒有百折不撓的精神，絕不能肩荷如來家業！沒有斬釘截鐵的毅力，絕不能成就出世道果。

在見月律師主持寶華山以後，感到有好些事情很棘手；在規矩方面，

也有很多應興應革的事，因此訂了十條規約（見一夢漫言，不贅述。），俾同居大眾共同遵行。過去我在僧界打混了幾十年，也曾忝任住持，對於規矩方面，多依見月律師所訂十條規約去行。雖時代與處所不同，但因時制宜，大致都不會錯的。希望後來諸位法師，無論在任何地方當方丈做住持，也應參照那樣規約去行，凡事要先律己後律人。

見月律師，世壽七十八歲，臨入滅時，在前七天，把事情都安排好；話也囑咐好，屆時端然趺坐，安祥而逝；無粘無滯，來去自如。大家請想：在他的一夢漫言裏，並沒提出什麼具體的修行法子來，也沒談玄說妙，為什麼在他臨終脫化時，卻那樣的來去自如呢？告訴大家，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因為他老平素能克苦；有「行力！」自出家到圓寂，無論為公為私，從不知躲懶偷安為什麼！日常一行一動，舉心動念，無不合於佛法，無不是修行。

（三）持律法師的行力成就

過去我在觀宗寺時，聞諦老人有一最器重的學僧持律法師，外號人都喊他晒蠟的法師。大家知道，這個名字並不是恭維他；而是嘲笑他、揶揄他。原因是他最初在金山住禪堂當香燈，每年到了六月六這天，照例常住裏晒藏經，大眾也晒衣服。時禪堂裏有位小侍者，很調皮的，見了持律師說：「香燈師！今天六月六，大家都晒東西，你的蠟燭快長霉啦！還不拿出去晒晒嗎？」他一邊說還一邊擠眼，向在旁的人弄了個鬼臉。持律師說：「蠟還可以晒嗎？」侍者說：「當然！不晒不長霉嗎？」持律師說：「好！」他很乾脆的答應著：「我馬上就去晒！」於是把一罈子蠟燭搬出去，一根根擺在禪堂的牆根下。約莫待了兩三個鐘頭工夫，一罈子蠟燭，被炎熱的日光晒得溶化，蠟油全流在地下去了。到了快天黑的時候，他去收蠟燭，見一壇子蠟燭，只剩一些挺長的蠟芯子，蠟油都淌在地下去了。到了晚間，蠟油又都凝聚在一塊，在持律師認為凡晒蠟燭的，大概都是這

樣。於是把一根根的蠟芯子重新收到罈子裏，地下的一塊塊的蠟油，也都用刀子起在罈子裏。弄完之後，重新把罈子搬在供桌底下去。

晚上維那師讓他點燈，他很忠實的把蠟芯子拿出來，套在蠟籤上，點好分送在佛桌上，並拿一塊蠟油放在下面，這時維那師很驚奇的問道：「香燈師！不是禪堂有一罈子好蠟嗎？為什麼只拿出些蠟芯子來點，那些好蠟弄那去啦！」

「哼！今天晒蠟晒的，都晒成這樣啦！」究竟他也不知是怎麼回事，認為把蠟晒成這樣就對了。

這時維那師，看到這種情形，知道他是被愚弄，心想：這人太愚癡啦！如果打他一頓香板，也太不值；而且他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只搖搖頭嘆一口氣，再沒言語。

第二天維那師把他叫到跟前，當大眾面說：「持律師！像你這麼大的智慧，在這禪堂裏當香燈參禪，太有點屈材料！」

「是嗎？」還沒等維那師把話說完，持律師就很歡喜，很信以為真的

問。

「對啦！」維那師說：「我看你這麼大的智慧，在這裏學參禪太屈材料！現在諦閑法師在溫州頭陀寺講經，專門培養弘法人材，造就法師，既然你有這樣大的聰明才智，可以到他那裏學法師，將來學成之後，到各地講經說法，利益人天，宏範三界。那時我去給你當維那，大家都能沾你的光。如果你在這裏長久呆下去，把你這分智慧太可惜了的。」

「好哇！」持律師說：「維那師多慈悲！」接著維那師又說：「凡事不宜耽誤，你今天就去吧！」

在持律師個人，並不認為這是耍笑他，遷他的單，還當真信以為實。這時在旁的同居大眾，見維那師已下了逐客令，也不好再說別的，只好附和著他的話對持律師說：「既然你有這麼大才器智慧，不宜老空過光陰，現在維那師對你已經慈悲，你馬上就綑衣單吧！」就這樣你也說，他也勸，相互慫恿，把持律師說得笑咪咪的，大夥給他幫忙綑好衣單，傻呼呼的，背起背架子來，到頭陀寺去了。

平常頭陀寺客堂，對來往禪和子一點不客氣，有一點不如法，就大加呵斥！尤其對於學教的人。法師對來往禪和子或學生等很愛護，深恐有學教的人往這裏來，被客堂嚇唬一頓，不願再往這裏來，致使四方學人，裹足不前。因此法師屢次到客堂裏打招呼，讓他對來往掛單僧人，客氣一點，不要太過呵斥；尤其有來學教的人，更要對他們客氣點。這次持律師到頭陀寺來，照例要先到客堂，知客師在門簾裏見來一掛單的，粗裏粗氣，一點規矩也不懂，心裏早已膩了。等他坐下來，照例要按掛單規矩去問：

「從那裏來？」

「從金山來。」

「到那兒去！」

「就到這裏來。」

「來常住有什麼事情？」

「哼！」持律師又拿他那個笨重嗓音說：「我在金山時，維那師和大夥都說我智慧大，在那裏參禪屈材料，讓我到這裏來跟法師學教，將來當

法師利益人天，混飯（宏範）三界。」

這時知客師點點頭，予以哂笑，沒再言語。心想：這個半吊子二百五，不知在那裏受人愚弄，跑到這裏來。又想：法師有話在先，如果有學教人來，對他客氣點，因他千里遙遠跑來學教，無論如何，要把他留下。這次好容易來這麼個寶貝學教的，正巧滿他的願。於是先到方丈寮（諦老此時在溫州頭陀寺作住持），傳稟一聲。法師說：「讓他來吧！」知客師並沒好臉，把持律師領去，問訊展具，頂禮三拜。法師問他：「你想發心學教嗎？」「對啦！」持律師說：「我在金山時，因為晒蠟，他們說我智慧大，在那裏參禪屈材料，讓我到這裏來跟你學教當法師；將來混飯（宏範）三界，利益人天！」法師看看他這個人，又聽他說這話，心裏早已明白，知道他是一個愚癡人，受人愚弄；但無論鈍根利根，只要發心學教，就不能拒絕他。法師對他說：

「既然你願意發心學教，就不要怕吃辛苦；不要怕受罪！首先要在常住行苦行，早晚多在佛前拜佛求智慧。經典抽空慢慢學，不要著急，久而

久之，法師自然學成了。」

以後，持律師首先在那裏當圊頭，除糞、挑水、掃地，以後又行堂、擦桌子、洗碗、早晚在佛前拜佛，得工夫找人教給他五堂功課，一點閒空不留。法師平常對他也很注意，等他把五堂功課學會後，又找人教給他背楞嚴經、法華經，因他平素聽法華經聽不懂，又教他背法華經會義，和楞嚴文句。最初時，教他幾句，以後又教他幾行，所謂「鋼樑磨繡針，功到自然成。」經過十幾年的功夫，他把這些經文全都背過了，提起某一段來，他都很熟悉的。以後他不但能聽經聽得懂，而且還挂副講牌替法師代大座講經；一切教理文相，像得語言三昧那麼熟悉清楚。可是，直到他代大座講經時止，他行堂的這個苦行單，始終沒扔下。往往在迎請法師時，找不到法師，看他還在齋堂裏紮著圍裙洗碗呢。後來法師看他已經當副講，不讓他再行堂，他堅持不許，每天仍是行完堂後，再搭紅袒衣上大座講經，下大座後去舖堂，有時法師應外埠去講經，也讓他跟著去代座。

原先在金山當維那的那位師父，還有當時弄聳他的那幾個人，聽說晒

蠟的法師，已經能開大座講經，心裏都很慚愧！歎為不如。以後還跟他去請教，相見赧然。果然持律師講經時，那位維那師，又屈駕給他當維那，愚弄他的人，也列座聽經。總算他們的話，都沒落空，到後來都兌現了。

起初他去跟諦老求學時，才三十幾，直到他五十幾歲時，諦老應南京毘盧寺講法華經，他隨從去代座，不幸他就在那裏圓寂了！臨終時，預知時至，種種祥瑞。他死過之後，諦老非常難過，深為惋惜！

大家請想：他是一位極愚癡的人，人都以晒蠟法師稱呼他、耍笑他。可是，他在幾十年光陰裏，對學教、對修行，都能獲得了成功。縱然沒證得涅槃極果，最低限度，他是往生西方了。這原因就是他有恒心，有行力；能吃苦，看的破！放的下！世間沒有不勞而獲的，勤苦就是人生的美德！現在諸位的聰明才智，大概都比持律法師強多少倍，如果能發心在「行」上多加注意，無論世出世間的事，就沒有不成功的。當代大德如印光老法師、諦閑老法師、弘一律師、虛雲老和尚……等，莫不言顧其行，以躬行實踐而成功！

關於修行的法門，細說起來，有八萬四千之多，所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現在大端說起來，不外四種：一、律行；二、淨行；三、禪行；四、密行。律行（亦稱梵行）是依大小乘律、三聚淨戒等，防護身口意三業清淨；淨行是以三業清淨，專修淨土法門，念佛、憶佛、拜佛等，末世眾生，以修此法門為最方便，最直捷了當，無論上中下根可以普攝，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念得相應，臨終決定往生極樂世界，永不退墮！禪行，是專修定功；如修四禪、四空、修不淨觀、數息觀、法界觀、般若真空觀、五種唯識觀、三止三觀等，各種三昧。密行是以三業清淨，專持陀羅尼咒等。按眾生根性，四者隨以一種，精進不退，皆可圓滿菩提，究竟涅槃！

（四）往事影塵

這些日子來，為了說我的履歷，唐喪大家不少光陰，使我很慚愧！起初我沒說時，大家或許認為，我過去轟轟烈烈，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其實

說出來，不是倒霉的事，就是吃苦受罪的事，沒有一件是露臉的事。而且我所作所為，大家都悉知悉見。尤其定西法師、澍培法師、善波法師，及常隨諸師等，過去都久在一起，對我的事情都很明瞭。我想不起來的，說不到的，他們都能記憶知道。我一輩子做事沒別的巧法，就是「敬以處事，誠以待人。」平素「恒以慚愧水，洗滌懈怠心。」對一切事，能看的破，放的下，笨人笨事，如此而已。

本來，事情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現在的現在，未來還未來，本來沒有什麼可說。可是，大家一番好意，一再讓我說，我也不好違大家的盛意，只好稱性一說。不過我所說的話，並沒什麼記載，只是六根對六塵，在六識上，留下這麼些影子。現在所說，無非在這些影塵上，作一種往事的回憶，並沒有實在意義。在楞嚴經上說：『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又說：『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在第十卷說：『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消滅，寤寐恒一，覺虛明靜，猶如晴

空。無復麤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鑒明；來無所黏，過無踪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真修行人，只注重修行，並沒可插嘴的地方；若有所說，全是假的。現在把話說過去，就算完了，大家要好好持戒！用功！辦道修行；不要在這些語言文字上，作愛憎取捨，計較分別。

說食數寶，是無濟於事的，說一丈不如行一寸，無論歡喜那一法，必須去實行才可以。末了我把話說完，有一點感想，偶爾想出來幾句偈子，就算做這段談話的結束吧！偈云：

法塵緣影本一心，　誰將玄元作主賓？
大地拈來無不是，　滄桑轉變一色新。

跋一

居今日而言弘法，誠艱鉅矣哉！蓋眾生之雜毒，中入也深，巧見愈漓，天機愈薄；周遭世說，又從而喤聵惑亂，人心陷溺，百變而不知歸，以苦求苦，危乎殆矣！達人哲士，篤生其間，思欲恢張大法，納諸軌物，每以因緣未熟，收效不宏。求其因緣具足者，不可謂無，不易多覯耳。我師　湛山老人，乘願再來，生當鼎革，具丈夫挺特之相，懷菩薩普濟之量。憫斯世之陷溺，奮志出家，行真實行，成己成物，立德達人。既接天台妙法之傳；恒符古德為人之切，利生溥物，具足因緣。故雲蹤所至，始自平津，以迄東北各省，凡白山黑水之間，齊魯弦歌之地，莫不有其化迹。門風鼎盛，遠而日本新羅哲匠，亦多躡屩瞻風，片言傾折；每當登堂說法，洪音廣播，如大簴鐘，振聾發聵，聽者肅容！至若室中開示，又復和易可親，妙語如環，娓娓不倦，使請者釋然而豁，嗒然而喪，如飲醇醪，如坐春風

也。

若其律己謹嚴，厭聞虛譽，法度整飾，巨細釐然。居恒雜務不談，唯論法要，遇有知解未正，立加揀別，不稍瞻阿，其端嚴折攝風範又如此。從遊之士，無間緇素，披誠有若一家，戶庭多耐久之交，相逢若筮簪之盍（南洋緇素抵港必往瞻禮各得此歡喜而去）其胸懷虛朗，真風感召，而風義風趣之得人歸敬也。

至其弘法大旨，務彰一實，而因機逗教，不廢施權。間嘗得讀所著金剛般若大乘起信等講義，言言見諦，吐自胸襟，不為支節繁詞，不樂曲談名相；不好徵引成言；不採尖新句話，而無一義不與了義之教的合，堪為人天眼目，垂範後昆。近復為諸種小品講文，針對世諦現實，指歸一乘實教，其自行有得之雙重觀法，誠嘗請益其旨，乃蒙不惜劬勞，開堂敷示，此其婆心為如何也。

竊惟、師之垂教，總是開點佛見佛知，洞徹源頭，立乎其大，故能橫說豎說，頭頭指引，步步長安；則理悟與調習，相隨並重，又不待言，斯

誠末法之曙光，羣機之仰鏡者矣。

己丑春，師至香江，主持華南學佛院，誠以因緣成熟，得於　座下受皈戒，間嘗詣院，請求開示；並得與諸上善人結緣。嗣聞有回憶錄稿，尚未出版，因請而閱之。是篇原為師之高足大光法師所記錄，書中敘述求法之辛勤，應機之敏捷，破凡外之謬見；指因果之無差，事皆親緣，言悉翔實；而復逸趣橫生，深饒興味，洵足拯世俗之沉迷，挽人心之陷溺者矣！師以此稿蘊而藏之，謂不足為外人道，竊以大德應世，利己亦重利人，力請出版，得覺光法師，吳蘊齋、潘星舫二位老居士，共同請求，今冬乃得默允。付梓之際，復受大光法師之託，參與校對之役，爰綴數言，以誌勝緣云爾。

一九五三年癸巳佛成道日皈戒弟子陸伯弢法名能誠薰沐敬述

跋二

年來，寄跡海隅，俗務煩冗，每感人生，如夢似幻；而芸芸眾生，浮沉其間，頭出頭沒，無有了期。人生真諦，究何所在？為真性不昧，解脫自在歟？抑為功名富貴，而流轉生死歟？嘗見世之為功名者，心為形役，朝夕孳孳；然一旦無常，草木同腐，莫不淒然興悲。惟聰明睿智之士，能於茫茫孽海中，別具隻眼，超然物表，愛憎法中，無取無捨；順逆緣內，無愛無瞋；興羣利於當年，垂名教於後世，此則堪於　倓虛上人見之，　上人天性穎慧，早年好道，先是居家，半生潦倒，蓋天降大任於人，必先苦其心志，因緣時會，一若無定而有定者。中年奮志出家後，即以淑世化民自任，數十年，隨其各種不同之因緣，從事蓋廟興學，宏法利生，凡飛錫到處，莫不人心向化，朝野景從。溯北方佛法，盛於魏晉，以迄隋唐，歷宋元明清，相沿至今，我佛慧燈，幾已燄續莫繼，今　上人，由本垂迹，應運而出，纘佛法之墮緒，承天台之遺響，建法幢於邊陲，弘法化於嶺表，

可謂非常之時，為非常之事，得非常之人，有非常人所能及。茲者、徇眾請求，將數十年世出世法之滄桑閱歷，攄為影塵回憶錄，由其弟子大光法師，編纂成書，塋受而讀之，得未曾有，欣予助印流布，以啟導於未來。

歲次甲午夏初陽湖三寶弟子劉漢塋謹識於香港弘毅書屋

後記

夜已深沉的時候，人們熙來攘往的辛苦了一整天，到這時都入睡鄉休息去了；一些嘈雜的聲音，也隨了人們的休息而消逝，在這漫漫長夜裏，正不知有多少人，在做著業識不同的幻夢。

在昏黃的燈光下，我把本書最後的一頁稿子校完，把筆往桌上一扔，隨手搬了一把藤椅到院子裏，坐下往後一躺，四週杳無聲息，空氣像死水般的沉寂，月光皎潔，輝映著我一副慘白的臉，宇宙中像罩上了輕白的淡紗，這時我不禁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多日的忙碌，到現在身上覺得輕鬆得多了。

唉！我走過崎嶇的路徑，我看過人們的白眼，我嘗過人世的澀羞，我也像走過一段漫無人煙的沙漠；使我回味著人世的一切，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拿本書來說，這份稿子，一直藏在我箱子裏，到現在已有七個年頭了，戰火的蔓延，逼得人東奔西走，總沒得到出版的機會。

今年六月初一，為　大師八十壽辰，同門等擬編印專刊，俟經決定，以付印本書，為祝嘏紀念，本書恰恰得在這時出版，也可說是因緣成熟了。

關於　大師一生對於佛教的貢獻，及其作風見地，凡是讀過本書的人，是不難想見的，這也用不著我們來讚譽，先賢以遊夏之明，對尼聖尚不能讚一詞，何況我們博地凡夫，對一個由本垂迹的人，就更無從讚歎了。大師曾說：「佛祖家當，本地風光，天然大業，最忌裝璜，有意求全，反致損傷。」現在我們如果再有所說，那就是「有意求全，反致損傷」了。

不過在人事方面，我們對　大師一生的經歷，有可以提出說明的一點，就是他老在四十歲以前，是命運蹉跎，客路蹭蹬，凡生老病死之苦，無不身臨其境，這雖與釋尊為太子時遊四門的情形未盡相同，然而亦有些髣髴依稀之處。迨四十三歲出家後，便隨了各種不同的因緣，從事蓋廟興學，僕僕於宏法道上，真可說是為法忘軀了。半生以前的事，多是坎坷叵測，拂意違心，這似乎為砥礪其一生，因緣鑄定；然而半生以後的事，則是闡教利生，大弘法化，這亦屬因緣鑄定。綜觀其出家前後，無一而非因緣，

無一而非感應，　大師曾說：「隨處觸著撞著，皆是本來面目。」這些苦樂不同的因緣，當都是他本來面目，欲想了解大師，對於這一點是應該注意的。

在出版之前，我曾把　大師所創辦的叢林、佛學院、弘法支院等，列出來一個圖片目錄，大概有六十幾張，預備每處攝取幾張照片，大的用插頁插在前面；小的做電版隨文插在書裏；但事與願違，因時會非常，不但各處圖片不能搜集，連往各地通訊，都成問題了，這只有待將來再版時再說。現在書內所用插圖，共四十幾張，都是筆者平時搜集，臨時七湊八湊放上去的，其中有很多圖片，已模糊得看不清楚。說實在話，這些插圖，都不合乎理想，不過臨時插上去佔一個部位，待將來再版搜集到好的圖片時，還可以照尺寸大小，重新遞補。

經過多日的籌備，本書總算出版了，值此世風澆漓，人心唯危的當兒，它對社會人心究有如何的補救，發生怎樣的影響，這是難以估計的。但願大師的言行思想，能如旭日東昇，讓人們在黑暗中看到一線曙光；亦如晨

鐘報曉，把人們在迷夢中覺醒。

最後敬向遠寄北國的虛雲老和尚為本書親筆題字，蔣維喬老居士為本書校訂作序，深致謝忱。並得王學仁居士，吳蘊齋居士，陸伯弢居士，劉漢堃居士分予作序作跋；臨付印時，又獲智開法師，陸伯弢居士幫助校對，並此致謝。

佛曆二九八一年農曆甲午夏五月大光敬寫於九龍鑽石山志蓮淨苑之明福別墅

後敘

倓虛大師在夏曆癸卯年（一九六三年）六月廿二日，圓寂於香港弘法精舍，到今天恰好是十七週年了。在這十七年的時光裏，同門等除感到瞻念無依外；同時對大師的風範道德，慈悲教導，也有著無比的景仰與懷念。

大師圓寂後，同門等提出來許多紀念辦法，如修塔、建紀念堂、出專刊、編全集等。其中有一個較為簡單的辦法是再版本書。事情決定之後，由大師門下分燈各道場分別進行。為了要紀念大師，在這裏我有幾項事情要交待一下：一是大師來香江後的大略情形；二是大師示寂時之前後經過；三是本書出版後的流通情形，現在先說前二者。

大師是民國三十八年己丑（一九四九年）春間，應虛雲老和尚之邀，南來主持復興光孝寺的，後因香港因緣先成熟，乃移錫香港，在這裏一氣住了十五年。大端情形來說，仍是隨了不同的因緣，從事弘法、建寺、造相、度僧、印經、放生、做道場、培植人材等工作。

最初到香港時，先受佛聯會歡迎，繼由葉遐菴、王學仁、林楞真、黃杰雲、樓望纘，諸位居士發起，假弘法精舍，創辦華南學佛院，三年一期畢業，共辦了兩期，第一期於辛卯年（一九五二年）三月間畢業。第二期在乙未年（一九五五年）畢業。此後大師曾一再向董事會請辭，離開弘法精舍，但被堅留未果。

甲午年（一九五四年）於九龍荔枝角創建天台精舍及諦閑大師紀念堂。

丁酉年（一九五七年）於九龍界限街，購置新樓一幢，創辦中華佛教圖書館，舉辦星期講座，長年說法。

壬寅年（一九六二年）開創西貢塔院寺。早於到港後之第二年（一九五〇年）為了印行諦閑大師遺集，成立華南學佛院印經處，以大光于役編務，先後印經凡十餘萬冊。

庚寅年夏（一九五〇年）曾被選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以後曾歷次被選，經再三婉辭未就，只擔任一董事席。

十五年來隨緣說法、造相、放生、做道場、接引中西人士，不知凡幾。所出著述，計有影塵回憶錄、大佛頂經妙玄要旨、僧璨大師信心銘略解、心經講錄、念佛論、湛山文鈔。

癸卯年（一九六三年）大師經過四年之久，講完一部楞嚴經之後，又應四眾之請，在中華佛教圖書館講金剛經，每週講一次。夏曆五月初十，金剛經講到第十七分，究竟無我，便停講了。這時大師感到身體疲憊、氣弱、胃呆、飲食減少。但無其他痛苦，每日對來探望的人，仍是談笑自如，風趣橫生。

俟請名西醫來檢查證明，據說：「五臟很好，什麼病都沒有，有之，即是「老病」，人老了，心臟機能減退，已不敢再予用針藥。」

六月十六日，大師命由九龍圖書館回荃灣弘法精舍，準備後事，嘗對大眾說：

「人生如做戲，活著如是，死亦如是，現在我的戲演完了，該要煞戲了。」有時弟子等勸以服藥醫治，大師曰：「藥能治病，而不能治命，人

命以『無常』為定律，無常到來，誰也脫不過。我自己的生死，自己做得主，知道自己的去處。」並對門人等諸多咐囑，勉各自重。（詳見湛山倓虛大師示寂記——大光記）

夏曆六月廿二日下午二時，大師很清醒的摸了摸自己的脈膊說：「脈已亂了，請你們把我扶起來，結跏趺坐，我要走了。」說著大師把腿盤起來，手結彌陀印，在大眾說法及念佛聲中，閉目觀心，很安祥的走了。這時門弟子們忽然省起，大師為什麼金剛經講到第十七分便停講，原來是預示「究竟無我」，要入涅槃了。

六月廿三日，門人等在弘法精舍為大師啟建念佛七，四十九日，圓滿日荼毘，由筏可上座舉火，白雲縹緲，香聞數里，是日參加儀式者數千人，香港政府華民政務司，特送花圈致意，開百餘年來港府向僧人致祭之先例，俟檢拾靈骨獲舍利數千粒，骨花五大盤，光耀五色，燦爛晶瑩，靈骨安藏於九龍西貢山麓大澳門，湛山寺塔院內，舍利分由各方迎請建塔供養。

大師生於清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夏曆六月初一日巳時，民國

六年（一九一七年）春間依河北省涞水縣高明寺，印魁老宿雉髮出家，是年秋，到寧波觀宗寺求受具戒。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獲諦老慈授記莂，付法為傳天台教觀第四十四世祖，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年）示寂，計世壽八十九，僧臘、戒臘四十六，法臘三十八。門人等均秉承大師弘法遺志，分在各地建立法幢，寺廟、道場、學校、各種弘法機構，不下數十處，丕振宗風，極一時之盛。

再說本書流通情形。本書是在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夏間，由大師講述，以後又經大光搜集補充，編輯成書的。甲午（一九五四年）六月，為祝大師八十壽辰，在香港出版。書出後各方面甚表歡迎，未幾，分散已空，當即籌畫再版，至翌年乙未，再版發行。庚子年（一九六〇年）印第三版。此後各地陸續印行了八版。現在已是印第九版了。

本書出版後傳到了日本，曾被譯為日文。日本望月信亨所編佛學大辭典，後面所附佛教大事年表，亦曾引徵本書作續編。美國英文佛教金蓮雜誌，曾以英文寫書評，介紹本書，並主張將本書譯為英文。其他各種月刊

對本書推薦評論者，亦屬不尠。在許多師友們的通訊和談話中，據說：本書和虛雲老和尚年譜，對引人信佛方面，發生很大作用，因而出家作沙門者亦不少。

民國五十七年戊申（一九六八年）考選部政務次長，兼中華學術院「中華大典」宗教類主纂，周邦道居士，將本書收入「中華大典」，由吳海峯居士出資，印單行本傳世。書前並有朱鏡宙居士作一「簡引」，弁於書首。

民國五十八年己酉（一九六九年）蔡運辰（念生）居士主纂「中華續藏經」，亦將本書收入「中華續藏」內（即中華大藏經）。

本書講述於一九四八年，初版於一九五四年，為了整理和搜集各種資料，翻參考書，前後經過七個年頭。中間為了代大師編校諦閑大師遺集、思歸集、念佛論等，曾把事情放下了一個時期。最初記稿整理出來，大約有四萬多字，以後又陸續搜集補充，增加到現在的廿八萬四仟二百字。當時，凡是大師所講每一件事，或每一個人，自始至終，必根據一個標準，

追查其結果。這個標準，就是看這件事情的經過，或這個人的作風，對於風世礪俗，弘法起信，有沒一些正面或反面的啟導作用，有之，則在末後給下一個註腳，否則全部刪掉了。

比如台源法師和朱子橋將軍，在修極樂寺時，曾一再提及，他們又似乎是現「病行」、唱「反派」的，當時我曾多方面搜集其結局而未果。後來本書出版傳到了廈門，一位在廈門的法師寫信告訴我說，台源法師民國三十二年，圓寂在四川，諸多瑞相。並且在他圓寂後還有人看到他乘人力車往西行，問他到何處去，他說：回西方去。翌日到他住處去看他，才知他在三日前已圓寂了。又據楊管北居士告知，朱子橋將軍，抗戰時期，壽終於西安，臨終預知時至，異香滿室，諸多瑞相，當時許多人，對他學佛認真的結果，稱讚不已，順便在此補充說明。

本書此次再版印行，是由陳寬恒、林本明二位居士出資倡議，又因適值　先妣汪母張太夫人，百齡上壽，生西周年，特隨喜加印本書，而結淨緣，用以回向，蓮品上升。印刷事，仍以智開法師攝其事。智師與本書有

甚深因緣，一九五四年當本書最初排版時，他和我特別由荃灣移錫九龍志蓮淨苑之明福別墅，住了半年多，專門校印本書。

大師圓寂後之翌年（一九六四年）為追念大師，門人等曾倡議（第四次）翻印本書，那時也是由智開法師經手。當時智師叫我寫篇東西，將倓老南來以及圓寂前後的一些情形，敘述一下，作為回憶錄之補充。我曾寫了一篇「後敘」，放在四版書的收尾，現在這篇「後敘」，是根據一九六四年第四次再版時之一篇後敘，重新加以改寫和補充的。因為大師是一九六三年圓寂的，及至翌年，再版本書時，還沒甚麼顯著的變化，現在是一九八〇年，距大師圓寂已十七個年頭了，這其間已有了顯著的變化。比如：門人為大師編的「法彙」，將本書列為第四篇，經於一九七四年出版，本書已被收入「中華大典」，和「中華續藏」，且廿年來已九次再版。這些情形，不僅智師感到欣喜，倓老在常寂光中，亦當開顏含笑矣。略誌其因緣如此。庚申年（一九八〇年）六月廿二日大師示寂十七週年

門人大光敘於香港千華蓮社

倓虛法師影塵回憶錄簡引

朱鏡宙

影塵回憶錄上下二冊，計二十三章，都二十八萬餘言，係倓虛法師，應四眾弟子之請，自述一生行業，由弟子大光筆記，復經師親自刪改成書的。內容可分為三時期：自第一章至第五章，為在俗時期。師俗名王福庭，原籍河北省寧河縣北塘莊人。母夢梵僧借宿生師，時清光緒元年六月初一日也。三歲，不會叫爸爸媽媽，只會說吃齋。年二十六，時值國家多故，外禍頻仍，師之家園，適在第一線內，以致流離失所，艱苦備嘗。

自第六章至第九章，為出家學僧時期。師自離家步入佛門，念及兄薄弟寒，妻弱子幼，頗有一段酸楚動人的描寫（見第六章）。對於寧波觀宗寺生活的嚴肅，自晨三時起床，至晚九時，方得休息（見第七章），及冬季禪七的規矩，均略有述及（第九章）。當此禪宗沒落時期，可作告朔餼羊看。

在同章內，師於天台宗趣，也有以下的序述：

「天台智者大師，從南嶽大師，傳受三種止觀：第一、是漸次止觀，初淺後深，像登梯子升石階一樣。修的時候，最初要持戒，次修禪定，然後漸漸修實相。當時智者大師，曾按照這個意義和層次，說禪波羅蜜十卷。第二、是不定止觀，前後互更，像金剛寶在日中的時候一樣，現像不定；無別之階位，也隨天生之根器不同，或前淺後深，或前深後淺，或淺深事理頓漸不定，智者大師曾依之說六妙門一卷。第三、是圓頓止觀，一念具足空假中三觀，緣真俗中三諦理，初後不二，自最初緣實相至於最後，都是行解具頓。智者大師也曾按照圓頓止觀的義理和層次，說了十卷摩訶止觀。

自第十章至第二十章，為弘法時期。經師創辦的：有營口楞嚴寺，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天津大悲院，青島湛山寺。復興的：有奉天萬壽寺，瀋陽般若寺，北京彌勒院，西安大興善寺。他如倡辦僧學，談經說法二百二十餘會，發刊講錄十數種（散見第十章至二十二章）。而於中、

韓、日三國藏經刊印始末，在第二十章內，更有一詳盡而有系統的說明，條理整然，如數家珍，附有不少寶貴圖片，尤為難得。在此時期內，得到許多感應，也發生過不少誤會與誣蔑者，終於得到現報（見第十四章），佛法不可思議如是！

自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三章，可作本書結論看，也可作為師之遺教看。其重點如下：

一、師鑒於十方叢林，每易淪為子孫叢林，以致沒落衰敗。追源禍始，大率起於法座兼傳之故，故主張傳法不傳座，以杜絕法子即為未來方丈之惡習（見第二十一章）。

二、師於湛山寺應酬經懺，有以下規定：一、任何施主請念經，要到寺裏來；師父們不出廟念經，不送殯。二、不討價錢，不索襯資，由施主隨意供養，概歸常住作香資。師父單錢，由常住照例發給（見第二十二章）。以絕公開稗販如來的惡習，真是功德無量。

三、引見月、持律二師行持，作為全書結束，具見老婆心切。並很自

謙地說：我一生做事，沒別的巧法，就是敬以處事，誠以待人。平素恒以慚愧水，洗滌懈怠心。對一切事，能看得破，放得下，自在。笨人笨事，如此而已（見二十三章）。

四、真修行人，只注重修行，並沒可插嘴的地方；若有所說，全是假的。大家要好好持戒用功，辦道修行。不要在這些語言文字上，作愛憎取捨，計較分別；說食數寶，是無濟於事的。說一丈，不如行一寸，無論歡喜那一法，必須去實行才可（見二十三章）。

師以平素人皆稱為法師，感到慚愧（見二十一章），尤足鍼砭末俗。其得諦閑老人，親傳法卷，繼承天台宗第四十四代祖，非偶然也。

吳海峯居士，為祝其母吳孫淑勤太夫人八秩大慶，發願印行倓虛法師影塵回憶錄。考選部政務次長兼中華學術院「中華大典」宗教類編纂周邦道居士，為列入「中華大典」，以永其傳，壽人壽世，誠不失為一極有意義之舉。賢達之士，盍興乎來！

民國五十七年佛成道日，樂清朱鏡宙敬識。

倓虛大師傳

蔡運辰

師諱隆銜，字倓虛，寧河王氏子，俗名福庭，父諱德清，母張氏，世有隱德。母夢梵僧求寄宿。翌日師生，時光緒元年六月初一日也。三歲不能呼父母，惟言「吃齋」二字。至五六歲，母又夢師為僧。十一歲入鄉塾讀四子書，十二歲偶至外家，其從母望見之，儼然僧也。十四歲輟讀習商，不卒業，有出世意。十七歲成婚，旋夢至冥司，出世之志彌堅。十九營商瀋陽，值中日之戰，倉促旋里，父已逝世。入軍營任事，藉以贍家，醫卜星相雜技，皆學習之。更值母喪，欲出家為道士，不果。二十六歲，聯軍入京，輾轉兵火中，逃至營口，設濟生堂藥店，並入宣講堂講述因果，以餘暇研讀楞嚴，深有會心。民國三年，著陰陽妙常說，在上海出版，其後師自言為佛教與外道雜糅之作，不足存也。是年赴北京紅螺山資福寺聽寶一和尚講經，欲出家，又不果。

民國六年，四十三歲，決志脫白，離家潛赴天津，由清修院清池和尚介紹禮涞水縣高明寺印魁和尚剃染，赴浙江觀宗寺圓具，留寺習教。時諦閑大師住觀宗，傳天台教法，道譽遠播。師傾心請益，進境奇速。諦公欲使師宏化北方，亦特予指授，有「虎豹生來自不羣」之褒。七年，諦公赴北京講經，師隨往。明年，諦公又赴五磊山傳戒，清池和尚為教授，師赴天津清修院代主院事，戒期後仍返觀宗。

九年，同學觀宗寺住持禪定法師欲為觀宗請藏經，偕師北上募緣，抵營口，師所設藥店尚在，夫人某氏，聞師開示，遂皈依禪定法師，長齋念佛，子四人，二子後亦出家。十年，師赴井陘講經匝月，旋至瀋陽萬壽寺任僧學主講，創建營口楞嚴寺。十一年，創建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並重興瀋陽般若寺。各寺相去遠者千餘里，師仍任萬壽寺主講，抽暇巡迴督導並隨地講經。十二年，主講期滿，任哈爾濱極樂寺首任住持。十三年，極樂寺成。十四年，諦公付師以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法名今銜。是年赴北京柏林寺講楞嚴經，任西直門內南小街彌勒院住持，設佛學院，赴日

本參加東亞佛教聯合會，由是往來於華北東北各省。十七年，繼任北京法源寺住持，法源為故都名剎，奉軍總參議楊氏欽師道行，力主其事。北伐軍至，師交代清楚而去。十八年，請諦公至哈爾濱傳戒，師遂退院，赴瀋陽般若寺辦僧學。二十年，營口楞嚴寺成，延禪定法師為首任住持。明年，長春般若寺成，弟子澍培為首任住持。時甫經九一八之變，瀋陽僧學解散。前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朱子橋將軍，曩為極樂寺有力外護，是時在陝西主持賑務，請師至西安傳戒講經，任大興善寺住持，設佛學院。二十一年七月，諦公示寂，師聞訃奔喪，並受影印宋版藏經會之託，攜磧砂藏經玻璃版乘船至潼關換車。渭河沿岸，盜賊出沒，備歷艱險，卒得安抵上海。是年應善信之請，建青島湛山寺，二十三年，任湛山寺首任住持。三十一年，重興天津大悲院，三十三年由湛山退院，工程尚未全部完成。

師中年出家，佩台宗法印，生平職志以講經宏法，建寺安僧為主。狀貌魁梧，聲如洪鐘，每一升座，四眾雲集，披隙導窾，莫不如所欲聞。以是縉紳擁篲，檀施山積，建寺始於東北，迄於青島，皆宏廣精嚴，極鳥革

翬飛之盛，而以湛山為最。並以餘力恢復各舊寺，瀋陽般若寺、天津大悲院，其最著者。盡可能於各寺設佛學院，造就後起人才，亦以湛山為盛。綜計三十年中，講心經六十四遍、金剛經四十二遍、彌陀經二十四遍、楞嚴經十三遍，其他經論疏注各數遍不等。行化所及，躬自擘劃，或援手指導，與夫弟子秉承宗旨，建十方叢林九處，宏法支院十七處，佛學院十三處，皆以教演天台，行宗淨土，住持佛法。又先後延請慈舟、弘一兩律師至湛山講律，推之同系各寺，皆持午結夏，嚴淨毘尼，北方佛教中不多睹也。

抗日勝利，長春般若寺於三十六年請師傳戒，翌年南返，值長春改觀，崎嶇道路者十有三日，始達瀋陽。轉車返青島，應座下之請，縷述生平事蹟，弟子大光筆記為影塵回憶錄。繼而河山非故，三十八年應邀訪港，駐錫荃灣弘法精舍，陸續創立華南學佛院，佛教印經處、圖書館、天台精舍、弘法佛堂、諦公紀念堂、青山極樂寺等。師已年登耄耋，仍講學接眾，日無暇逸。居恒示人學佛要旨為看破、放下、自在，以合於涅槃三德，聞者

意解。五十二年夏曆六月二十二日示寂，世壽八十九，僧臘戒臘皆四十六，法臘三十八。八月十二日遵制荼毘，緇素弟子奉栴檀，沉香千餘觔，香聞數里，檢獲舍利四千餘粒，塔於九龍西貢山之麓。所著書及弟子記錄者，為金剛經講義、金剛經親聞記、心經義疏、心經講義、心經親聞記、心經講錄、楞嚴經妙玄要旨、普賢行願品隨聞記、普門品講錄、大乘起信論講義、天台傳佛心印記註釋要、始終心要義記、信心銘略解、證道歌略解、念佛論及文鈔、講演錄等，弟子大光並影塵回憶錄及示寂記，輯為湛山大師法彙，編入中華續藏經。

贊曰：昔智者大師示跡，世稱小釋迦。宋志磐法師作佛祖統紀，以天台為佛教正傳。元懷則法師作天台傳佛心印記，則已居之不疑。遺教延續千餘年，東被韓日各國。比年余纂中華續藏，向國內外徵集佛典，韓國同道寄贈彼國古德金大鉉所著禪學入門，余初見題籤，以為宗門之書，閱之則專明止觀，解釋清晰，高麗台宗之盛，於此可知。日本更衍為台密，本宗亦愈益光大，由大正續藏所載，亦可想見。惟我國北方各省，此宗不甚

流傳。倓公奮起市廛，南遊參學，於三年之中，盡窺奧秘。歸而大作佛事，精藍遍地，著述等身，說法如雲如雨，直接受其甄陶，或間接蒙其影響皈向佛門者，無慮數百萬人，足以增輝教史。此在佛法為乘願再來，在世法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

民國五十八年元月，安東蔡運辰念生甫謹撰。